
武侠世界
第37年
24
$20.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石磊先生撰著的「冷劍鐵心」巨型小說。朱大戶撿回一對孿生兄弟，他倆項上各繫着一塊玉玦，玉玦上分別刻着兄弟倆之名——史如松、史如柏。日月玉玦身價不菲，爲何嬰孩被棄如敝屣？十年後，兄弟倆藝成走江湖，尋找失去的其中一玦……石磊先生撰著的故事引人入勝，欲知史如松史如柏的身世如何？究竟玉玦上所隱藏的是甚麼秘密？請閱石磊先生所著的故事，包你拍案叫絕。

* * *

今期續刊辛棄疾先生所著的新故事「歪歪小爽哥」，以饗讀友。

短篇故事續刊楊帆先生所著的「湖海兩條龍」下闕，于方如何替天行道？請欣賞精采的大結局。「非洲美人」乃記者奇遇記，短小精幹，請閱。

* * *

下期將刊讀友喜歡的尋龍堪輿故事「尋龍大俠」，乃蕭玉寒先生所著，屆時請留意。

另有「風雲龍虎會」「及時趕到」短篇。

* * *

84.10.5

督印人：羅斌
主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半年(26期) / 一年(52期)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24期
（總號188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冷劍鐵心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石　磊·文　可　飛·圖



日月玉玦　伴隨孖胎

朱大戶在城裡人眼中看來，他這「大戶」兩字，實在教人笑掉了大牙。

哼！甚麼大戶，全部家當只有五畝田地，一片荒山，一所三開間的磚瓦牆屋。

嘿！可是你也不要太看不起他這大戶，在這松桃縣湘黔交界的山坳裡，四五十里之內，還祇有朱大戶這一間瓦屋。

別人住的都是茅屋。

就憑他這間瓦屋，在這地方，也夠資格稱爲大戶了！

朱大戶很滿意他這一輩子能擁有這一間瓦屋，他和他老伴朱大娘都是樂天知命的人，非常感謝老天爺的眷顧。

他們沒有兒子，但身前却有一雙眉清目秀的小靈童，他們兩人今年都是九歲。

他們是一對雙胞胎，老大叫史如松，老二叫史如栢。

朱大戶就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兒子，他們也叫朱大戶夫婦爲爹、娘，却是各姓各的，他們還是姓他們的「史」。

朱大戶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雖在史氏兄弟不到二個月大時，就撿回這對孩子，却從來沒有把這對孩子佔爲己有的念頭。

當他發現兩個孩子項上都有一塊小玉玦刻上了他們的名字時，他就決心用他們自己的名字來稱呼這對小靈童了。

他們夫婦更未因這對小靈童是棄嬰而作賤他們，反之，愛得比自己親生兒子更深更切。

因爲，他們有過一個親生兒子，算來和史如松、如栢同年，而且還大了四五個月。

只是他們自己的親兒子，沒有活到二歲就死了，在他兒子沒死之前，三個孩子都吃她的奶，那時候，她就把史如松、如栢視同己出，從來沒有讓他們兄弟少吃一口奶水。

史氏兄弟年紀雖然是只有九歲多，但身子骨發育得非常健壯，早就可以幫助朱氏夫婦做些事情了。

朱氏夫婦讀過百家姓、千字文，於是史氏兄弟也讀完了百家姓、千字文，這裡沒有教書先生，史氏兄弟的學問也就止於百家姓、千字文了。

不管怎麼說，這裡充滿了寧靜與和平，是一片詳和的樂土。

這天，史氏兄弟一早就出去了，中午也沒有回來吃飯，這是常事，朱氏夫婦也沒有放在心上。

他們自己吃過中午飯，替小兄弟各留了一份飯菜，熱在鍋裡，朱大戶扛上鋤頭，就去幹活去了。

朱大娘忽然想起一事，一面向門外追去，一面叫道：「孩子他爹……」

她叫不下去了，門口堵住一個人。一個從來沒有見過的人，穿了一身從來沒有見過的衣服，極蒼白的一張臉，瞪着一雙眼睛，冷冷的望着她。

朱大娘「哦」了一聲，身子不由自主的退後了一步。

她退一步，那人就進了一步。

朱大娘一連退了三步，那人也一連進了三步，跨過大門，進到屋裡去了。

朱大娘終於吐出一句話道：「你……你這位大爺，有甚麼事？」

那人冷冷地道：「妳叫朱大娘？」

朱大娘點了點頭，但口中可答不出話來。

那人又道：「九年前，你們得了一對孩子？」

這件事誰都知道，朱大娘從來沒有存心瞞人，朱大娘也只有點點頭。

那人忽然道了一聲：「多謝你們！」

那人便在一張櫈子上坐了下去。

他這一落座，朱大娘才緩緩吁了一口氣，可是，她不知道該說甚麼話，只有望着那人發楞。

那人皮笑肉不笑的掀了一掀嘴，道：「孩子身上各有一塊玉玦，你們可有見到？」

朱大娘這次點頭之後，說了話：「您……您貴姓？」

那人道：「我姓史！」

朱大娘道：「你是……」

那人道：「孩子的爹。」

朱大娘戰聲道：「史爺，你總算找來了。」話聲中又是傷感，又是喜悅。

她雖然是一個鄉村婦人，由於朱大戶經常開導她，她也知道這對孩子不是他們這種人家保留得住的，爲了孩子的幸福，她自己雖是傷感，但替孩子着想却是高興的。

那位史爺說道：「你們把孩子帶得很好。」

朱大娘道：「孩子太可愛了，誰也不會對他們不好。」

那位史爺道：「你們的感情很好？」

朱大娘道：「好極了，我們沒瞞他們，他們也對我們比親生父母還孝順。」

「唉……這也是你們的緣份。」

那位史爺居然也嘆惜了起來。

下面還有更令人難以相信的話哩！「你們感情既然這樣好，在下眞不忍把你們拆開……」

朱大娘的眼淚一傾而下，道：「你……你……不要孩子？」

那史爺淒然一笑，道：「自己

的孩子爲甚麼不要……只是……只是爲孩子着想，我把他們帶走，並不比留在大娘你這裡好，雖然我們的家財很多，有很多的金錢供他們享用，但我們也有很多的仇家，也許一個照顧不週，中了仇人計算，那就會害了他們一生……大娘，妳懂在下的意思吧！」

朱大娘懂嗎？她還眞不懂。她只懂得這位史爺不準備把小孩帶走，便趕忙點頭道：「懂，懂，小婦人懂！我們會全心全意的照顧他們的。」

那位史大爺道：「妳大娘眞是一個善心的大好人，我們夫婦會感激你們一輩子，小孩子有你們這樣善心人的照料，我們也放心了，在下這次回去之後，馬上就帶他們的娘來看他們。」

朱大娘道：「好極了，孩子們一定非常高興。」

那位史大爺微微一笑道：「不過暫時不要讓孩子們知道，讓他們母子見面時，孩子們有一個出奇的驚喜。」

朱大娘可不明白甚麼出奇的驚喜，楞了楞，道：「現在不讓他們知道麼？」

那位史大爺點頭道：「因爲讓他們知道了，又不能馬上母子相會，孩子們心裡豈不難過？」

朱大娘眞的明白了，點頭道：「大爺說得也是。」

那位史大爺忽然道：「孩子們的玉玦沒有弄丟吧？」

朱大娘道：「沒有！沒有！那可是丟不得的。」

那位史大爺訕訕的說道：「在下可不可以看看那玉玦？這雖然是有點不大禮貌，但却不能不先弄清楚，以免……以免……」

朱大娘道：「應該，應該，平時我們也不敢讓孩子把玉玦佩在身上，小婦人這就去把玉玦取來，讓大爺過目。」

朱大娘很快的取來一塊玉玦，抱歉地道：「眞對不起，現在只有一塊，另外一塊，也許孩子帶在身邊，請大爺先看看這塊。」

那位史大爺目中掠過一道冷芒，他却忍住沒有說出心裡的話來，只接過那塊玉玦，看了一會，點頭道：「不錯，這正是我們的玉玦，大娘，在下有一不情之請，尚望大娘答應。」

朱大娘道：「大爺請說。」

那位史大爺道：「大娘，孩子的娘自失去了兩個孩子後想得發了瘋，我們也找過不少地方，都是傳言失眞，大失所望，這次眞的找到了孩子，在下想借用這塊玉玦一下，先給孩子的娘看一下，也好告訴她，這一次是眞的了，絕不會讓她失望了……大娘行嗎？」

朱大娘微微猶豫了一下，也道：「這……」

那史大爺伸手取出一錠十兩重的小金元寶，放在桌上，截口道：「大娘，這是十兩黃金，請大娘相信，在下絕不是信口雌黃，前來騙取你們的玉玦的！」

史大爺一口氣把朱大娘心中的疑慮都說了出來，朱大娘也進過城，在城裡這種玉玦一兩銀子就可以買到十幾二十塊了，現在，他取出黃金十兩來抵押，教誰也不會再往壞處去想了。

朱大娘的疑慮是消除了，可是，那史大爺不等她點頭，便把玉玦向懷中一揣，站起身來，點一點頭道：「大娘，快則十天，遲則半月，孩子的娘就會來看孩子們，在下告辭了。」

朱大娘來不及說任何話，那位史大爺已經跨步走到門外去了。

待朱大娘叫得一聲：「大爺……」走到門外時，那裡還有史大爺的影子。

朱大戶雖然是大戶，可也沒有見過十兩一錠的金元寶，他這個大戶，祇怕也值不上這錠金元寶。

金元寶很快平息了朱大娘的雜念，她雖然沒有追上那位史大爺，心裡却是踏實得很，祇搖了一搖頭，就做自己事去了。

孩子回來了，朱大戶也回來了，吃過晚飯，支開孩子，朱大娘把日間的事情，悄悄的告訴了朱大戶。

朱大戶當然比朱大娘見識多，但鄉下人的見識，很難超越金子銀子的範圍，在金光耀眼之下，朱大戶也沒有過人的看法，祇有一笑而罷。

朱大娘忍不住地問：「史如松的玉玦，你見到了沒有？」

朱大戶道：「見到，昨天如松取出來玩，我向他要過來了，現在還在我的袋中哩！」

朱大娘接過朱大戶取出來的玉玦，說道：「孩子們的親娘就要來了，可不能失落了。」

「娘，誰的娘就要來了？」史如松道。史如松和史如柏兩人一頭鑽了出來。

朱大戶和朱大娘的舉止，總是有點不正常，孩子們可看出來了。

孩子們本來就想知道自己謎樣的身世，朱大娘祇有照實的告訴他們。

朱大戶含笑道：「我本想等你們長大之後，帶你們進城去找你們的親娘，現在你們的娘可先找來了，也了却爲父的一番心願。」

兩個孩子，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直眨着眼睛，臉上淡淡的，沒有半點欣喜之色。

朱大娘皺着眉頭道：「怎麼，

你們一點也不高興？」

史如松道：「娘，我們不願意離開妳和爹。」

朱大娘心裡有說不出的寬慰，笑道：「你們親娘祇是來看看你們，她不會帶你們走的。」

「那來這麼多的親娘，他們的親娘早就死了。」

朱大娘雙手護住兩個孩子，問道：「是誰？」

這時，已是傍晚時分，山高林密，夜色顯然比平地來得早，視綫茫茫中走出來一個五十多歲的陌生人。

看他的打扮，是一個遊方郎中，他右手握着一支虎撐，左手提着一隻藥箱，背上還有一個小包袱。

那遊方郎中走近前，半點頭道：「敝姓車，草字啓亮。」

鄉下人對郎中有一種出乎自然的尊敬，朱大戶欠身行禮道：「原來是車先生，在下失敬了。」

朱大娘接着問道：「車先生知道孩子們的親娘？」

車啓亮道：「老夫替他們的娘看過病，所以很清楚他們的事。」說話時，眼睛望着孩子。

朱大戶揖禮道：「車先生，請進屋內說話！」

屋內燃起了一盞油燈，朱大娘特爲車啓亮炒了兩個鷄蛋，擺了幾樣小菜，請車先生用餐。

朱氏夫婦和史氏兄弟一面陪着車先生在用飯，一面傾聽車先生敘說史氏兄弟的身世。

＊　＊　＊

原來，史氏兄弟是從母姓，母親史香蘭是一個很有名氣的武林人物，號稱「天香妃子」，九年前爲仇人所乘，逃命途中，產下史氏兄弟，起初還帶着史氏兄弟避仇，後來迫不得已，祇有捨棄史氏兄弟，留下「日月雙玦」以作日後相認信物，她捨棄史氏兄弟後，雖然逃得命在，却是受仇人掌傷和毒傷，終於支持到三年前就一命嗚呼，抱恨而亡。

朱大娘聽了之後，含着淚水道：「這就怪不得她一直不來找尋松兒和柏兒了。」

車啓亮道：「天香妃子擔心他們小兄弟的安危，怕被仇人所乘，一直不敢洩漏他們兄弟的事，老夫也是從她所留遺言，才找來此地。」

史如松道：「但爲何知道的尚不止你一人呢？」

車啓亮道：「此事尚待查。」

忽然，史如柏小腦袋一搖道：「你的話不可盡信，誰知道你說的是不是眞話？」

一個九歲大的孩子居然說出這種話來，先是聽得車啓亮一怔，接着，他哈哈大笑起來，道：「好，好，有其母，必有其子，老夫眞爲故人高興。」

眉峯一揚，向史如柏反問道：「老夫的話，有何不當？」

史如柏道：「家母已然去世三年，三年的時間不算短吧！」

車啓亮道：「的確不算短。」

史如柏道：「家母遺言一定有相當明確的交代，我們兄弟又沒改名換姓，就算老丈一家家的查問，大約也要不了三年的時光吧？」

車啓亮長嘆了一聲，道：「孩子，你說的一點不錯，老夫找尋你們並沒有花費多少時間，祇是，老夫在半年前才看到令堂的遺言。」

史如松接口道：「你老人家更是前言不對後語了。」

車啓亮截口道：「其中自有原因，老夫可加說明。」

史如柏道：「請說吧！」

車啓亮道：「令堂掌傷好治，毒性難醫，老夫苦研之後，總算找到了醫令堂毒傷的藥物，於是三年前，遠走滇邊野人山，替令堂找尋治毒奇藥，老夫花了二年時光才找到了全部要用藥物，練成了十二粒百毒金丹，那知回到了令堂隱居之處時，才知道令堂早已棄世而去。」

兩位小兄弟一皺眉，對望了一眼，同時一笑道：「還是語病百出，很難令人相信。」

車啓亮有點不服氣的一指史如柏道：「還有甚麼可疑之處，你說？」

史如柏一笑道：「首先請問老丈醫術如何？」

車啓亮道：「令堂一直相信老夫，以令堂之能，當知老夫不是普通的走方郎中。」

史如松接着道：「如此說來，老丈的醫術是相當高明的了？」

車啓亮哈哈一笑道：「『三指金』當得上『高明』二字麼？」

「『三指金』的醫術，在江湖上却是大大的有名，絕非單祇『高明』二字所能包涵。」

可惜，史氏兄弟雖然都是靈慧無比的天才兒童，却不知道「三指金」在江湖上的身份，祇有委屈「三指金」了。

史如柏道：「照老丈所言時間上算來，老丈離開家母不久之後，家母就毒發而逝了？」

車啓亮點點頭道：「令堂仙逝，約在老夫走後第三個月。」

史如柏帶着嘲諷的意味，微笑道：「老丈花費三年時光，找到了解藥，却看不出家母壽限已到，老丈的話，可是欺晚輩年幼無知麼？」

車啓亮老臉一紅，連聲「啊！啊！」道：「這……這……老夫不是

沒有計較，而且也作了適當的安排，可保令堂三年之內不會發生意外。」

史如松說道：「可是，還是發生了意外。」

史如松接口又道：「可見老先生的話，却不盡不實。」

史如松一笑又再道：「老先生之來意爲何，何不明白見告？」

車啓亮搖着頭道：「令堂之死確實大有疑問，可是老夫一時也無法澄清，但老夫對二位確是一片眞心，兩位如此精明，應該看得出來。」

史如松兄弟相視一笑道：「看得出來沒有用，除非老丈有令人信服的證物。」

車啓亮眼睛一亮，點頭道：「老夫當然有證物，兩位請看。」

伸手懷中，取出一條女人所用的香巾，四周圍繡一圈金綫襯出了這條香巾，高貴非凡。

香巾中間有一圓形的血印，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那是由兩個半圓形合成的，一個有着史如柏的字樣，另一個便是史如松。

史氏兄弟眼睛利，一看就看出那血印是用他們的玉玦印上去的。

這時兩兄弟眼中已是含了熱淚，祇是忍着沒有哭了出來。

血印一邊，寫了一些話：

「車師哥：如松、如柏兩兄弟就重托你了，他們的所在位置約在松桃縣西北一帶！兄弟各有日月玉玦爲憑，找到他們之後，請師兄代爲關照。師妹香蘭絕筆，百拜！」

血印另一邊又有一行字：

「如松、如柏我兒：見車伯伯如見爲娘，事車伯伯如事爲娘，此囑，娘遺字。」

這是鐵一樣的證明，證明了鐵一樣的事實。

「娘啊！」如松、如柏兩兄弟已是一聲悲呼，淚如雨下地向那香巾拜了下去。

拜過娘的遺書後，兩兄弟又向車啓亮拜下去：「車伯伯，如松、如柏叩見你老人家！」

車啓亮流着眼淚，拉起了如松、如柏，嗚咽着道：「孩子，眼看你們如此聰明過人，伯伯好高興啊！」

朱大戶、朱大娘眞是好心腸人，一點也沒想到將來要失去如松、如栢，只替如松如柏高興得笑盈盈地道：「謝天謝地，孩子，恭喜你們找到自己的親人，預祝你們鵬程萬里，一飛冲天。」

史氏兄弟反身抱住了朱大娘，齊聲喊道：「娘，我們始終都是娘的孩子，娘也始終是我們的娘，我們始終是一家人！」

朱大娘只感動得再也笑不出來了，雙淚直流的把史氏兄弟摟在懷中，滿口的叫着：「兒啊，兒啊！」

車啟亮陪着流了一陣眼淚，輕咳了一聲道：「好了，大娘，我們還有很多話要談呢。」

朱大娘一笑放下了史氏兄弟，擦乾了眼淚，道：「是，是，你們好好的談，我再給你們弄些酒菜去。」

大家的情緒由激動回復到平靜。

史如松笑道：「車伯伯，娘這樣相信您，除了你醫道高明之外，總還有別的原因吧？」

小孩子夠聰明，可是缺乏人生的經驗，心中想到，口中就說出來了。

車啟亮點了一點頭道：「此外，車伯伯還是你娘的大師兄，車伯伯是你外公一手帶大，與你娘情同手足！」

史如柏笑道：「好呀！我們還有外公，那我們該去看看外公去。」

車啟亮搖搖頭，嘆道：「你外公全家沒有人了，要是你們外公還有人在世，你們的娘也不會落得這般下場了。」

史如柏道：「車伯伯，那就請你多說點我們娘的事吧！」

車啟亮一嘆道：「你們娘在江湖上名氣很大，得了『天香妃子』的名號，爲人又好管閑事，因此，雖結交了許多朋友，相反的也樹立了不少仇家，所以你們的娘一生過得並不盡如意。」

史氏兄弟默默的相對了一陣，史如柏忽然道：「還有，我們的父親是誰呢？」

車啟亮被問得一愣，道：「這……」

小兄弟雙雙一皺眉頭，史如松道：「我們不會沒有父親吧？」

車啟亮嘆息了一聲，道：「當然有，只是……我暫時不想提。」

小兄弟倆頹喪地說道：「爲甚麼不能夠提？」

車啟亮道：「這是你們娘的意思，車伯伯不想違反你們娘的意思。」

史如松道：「車伯伯，你這想法眞怪，叫人想不通！」

車啟亮點點道：「你們聰明，但沒有人生經驗，將來你們就會明白你們娘和車伯伯的意思。」

史如松一笑，道：「車伯伯，您不說，我們難道不會去查訪麼？我相信紙包不住火的。」

車啟亮頭道：「是的，你們將來一定可以查得出來，不過，那是將來若干年以後的事了。」

史如柏道：「早知遲知難道還有甚麼重大的關係嗎？」

車啟亮道：「那關係大哩。」

史如松道：「請直言了。」

車啟亮道：「因爲你們年紀還小，先要充實自己，有了保護自己的能力之後，才能行走江湖，現在你們如果知道了你們的父親是誰，你們還能安心充實自己麼？」

史如松點點頭道：「說得也是！」

史如柏道：「只怕現在我們已經沒安定的環境了。」

車啟亮一怔道：「如柏……」

史如柏一笑道：「車伯伯，你難道不知道您來之前，有人冒充家父騙去了一塊玉玦，其人此時現身而來，只怕事不簡單。」

車啟亮嘆惜一聲道：「你們的玉玦被騙去了一塊，那可痲煩了，到底是怎麼樣一回事，老夫不太清楚？」

朱大娘於是便把經過情形說了出來。

車啟亮神色一變，道：「不好，你們大家都有危險，要趕快離開這裡。」

朱大娘道：「我們就只有這間房子，能到那裡去呢？」

史如柏道：「娘，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史如松說道：「我看要走，現在就得走。」

外面忽然有人冷笑一聲，接口道：「現在已經走不了了。」

車啟亮揮袖熄了燈火，輕聲道：「別出聲……」

屋外的人哈哈一笑道：「車啟亮，不出聲，你們也變不出甚麼花樣來，你還是乖乖的挺身出來吧。」

「你是誰？」車啟亮忍不住，還是說了話。

那人冷冷一笑道：「老朋友，你難道連老夫的聲音都聽不出來麼？」

車啟亮「哦」了一聲，道：「是你，大名鼎鼎的松風劍客張豐沅，想不到呀，眞想不到，鼎鼎大名松風劍客居然也是趁火打劫之輩！」

松風劍客張豐沅陰森森的笑道：「你想不到的事情還多呢！你還是快些滾出來吧。」

車啟亮輕輕向史如松、如史道：「松風劍客張豐沅此人，最是虛情假意，死要面子，他這次不惜明目張膽而來，分明存了殺人滅口之心，你們四人都不會武功，老夫雖然不怕他，却無法在二三十招內戰勝，你們兩人有沒有方法偸偸逃出去呢？」

小孩子聰明伶俐，所以他才問出這種話來。

史如柏道：「能！可是我們的爹和娘呢？」

車啟亮道：「他殺人的目的，旨在滅口，如果達不到滅口的目的，他就不會傷害令堂令尊了。」

朱大娘說道：「孩子，你們有方法逃出去，就快逃出去吧，娘和你爹甚麼都不怕。」

車啟亮道：「只要你們能逃出去，老夫沒有了後顧之憂，再撒手一走，他更不敢對令堂令尊下毒手了。」

史如松點點頭道：「好，就這樣辦，車伯伯，你出去吧。」別看他年紀小，說出來的話，比大人更決斷，更有魄力。

車啟亮聽得失了片刻神，也有力的一點頭道：「好，我出去了。」挺胸向門外走去。

史如松、如柏不會武功，却有一技絕活，他們會爬樹，又會用彈弓打鳥，準頭眞說得上是百發百中，萬無一失。

一個有天份的孩子，做甚麼事情，總是高人一籌，連一手彈弓都有着高人一籌的成就。

史如松、史如柏帶好了自己的彈弓，悄悄的從後面狗洞爬了出去，他們一露面，便看見遠遠的立着一個人，左一個人，右一個人，共有三個之多，把整座房子的後面都圍住了。

史如松皺眉頭道：「走不了哩！」

史如柏說道：「咱們不走，先躲到樹上去。」

房子旁邊，本來就有一棵又高又大的栗子樹，擋住了半個屋角。

史如松道：「當然，我們還要教他們想不到我們會躲到樹上。」

史如柏道：「大哥說得是，你打左邊那人的眼睛，我打右邊那人的眼睛，然後，要小黑衝了出去，你看如何？」

史如松道：「我們的想法一樣。」

史如柏輕輕的叫了一聲：「小黑。」

小黑並不小，其實是一隻大黑狗，人狗一塊兒長大，聰明的孩子，帶得小黑也有靈性，他們兩人鑽出了狗洞之後，小黑就在屋內動也不動，直到史如柏叫了一聲，小黑就悄悄的到了他們的身邊。

史如松、史如柏心意相通，同時一揚手，打出了彈丸，接着，祇聽得兩聲慘號同時發了出來！

他們對準的是眼睛，眼睛裡面打進了一粒小石子，誰能受得了，而不慘叫了起來？

就在慘叫方起之際，史如柏已是一拍小黑，道：「快跑出去，不要回來。」

小黑箭也似的射了出去……

史如松、史如柏也不怠慢，同時一竄，就上了那一棵又高又大的栗子樹上。

他們不會武功，當然不會輕功身法，可是，他們平時爲採栗子上

下方便，更在樹上安置了一根繩索，有了繩索幫忙，可就不要一步步的爬，而身子一盪便上了樹。

兩兄弟輕輕爬到最高的地方，忽然兩人同時吃了一驚，張口就要叫出聲來了，可是他們張口之後，却發不出聲音來。

原來，樹上早已藏了一個人，人家是張網以待，他們兄弟却成了自投羅網的不幸者。

史氏兄弟打人放狗的時候，車啟亮也剛和松風劍客張豐沅照上面，松風劍客張豐沅方笑得一聲，威風尚沒有使出來之前，背後之慘呼聲，已經傳了過來。

松風劍客張豐沅一震，喝道：「車啟亮，你在搗甚麼鬼？」

車啟亮何嘗不心驚，他更怕史氏兄弟遭遇不測，臉色變得更難看，話也不說，便向屋後撲去。

祇見兩個受傷的人，撫着眼睛直叫，另一個沒有受傷的人，指着一片樹木，神態失常的叫道：「跑了，跑了！」

松風劍客張豐沅大喝一聲，道：「跑了，你為甚麼不追？」

那漢子原是三人同伴，眼見倒了二人，當時又嚇軟了腿，他還來不及追，松風劍客已聞聲而到，松風劍客張豐沅這一聲大喝，他雖然不敢追但也非追不可了，口中應了一聲：「追！」就追了下去。

松風劍客張豐沅也追上了一步，忽然身形一折而回，問道：「剛才那位逃走的人，可是姓吳的？」

車啟亮冷笑一聲，道：「誰知道！」

這兩兄弟明明不會武功，可是現在所發生的事情，不會武功的人，是絕對做不到的，車啟亮自己也迷惑了。

松風劍客張豐沅道：「要不是那姓史的騙子，這誤會可就大了。」

車啟亮道：「甚麼誤會？」

松風劍客張豐沅道：「你道兄弟圍在屋外是做甚麼？」

車啟亮道：「日月玉玦人人愛，兄台想必亦不例外吧！」

松風劍客張豐沅哈哈一笑道：「車兄，可眞的造成了誤會，兄弟對日月玉玦，可沒有興趣。」

車啟亮說道：「這倒眞叫兄弟想不透了。」

松風劍客張豐沅道：「車兄想不透，在下就老實告訴你吧。」

這個人不但張着眼睛說瞎話，而且忘性也極快，剛才自己說了甚麼話，已是一概不記得，一概不認賬了。

松風劍客張豐沅毫無羞愧之感，臉皮也不紅一下，正色道：「兄弟前些日子被一位姓吳的大騙子，騙去了一件重寶，近打聽得他想來打史氏兄弟的日月雙玦的主意，兄弟此次帶人來向他問罪，却不料又被他兔脫了。車兄，你說，這豈不是一個天大的誤會？」

他的話雖不能自圓其說，但是，他有死不認賬的本事，所以，他還是說得振振有詞。

車啟亮暗暗吁了口氣，忖道：「這人也倒有他的一套，一擊不中，便知懸崖勒馬，看來，他是要打退堂鼓了。」

車啟亮心念轉動之下，也不能不給他下台階，微微一笑道：「這樣說來，那眞是誤會了，那姓吳的確曾來過，而且已經得了手，騙去了一塊玉玦了，可是，現在朱大戶家中除了在下之外，別無其他的人。」

別無其他的人，那是暗示他，剛才逃走的是史氏兄弟了，日月雙玦已失其一，另外一塊，突然也被帶走了，承擔這樣毫無收穫的惡名，松風劍客張豐沅可不願承擔。

哈哈一笑，松風劍客張豐沅一抱拳說道：「誤會已明，小弟得罪之處，容後再報，現在小弟可要追趕姓吳的騙子去了。」

口中發出一聲輕嘯，轉身一躍而去，接着，祇見暗影中又射出五六條人影，隨着他身後，消失於夜幕之中。

車啟亮回身到屋內，祇見朱氏夫婦已是嚇得臉無人色，各自牙齒正在作對兒打顫。

車啟亮叫道：「兩位不用怕，已經沒有事了，請燃起燈火吧。」

朱氏夫婦二人齊聲吁了一口氣，由朱大娘燃起了桌上的油燈。

朱大戶關切地問道：「剛才好像有二聲慘號之聲，可是來人被你打跑了？」

車啟亮說道：「老夫還沒有這份能耐打跑他們，不知是誰用石子打瞎了他們的兩個人眼睛……他們兩兄弟眞的不會武功麼？」

朱大娘道：「他們眞的不會武功，不過他們用彈弓打出石子的手法很準，他們能用石子把空中的飛鳥打了下來。」

車啟亮點點頭道：「打瞎他們二人眼睛的人，可能就是他們小兄弟二人了，可是，見他們逃走的身法快得不得了，一道黑影飛似地衝了出去！」

忽然，朱大戶莫名其妙的叫了起來：「小黑，小黑！」

叫聲後，沒有任何反應，車啟亮怔了一怔，方待發問，朱大戶已是一笑道：「我知道了，那一定是小黑幫了他們的忙。」

「甚麼小黑？」

朱大娘也笑了起來道：「小黑，就是一隻大黑狗，從小和他們

一同長大，小黑最聽他們的擺佈。」

車啟亮也明白了，一笑道：「那是說，他們並沒有逃走。」

朱大戶道：「他們一定躲在後面的栗子樹上面了。」

眞是知子莫若父，朱大戶雖然不是聽明絕頂的人，但是對孩子的花樣可一語被他道破了。

打開後門，三人站在栗子樹下，這時樹上却沒有一點動靜。

車啟亮暗暗一震，忖道：「難道他們不在樹上？」

這時，朱大娘已發話叫道：「沒事了，你們下來吧！」

朱大戶皺起雙眉道：「不對……」

車啟亮接口道：「老夫上去看看！」於是一式旱地拔葱，射入了濃密的枝葉中去。

樹很大，車啟亮仔細搜索了一遍，那有史如松、史如柏兄弟的影子。

當他正要飄身下樹時，他在樹椏間發現了一件東西，那是一把二寸左右的小劍，車啟亮心中一動，知道兄弟倆沒有危險，收起了小劍，飄身落回地上，道：「不錯，他們是曾藏身樹上，可是他們又被別人帶走了。」

朱大娘焦急地問道：「被甚麼人帶走了？」

車啟亮道：「這個，老夫說不上來了。」他當然不是說不上來，祇是江湖中事，向他們夫婦說來不但無益，說不定反而招來無端橫禍，所以，他隱而不言。

果眞，史氏兄弟這一失踪，便杳無訊息，朱氏夫婦苦苦等了半年，也祇有死了這條心。

車啟亮也足足陪了朱氏夫婦半年，臨別的時候，向朱氏夫婦要走了史如柏那塊玉玦，以免他們保護不週，不過，車啟亮也未遠去，他就在松桃縣城內落了戶，懸壺濟世，成了松桃一帶，遠近知名的名醫。

祇要史氏兄弟不死，他們相信總有一天，史氏兄弟一定會回來的。

* * *

皇天果然不負苦心人，十年之後，史氏兄弟果然回來了，他們兄弟先拜見到了朱大戶夫婦，然後，又拜見了車啟亮。

這時史氏兄弟都已長大成人，長得英俊非凡，如同臨風玉樹。

相見之下，祇寒暄了幾句話，史如松便向車啟亮道：「車伯伯，我們兄弟的去處，想必你老人家已知道了。」

車啟亮道：「是，老夫知道。」

史如松微微一笑，道：「我們兄弟師門之秘，尚不宜外洩，仍要請車伯伯守口如瓶。」

車啟亮點點頭道：「這個老夫知道了。」

史如松又道：「家師的信物，不知車伯伯可曾帶來，請交給小侄吧。」

車啟亮把小劍交還了史如松，又把那條香巾和史如松的玉玦一併取出，交給史如松和史如柏，道：「令堂寄望兩位賢侄，繼承她的遺志至殷，希望二位賢侄盡快把另一玉玦找回來。」

史如松吶吶問道：「那塊玉玦這樣重要麼？」

車啟亮道：「那塊玉玦，重要極了，賢侄有所不知，你們兄弟這二塊玉玦，合稱日月雙玦，練功時將此玦納入口中，有合日月，和陰陽，調龍虎，益精氣的奇功，這且不說，這雙玦對賢侄另有更大的作用，就是憑此雙玦，賢侄們才能完成令堂為你們安排的事情。」

史如松問道：「此話怎講？」

車啟亮道：「因為令堂已將她重要遺物沉入寒潭之底，那寒潭奇寒蝕骨，非憑仗這日月雙玦護體不可，否則無法入潭取寶。」

史如松道：「這些年來，可有人再來找痲煩？」

車啟亮道：「沒有。」

史如松道：「想必是他們以為我們把另一塊玉玦帶走了，沒有了希望，所以放過了你們。」

車啟亮道：「賢侄說得一點不錯，不過，他們很有耐心，像老夫一樣，守在附近，等你們回來。」

史如松一震道：「有這種事，他們住在那裏？」

車啓亮笑了一笑道：「他們也一直照顧了你們爹和娘八九年了。」

朱大娘一怔道：「你說的是誰呀，我們自己怎麼不知道呢？」

車啓亮道：「你們不是江湖中人，當然不會知道呀！」

朱大戶道：「他們到底是甚麼人？」

車啓亮道：「前面東關，有位杜姥姥，帶了二個外孫女兒……」

一言未了，朱大娘已是不悅地道：「胡說，杜姥姥可是個大好人，二個外孫女從小就死了父母，祖孫三人可憐極了。」

車啓亮含笑道：「人家兩個外孫女也是雙胞胎，而且還比如松、如柏小了一些，現在又長得如花似玉，大娘，妳不是還和杜姥姥商量過，想娶她們做兒媳婦麼？」

朱大戶道：「她們實在是不錯呀！」

車啓亮道：「錯是不錯，祇是沒有安甚麼好心。」

朱大娘搖搖頭道：「我不相信。」

朱大戶也認眞的道：「我也不相信，尤其是素蘭、素梅兩個孩子，從小到大，就在我們眼皮子底下長大，她們可是兩個勤勤快快，誠誠實實的好姑娘。」

車啓亮笑了一笑道：「當然，這祇是我個人的瞭解，江湖中事到底如何，原作不得準，我祇是給如松、如柏提醒吧了，到時候，心裡有個數就成了。」

史如松道：「車伯伯可知道這杜姥姥的出身來歷麼？」

車啓亮道：「正因老夫認識她本來面目，所以，才敢說出這種話來。」

史如松道：「她到底是誰？」

車啓亮道：「她從前叫『榴花娘子』，現在想必該稱她一聲『榴花婆婆』了。」

史如柏接着話題一轉，道：「車伯伯這些年來，想必也是沒有忘記小侄那塊被騙去的玉玦，不知車伯伯有沒有甚麼綫索，是不是和杜姥姥也有關係？」

車啓亮點了一點頭，但又迷惑地道：「說起來，實在叫人難以理解，他們好像彼此之間並無關連。」

朱大娘插嘴道：「杜姥姥不是壞人，當然不會有關連。」

車啓亮自顧自話的接着道：「那騙去如柏玉玦的人，本姓吳，名化，是江湖上的五流人物，事後半個月，他的屍體被人在辰谿發現，三年之後，你那塊玉玦聽說進了雲夢鐵星山莊的寶庫。」

史如柏問道：「此話當眞？」

車啓亮道：「吳化的屍體，老夫見過，錯不了，至於玉玦的流落處鐵星山莊，眞實程度如何，那就要待進一步的證實了。」

史如松一笑道：「此後，就是小侄自己的事了。」

車啓亮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說道：「你們總算是回來了，老夫也鬆了一口氣了。他日寒潭取寶時，請別忘記告訴老夫一聲。」說話之間，人已離開了座，站了起來。

史如松、史如柏兄弟臉色一變，齊聲道：「車伯伯你……你……你要離開我們了？」

車啓亮點點頭道：「老夫欣然見到你們兄弟都已長大成人，又已身懷絕技，以後的事，老夫也出不上力了，老夫尚有許多未了之事，也該去料理一番了。」

朱大娘叫道：「車伯伯，你不能就此撒手不管，你要是就此撒手不管，就……就叫『爲德……』甚麼來着？你們接話呀！」

朱大戶搖搖頭道：「大娘，妳把話說得太嚴重了，這還說不上『爲德不卒』。」

朱大娘一個勁的道：「對！你這就叫『爲德不卒』。」她心中祇有兒子，可就口不擇言了。

車啓亮哈哈一笑道：「大娘，令郎已非吳下阿蒙，兩位老人拭目以待吧！」說着人已走出了大門。

史氏兄弟沒有阻攔他，但却躬身行禮道：「小侄恭送車伯伯。」

車啓亮回頭望了史氏兄弟一眼道：「好自爲之，有事叫衡山癡道士轉告即可。」

車啓亮飄然走了。

朱大娘頓足道：「孩子，你們爲甚麼不留住他？」

史如松道：「娘，車伯伯有車伯伯的事，我們不能再耽擱他了。」

朱大娘搖搖頭，道：「車伯伯見多識廣，有他在身邊，你們就不會吃虧上當了。」

史如柏一笑道：「娘，那妳相信杜姥姥不是好人了？」

朱大娘怔了一下道：「娘祇有這一點不同意他的看法。」

史如松一笑道：「娘一定是死心眼的看中了她的二個外孫女。」

朱大娘一聽史如松提起杜姥姥的外孫女，一雙老眼一時一亮，笑盈盈的說道：「那眞是兩個好姑娘，娘敢擔保你們兩兄弟滿意。」

史如松故意逗她道：「娘，那也不見得。」

朱大娘笑道：「你不相信，娘現在就帶你們去看一看。」

史如松耳朵一豎，笑道：「不用去了，她們已經來了。」

朱大娘瞪目道：「在那裡？」她當然見不到人，人家還沒有到門口哩！

史如松拉着朱大娘走到大門口，過了片刻，才見杜姥姥領着兩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從來路上現身而來。

朱大娘回頭望着史如松愕然道：「你怎麼知道她們來了，難道你是神仙？」

當然，史如松不會答她甚麼，其實，朱大娘也沒等他回答，就一聲歡呼，迎了上去。

那實在是兩個美得不能再美的大姑娘，史如松、史如柏兄弟也算是在外面見過世面的人，這還是第一次見過這樣的美人。

她們二人不但美，而且，沒有半點鄉下人的土氣，她們不但沒有土氣，還有着一種叫人祇能感受，而無法言傳的氣質，使人如沐春風，陶然自醉。

史氏兄弟也不知她們兩老說了些甚麼話，他們祇看得不由出了神。

她們兩姊妹可沒敢正眼兒和他們兄弟相對，但那表情的神態，已使史氏兄弟知道，她們姊妹已經同樣有了心心相印的感覺。

朱大娘哈哈一笑道：「姥姥，妳現在可用不着擔心了吧！」

杜姥姥也是笑道：「看來他們倒眞是有緣。」

朱大娘笑道：「那麼，妳老人家是答應了這門婚事了？」

杜姥姥笑道：「妳看，老身不答應能行麼，哈哈哈！」

她們可樂極了。

朱大娘大喝一聲，道：「如松、如柏，還不快快來拜見杜姥姥？」

大家還站在路上哩，實在不是行禮拜見的時間和地點，可是朱大娘高興，史氏兄弟也祇有向杜姥姥拜了下去。

杜姥姥老實不客氣的受了他們一禮，笑着吩咐外孫女金素蘭、金素梅道：「快快見過兩位史家哥哥。」

朱大戶又在一旁告訴了她們誰是史如松，誰是史如柏。

當他們四人行禮相見的時候，杜姥姥和朱大娘又樂得哈哈的大笑起來。

祇笑得他們四個年輕人不敢多說一句話，紅着臉退過一旁去了。

金素蘭和金素梅雖然是雙胞姊妹，但長得並不完全一樣，最大的分別是：金素蘭略爲清瘦、飄逸，而金素梅則較爲豐滿艷麗。

總之，清瘦也好，豐滿也好，都長得恰到好處，美得不須增減，十分的完美。

第一次見面，大家都有點靦覥羞怯，不敢交談，金氏姊妹回家之後，史氏兄弟的心境，却再也平靜不下來了。

挨到夜闌人靜，哥哥史如松，弟弟史如柏兩人悄悄推門走出屋外。

史如松先問史如柏道：「柏弟，你對車伯伯的話，有何感想？」

史如柏道：「薑到底是老的辣，車伯伯的話沒錯。」

史如松道：「可疑之點何在？」

史如柏道：「一個人的容貌美醜，那是與生俱來，非後天力量可以左右，但是一個人的氣質修養，正好相反，非後天培植之力，難望完美，大哥，你看我們這鄉下地方，她們那種環境，可是造就那種人才的地方嗎？」

史如松一笑道：「柏弟，別忘了我們也是這裡的人。」

史如柏道：「不錯，我們也是這裡的人，如果沒有恩師的十載教化之恩，我們如果一直在這裡長大，也許比普通人强勝幾分，可是你我今天的這份氣質，是絕對不會有的。」

史如松點點頭道：「柏弟所見甚是，不過，我心中還有一個想法。」

史如柏問道：「甚麼想法？」

史如松道：「她們雖然在計劃目標之下長大成人，但是由於她們接觸面不廣，也許本性尚未完全迷失。」

史如柏一笑道：「大哥好會替她們設想，難道大哥眞的喜歡她們了？」

史如松哈哈一笑道：「柏弟，難道你不是？」

史如柏愕然苦笑道：「大哥……」他確有此念，如何否認得了。

史如松長聲一嘆，自言自語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忽然臉色一正，又道：「柏弟，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但願你能安然渡過。」

史如柏一怔道：「大哥，你爲甚麼單指我？」

史如松道：「她們兩姊妹，由你來對付。」

史如柏道：「你呢？」

史如松道：「我去鐵星山莊尋找那失去的玉玦。」

史如柏道：「大哥怎可隻身涉險，兄弟陪你一同去吧。」

史如松道：「不必，你要保護爹娘的安全。」

「兩位有事，盡可去辦，令尊令堂的安全，有小妹二人代勞。」

金素蘭、金素梅突然現身，走了出來。

他們剛才還在談論她們哩，想不到她們居然膽大得如此毫不掩飾，就這樣現身出來了。

簡直是欺人太甚，全沒把他們兄弟放在眼中。

史如柏冷冷「哼」了一聲：「想不到兩位姑娘還是不露相的眞人，倒叫愚兄弟失敬了。」

金素梅謙遜地笑着道：「我們是班門弄斧，見笑大方了。」她似乎毫無機心，連史如柏這種不大友善的態度都沒有看出來。

金素蘭却是表現不同的反應，秀眉一皺，玉臉微紅的低下了頭。

史如松見狀一笑道：「眞想不到兩位姑娘有這樣高妙的輕功，眞把我們兄弟嚇了一跳，舍弟出言無狀，兩位姑娘可不要見怪。」

金素梅笑道：「如松哥，你眞多心，誰見甚麼怪來着……」

金素蘭輕叫了一聲：「梅妹，別臭美了吧，我們走吧！」她說完了話，可就轉身幽幽的走了。

金素梅叫了一聲：「大姊！」沒有得到金素蘭的反應，她却立在原地不動，搖頭輕嘆了一聲，道：「二位哥哥可不要生氣，小妹大姊祇是多愁善感，有點不太合羣，其實人却是好得不得了。」

史如柏抬頭，望着天上飄過的

一片浮雲，冷淡地沒有答話。

史如松隨和地道：「妳知不知道，妳姊姊為甚麼生氣？」

金素梅道：「她就是愛生氣，不一定有理由，也不一定要有理由。」

史如松道：「這次却是有理由。」

金素梅愕然道：「你知道？」

史如松道：「因為小兄言語疏忽，祇怕有所得罪二位姑娘。」

金素梅「啊」了一聲道：「小妹倒沒有注意，這就是松哥哥你的不是了。」

史如松點點頭道：「是是是，是小兄的不是。」

金素梅望了一眼史如柏，道：「如柏哥哥好像也是在生氣啦。」

她的聲音不小，聽在史如柏耳中，等於說他和女孩子一樣沒有氣量，史如柏暗暗一震，怒氣全消，回頭一笑道：「妳在胡說。」

金素梅道：「你沒有生氣，為甚麼不理人？」

史如柏道：「我觸景生情，想起了一件事。」

金素梅冷冷地道：「想甚麼，能不能說來聽聽？」

史如柏道：「現在不能說。」

金素梅接口道：「那不是絕不可以說啦，小妹會記着這句話。」

表面上看來，金素梅很隨和，仔細一想，那也不盡然，她也有點黠慧的地方。

史如松說道：「梅妹，妳們剛才聽到了我們兄弟的談話，明天，小兄就想上路了……」

金素梅伸手打住史如松的話聲，道：「且慢，你們剛才的話，小妹祇聽到一點點，最好重說一次。」

史如松料想二人沒有聽到談論關於她們的話，暗暗吁了一口氣道：「小兄打算明天要去一個地方，可要請妳們好好照顧柏哥哥……」

一言未了，金素梅已是嬌笑了一聲，道：「松哥哥，你放心去吧，包你回來時，突然不認識柏哥哥了。」

史如松一怔道：「為甚麼？」

金素梅道：「小妹一定把柏哥哥養得肥肥白白，準教你認不出來。」

史如柏一瞪雙目，道：「妳說甚麼？把我養得……」

金素梅哈哈笑道：「別胡思亂想，小妹可沒損你……告辭了。」

此地無銀三百兩，金素梅不加說明還好，一加說明，可眞有那個意思了。

史如柏氣得跺跺脚罵道：「死丫頭，該打……」

史如松輕聲道：「小心，最難對付的就是她。」

史如柏心神一震，點頭道：「是，小弟知道。」

沉思了一下，史如松道：「我還是現在就走的好，免得爹娘面前多費唇舌！」

史如柏點了一點頭，史如松就在夜色中消失了。

連環毒計　挑撥生事

雲夢鐵星山莊不算太遠，以史如松的脚程計算，有十天工夫，也就差不多了。

他取道沅陵，奔澧縣準備去江陵，而達雲夢。

這是一條康莊大道，沿途有吃有住，旅途輕鬆而舒暢，這天，到了澧縣，全程已經走了一半，正好澧縣這地方不算小，各行各業都有，史如松心中一動，舉步走進了一家玉器店。

他想仿製一塊玉玦，準備到雲夢之後用作釣餌。

圖樣早就畫好了，帶在身邊，他選了一塊玉玦請店主照圖製作一塊，言明工料銀子十兩，第二天趕工交貨。

這等於說，史如松要在澧縣多躭擱一天了。

十年都過去了，急也不急在一天，史如松倒能安心多等一天。

轉過街口，前面正有一家「杏花樓」，大招牌下面寫着：「旨在佳餚，平安客寓。」有吃有喝有得住，這是在外遊子最高興見到的地方。

史如松急行兩步，正要跨步而入之際，身後忽然有一隻手搭住他的肩頭上，喝道：「尊駕可是史如柏？」

史如松心驚之下望去，原來是一個比他高了一個頭的大漢，這大漢頭大如斗，全身肌肉發達，站在身旁，就像一座小山。

搭在他肩上的手掌，正有一股大力，向下壓來。

史如松兄弟從小就聽聞，有頭腦的人，絕不會魯莽，此際他暗中提起一口眞元內力，然後冷靜的一點頭，「不錯在下正是史某，不知台端……」

那大漢道：「我家大哥，叫你去。」右手一提，硬把史如松提得雙脚離地，回身就走。

這人太不禮貌了，史如松可不能這樣被他拖着在街上走，劍眉微一軒，右手已是反切而上，併指如戟，向那大漢腕脈上一扣，口中却道：「在下遵命，朋友帶路就是。」

那大漢祇覺得腕脈一痲，勁力盡失，那還提得住史如松，手臂一收，大叫道：「你這人好生無禮，為何出手傷人！」

憑他這句話，這人不是個野蠻人定是個渾人，和這種人計較，讓大家看着笑話，史如松不會做出這種事情來的，陪着笑臉道：「先生貴姓呀？」

那大漢說道：「我姓李，外號叫天王李。」

史如松抱拳道：「原來是天王李，在下久仰！久仰！」

天王李李大偉，確是個渾人，史如松祇隨便一句話，就轉了他的脾氣，大嘴一咧，笑道：「你也知道我是天王李？」

「還沒問李兄大哥貴姓？」

李大偉道：「我們的大哥姓卓，名字叫一凡，就在城外天雄莊。」

史如松道：「有請李兄引路。」

李大偉道：「你敢去，不會跑？」

史如松道：「有酒喝沒有？」

李大偉道：「酒肉多的是……」

史如松道：「有酒有肉的地方，你會不會不敢去？」

李大偉一怔道：「誰不敢去，我一定會去喝他一大頓。」

史如松沒有看錯他，他就是一個愛喝愛吃的人，於是一笑道：「那就快去吧，咱們喝酒去。」

李大偉再不擔心史如松會跑，大步如飛，走在前面出了城門。

史如松三言兩語就打發了李大偉，心裏却泛起了一片疑雲，從李大偉的話中，不難想像他對自己勢在必得，所以李大偉才怕自己會跑，這個卓一凡又是甚麼人呢？與自己有甚麼過節呢？

轉念間，天雄莊已然在望。

李大偉領着史如松直趨莊內大廳，只見廳中坐了四個人，那四個人見他走進廳來，都已站起身來相迎。

史如松打量那四個人，年紀都不算大，都在三十左右，每個人的太陽穴都隆得老高，雙目精光閃閃，分明都有很好的功力。

史如松向廳中一站，抱拳道：「在下史如松，辱承寵召，不知有何見教？」

靠左第二人，微微一怔道：「尊駕不是史如柏？」

史如松道：「史如柏是在下弟弟。」

那人目光微斜，向着下首一人望去，那人叫了一聲：「莊主……」

那人雙目一瞪，喝聲道：「無用的東西，給我滾出去。」接着大袖一揮，甩向那人，把那人甩出大廳之外。

這位莊主好大的脾氣，史如松看得皺了一下眉頭。

那莊主訕訕一笑，道：「屬下之人無能，誤把史兄當作令弟，讓史兄見笑了。」

史如松暗自忖道：「是了，他們一定是在我訂製玉玦時發現我的身份，我訂製玉玦可不就是用了『如柏』的名字。不過他們能這樣快就採取行動，倒不能不教人另眼相看了。」微微一笑，笑得有點令人莫測高深。

那莊主接着一抱拳道：「在下卓一凡。」

史如松拱手道：「卓莊主威震一方，在下久仰之至。」

那卓一凡隨即把他身邊的人一一向史如松介紹道：「王戒、胡子清、萬劍超、李大偉，都是在下的兄弟。」

史如松也拱了一拱手道：「久仰！久仰！」

卓一凡揖禮道：「史兄請上座。」

史如松微微一笑，就了客位。

卓一凡欠一欠身，道：「史兄，你我雖然素昧生平，但却是一見如故，小弟有兩句話奉勸史兄，尚望史兄不要見笑。」

史如松道：「莊主太客氣了，有話請說，在下洗耳恭聽。」

卓一凡道：「史兄此行目的可是雲夢鐵星山莊？」

人家好像甚麼都知道了，史如松自不會搖頭否認，爽朗一笑道：「卓莊主對在下一切瞭如指掌，在下佩服之至。」

卓一凡道：「史兄如此坦誠，足見史兄甚是看得起在下，在下便厚起臉皮，請史兄給個人情如何？」

史如松道：「莊主有話，請明白指教。」

卓一凡道：「在下聽得江湖傳言，史兄前往鐵星山莊，曾誓言要血洗鐵星山莊，殺得鐵星山莊鷄犬不留……」

史如松一愕，說道：「此話莊主從何聽來？」

卓一凡道：「史兄請莫問此話來源，但問史兄是否有此意圖？」

史如松搖了一搖頭道：「傳言失實，在下不是那種窮兇極惡之人。」

卓一凡道：「在下就是因看史兄不是窮兇極惡之輩，所以請求史兄放過鐵星山莊。」

史如松道：「在下與鐵星山莊是友是敵尚在未定之數，放過鐵星山莊之言從何說起？」

卓一凡是認定史如松對鐵星山莊不懷好意，因此認定史如松是言不由衷，乾笑了一聲道：「如此說來，又是在下多心了，史兄如對鐵星山莊並無敵意，但不知史兄有何事情待辦，可由兄弟代勞如何？」

史如松暗自思量，認為不管自己與鐵星山莊有無深仇大恨，這天雄莊與自己既不沾親，又不帶故，

如此冒昧強出頭，已是隱隱含有以力服人的企圖，他們既然有此存心，除非自己一切聽他的，否則，其結果難免要在手底下見眞章。

史如松從小就聰明，現在又拜名師學藝十年，略一分析，便已了然天雄山莊的用心，心理上有了準備，史如松表現得更是泰然，微微一笑道：「卓兄如此熱心仗義，在下感激不盡。」

卓一凡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區區小事，何足言道，史兄，甚麼事，但請吩咐！」

人家能把自己底細摸得清清楚楚，自己的行動顯然已經失去守秘的價值，史如松點頭道：「如此，在下就直言相托了……」

頓了一頓，目光一掠在座衆人，接着道：「在下有一對『日月玉玦』，其中一塊落在鐵星山莊，在下此行便是向鐵星山莊討回『日月玉玦』，莊主如能替在下討回，在下必有一謝。」

卓一凡微微一怔道：「『日月玉玦』在下倒是聽說過，乃是武林奇寶之一，眞是史兄的麼？」

史如松道：「不錯，正是小弟在下的。」

卓一凡道：「就在下所知，『日月玉玦』乃是五十年前即爲鐵星山莊所有，甚麼時候成了史兄之物？」

史如松暗暗一皺眉道：「這倒好，我倒成了被追究的目標了。」心中微微升起了一股惱怒之氣，但仍保持了自己的風度，緩緩道：「物換星移，山河常變，在下之『日月玉玦』乃家母所遺。」

卓一凡輕輕「啊！」了一聲道：「令堂是那一位前輩？」

史如松道：「家母曾以『天香妃子』名號行道江湖……」

一言未了，王戒已是「噗嗤」一笑，輕聲道：「原來你是那個女人的兒子，呀……」是輕蔑，更是一個侮辱。

史如松再好的脾性，也不由得劍眉一軒，冷笑一聲，道：「王某人，你敢侮辱先母？」

王戒哈哈大笑道：「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笑聲突然而止。只見他滿口是血，大牙掉了四顆，那能再笑得出來，他不僅笑不出來，連哭都哭不出來了。

沒有人看見史如松出手，但都相信是他出的手。

卓一凡臉色一怔，道：「史兄，怎可以出手傷人？」

史如松冷笑一聲，道：「莊主可曾想到他所說的話，怎可以如此苛於責人？」

萬劍超大喝一聲，道：「大哥，你已仁至義盡，不要再和他客氣了，天生的壞胚子，你說乾了嘴脣，他也不會點頭。」

史如松星目一厲，道：「在下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你們安的是甚麼心，你道在下不知道麼？哼，在下告辭了。」霍然起座，便向廳外走去。

卓一凡大喝一聲，道：「史兄，站住！」

史如松止步轉身，凜然道：「莊主，在下不願出手傷人，但一經出手，在下即不再容情，希望莊主不要逼人太甚！」

卓一凡哈哈大笑，道：「史兄，這是你在逼人，你要這樣一走，小弟這天雄山莊還能在江湖上立足了？」

史如松點頭道：「嘿，老虎不發威就被人當作病貓，在下就拿貴莊的好事之徒做個榜樣。」

王戒大吼一聲，道：「大哥，咱們是爲江湖除害，用不着和他單打獨鬥，大家一齊上。」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剛才史如松出手就打落王戒四隻牙齒，已發生了極大的震撼。

卓一凡點點頭道：「好，大家抄兵器上！」

史如松忽然發出了一聲驚天長嘯，長嘯中，他已雙肩一晃，先發制人，搶先出了手。

打架不能客氣，要講客氣，就不要打架，人家五個打一個，史如松更應搶制先機，也只有搶制先機，才能控制大局，減少自己傷亡。

史如松一動上手便猛如獅虎撲兔，使出了全力，只見他身形如電，出手如風，打得他們一個措手不及，只見他一圈遊走下來，自卓一凡及四個人，都被制止了穴道，動彈不得。

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天雄五虎這才知道，憑他們五個人，那能管得了史如松的事，眞是太不自量力了。

史如松停下來，坦然一笑，道：「得罪之處，容後致歉，在下告辭了。」

舉步向廳外走去，當他走到大廳門口時，忽然回身揮袖，袖風中只見五道白光，飛向卓一凡等五人……

卓一凡五人看得眞切，臉色大變，齊聲怒喝道：「惡賊，你好狠的心腸。」

其實，史如松的心腸一點都不狠，那五道指勁，並沒有要他們的命，只是替他們解開了被制的穴道。

穴道一開，五個人都楞住了。

王戒大喝一聲：「惡賊，王某人和你拚了。」他衝出廳外，史如松的人影早已不知去向。

王戒還待追出莊外去，卓一凡

攔住他，長嘆一聲，道：「老二，人貴在自知，人家已經是手下留情了，再要逞匹夫之勇，那是愚不可及。」

王戒一頓脚道：「我就是嚥不下這一口氣。」

李大偉傻呼呼的道：「說句良心話，我李大偉是口服心服。」

萬劍超陰森森的笑道：「大家不要難過，他也討不了好去。」

卓一凡一怔道：「老四，此話怎說？」

萬劍超道：「小弟在他茶中下了一點軟骨散……」

卓一凡一震道：「那來的軟骨散？」

萬劍超道：「一個朋友送的。」

卓一凡頓脚道：「老四，你好糊塗，史如松祇要死不了，史如柏會放過我們麼？史如松如此了得，史如柏能差得了麼，老四，你太欠考慮了。」

胡子清道：「大哥，看來我們祇有追下去滅口了。」

卓一凡長嘆一聲道：「事到如今，也祇有走這一步了。」五人一路追出了山莊。

* * *

史如松眞沒把天雄莊放在眼裡，以雷霆萬鈞之勢，施以警告之後，便一路向城中走去，走了一程，忽然眼前一黑，一股昏眩的感覺襲上腦門，接着一噁心，雙腿一軟，幾乎翻倒在地上。

史如松心裡吃驚，知道已經中了天雄莊的暗算，立時取出一粒解毒靈丹投入口中，目光一掠，看出路旁不遠處有一叢矮樹林，展開身形，奔到矮樹林下面，運功調息起來。

三指金車啓亮爲他們母親煉製了十二粒解毒金丹，臨走的時候都給了他們兄弟，每人六粒留在身邊，以備不時之需。

三指金費盡心力煉製的金丹，果然不同凡响，服用之後，一經運功調息，其效如神，片刻之間，逼出一身汗水，體內之毒，便隨着汗水排出體外。

史如松緩緩睜開雙目，祇覺丈遠外站着一位青衫文士，搖着雪白的摺扇，看着天上飄盪的浮雲。

史如松輕嘆一聲，把那青衫文士的眼光吸引了過來，微微一笑道：「朋友，你爲甚麼不乘機下手？」

那青衫文士含笑道：「小弟沒有暗算別人的習慣。」

史如松哈哈一笑，長身而起抱拳道：「請教兄台貴姓高名？」

青衫文士道：「小弟燕青。」

史如松道：「小弟史……」

燕青截口一笑道：「史兄大名小弟已經知道了。」

史如松一怔道：「燕兄你……」

燕青一搖手道：「小弟閒來無事，見有熱鬧可看，於是隨在兄台身後，走了一趟天雄莊，看了兄台的表演，甚爲心折，刻下天雄莊已大舉搜索兄台，小弟一時興起，就把他們引開了。」

史如松連忙抱拳道：「多謝兄台助拳之德！」

燕青道：「不必謝，這也不算是幫忙，就算小弟不出手，天雄莊那五塊料，又豈能奈何得了你？」

史如松一笑道：「燕兄好說，在下祇是幸運，正好身上有點長輩相送的靈丹，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燕青一震，道：「史兄不是客氣吧？」

史如松道：「軟骨散可不是普通的藥物呢。」

燕青雙目稜芒陡然一射道：「小醜可惡……」

此際，外面大路上傳了一陣奔行之聲。

燕青冷笑一聲，又道：「如此可惡之徒，豈可不罰。」話聲落後，一聲清嘯之聲又從他口中發了出來，他是分明在暴露自己，引誘天雄莊的人前來領罰。

史如松搖搖頭道：「算了吧，天雄莊祇是跳樑小丑，何必與他們計較。」

燕青冷笑一聲道：「史兄好寬容氣量，小弟却不行。」

話聲中，祇見卓一凡等五兄弟已飛射而到，落在他們面前。

史如松祇見這時燕青雙目之中殺機隱現，暗中吃了一驚，暗忖道：「此人殺氣好重，祇怕要下毒手。」

不忍之心，使史如松搶先說話道：「人算不如天算……」

燕青大喝一聲截口道：「史兄，現在不是你的事了，請站過一旁去吧！」

史如松祇覺這人未免熱心過了份，搖頭笑道：「燕兄！」

燕青那能給他說話，厲聲喝道：「史兄，你要多管閒事，小弟馬上與你翻臉成仇。」

眞不知道是誰在管誰的閒事，燕青簡直是反客爲主。這種人却是少見得很，史如松祇有苦笑，退向一旁。

這種事情，不但弄得史如松一臉苦笑，也把卓一凡五人弄糊塗了。

燕青怒叱一聲道：「卓一凡你們站出來，回答本公子的話。」

史如松的身手，已經嚇破了他們的膽，這時祇見史如松毫無異狀，心中已是大爲震駭，頗有進退維谷之苦，燕青這一怒喝，更喝得他們臉無人色，身不由己的向前走了一步。

燕青戟指卓一凡的鼻子道：「說！『軟骨散』來自何人之手？」

卓一凡那能說得出來，微一猶豫：「這……」

「啪！」一個大巴掌已經落在了卓一凡的臉上，好快的手法，卓一凡掉了三顆牙齒，燕青就好像沒有出手似的，祇是目光更凌厲了，話聲冷箭般道：「說！『軟骨散』來自何人之手？」

卓一凡說不出來，可是他又不能出賣自己的兄弟，雖然掉了三顆牙齒，痛在心頭，却還是悶聲不响的不作答。

燕青氣得怒目盡赤，單掌一揮而出，大喝道：「不說你找死！」

史如松想不到他一出手就是這麼重，等他看出掌吐眞力時，卓一凡已被打得飛了出去。

卓一凡在地上翻滾了一下，張口吐出了一口鮮血。

史如松心中不忍，身形一伏，出手點了他三處穴道。

還好，他祇是身受重傷，還沒有當場送命。

燕青臉色鐵青又指向王戒道：「你說！『軟骨散』是誰的？」

這種身手，這種氣勢，天雄莊人幾時見過，不是自己洩自己的氣，簡直沒有抵擋的可能。

王戒臉色大變，退了一步。

燕青擧起手掌，萬劍超閃身而出道：「不關他們的事，你不要亂殺無辜。」

天雄莊不是江湖上的名莊，兄弟們的義氣，却與江湖名家一樣，敢作敢爲，萬劍超挺身而出來了。

燕青道：「好，說，這種『軟骨散』從何而來？」

萬劍超一搖頭道：「我不能說，你殺了我吧！」

燕青恨恨的一抬手掌，這次史如松却適時出口叫住燕青道：「燕兄，看來這件事祇有他一人知道，打死了他，就追不出根由來了。」

史如松由主變客，冷眼旁觀，已看出燕青苦苦追問「軟骨散」的來源，必有他自己的原因，於是說出了這一番話來。

他可眞說中了燕青的心事，燕青手臂一挫，臉上換了一副無可奈何之色。

史如松跨步走到了萬劍超面前，搖了搖頭，嘆聲道：「你這種人眞正是愚不可及，中了別人移禍江東之計，還糊裡糊塗的逞英雄當好漢，眞是可嘆亦可悲。」

本事有高低，修爲有深淺，但是他們五人能闖下天雄莊，當然不是白痴，何況，卓一凡早就看出苗頭不對，這時再經史如松明白點出，要再不覺悟，那眞是死得不足一嘆了。

萬劍超心中一動，還在猶豫間，身受重傷的卓一凡已嘶聲叫道：「老四，史大俠說得不錯，我們上當了，把『軟骨散』的來源說出來吧！」

萬劍超道：「大哥，你的傷……」

卓一凡道：「你們惹出了一場滅門毀莊的大禍，幸虧史大俠神目如電，瞭然於胸，仇將恩報，莫說小兄的傷死不了，就是死了也是活該，你說吧！」

萬劍超道：「小弟的『軟骨散』來自『香花樓』馬老板之手。」

「好惡賊……」燕青身形一起，人已走出了丈遠。

史如松揚聲叫道：「燕兄，請止步，打草驚蛇，三思而行！」

燕青一式巧燕穿雲，折身而回，滿臉愧恨之色，道：「史兄，我……我……」

史如松一笑道：「史兄，可是有人也中了『軟骨散』之毒？」

燕青點頭一嘆道：「家慈。」

史如松取出一粒丸藥交給燕青道：「此藥頗具神效，先解去令堂之毒，咱們再從長計議吧。」

燕青的性情雖然有點暴躁，顯然受過非常良好的家庭教育，望着解毒靈丹，滿眼盡是感激之色，却退了一步，沒敢伸手相接。

史如松這時却大喝一聲，道：「別婆婆媽媽了，快回去照顧令堂去。」屈指一彈，手中靈丹，化作一道紅光，直向燕青手中飛去。

燕青嗓子一啞：「多謝大哥！」撲身在地上拜了一拜，轉身飛掠而去。

史如松轉身望了望天雄莊五人一眼，搖頭輕嘆一聲，轉身飛掠而去。

卓一凡一面嘶叫聲道：「史大俠，請留步……」

史如松不是善於教訓別人的人，他對天雄莊五人雖然不記恨，但他實在無話可說，既然無話可說，也祇有不答理卓一凡的呼喚。

眼前人影一閃，李大偉橫身擋住了他的去路，抱拳道：「史大俠，我們還欠你一頓酒沒有喝哩！」

李大偉眞誠可親，天雄莊雖然微不足道，但盛情難却，就叨擾他們一杯水酒，也好安安他們的心，免得他們提心吊膽，怕自己記住他們的仇。

史如松心意一動，笑聲道：「好，在下就叨擾你們一杯佳釀吧。」

卓一凡樂得跳了起來，道：「史大俠人如玉樹臨風，心如皓月當空，兄弟們，還不快快謝過史大俠仇將恩報之德！」

史如松止住大家道：「大家再

要多禮，在下要走了！」

李大偉大叫道：「走不得，我們不拜就是。」

卓一凡道：「大俠光風皓月，諒有我兄弟愚行，我們兄弟祇有永誌不忘了。」

史如松看卓一凡也實在是條漢子，心中高興沒有造成失誤，哈哈笑道：「別的不要多說，還是喝酒吃飯要緊。」

李大偉背着卓一凡，道：「對了，咱不能口惠而實不至，光叫客人喝西北風。」他可邁開大步，當先跑了出去。

席間史如松和大家喝酒，但絕口不談卓一凡他們爲甚麼代出頭之事，倒是卓一凡自己忍耐不住，停住酒杯道：「史大俠，在下兄弟這次的行爲，實在是受了別人的誘惑，想不到史兄對愚兄弟如此大仁大義，由此更顯得那陰謀使詐的人之可惡、可恨和可怕，他們如此陰狠惡毒，愚兄弟……」

史如松微微一笑，道：「卓兄，在下都已知道了。」

他眞的都已知道了嗎？其實並不盡然，他甚麼也不知道，也不願知道，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覺得有些事情知道了，反而是一種困惑和負擔，也可能正合了某些人的心意，所以，寧可用自己的眼睛和用自己的腦子多想，其他的話，能不聽最好不聽，因爲聽了之後多多少少心理上總會受點影響。

他說知道了，正是最委婉的拒絕。

一頓酒飯下來，他消除了天雄莊兄弟心裏的疙瘩，當然，他不是怕事的人，但他却不願結這種能夠避免的怨。

卓一凡不好再說甚麼，擧起酒杯道：「請乾了這一杯，在下還要說一句話。」

史如松一口喝乾了杯中酒。

卓一凡道：「今後愚兄弟但憑史大俠一句話，赴湯蹈火！」

說得乾脆，正表示了他一顆赤誠的心。

史如松乾了一杯酒道：「卓兄美意，在下敬領。」

尺有所長，寸有所短，誰能說絕對不需要別人的幫助，就是眞的不需要他們幫助，今後，他們也絕對是朋友，而不會再是敵人。

李大偉哈哈大笑道：「史大俠，你這人既明理，又痛快，我李大偉要用大碗喝酒了。」

史如松一笑道：「祇能你自己喝，在下可不能奉陪，告辭了……」

李大偉嚷道：「史大俠，你……」

「你……」你甚麼，史如松一閃不見了。

卓一凡一嘆道：「兄弟們，咱們戒酒三月，閉門思過。」

史如松在適當的時機，離開了天雄莊，他還得到城裏去找住處，剛離開莊門不遠，暗影中閃出了燕青，叫了一聲，道：「大哥，我替你好擔心呀！」這是他這一次叫大哥了，他也不知怎樣，就這樣把史如松當成了大哥。

史如松微微一笑道：「你叫我大哥？」

「難道不可以嗎？」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當然可以。」這種赤誠的友情，史如松絕不會拒絕。

燕青嫣然一笑，道：「大哥，家母要見你呢！」

笑得好嫵媚，史如松看得心頭一震，忘了答話。

燕青跺跺足說道：「大哥，你到底去不去呀！」

史如松暗中一笑，忖道：「她準是個女孩子……」心中胡思亂想，又忘記了答話。

「你不去也不行，走！」燕青推了他一把，拉着他的袖子直往前拖。

拉袖子不拉手，這又是女孩子的顧忌，史如松一笑道：「好，我去就是了。」

燕青的家還眞不近，足有二十多里路，當地有百十戶人家，也不算少，除了老母親之外，家中還有一個老蒼頭，兩個小丫頭。

燕母還在運功調息，不能出來待客。

燕青進去之後，就沒有再出來，把史如松一個人留在客廳中，史如松祇有望着牆壁上的字畫解悶。

燕青這人也太不懂事了，自己不出來也罷，爲甚麼也不奉上一杯清茶？

史如松不是生氣，祇是覺得奇怪，奇怪燕青爲甚麼這樣粗心大意？

終於，那老蒼頭褚甲一頭走了進來，冷冷的道：「老夫人今天不見客了，你請吧！」

史如松一楞問道：「老丈，這是怎樣一回事？」誰能不莫名其妙的如墮五里霧中。

老蒼頭褚甲一字一字地說道：「老夫人今天不見客了，你可以回去了。」

話是說得夠明白了，但也聽得史如松更加糊裡糊塗，糊塗中，腦海轉念，作了好幾種推測，然後搖了一搖頭道：「在下是府上公子請來的，請貴府公子出面說一句話吧。」

老蒼頭褚甲冷聲道：「他沒有工夫見你，老夫的話一樣算數。」

其中一定有甚麼問題，否則，這老蒼頭褚甲是不會這樣無禮，看那老蒼頭的樣子，豹頭環目，不像個好說話的人。

史如松不便與他爭執，輕嘆一聲道：「老丈既然如此說，在下也不便厚顏強留了，就此告辭！」

出了燕家大門，背後還聽得老蒼頭褚甲一連冷笑了好幾聲。

史如松越想越不對頭，其中到底出了甚麼問題，如果不弄個明白，實在心有不甘，當下一咬鋼牙，展開身形，暗暗入了燕府。

老夫人房中燈火通明，人影映在紙窗上，晃來晃去，充份暴露了不安的氣氛。

一冒頭，史如松祇有又縮了回去，敢情那老蒼頭搬了一張櫈子，就坐在老夫人房門外面，一雙眼睛溜來溜去，防得無人可以接近。

史如松要了解房中情況，祇有制住那個老蒼頭一途，那老蒼頭分明也是武林健者，祇怕很難在一招之下得手，如果不能一招得手，勢必驚動所有的人，最後所發生的後果是好是壞很難預料……

史如松心中一動，忖道：「要是燕老夫人運功上發生了困難，無端受此驚擾，輕則走火入魔，重則一驚喪命，這可莽撞不得！」

想到可能發生的後果，史如松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那還敢輕舉妄動。

他本是事外之人，這時也不由得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無所適從。

史如松急了一陣，忽然心中一動，暗忖道：「我怕驚擾房中之人，難道那老蒼頭就不怕驚動房中之人，他這顧忌，豈不是他的弱點，我引他出來不就是了。」

事情難易之別，原祇在一線之間，史如松智珠在握，一冒頭就在老蒼頭眼前現身出來。

他推測得一點不錯，老蒼頭褚甲一見他現身出來，雖是又驚又怒，却是拉開架式，不敢吼出聲來。

史如松故意冷笑了一聲道：「在下越想越氣，非和你一搏不可，你敢和我到外面空地上放手一搏麼？」

老蒼頭褚甲眞的也沒有把史如松放在眼中，一揮手，點頭道：「好！」

史如松轉身越牆而出，老蒼頭還眞隨在他身後。

老蒼頭叫住他道：「就在這裡，不用再走了。」

史如松一笑道：「你怕中了我的調虎離山之計？」

老蒼頭褚甲道：「廢話少說，動手吧，老夫沒時間和你磨牙。」

史如松道：「這是一場生死鬥啊！你不怕傷及無辜。」

老蒼頭褚甲道：「憑你送假藥這份奸詐，會是甚麼好東西，看打！」雙掌一掄，往史如松當胸遞到。

他一出手就是殺着，顯然對史如松痛恨至極。

史如松見他掌力推出，勁道強勁之極，如果與他硬打硬拚，只怕這非百招難分勝負，當下吸氣轉身，隨着他擊來之掌風飄了出去。

老蒼頭褚甲只覺掌力一空，眼前人影已失，心中一驚之下，只覺腦後風生，一股勁力直射入腦後「玉枕穴」。

老蒼頭猛吃一驚，一招「倒打金鐘」連消帶打，身子却驟然間躍出了丈許開外。

史如松出手一招，便已試出老蒼頭功力深淺，他是厚重有餘，輕靈不足，當下清嘯一聲，展開一輪指法，將他逼得連連後退。

老蒼頭褚甲起初見史如松年紀輕輕，眞還沒有把他放在眼中，那知道這年輕人的手法怪異得很，每當自己起式發招之際，對方便是一指點來，逼得自己非撤招換式不可，而每每如此，自己的苦頭可吃大了，因為他的攻擊力根本就發揮不出來，自己還有甚麼勝算呢？

老蒼頭褚甲越打越心驚，越打越膽寒，同時腦中更是靈光一閃，跳出圈外搖手道：「且慢，且慢，老夫有話問你……」

史如松一笑，道：「你不是沒有時間磨牙麼？」

老蒼頭褚甲道：「你這套指法可是叫『落英繽紛』？」

史如松見他一口叫出了自己的指法，心中也暗裡敬佩不已，點點頭道：「老丈好眼力。」

老蒼頭褚甲說道：「好，憑你這套指法，老夫相信你一次，來吧！」轉身飛身入屋。

史如松楞了一下，隨後飛身入屋內，只見老蒼頭褚甲已坐在椅子上，閉起了雙目。

史如松走過去，老蒼頭褚甲如同未覺。

史如松試着向房中走去，老蒼頭褚甲亦不加阻止。

史如松輕輕撥開門簾，只見燕青席地坐在一個老婦面前，兩人齊出雙掌，對掌相抵，燕青已是汗水淋漓，全身都濕透了。

兩個丫頭月兒、雲兒晃身而到，擋住了史如松。

史如松道：「褚老同意我進來。」

老蒼頭褚甲的話顯然非常的有份量，月兒雲兒欠身一禮，退向一旁。

史如松不相信自己的藥是假的，這藥用在自己身上有效，用在

燕夫人身上就出毛病，其中必有原因，他圍着老夫人和燕青走了一圈，忽然雙手一翻而出，按在老夫人和燕青兩人脈腕之上，輕喝一聲，道：「青弟，快收手，這樣下去，你們都會力竭而亡。」

燕青雖然有所不願，但是他相助老母親的眞元內力已被史如松隔斷，兩眼淚水一湧而出，垂下了雙手。

史如松更不多言，接着又出手如風一連點了老夫人十七處穴道，然後雙掌一托，把老夫人送到床上去。

他把老夫人放倒之後，忽然眼睛一亮，驚叫一聲，道：「這是甚麼？」

只見老夫人原來打坐的蓆墊之中，有一根一寸長的金針，露了出來。

史如松並無半點未卜先知之能，發現這金針，完全是老夫人的幸運。

燕青愕然道：「原來娘中了這金針的暗算。」

史如松道：「令堂盤膝而坐，此針位置正刺在『承扶穴』道之上，鮮有人知此穴有洩元氣的特殊作用，而設謀之人，竟然也知道『承扶穴』的神奇妙用，此人當得上是一位個中高手了。」

燕青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娘服下大哥的靈丹之後，便神色有異，同時也不能言語了，小弟愚昧，幾乎錯怪了大哥，敢情是中到別人的暗算……」說話中，目光帶煞，轉向了月兒雲兒。

好可怕的目光，月兒雲兒驚得齊聲叫道：「小姐，我們甚麼都不知道。」

燕青冷笑一聲道：「房中就只有妳們兩人，妳們不知道誰知道？」

月兒雲兒嚇得花容失色，噗的跪在地上，話也說不出來，只是叩頭。

燕青的脾氣，她們是清楚得很，就怕她大氣頭上，她氣一發天都可塌下來。

自己的母親生死大事，誰能不發火，何況，燕青一向就是剛烈性子。

史如松搖手道：「青弟，先別冒火，怪錯了人，只有自己怪自己。」

燕青道：「錯不了。一定是這兩個丫頭吃裡扒外，暗算了娘。」

史如松道：「咱們還是仔細查看的好。」他一面說，一面動起手來，查看那金針。

那金針原是從蓆墊之上，直刺而出，史如松用手拔了一下那金針，却是拔不出來，加上了三成勁力，却把蓆墊都提了起來。

原來這金針是安裝在一只鐵盒子之內，鐵盒子之內有巧妙的機關，可以把金針彈出來。

房子是地板的，地板上有一個小洞，鐵盒就嵌在小洞之內，上面鋪上蓆墊一平如水，毫無異狀。

史如松再仔細研究，發現鐵盒子下面有一個小鐵鈎，那鐵鈎可以控制金針發射，鐵鈎上還有半寸長一根斷繩。

史如松再撬開地板，地板內果然有一根長線，通房外。

長線盡頭還繫着一段樹枝，用一片瓦片蓋着。

不用多說，操縱的人是在房外，絕不是月兒雲兒兩個丫頭。

只是那設計的人太可怕了，把燕夫人坐在蓆墊上的部位都計算得清清楚楚，所以才能一發中的。

燕青長嘆了一聲，向月兒雲兒揮手道：「對不起，是我錯怪妳們了，改天我教妳們三招劍法賠不是。」

月兒、雲兒破涕為笑道：「小姐的話可要算數啊！」

燕青緋紅着臉罵道：「死丫頭。」

燕青脾氣是火爆，顯然心地並不壞，有時也很隨便，所以月兒雲兒才敢說笑。

史如松點頭道：「青妹，用不着罵她們，其實我早就看出來了。」

燕青橫了史如松一眼，嘟着嘴兒道：「事後先見之明！」

床上燕夫人忽然吐了一口氣，叫道：「青兒……」

燕青笑容綻開，叫道：「娘，妳現在怎麼樣了？」

燕夫人道：「好多了，也能說話了……那位是誰？」她看到了史如松。

燕青道：「他……他……是史大哥。」莫名其妙成了個笨頭鳥兒。

燕夫人望着了史如松微微一笑，史如松長揖為禮道：「史如松見過老前輩。」

燕青尷尬了一下，又忙着接口道：「娘，妳中了別人的暗算，要不是史大哥，我們還不知道哩！」

燕夫人道：「身中暗算之後，苦於不能言語，你們又糊塗得可笑，眞把為娘急死了。史少俠多謝你了。」

史如松輕嘆了一聲道：「老夫人千萬不要說這個『謝』字，該表示歉意的實在是晚輩。」

這句話除了史如松自己外，誰也聽不懂，燕青的反應最快，想得最可怕，驚叫了一聲，道：「甚麼？那藥丸難道眞是假的？」

燕夫人道：「青兒，為娘所中『軟骨散』的毒經已化解了。」

事實就是事實，燕青好輕快的吁了一口氣，紅着粉臉道：「史大哥，你的話眞叫人聽不懂。」

史如松道：「老夫人，晚輩心中有一種想法。」

燕老夫人道：「甚麼想法呢？」

史如松道：「晚輩想先請教老夫人兩件事。」

燕老夫人道：「這與你的想法有關係麼？」

史如松說道：「有的，有決定性的關係。」

燕老夫人道：「兩件甚麼事，只不知老身說不說得上來。」

史如松只笑了一笑，便道：「在這件事中，老夫人如果不幸喪生，其後果不知將會如何？」

燕老夫人嘆息了一聲，憂然道：「老身兄弟姊妹七人，平日甚是情重，若如此，他們對少俠祇怕不會放過，好在事情已經非常明白了，少俠不用再背黑鍋了。」

說到「黑鍋」二字，燕老夫人心中一動，望着史如松一皺眉頭。

史如松接着問道：「第二件事比較難以出口，但事關重大，晚輩卻是非問不可，如有言詞不當之處，尚望老夫人海涵！」

燕老夫人一笑道：「你別看青兒的脾氣火爆，那是她像了她爹的性子，老身不會隨便生氣的。」

史如松欠身道：「那麼，晚輩就直言相問了。」

燕青一笑道：「史大哥，你好囉嗦啊，自己也不嫌煩。」

史如松望了燕青一眼，微微一笑道：「青妹，妳不要笑小兄囉嗦，有話總得說個明明白白，才不會發生了誤會，妳看如今江湖上多少誤會，多少仇殺，其起因多是因芝麻小事，不值一哂，由於彼此當事人的高傲自大和自以爲是的主觀看法，不屑於解釋，於是小誤會就變成了大誤會，小仇恨就變成大仇恨，尤其可怕的是更有一批卑鄙小人，從中興風作浪，以謀私利，於是江湖大亂，血腥遍地。生爲武林人幾乎是沒有寧日，這眞是武林人物的大悲哀，身爲武林人能不謹思愼行？」

燕青眼中泛起了一道奇光，轉向燕老夫人道：「娘，史大哥的話好像有點道理呢。」

燕老夫人長嘆了一聲道：「娘要是早明白這個道理就好了。」

她顯然不願意把話題轉到自己身上，接着話題一轉，又道：「史少俠，你的話還沒有問哩！」

史如松凝思了片刻，道：「不知尊府與『天香妃子』之間有甚麼誤會？」

燕老夫人臉色一變道：「別提那賤人了。」罵聲出口，猛的想起史如松的話，才說不過片刻，自己馬上就犯了他話中的毛病，不好意思的刹住了話聲，訕訕的笑了一笑。

然後，點點頭，心平氣和的道：「我們有很大的仇恨。」

史如松搖頭道：「也許祇是很大的誤會。」

燕老夫人沉默着沒有答話，可是，她皺着雙眉，不住的喃喃自語，最後，祇見她點了一點頭，道：「也許是一個大的誤會。」

史如松冷靜的說道：「天香妃子就是先母。」話聲中平靜得像一泓秋水，明澈見底。

燕老夫人的臉色激動了一下，又漸漸的恢復了平靜，她是老一輩的人物，總不能這樣沒有修養，連個後生晚輩都比不上。

其實，這就是史如松所產生的影響力。

倒是燕青却止不住自己的激動，大叫一聲道：「史大哥，你怎麼會是那……」她總算是及時刹住了話聲，沒有把那句不好聽的話說了出來。

史如松輕嘆了一聲，道：「先母在世時，江湖上聲譽不大好，這也許是一個大誤會。」

燕青道：「大家……」她實在不願反對史如松的看法，可是她又不大心服，還是提了「大家」兩字。

史如松道：「常言有道，『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又道『衆口鑠金』，大家的看法和說法，不一定眞實。」目光緩緩的轉向燕老夫人，輕聲道：「如果晚輩猜得不錯的話，燕大俠當年與家母之間，定有甚麼風風雨雨的謠言，因此而影響了老夫人與燕大俠的感情，而燕大俠胸懷坦蕩，置之一笑，於是形成了誤會。」

燕老夫人雙目之中，忽然流下兩行老淚，點頭道：「你說對了，青兒她爹對於老身的追問，祇以『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八個字搪塞，因此老身一氣之下，和他分了手，如今想來，顯然是一個大誤會了。」

史如松回頭向燕青微微一笑道：「令尊是一個可敬的老前輩，既自重，又能尊重人，有了老夫人的說明，我的信心又增加了幾分。」

燕青顯然還不能完全領悟史如松的話，張着一雙大眼睛，訕訕的道：「我爹……他……」

燕老夫人截口道：「妳爹當然是個可尊可敬的好人。」

燕青道：「娘，妳從前……」

燕老夫人道：「別提從前的話了。」

燕青似是一下子從無邊苦海中解脫出來，輕快的說道：「這就好了，青兒再不提從前的話了，幾時，青兒要去找他老人家去。」

史如松在燕老夫人母女面前侃侃而談……

燕老夫人不好意思的向燕青瞪了一眼道：「祇顧自己說話，也該給史大哥搬張櫈子呀！」

可不是嗎，大家都忘了給史如松準備坐椅。

史如松笑道：「陪老夫人說話，還是站着方便。」

燕青親自搬來一張椅子，道：「那就坐在床前吧！」

燕老夫人也吩咐月兒雲兒替她背後墊好，半倚半臥的靠在床上，笑道：「說來說去，又把話題扯遠了，回到本題上去吧，怎麼說老身的被暗算與你有關？」

史如松道：「有前因，有後果，正是借刀殺人的最好借口。」

燕青道：「你怎麼會想得這麼遠？」

史如松道：「因爲有天雄莊的例子在前，自是一眼就看了出來了。」

燕青可看不起天雄莊，「哼！」了一聲道：「天雄莊是甚麼東西？」

史如松道：「妳別看不起天雄莊，卓一凡還是武當俗家弟子。」

誰也不敢說看不起武當派，燕青祇有連翻白眼。

史如松聳了一聳肩道：「武當大門大派，盛名得來不易，當然不是不明事理的門派，可是一旦誤會造成之後，那要多大的力氣才能澄清，何況還有人從中挑撥生事，祇怕當誤會澄清之時，已是百年之身了。」

燕老夫人忽然替他擔心起來，急急的道：「發生了誤會沒有？」

史如松一笑道：「多謝老夫人關注，我們沒有造成誤會，而且化敵爲友了。」

燕青笑道：「娘，妳不知道史大哥是個雷聲大雨點小的人，出起手來，驚天動地，可是結果呢，祇是唬牌，就放過了他們，不加計較了。」

史如松笑道：「不唬人家，人家聽不進你的話了，這也是不得已的手段。」

燕老夫人笑道：「你小小年紀，那來這麼多怪論，眞也虧你想得出來，今年不會超過二十歲吧！」

史如松心想道：「妳要問我年齡，直接問就行了，何必費這麼大的勁呢？」笑了一笑道：「晚輩今年二十歲了。」

燕老夫人道：「你看青兒也十八歲了，和少俠比起來，可就差得太遠了。」

燕青滿臉不服氣道：「娘，我那樣不如人了？」

燕老夫人一笑道：「妳這句話，就不如人家了，娘相信史少俠，就絕不會說出這種話來。」

史如松道：「其實令嫒比誰都

不差，祇是……」

燕青截口道：「不差就是不差，還來甚麼『祇是』。」

史如松道：「可是……」

燕青一笑又截住他的話頭道：「又來『可是』了。」

史如松一笑道：「我說不過妳。」

燕青大笑道：「娘，妳看，他還不是不如我！」

燕老夫人嗤笑一聲道：「妳祇會胡鬧。」

史如松忽然啊了一聲道：「晚輩想起一事，想就此告辭了。」

燕老夫人一愕道：「怎麼，忽然要走了？」

史如松道：「老夫人覺得有點意外是不是？」

燕老夫人道：「眞是太意外了。」

史如松道：「老夫人既然覺得意外，別人當然也覺得更意外，晚輩要利用這意外，減少這上面可能遭遇到的痲煩，告辭了。」

他可說走就走，話聲未了，身形一閃，人已越過了燕青，燕青伸手一抓，抓了一個空，一眨眼，那還有史如松的影子。

燕青一跺脚，燕青叫道：「娘，我追他去。」

燕老夫人急急叫道：「追不得，妳要一追就破壞了他的計劃了。」

燕青道：「娘，妳聽他胡說。」

燕老夫人道：「他沒有胡說，他這時候上路，實是最好不過。」

燕青愕然道：「娘，妳爲甚麼反而幫他說話？」

燕老夫人笑道：「娘幫心目中的女婿說話，也錯了麼？」

燕青羞得滿臉通紅道：「娘，妳亂說，誰看中他了？」

燕老夫人點頭道：「好，是爲娘亂說，妳既然心裏另外有人，娘就不再提他就是了。」

燕青急急的又道：「誰說我心裏另外有人了？」

燕老夫人搖搖頭道：「妳心裏既然沒有人，娘替妳另外找一個好了！反正不要這個臭小子就是。」

燕青氣得啼笑皆非，一跺蓮足跑出戶外：「我不和妳胡扯了，女兒要休息了。」

折騰了半夜，實在是應該休息了。

這時，祇有史如松正展開身形越過了湘鄂交界地，向雲夢奔去。

由澧縣前往雲夢，路上當然非止一日，由於史如松搶先一步，破壞了對方的計劃，對方失去了他的蹤跡，他却一路平安。

一直到了雲夢，而且到了鐵星山莊之前門口，都沒有遭到半點痲煩。

鐵星山莊有點氣派，高高的院牆，八字兩邊分的大門，向裏面望去好遠好遠，才見到莊子正屋。

史如松穿得一身齊齊整整，手中多了一把白紙摺扇，眞是人有人才，貌有貌相，他在莊門口一現身，莊中便走出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人，很有禮貌的抱拳道：「公子有何見教？」

史如松伸手遞出一份拜帖，說道：「在下史如松特來拜見貴莊齊老莊主。」

鐵星山莊齊老莊主鐵劍飛星齊大同，手中一把鐵劍，掌中七枚三稜鐵星，威震江湖，鮮有敵手，可不是普通人要見就見得到的人。

那中年人上下打量了史如松一眼，見他氣宇不凡，不敢怠慢，欠身道：「公子請到賓館待茶，在下回稟家主人後，再來奉請。」

先把史如松請進門口一間客廳之內，奉上香茗，那中年人才告退而去了。

史如松俊目連閃，看那中年人待客之道，倒是不虧禮數，顯得鐵星山莊名不虛傳。

不久，那個中年人回來說道：「敝莊主有請史公子大廳相見。」

史如松隨着那中年人，穿過一片廣場，走進大廳中，祇見大廳上已坐了四個人。

那四個人都是五十以上的老人，主位上一位老者，年約六十開外，豹頭環目，精神抖擻，說話的聲音有如洪鐘，震耳欲聾。

想來，他就是老莊主鐵劍飛星齊大同了。

齊大同正和一位身穿青色長衫的老者在談話，史如松進入大廳時，他如同未見，祇顧說自己的話。

那中年人向前稟報之後，齊大同才把眼光射向史如松，此時，他才發現甚麼似的，突然「啊」了一聲，接着哈哈笑道：「老朽失禮，有失遠迎，史公子請見諒。」

佛要金裝，人要衣裝，史如松齊齊整整，堂堂正正而來，自有其令人不敢輕視的氣派，誰見了也不敢小覷於他。

史如松抱拳一禮道：「晚輩史如松，見過老前輩。」

鐵劍飛星齊大同道：「史公子來得正好，老夫替你引見幾位難得一見的武林前輩。這位是：青衫客君中平、赤手縛龍湯焜、禿首蒼鷹崔八公。」

這三個人確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高手，史如松長揖道：「後進史如松見過三位老前輩。」

那三人也欠身還了史如松的禮，賓客之間，恰如其份，大家對史如松的眼色，並無特異之處。

史如松微微一怔之下，此時，

鐵劍飛星齊大同已是讓客道：「史公子請坐，來人上茶。」

然後，鐵劍飛星齊大同又抱拳道：「史公子駕臨敝莊，不知有何見教？」

史如松自進入廳中，已經把自己的名字提過兩次，他們好像對自己的名字，並無特異的感受，照說，這是非常不合情理的事，心中不免迷惑起來。

史如松便開門見山的道：「晚輩特來懇請老前輩賜還『日月雙玦』。」

鐵劍飛星齊大同愕然大喝一聲道：「甚麼『日月雙玦』？老夫不知道呀！公子找錯了人吧！」

深入密室　獲得筆記

大哥史如松走了，留下史如柏獨自面對金素蘭、金素梅二位教人摸不清、猜不透的姑娘。

昨晚一夕談話，史如柏仔細分析了一下她們二位姑娘的性格，覺得大哥史如松的話確有見地，他的看法一點不錯，金素蘭雖有一點小性子，却是個直腸直肚的姑娘，心裏有甚麼，都不難從她臉上找出蛛絲馬跡來。而金素梅就完全不同了，表面上她是隨和最好說話，其實和她談了半天話，事後思索起來，總是空洞洞的，等於甚麼都沒有說，她不僅心智不弱，而且談話的技巧也高明之至。

「她是一個不好對付的姑娘，我該怎麼樣對付她呢？」這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給了史如柏心理上很大的負荷。

「我該不該避强就弱，從金素蘭身上着手呢，還是……不，我史如柏是甚麼人？豈可欺弱怕强，要找，就找金素梅！」

他和他大哥史如松一樣的才智，唯一不同的是，他的性格比哥哥多了幾分傲揚之氣。

同樣的月亮，同樣的時間，同樣的地點，但，人祇有一個，史如柏獨自一個人，低着頭，皺着眉峯，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一陣香風飄了過來，史如柏心中一動，故作不知的保持着凝神物外的姿態。

是金素蘭？還是金素梅？他不敢轉頭去看，人到了近前，也沒了動靜，雙方面沒有聲息的僵持着，好像賭勝負似的。

「要是金素梅絕不會賭這閑氣。」

史如柏腦中靈光一閃，笑聲道：「我知道妳是誰。」

對方沒有答話，沒給他可乘之機。

史如柏道：「我知妳是素蘭妹妹。」

金素蘭一笑道：「果然給你猜着了。」她的態度比昨晚和氣多了。

史如柏微笑道：「原來，妳是存心的。」

金素蘭道：「同時，我也許了一個心願。」

好孩子氣的口吻，史如松不敢表示驚訝，平淡的道：「妳許了甚麼心願？」

金素蘭俏皮的道：「你如果再猜對了，小妹就服了你了。」

史如柏一笑道：「我們相交以誠，誰要妳服不服甚麼的。」

金素蘭道：「這也是小妹的心願之一哩！」

史如柏望一望她認眞的神情，點頭道：「好，我就猜妳一猜，妳……」

「且慢，小妹還有話說。」

史如柏微笑道：「妳是想把賞罰說在前頭。」別看他臉上帶着微笑，心頭上可一點也不輕鬆，他每一句話都是心智的結晶。

他從她的態度和神情上看得出來，她不是開玩笑，而且是自己和自己賭上了。

這對史如柏來說，可是一個大好的機會了。

史如柏心中微微的緊張起來。

金素蘭道：「柏哥哥果然是才智過人，甚麼都瞞不過你。」

史如柏可不敢樂昏了頭，冷靜地道：「妳請說吧。」

金素蘭道：「小妹的心願，要是給你猜中了，小妹就把你想知道的事情都告訴你。」

史如柏道：「要是猜不中呢？妳罰甚麼？」

金素蘭道：「沒有罰條，這是小妹自己的事。」

史如柏道：「我知道了……」

金素蘭忽然秀臉一紅，道：「不准說出口來！」

史如柏道：「心照不宣。」

金素蘭點頭道：「但你要把理由說出來。」

史如柏道：「其實小兄根本就不用猜，妳自己早就告訴了小兄了。」

話聲微微一頓，見金素蘭沒有制止他說下去的意思，接着又道：「妳說妳要把小兄想知道的事情告訴小兄，這不是說妳已決定……」

有人嬌笑一聲，接口道：「蘭姊，恭喜恭喜，你們已是心心相印，心照不宣了。」

金素梅從一旁走了出來，但她的眼光却是落在史如柏身上，看得史如柏好不自在。

金素蘭無視金素梅的出現，緊接着道：「現在就等柏哥哥你一句話了。」

一句甚麼話？史如柏要連這句話都想不到，那還算甚麼才智之士，當下一笑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金素蘭移步走到史如柏身旁，這才笑容一斂，道：「梅妹，妳想過沒有，這種損人不利己的事，能做麼？」

金素梅望了史如柏一眼，欲言又止的，輕輕嘆了一口氣，久久之後，才道：「蘭姊，小妹一直就看錯妳了。」

金素蘭道：「因為我們不是眞的雙胞胎，所以不能心意相通。」

看來就不像，果然不是雙胞胎的姊妹。

金素梅忽然冷笑一聲，道：「妳現在倒說得輕鬆自在。」

金素蘭道：「妳以為我沾了光？」

金素梅道：「難道不是？」

金素蘭道：「其實，幸福仍然在妳手中，只看妳自己想不想掌握而已。」

金素梅搖了一搖頭道：「遲了。」

金素蘭道：「只要妳點頭，一點都不遲。」

金素梅愕然道：「只要我點點頭，我向誰點頭？」

金素蘭笑道：「妳心裡喜歡的是誰？」

金素梅不能說她不喜歡史如柏，更不能說她喜歡史如柏，因為金素蘭已經先一步把他搶走了：「這……」

金素蘭道：「有一件事，只怕妳不知道。」

金素梅道：「甚麼事？」

金素蘭道：「如松大哥，要我們姊妹一同幫助如柏哥哥。」

「眞的？」這是金素梅的反應。

史如柏也是一怔的道：「他甚麼候說過這種話？」

金素蘭道：「他離開的時候，暗中向我說了一句話『娥皇女英莫錯過了姻緣。』」

金素梅道：「你信不信這話？」

史如柏道：「我明白他的意思，不僅是信，還有更深的了解。」

金素蘭道：「那你是點頭了？」

史如柏一笑道：「照說，梅妹本來就是小兄的……」

金素梅一搖頭道：「誰是你的？臭美，哼……」想想心裡實在生氣，一跺腳轉身跑了出去。

可是，她沒跑出幾步，一聲乾笑中：「妳不用使性子了！」飛身閃出了一條人影，阻去了金素梅的去路。

金素蘭臉色一變，戰聲說道：「是姥姥……」

杜姥姥帶着金素梅走了回來，先打量了金素蘭一陣，長嘆一聲道：「蘭兒，妳就不念我們祖孫一場，十幾年來的撫育之情？」

金素蘭低聲道：「孫兒不敢忘記妳老人家教養之恩，而孫女兒此舉，也是替妳老人家着想。」

杜姥姥道：「說得倒好聽。」

金素蘭道：「當然，孫兒也有一份私心，誰也想有一個好的歸宿。」

杜姥姥道：「老身從小把妳們拉扯到現在這樣大，老身在妳們身上費了多少心血，妳們可曾替老身想一想麼？」

金素蘭道：「孫女兒早就替妳老人家想好了！」

杜姥姥大感意外的「哦」了一聲，道：「倒看不出，妳且說來讓老身聽聽。」

金素蘭道：「為人一生的願望，大約可以分為三個過程，當其幼年時，羽毛未豐，力弱無能，最希望有人培植保護，在這個時候的願望便是希望有一個仁慈的保護人！」

杜姥姥微微的點點頭，道：「老身做到了沒有？」

金素蘭道：「妳老人家百分之百的做到了。」

杜姥姥道：「算妳還有點良心。」

金素蘭接口又道：「當其成年時，德育已成，羽毛漸豐，志大比天，目空一切，為名為利，視同探囊取物，這時的願望，可就大得嚇人……」

杜姥姥一笑道：「妳好像沒有這種大志。」

金素蘭微微一笑，道：「人貴自知，孫女兒不是領袖羣倫的材料，所以，只有退而求其次，做一個攀龍附鳳的人。」

杜姥姥目光如炬，看了史如柏一眼，臉色數變，但沒有再說甚麼。

金素蘭把話聲壓得和緩道：「當人到老年時，回顧前塵，時不我與，這時的願望就是祈盼後繼有人，晚輩成龍成鳳，自己安享天年。」

杜姥姥雙足一頓道：「廢話，妳這樣一來，老身馬上就有殺身大禍，那還有甚麼天年可享？」

金素蘭搖搖頭道：「妳老人家錯了，有孫女兒和史家哥哥，誰也傷不了妳，何況，史家二位哥哥是人中龍鳳，將來前途無可限量，妳老人家也後福無窮哩！」

杜姥姥再三打量了史如柏一陣，皺起了雙眉，顯然，她已為金素蘭言辭所動，心中甚是作難。

金素蘭却轉向金素梅道：「梅妹，妳是甘心情願做人家的工具呢？還是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現在該作決定了。」

金素梅瞪着史如柏道：「人家還沒有點頭呢！」

史如柏躬身一禮道：「梅妹，小兄如蒙垂愛，今生決不相負，妳請過來吧！」

金素梅心中何嘗不愛極史如柏，剛才發脾氣，原是嚥不下心中一口氣，這時聽了金素蘭的話，又見史如柏如此有禮多情，心中那口氣，早已不知飛到那兒去了，心跳跳的，臉紅紅的，悄悄的走到史如柏一邊。

杜姥姥忽然大喝一聲，道：「梅丫頭，妳也要出賣姥姥？」

金素梅轉身跪落地上道：「姥姥，蘭姊姊的話說得不錯，如果孫女兒兩人將來有成，妳老人家後福有望，妳老人家為何不懸崖勒馬，成全孫女兒姊妹呢？」

杜姥姥大吼一聲道：「妳們吃用了人家這麼多年，就這樣的報答人家麼？」

金素蘭也雙膝一屈，跪落地上道：「姥姥，如果人家別無企圖，養育了我們姊妹多年，這養育之恩，我們姊妹是殺身難報，可是人家用心不良，其養育我們的目的，只在利用我們做他們的工具，這養育之恩，孫女兒姊妹雖然也有一報，但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杜姥姥恨聲道：「利嘴丫頭，老身好後悔。」

史如柏躬身一禮道：「老前輩把二位賢妹教育得明禮義、識是非，乃是人生一大樂事，何悔之有？」

杜姥姥大喝一聲，道：「好小子，你也來調侃老身，老身先劈了你消心頭之恨。」呼的一聲，一掌眞的向史如柏當頭劈下。

金素蘭、金素梅姊妹齊聲哀叫道：「姥姥！」

史如柏一面閃讓，一面向金氏姊妹道：「妳們不要擔心，我不會有事的。」

史如柏閃身避過一招，並不還手，誠摯的道：「老前輩請放手施為，晚輩不會令妳老人家失望的。」

杜姥姥聽得心裡大為震撼，暗忖道：「這小子聰明過人，似已看穿了老身的心事，好，老身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氣候。」

幾十年的江湖生涯，就不信史如柏眞能強過自己，杜姥姥使出了最拿手的看家本領「榴花萬金掌」。

此掌一出手，周圍立時捲起了一陣旋風，旋風捲起了飛沙，飛沙遮住了月色，天地一暗，頓時變得一片肅殺。

金氏姊妹也被逼得站起身來，遠遠的躲向一旁，她們知道，杜姥姥的功力深厚。「榴花萬金掌」威力無倫，但這還是她們第一次眞正領會到她的厲害。

姊妹倆都關心箇郎安危，少不得整個的心都放在史如柏身上。

她們姊妹知道史如柏有能耐，却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能耐，現在她們姊妹可放心了，看來杜姥姥的「榴花萬金掌」，縱然威力無比，但在史如柏身上好像使不上力。史如柏就是那麼從容瀟洒地在她掌力籠罩之中，進退自如，攻守有序。

這不像是在比鬥，倒好像是在餵招。

「榴花萬金掌」共計六六三十六招，每招六式，全套掌法使下來共是二百一十六式，杜姥姥雖然功力深厚，把一套「榴花萬金掌」的威力發揮無餘，可是她畢竟年紀老邁，又是全力施為，一套掌法使完，不但未能沾上史如柏半截衣袖，自己反倒累得臉紅耳赤，氣喘吁吁，臭汗濕透了重衣。

杜姥姥洩氣的收掌，喟嘆道：「江湖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看來老身眞是只有等着抱重孫子了。」

史如柏沒有看錯她，她是在試驗自己有沒有承擔這份擔子的能力，看，她現在自己都這樣說了。

金素蘭金素梅姊妹自是喜出望外，衝向杜姥姥叫道：「姥姥，妳原來也是使詐的啊！」

杜姥姥點頭一嘆道：「蘭兒，妳說得是，我們就是害了史家小子，自己又能夠得到了甚麼，至多十萬兩銀子而已，但是現在情形不同，這小子實在不止值十萬兩銀子，要不懂打這算盤，老姥姥這輩子豈不是白活了麼？」

「可是妳這算盤還是白打了。」話聲陰森森的，話聲後現出來的人影，穿着一身黑袍，也是陰森森的。

金素梅首先驚叫了一聲，說道：「白爺爺……」

杜姥姥却出乎意外的冷靜道：「黑心秀士白子山，你來了正好。」

黑心秀士白子山冷冷的道：「不巧得很，妳們的話都給老夫聽到了。」

杜姥姥道：「聽到了更好，老身也不用多作說明，老身也就乾脆告訴你，老身急流勇退，不再替你們做事了。」

黑心秀士白子山一笑道：「就這句話麼？那麼人家不是白養了你們十幾年？」

杜姥姥道：「做生意總有蝕本的時候，這算你們看走了眼，選錯了人，賠一次本吧！」

黑心秀士白子山陰森森一笑，道：「妳倒說得好輕鬆啊，妳這麼一來，把老夫置身何地？」

杜姥姥道：「白老，一生勞

礙，你也該看破紅塵了！」

黑心秀士白子山哈哈大笑道：「老婆子，妳賣友求榮，加上這句話，就罪該萬死。」

杜姥姥冷笑一聲，道：「哼，憑你祇怕不配說這句話！」

「加上我們兄弟又如何？」暗中還有人哩，一出來又是兩個。

這兩個人一身白衣，和黑心秀士白子山穿着完全相反，但年紀差不多，兵刃不是插在背上，而是握在手中，準備隨時都可以殺人。

杜姥姥臉色一變道：「無情雙煞許家兄弟。」說話的語氣有點不大自然了，顯見這無情雙煞不太好惹。

史如柏微微一笑，迎了上去道：「有本人在，二位的話一樣算不了數。」

普通人這時便不會搶先出頭，但，史如柏不是普通人，既然看出杜姥姥不是來人敵手，他就絕不讓杜姥姥出手，他要保護她的安全，那就保護到底，絕不希望發生意外，避免發生意外的最好措施，就是不讓她接近可能發生意外的邊緣。

史如柏挺身而出，表現了他的勇於負責的態度。

金氏姊妹驚悸得呼叫道：「史二哥，無情雙煞出手無情，千萬大意不得。」

史如柏回首一笑道：「二位放心。」

他一回首露出空隙，無情雙煞抓住這個空檔，可就出了手，左鈎右拐，悄沒聲的就到了史如柏的胸前。

眞是該死，大敵當前，怎可如此粗心大意，無情雙煞祇高興得笑咧了嘴，嘴巴咧得僵在臉上，兩個身子却緩緩的向地上倒去。

死了，他們自己都不知道，這是怎樣死的，就死了。

仔細一看，才知道許老大的金鈎，鈎住了許老二的肚子，而許老二的銀拐却插進了許老大的心口。

史如柏冷笑了一聲道：「暗算偷襲者死。」

黑心秀士白子山根本沒有看清楚史如柏是如何的出手，當堂臉色大變，身子不由自主的退了好幾步，顫聲道：「你……你……好狠的手段。」

史如柏冷然道：「這一鈎一拐要是暗算得手，那又當怎麼說？」

黑心秀士白子山一愣：「這……」他臉皮再厚也無法馬上改變說法。

史如柏臉色一凜道：「晚輩輕易不出手，一出手就絕不容情，能一招取勝者，絕不多走一招，前輩可是還想動手？」

黑心秀士白子山膽都嚇破了，

那還敢再動手，搖手不已地道：「不！不！」

史如柏臉色一舒道：「現在你可以走了，但請記住一句話，誰要再來妄想逞兇，莫怪晚輩趕盡殺絕。」

黑心秀士白子山大氣都不敢出一聲，夾着尾巴，隱於暗影中而去。

杜姥姥長嘆一口氣道：「如柏，你的出手也實在太辣了一點。」

史如柏道：「請問姥姥這無情雙煞，可有取死之道？」

杜姥姥道：「說起無情雙煞，生平作爲，兩手血腥，百死莫贖，死有餘辜。」

史如柏道：「這就是了，如果再讓他們活下去，不但向你老人家夾纏不清，而且更不知道還有多少無辜的人被他們所害，此種江湖敗類，自是人人得而誅之，晚輩既有誅殺他們的心，自應全力出手，一鼓竟功，以免日後自貽伊戚。」

杜姥姥長嘆了一聲，點點頭道：「你這話也說得對，今日你招惹了他們，他們一日不除，你便一日不得安寧了。」

金素梅嘖嘖兩聲，道：「你這人可眞惹不起，還好我們沒有眞的害你。」

史如柏一笑道：「妳們就算眞的害了我，我也不會馬上向妳們下辣手。」

金素梅一怔，說道：「爲甚麼？你不是……」

杜姥姥截口笑道：「笨丫頭，妳連這個都不知道。」

史如柏接着又攔住杜姥姥的話道：「姥姥，妳也想左了。」

杜姥姥愕然道：「你……眞叫人想不透。」

史如柏道：「其實，晚輩的原則簡單得很，晚輩對付積惡成性之人，是決不寬容，除之爲快，至於一步走錯，雖爲惡而未成性之人，晚輩都是生門大開，希望他能改過自新，好好做人。」

金素蘭道：「這叫做菩薩心腸，霹靂手段，也就是古人所說，以戈止武之意。」

史如柏點頭道：「蘭妹可謂知我心，我正是這個意思，至於爲了表示自己的寬大仁義，縱惡不誅，讓天下更添寃鬼之舉，晚輩不爲也。」

杜姥姥悚然道：「這樣說來，我老婆子……」

史如柏搖手笑道：「晚輩對妳老人家，瞭解很清楚，妳老人家雖然惡名在外，但不是眞正的惡人，一生之中，祇做過兩件惡事，還不到晚輩不相容的標準。」

金素梅道：「你的標準是甚麼？眞鮮！」

史如柏正色道：「事不過三，三項大惡行爲之後，定他一個惡性難改，應不爲過吧！」

杜姥姥暗中冒了一身冷汗，長嘆了一聲道：「老身也爲過去的作爲慚愧。」

史如柏道：「姥姥懸崖勒馬，知過能改，便是大仁，過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金素蘭接口道：「姥姥，我們爲甚麼要害如柏哥哥呢，蘭兒也很想知道呢！」

杜姥姥長嘆了一聲，道：「這話，說來可就長啦！」

金素梅道：「那妳老人家就長話短說好了。」

杜姥姥整理一下思維，擧目望着史如柏道：「如柏，你可知道你父親是甚麼人？」

史如柏雙目精光暴長，道：「姥姥，你知道家父……」

杜姥姥點了一點頭：「你父親姓齊，是鐵星山莊少莊主，劍公子齊俊峯……」

史如柏聽得好興奮，大叫一聲道：「原來是鐵星山莊。」

杜姥姥道：「可是鐵星山莊齊老兒不承認有你這孫子。」

史如柏忍不住追問道：「爲甚麼？」

杜姥姥道：「還不是爲了你……」話到口邊，她忽然覺得此話又是不妥，搖了一搖頭，沒有再說下去。

史如柏心中已經瞭然，他知道，他母親在外的名聲不好，齊家不認他們，一定是因於此，不由反問一句，道：「難道家父……」

杜姥姥道：「你父親瘋了。」

史如柏道：「於是先母就成了不清不白的犧牲者？」

杜姥姥道：「其中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便是你父親還有一個先入了門的老婆呢。」

史如柏一皺雙眉，道：「她怎樣？」

杜姥姥道：「她當然不能讓你們進門，於是你父親瘋了，你母親死了。」

史如柏忽然問道：「家母到底是怎麼樣的人？」

杜姥姥道：「外面的傳言，你知不知道？」

史如柏點了一點頭，杜姥姥接着又問道：「你相不相信？」

史如柏肅然道：「傳聞之言，晚輩沒有理由就此相信，但晚輩對家母並不瞭解，也沒有理由完全不信，晚輩請妳老人家說句公道話。」

杜姥姥道：「我的話你就相信？」

史如柏道：「當然是參考。」

杜姥姥道：「老身是女人，以老身女人的看法，令堂人美如花，性格爽朗，又不拘小節，再加愛慕她的人又多，於是流言蜚語，應景而生，至於，說令堂是如何如何的人，老身是不太相信。」

史如柏長長吁了一口大氣，道：「多謝老人家持平之論。」

杜姥姥意猶未盡的接着又道：「老身年輕時的名聲也不太好，其實那都是無中生有，吃不着葡萄的就說葡萄是酸的一樣，說句不怕臉紅的話，姥姥我還是淸淸白白的身子哩，你們信是不信？」

史如柏毫不猶豫地道：「晚輩完全相信。」

杜姥姥道：「至於令堂和令尊之間的事，老身是一無所知，不便妄議。」

金素梅道：「那妳爲甚麼要害柏哥哥？」

杜姥姥道：「銀子，但我只是奉命看住他們，並沒有加害他們的意思。」

「眞是爲了十萬兩銀子？」金氏姊妹都睜大了眼睛，表現了她們的不理解。

杜姥姥道：「妳們可知道十萬兩銀子的用處，老身就是亂花，祇怕幾輩子也花不完了。」

金素蘭笑道：「幾輩子都花不完，那要那麼多做甚麼？」

杜姥姥望了金素蘭笑道：「人要都能這樣想，那就好了……有人出十萬兩銀子，送來妳們姊妹，這麼好的差使爲甚麼要拒絕？」

金素梅道：「那是一個怎麼樣的萬惡之計謀？」

杜姥姥道：「老身祇是奉命行事看住他們，至於整個計謀如何，老身並不知道。」

史如柏道：「那計劃到此可說是已經失敗了，不必多費精神去追查了，倒是那主謀人是誰？請姥姥說出來。」

杜姥姥道：「老身當然要說，那主謀人就是水月山莊的季心杰。」

史如柏道：「季心杰又是甚麼人？」

杜姥姥道：「他就是你大娘的哥哥了。」

史如柏若有所悟的道：「哦！我知道了。」

杜姥姥道：「黑心秀士白子山就是水月山莊的總管，外面一切的安排都由他出面。」

史如柏道：「這樣看來，要找水月山莊季心杰，最好先找黑心秀士白子山了？」

杜姥姥點點頭，道：「不錯，不找到黑心秀士白子山，季心杰可以一推了之，概不認賬。」

史如柏問道：「甚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呢？」

杜姥姥道：「老身知道，我陪你去。」

金氏姊妹齊聲道：「我們也去。」

史如柏望着她們，搖了搖頭，道：「兩位賢妹，請恕小兄直言，如果不是請姥姥引路，我祇想自己一個人去。」

金素梅小嘴巴一翹道：「你看不起我們？」

史如柏道：「梅妹萬萬不可這樣說，小兄絕無此意，而是我覺得我娘這邊也要有人保護，如果……」

杜姥姥一震道：「對，如柏說得不錯，家中要是沒有人保護，可是最大的弱點，黑心秀士白子山最愛來這一手。」

這可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金素蘭和金素梅雖然一萬個「不願意」，也說不出半個「不」字來。

她們兩人一楞之後，史如柏已是長揖到地，說道：「家中兩老，就重託兩位賢妹了。」

史如柏接着一聲：「走！」身形疾射而出，不讓金氏姊妹有說話的機會，便遠出數丈之外。

起步時，史如柏在前面，當杜姥姥追上之後，史如柏却表示了晚輩的禮貌，側身退到杜姥姥身後。

杜姥姥暗暗一點頭，心中甚是讚許史如柏。

兩人放步奔了一陣，杜姥姥忽然看到前面路旁坐着一人，身形猛一收，做了一個緩步手式。

來人顯然也聽到了他們的步履之聲，長身站了起來。

杜姥姥大感驚奇的「咦」了一聲，道：「黑心秀士白子山，是你！」

黑心秀士白子山哈哈一笑道：「小弟在此等候多時了。」

杜姥姥知黑心秀士白子山最是狡猾多智，他等在這裏，定然有了某種安排，當下心中一震，道：「你待怎的？」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小弟想和你們談一談。」

杜姥姥悻悻地道：「你就算準了我們會來？」

白子山道：「你們如果不來，那就沒有談話的必要了。」

杜姥姥冷冷一笑道：「和你這種人，有甚麼好談？」

白子山望了史如柏一眼，史如柏未加理會，白子山失望的一嘆，轉身走了出去。

杜姥姥冷喝了一聲，道：「你還走得了麼。」伸手抓向白子山肩頭。

史如柏斜身跨步，伸手止住杜姥姥出手，同時叫道：「前輩有何指教，晚輩洗耳恭聽！」

黑心秀士白子山身形一矮，向前射出一丈開外，回身望着史如柏道：「老夫可是智計多端的人，最好的對策，就是學杜婆子的樣，甚麼都不聽。」

史如柏笑道：「晚輩自信還拿得定自己的主意。」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那你是誠心自投羅網了？」

史如柏微微一笑道：「也許，是前輩作繭自縛哩。」

黑心秀士白子山點點頭道：「你一個人敢不敢跟老夫來？」說着不待史如柏的答話，已轉身向一條小徑走了出去。

史如柏舉步跟了上去，杜姥姥伸手攔住他道：「如柏……」

史如柏一笑道：「姥姥放心，我自信還有自保之能。」大步隨着白子山轉入小徑中而去。

轉入小徑行不多遠，前面有一棵大樹，黑心秀士白子山道：「咱們到樹上去談吧。」

於是兩人縱身上了大樹，黑心秀士白子山已選了一處面向西方的位置，同時，又叫史如柏斜身向着南方。

史如柏心想：「此人小心謹愼，看來是有着幾分誠意了。」

黑心秀士白子山開門見山道：「史少俠，老夫能告訴你所知的一切，你能回報老夫甚麼？」

史如柏道：「先說你要甚麼？其次晚輩再考慮能不能滿足你的需要。」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祇要你答應，老夫知道你定能辦到。」

史如柏道：「你就這樣有信心？」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我相信我的老眼沒有昏花到這樣差勁。」

史如柏忖道：「他要的又是甚麼，就算我能做到，但能不能做呢，其中得失差別可大得很哩……」如果不用腦筋，這自然不是問題，如果深入推敲，那問題可就大了……史如柏不免猶豫了起來。

史如柏抬起目光，剛和黑心秀士白子山的眼光對上，黑心秀士白子山便道：「點不點頭，要你自己判斷了。」話已經說在前頭，他不會這個時候說出來。

史如柏皺了一皺眉頭道：「晚輩有一句話，申明在先。」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甚麼申明？」

史如柏道：「在下絕不考慮要做你害人殺人的工具。」

黑心秀士白子山一笑道：「老夫要害人，有的是辦法，也用不上你這幫手。用了你這種幫手，那是禍害無窮，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他這話倒說得有點道理，不是同流那能合污，史如柏點點頭道：「有道理，你說吧。」他完全接受了他的條件。

黑心秀士白子山又加上一句話道：「那你是答應了？」

史如柏道：「君子一言。」

白子山道：「快馬一鞭。」

黑心秀士白子山伸手與史如柏擊掌道：「好，就此一言爲定。」

史如柏道：「前輩，可以賜教了。」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整個事情的背景，少俠可曾知道？」

史如柏道：「杜姥姥告訴過晚輩。」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內情正如杜姥姥所說，但空口說白話，事無佐證，莫奈他何！」

史如柏道：「天下無難事……」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天下無難事的話自然不錯，可是要時間呀！」

史如柏道：「前輩，要告訴晚輩的可是『證據』？」

黑心秀士白子山點頭道：「少俠慧敏過人，一點就透，老夫正有此意。」

這是一種令人想不透的行爲，史如柏望着他，微微一笑。

黑心秀士白子山捋着嘴唇邊上幾根鬍子，緩緩地道：「季莊主有一間牢不可破的密室，密室之內就有所要的證據。」

史如柏一怔道：「你說那間密室牢不可破？」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至少老夫守候了二十年，始終無法進入一步。」

史如柏疑訝地道：「你守候了二十年？」

黑心秀士白子山點頭道：「信不信由你，好在這是題外之話。」

史如柏道：「你能告訴晚輩的，就是這些麼？」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你還嫌少，這個秘密連他的老婆都不知道……當然，老夫還可以幫些小忙，不過老夫無法幫你進入那間密室中去。」

史如柏心想：「這個人很神秘，不能只看他的表面。」當下微微一笑道：「現在，前輩可以提出你的要求了。」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在那密宅之內，有一本黑色封面的小冊子，老夫要那本小冊子爲酬。」

史如柏一聽是這件小事，當下心神一鬆，道：「好，那本小冊子是你的了。」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了一句：「你一個人來，不要拉些不三不四的人來壞事，老夫回去了。」身形飄落地上，頭也不回的走了。

史如柏回轉杜姥姥相候之處，

杜姥姥不見黑心秀士白子山回來，冷冷的道：「那老小子說了些甚麼？」

史如柏考慮了一下，照實告訴了杜姥姥，然後道：「姥姥，有黑心秀士暗中相助，妳老就不要去了，以免令人起疑，橫生枝節。」

杜姥姥說道：「不行，黑心秀士白子山的話最不能相信，還是老身陪在你身邊的好。」

史如柏道：「姥姥，晚輩只是智取並非力求，認識妳老的人多，妳老人家去了反易露出馬脚。」

杜姥姥能帶着金氏姊妹一守就是十多年，當然也不是簡單人物，不待史如柏把話說完，便點頭截口道：「老身理會得，好，老身回去，不過你要特別小心，不可全信黑心秀士白子山的話。」

史如柏點頭道：「晚輩知道，我這就跟下去了。」

史如柏別了杜姥姥，便暗中綴上了黑心秀士白子山，一直跟到了水月山莊附近也沒有發現黑心秀士白子山有何令人起疑的地方。

這一路上，史如柏一連換了幾種身份，到得水月山莊附近時，他已變成了一個皮膚又黃又黑的落魄文士。

第二天，他就找上水月山莊。

水月山莊莊子很大，氣派更大，名氣比外表上的氣派又更大。

原來水月山莊對江湖人物有一條特別的規矩，只要是落魄江湖，缺少盤川的江湖人，找上水月山莊，水月山莊不會讓你空手而回，最少可以得到五兩銀子的盤川。

眞有實力本事的人，還有更好的收穫。

因此，水月山莊大門是常開而不關，水月山莊名氣也因此遠播四方。

水月山莊接待的人也客氣，沒有狗眼看人低的那般勢利眼。

他們倒是聰明得很，花了五兩銀子，一定要叫你打從心底感激他們。

史如柏踏進水月山莊的時候，莊內已有五個人先他而到了，那五個人都是江湖武士，只有史如柏像是個落拓文人，可是，他和其他武士一樣，並未因爲身份不同，而被冷落。

接待他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姑娘，那姑娘長得不醜不美，但她的態度和藹可親，令人忘記自己乃是被接濟的可憐蟲。

史如柏冷眼旁觀，只見其他接待的人，也多是女孩子，心中一笑，暗暗點頭，忖道：「用女孩子作接待，縱有小小的不是，也不會招致惡感，這一招，的確高明。」

他想着之際，身前的女孩子已是含笑道：「公子，有何見教？」

史如柏訕訕的堆着笑臉，道：「小生……小生可是手無縛鷄之力，不會動刀弄槍，不知……不知……」

那姑娘笑哈哈的道：「文武兩道，敝莊一樣敬重，公子有話但請吩咐。」

史如柏訥訥的道：「小生……小生……訪友不遇……」

那姑娘含笑接口道：「公子可是身上缺少了盤川？」

史如柏點頭道：「正是，正是！但不知……」

那姑娘道：「敝莊特別敬重讀書人，凡是看得起敝莊，前來敝莊的朋友，本莊一律奉贈程儀紋銀二十兩。」

史如柏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只要不考武功，考文墨之事，小生倒是……」

那姑娘笑道：「敝莊不敢輕視讀書人，所以也沒有甚麼考試。」

話聲一落，忽然擧起一雙玉掌，輕輕拍了三下，喝道：「來人，送這位公子程儀紋銀二十兩。」

裡面一聲應喏，立有一個童子，用托盤托着二十兩紋銀送了過來。

這時，忽然有一個漢子又揮手道：「且慢！」接着走了過來，向史如柏抱拳爲禮，道：「公子，請客廳待茶。」轉身便請史如柏進了隔壁一間小客廳。

那人請史如柏坐定，隨着問道：「請問公子貴姓大名？」

史如柏隨便取了一個名字，道：「小生姓施草字百如，不知大爺如何稱呼？」

那人穿得文不文，武不武，看來是個管事身份，所以稱他一聲「大爺」。

那人連稱「不敢，不敢，」道：「在下姓金單名一個『九』字。」

金九報過自己姓名之後，接着道：「在下請問先生一些事，不知先生可願意留在本莊，代理幾天文案事務？」

史如柏知道這是黑心秀士暗中使了力量，當下故作爲難地沉吟了半天，道：「這……這……」

金九忙道：「公子放心，時間不會太久，最多不過一個月，我們的老文案先生就可以回來了，至於代勞之處，本莊定致重酬。」

史如柏當然要幹，而且是求之不得，作完姿態，慨然點頭道：「季莊主仁義齊天，區區小事，學生理當效勞，只怕做不好，尚望金爺多多包涵。」

金九大喝一聲道：「秋兒，取二十兩銀子來。」

話聲方落，已有一女子托進來二十兩銀子，金九接過銀子，轉手

交給史如柏，道：「先生，這二十兩銀子先收下添製幾套衣服，先休息一天，明天就請先生正式接管。」

接着又叫來了一個小斷，領着史如柏到鎮上去添製衣物，換上了體面的衣服，史如柏雖化裝得又黃又黑，但他那瀟洒的風貌，却被襯托出來不少，看來就順眼多了。

第二天，金九帶着史如柏進了一間堆滿文書的房子，要他着手清理那些文書。至於，應該怎樣整理，金九就說不出所以然來，丟下了史如柏就自己走了。

史如柏要眞心整理這些文書，倒是輕而易擧的事，不過，他沒有眞正做這些事，他的時間却是被那些文書內容所佔去了。

裡面眞有些好書和難得一見的奇書，只是在這裡都被忽視了。

一天都不見黑心秀士白子山出現，聽說他這總管權力很大，高高在上，連金九都不容易見到他。

工作了一天，用過晚飯，回到自己房中，却見黑心秀士白子山已經等在他的房中了。

黑心秀士白子山劈頭便道：「你看了一天書，有甚麼發現？」

史如柏道：「這些文書都有問題，要慢慢深入探討。」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可惜你不會有那樣多時間，如今季莊主不在莊，他一回來就失去了大好機會。」

史如柏道：「那我們先去看看那密室吧？」

黑心秀士白子山說道：「好吧，你一個人去。」

史如柏道：「好，那原是晚輩的責任。」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密室就在莊主書房裏，書桌上有一隻花瓶，向左旋動花瓶，便有一道暗門現出來，進入暗門，下面就是密室了，密室是鋼鐵所鑄，老夫想盡了方法，就是打不開室門，現在就看你的了。」

史如柏在黑心秀士白子山指點之下，進入了季心杰書房，旋轉花瓶，打開暗門，下面也是一間房子，有現成的油燈，點燃油燈，面對着自己的一扇小鐵門，門上有一個把手，把手旁邊有一個八卦形的盤子。

史如柏動了一動那八卦盤子，居然可以左右旋轉，誰也看得出，這八卦形的盤子就是開啟這鐵門的機關，史如柏轉來轉去，轉了大半天，那鐵門還是紋風不動，沒有絲毫反應。

後來，史如柏又運起功力去硬推那鐵門，推了半天，推得自己筋疲力盡，那鐵門却仍然紋風不動。

第一晚，就這樣的無功而過去了。

白白累了一晚，白天史如柏還得做自己的工作，到那書庫去整理文書。

這時，史如柏更是沒有心情去整理那些文書，滿腦子都是那八卦形的影子，連看書的心情都沒有。

他可以不看書，就是發呆也得裝模作樣地把那些文書動來動去，表示他在工作。

突然，他的眼睛一直，全身都爲之一震，他手中的書都跌在地上去了。

原來，他在一本書裏面看到了一個圖形，那圖形可不正是莊主密室鐵門上的八卦圖形嗎，這一發現，怎不令史如柏欣喜若狂。

史如柏閉目把心情冷靜了下來，然後撿起那本書，從頭看了下去。

這本書是手抄本，書名叫做「巧奪天工」，扉頁上蓋了個小圖章，上書：「百愚」。

史如柏一口氣把全書看完，又瞑目思索了半天，這時候臉上堆滿了笑容，並把那本書收入懷中。

晚上，黑心秀士白子山又來了，問道：「昨晚的心得如何？」

史如柏可放心不過黑心秀士白子山，不敢把實情告訴他，搖了搖頭道：「先別談這個，晚輩先請教前輩一事，那些文書，似乎都不是這裏的原來東西，你能否告訴我來處？」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你問這個做甚麼？」

史如柏道：「晚輩自有道理。」

黑心秀士白子山於是把這些文書的來源告訴了史如柏，原來這些圖書的主人都成了季莊主手下的死鬼，他表面上是正人君子，暗地裏專門幹些見不得人的勾當，這些文書就是從那些人家中搜了出來。

史如柏一笑道：「他又不看，搜來做甚麼？」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他就是這個毛病，強取豪奪，你所見到的祇是一部份，還有更多的秘笈都已整理好，放在一個更大的書庫裏。」

史如柏皺了一下劍眉道：「替他整理的人，都被他殺了？」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那還用說。」

此際，史如柏在黑心秀士白子山意料之外，忽然站了起來，道：「走，我們現在開鐵門去。」

黑心秀士白子山做夢也沒想到史如柏已經從「巧奪天工」中找到了開啟鐵門的契機，搖了一搖頭道：「你去吧！老夫還是暗中替你把風的好。」

這次史如柏有「巧奪天工」做指

導，智珠在握，加上本身的聰明才智，已經悟透了其中奧妙，祇不過三轉兩轉，祇聽得「卡察」一聲，便把鐵門打開了。

敢情這鐵門上的八卦裝置，就是根據「巧奪天工」這本書的設計而成，其中雖有稍許改變，却是難不倒史如柏了。

其實，這鐵門就是「百愚巧手」所製造裝置的，季心杰殺他滅口之後，想不到留下的手抄本却又給史如柏留下了這一綫天機。

打開鐵門，裏面是一間小小的鐵房子，房子裏面的東西很多，史如柏看了一看，也看不出與自己有關係的地方，倒是黑心秀士白子山要的那本小册子，一眼就看到了。

史如柏當然也好奇，忍不住展開小本子看下去。

原來，這是一本記事本，不但記載了季心杰的一生罪惡，也記載了老莊主的一生罪惡。

說證據，這才是鐵一般的證據！

史如柏有的是時間，先關好鐵門，慢慢閱讀這本小册子。

小册子看完了，他已是泣不成聲，自己要的一切證據，都在這小本子上了。

這二十幾年來，自己的一家不幸，都是這僞善的水月山莊造成的。

走出季心杰書房，黑心秀士白子山現身出來，攔住他道：「你今晚出來得很快，可是成功了？」他確實是個很聰明的人。

史如柏不想騙人，點頭道：「是的，到手了，但晚輩要的證據也在這本小册子上。」

他眞不想把這本黑色的小册子交給黑心秀士白子山，所以並沒有馬上把那本小册子遞給黑心秀士白子山，接着馬上又道：「這册子晚輩已經看過了一遍，好像與前輩不會有甚麼關係。」

黑心秀士白子山望了史如柏一眼，微微一笑道：「季莊主到鐵星山莊去了，老夫陪你去一趟鐵星山莊，你事了之後，再將那本子給老夫如何？」

這樣識大體，通情達理，史如柏再有甚麼話也說不出來，除了很疑訝的望着黑心秀士白子山之外，祇有連連點頭道：「好，好，好……」

眞相大白 父子團圓

史如松在鐵星山莊面對鐵劍飛星齊大同那句：「甚麼『日月雙玦』？老夫不知道呀！公子找錯了人吧！」心胸之間，陡然激起了一片怒意和厭惡之感。

他原是很能控制自己的人，這股無名之火，却使他臉上肌肉顫動了好一大陣，最後，他還是冷靜了下來，控制了自己的情緒，鄭重的問道：「老前輩能確知那『日月雙玦』之一不在府上？」

鐵劍飛星齊大同哈哈大笑道：「老夫當然能夠確定那甚麼『日月雙玦』不在本莊，老夫自己的事自己還會不知道麼？」

史如松打從進門來，一眼就看出這位老莊主是一個非常固執的人，當下微微一笑道：「貴莊家大業大，日常事務紛繁，難道老前輩都能巨細無遺了？」

鐵劍飛星齊大同道：「老夫說沒有就是沒有。」

這時，廳內忽然走出一個十五六歲的年輕人，在鐵劍飛星齊大同耳邊說了幾句話，祇見鐵劍飛星齊大同微微一怔，口中連連輕「啊！」了好幾聲。

明眼人一看，知道鐵劍飛星齊大同遭到了出乎意外的事情，史如松輕笑了一聲道：「老前輩可是成名前輩英雄啊！」

鐵劍飛星齊大同瞪目道：「前輩英雄又怎麼樣？」

史如松道：「說了話就要算數。」

鐵劍飛星齊大同道：「當然算數。」

史如松道：「好，那麼晚輩和你打一個賭，賭那『日月雙玦』就在你府上。」

鐵劍飛星齊大同點頭道：「好！賭就賭……」

「爹！賭不得！」一個徐娘美婦走了出來，攔住了鐵劍飛星齊大同。

這中年美婦，是齊大同的媳婦季月眉。

鐵劍飛星齊大同皺着雙眉道：「爲甚麼賭不得？」

季月眉道：「爹，你老人家也不想一想，這位少俠就算找不到『日月雙玦』之一，他也不能算輸……」

鐵劍飛星齊大同道：「此話怎講？」

季月眉道：「那日月雙玦有多大一點，隨便藏個地方，他定然找不到，如果他提出此話爲理由，以你老人家正直的性格，你老人家也不會要他認輸，這種沒有輸贏的賭，又有甚麼賭的意義呢？」

鐵劍飛星齊大同道：「咱們讓他找一找，也可以心安理得些。」

季月眉道：「祇怕人家不會死心，我們也不能心安理得，那時候，更是糾纏不清，以你老人家在江湖上之清譽，一諾千金，說出來的話擲地有聲，人家偏是不相信，你老人家對他又如何呢？這叫『君子可以欺其方』人家看中了這點，

來對付你老人家，結果你老人家非吃虧不可。」

鐵劍飛星齊大同雙手一攤，道：「哪……哪該怎麼辦呢？」

季月眉道：「咱們不能和他胡扯，一塊『日月雙玦』又不是甚麼了不起的寶物，難道我們還會要他這種東西不成，你老人家說過沒有，就是沒有，『信』，是他一份尊敬，『不信』，那是他的無禮，無禮之人，咱們也用不着接待了。」

話聲一頓，忽然轉向座上的其他人欠身一揖道：「諸位前輩都是最瞭解晚輩家翁爲人正直，像這種夾纏不清的人，當不會說敝莊不接待的不是吧！」

這一番理論雖不一定說服得了史如松，但其他的人却被她說得一愣一愣的，認爲她佔盡了「理」字。

史如松也是眉頭一皺，覺得這位中年美婦人大是難纏，正要另謀對策之際，座上禿首蒼鷹崔八公已是一拍桌子，指着史如松喝道：「年輕人，你的鬼把戲已被拆穿了，咱們也不爲難你，你乖乖的走吧！」

史如松一走，就不能再來找鐵星山莊了，他當然不能走，搖了搖頭道：「前輩……」

搖頭已表示了他的意願，禿首蒼鷹崔八公可是個火爆脾氣，不待他把話說完，人便霍的站了起來，大吼一聲道：「你這奸滑的小子，老夫不教訓教訓你，你以爲你那種手法，可以騙盡天下英雄好漢了，哼，給老夫滾出去！」

禿首蒼鷹崔八公可不是浪得虛名的人，話聲未了，伸手便把史如松抓了起來，話聲方落，史如松已被拋了出去。

史如松當然是不會這樣差勁，他認爲脾氣大的人，讓他把脾氣發過了，就好對付了，所以，他故意讓他抓住，讓他把自己拋了出去，先讓他消口氣。

史如松身子輕輕落在地上，口中道了聲：「好，老前輩，好快的手法，晚輩敬佩不已。」一旋身，史如松的臉色可忽然間變了，變得一陣驚愕，話也說不下去了。

這時，祇見那禿首蒼鷹崔八公，口中發着憤怒的「啊！啊！」之聲，甩動着剛才抓在史如松身上的手，跳來跳去，痛苦得不得了。

他口中祇能「啊！啊！」叫着，却是說不出一句話來。

季月眉揉身而上，伸手一指，點倒了禿首蒼鷹崔八公，抓起他的手掌一看，驚叫一聲：「不好，崔前輩中了那小子的暗算。」

她不但叫了起來，而且把崔八公的手掌舉了起來，讓大家都可以看到崔八公手掌中插了一寸多長的毒針。

就她揚起崔八公手掌的刹那，崔八公的手掌，迎風而脹，立時大了一倍。

史如松也不由得大吃一驚，暗叫一聲道：「不好，我已被扣上了黑鍋了。」他有沒有暗算崔八公，自是心中有數，不是背了黑鍋還有甚麼？

大喝一聲，赤手縛龍湯焜雙目冒火，人已向他當頭罩下。

季月眉同時大叫一聲道：「老前輩，小心，這小子用的是閻王刺。」

閻王刺是當今江湖上絕毒的暗器，中者不但見血封喉，而且，還立即化成一灘血水，消於無形。

這時，崔八公的一隻右手已經現出了骨頭，手上血肉已經化水了。

同時，在季月眉叫聲中，赤手縛龍湯焜的身子，也突然撲勢一遏，跌倒在史如松面前。

好狠毒的手段，史如松張着一張嘴，却說不出半句話來。

一聲大吼：「把老夫的鐵劍取來。」

鐵劍早有人替他備好了，在他喝聲中，鐵劍就到了他手中。

鐵劍一揮，鐵劍飛星齊大同又是一聲大喝：「小子，你好毒的心腸，老夫容不得你，取你的兵刃，上前來領死。」

這老人盛怒之下，也沒有忘記自己的身份。

史如松冷笑一聲，暗暗忖道：「說心狠手辣，倒不知是誰心狠手辣，比得上你們對我的『日月雙玦』謀奪的深心，哼！我就不怕你們不將『日月雙玦』還我。」

史如松心中惱怒，臉上罩了一層寒霜，伸手腰中一拔「鏘」的一聲，帶出一條金黃色扁平鍊子，說它是鍊子，是因爲它是一節節扣起來的，其實它的形狀很像劍，但它也不是軟劍，這名字祇有史氏兄弟知道，因爲，這是他們兄弟自己設計製造的兵刃，這種兵刃可以當劍用，又可以當鞭使，還可以當作打穴鐝，點打對方的穴道。

他們自己叫它「生化如意鉸」，兩兄弟一人一把，哥哥是金色，弟弟是銀色，這種兵刃最方便，扣在身上是腰帶，動起手來，那招式可就多了。

史如松取出「生化如意鉸」時，內力微吐，把「生化如意鉸」甩得畢直，點頭道：「好，晚輩就用這劍領教你的鐵劍高招。」

鐵劍飛星齊大同道：「你要小心，老夫號稱鐵劍飛星，除了鐵劍之外，另有飛星暗器，配合劍招使出，取你之命，爲江湖除害。」

史如松道：「你這人雖然手段陰毒，倒還有一份英雄氣概，憑你

這句話，我也不爲已甚，這次不要你的命，出劍吧！」

鐵劍飛星齊大同放聲大笑道：「好狂的小子，你道老夫的鐵劍是容易接的麼？」

他的鐵劍長達四尺五寸，又寬又厚，通體黑色，說它是劍，倒不如說它是鐵棒來得恰當，又是一把重劍，是以力取勝的重劍，但不知仍否保有劍術上的特色。

鐵劍飛星齊大同大叫一陣之後，却是按劍不動，他心中恨極了史如松，却還自重身份。

史如松可就不再客氣了，一聲：「看劍！」

生化如意鉸勢化劍招「指鹿爲馬」，先刺大腿，然後劍招一挑，改取丹田大穴。

鐵劍飛星齊大同出手一式「橫掃千軍」簡簡單單的就把史如松的一式給化開了。

史如松微微一笑道：「鐵劍重也不過如此，現在你就試試在下的了。」

「了」字出口，手中劍勢如虹，颼！颼！颼！一連七劍，劍劍生花，在鐵劍飛星齊大同劍中避虛就實，殺得鐵劍飛星齊大同連連後退，在史如松七劍之中，祇還了三劍，由於劍身又重又長，在史如松快劍之下，反而失去了威勢。

史如松劍式一出，有如行雲流水，先縛住了鐵劍飛星齊大同的手脚，接着一式「火中取栗」，劍倒垂而下，直扣鐵劍飛星齊大同握劍手腕。

生化如意鉸轉了個彎，大出鐵劍飛星齊大同意料之外，一時招架避讓兩難，不棄劍就斷腕，不容鐵劍飛星另有第三條路走。

棄劍雖然丟人，但總比斷腕來得好，何況斷腕之後，鐵劍還是一樣要落地一樣要丟人。

鐵劍飛星齊大同一聲暗笑，咬緊鋼牙，五指一鬆，放棄了鐵劍，但見右腕一翻，七點寒星暴射而出。

七點寒星射出的角度，極其佳妙，都是對方守無可守的死角，這就是鐵劍寒星的絕技。

史如松沒想到他的飛星暗器這時出手，微微一震之下，手中生化如意鉸一絞，使了一招「火樹銀花」將鐵劍飛星齊大同發來七點寒星齊齊絞得粉碎。

他不是擊落而是絞碎，絞碎的功夫，又是更高一籌。

距離既近，出手又準又狠，居然傷不到人，鐵劍飛星齊大同這還是第一次碰到這種怪事，愕然大驚，神情爲之一愕！

就他微微失態之下，史如松的生化如意鉸已是金光一閃，在他的左右「肩井穴」上各自點了一下，肅然道：「老前輩，你的『肩井穴』已被晚輩用奇門手法封死，請你帶我去看看你的寶庫。」

鐵劍飛星齊大同鬚髮皆張，又驚又怒，大喝一聲道：「好小子，你原來存心不良。」

史如松正色道：「老前輩放心，在下不會要你鐵星山莊一分一毫，我祇是取回我的『日月雙玦』，你還是帶在下到你的寶庫之中去好了。」

鐵劍飛星齊大同昂然道：「老夫敗在你手中殺剮任便，要想進入老夫寶庫，休想！」

史如松厲聲道：「殺你又有何妨，哼……」生化如意鉸一抬……

那邊季月眉已是奮不顧身的撲了過來，叫道：「不要殺我公公，我帶你去寶庫就是。」

史如松左手一揮，發出一股勁力擋住猛撲過來的季月眉，同時，右手一收，收回了生化如意鉸，身形一轉，轉到了鐵劍飛星齊大同身後，喝道：「走！」

鐵劍飛星齊大同眞是一個固執的老人，雙脚杵立在地上，搖頭道：「老夫說不去，你就是殺了老夫也不走。」

季月眉大叫道：「少俠，請你不要逼我公公，你祇不過要進入寶庫而已，小婦人帶你進去就是。」

殺人不過頭點地，既然有人答應帶史如松進入寶庫，應該說是不成問題了，可是史如松不是別人，他一眼就看出那季月眉這女人不是簡單的女人，這種女人甚麼事做不出來，他自是不願在這些地方有所失閃，當下一搖頭道：「齊老前輩的寶庫，自應由齊老前輩陪同進入……」

話聲一頓，目光一轉，望着那神情憤恨，又無可奈何的青衫客君中平，又說道：「同時也請你和老前輩一同入庫，作個見證！」

鐵劍飛星齊大同還是僵持到底，吼道：「老夫不去！」

史如松冷笑一聲，道：「不去只怕由不得你了，請！」

左手一伸，搭在鐵劍飛星齊大同肩頭上，內力一吐，推動鐵劍飛星齊大同身子向前走去。

鐵劍飛星齊大同雖然一百個不願意，可是身不由己，由不得他不願意。

季月眉一揚頭，走在最前面，青衫客君中平，跨步走在鐵劍飛星齊大同前面。

四個人穿堂過屋到了最後一進，季月眉打開一扇門，道：「本莊寶庫設在房子下面，由此門下去，連過三道鐵門就到了，現在小婦人先下去呢？還是……」

史如松道：「現在請妳先下去……」

「大哥，放了齊老前輩，咱們走！」史如柏忽然冒了出來，阻住了史如松。

史如松一怔道：「二弟，你來得正好，你……」

史如柏道：「大哥，小弟有話和你說，你先解開齊老前輩穴道，咱們到外面去說。」

史如松知道如栢不是沒有分寸的人，當下一抬手解開了鐵劍飛星齊大同的穴道，兩人齊向齊大同一抱拳道了聲：「得罪。」

不待齊大同有任何表示前，雙雙一晃身，以極快的身法，出了鐵星山莊。

出了鐵星山莊，史如柏道：「二弟，你有何發現？」

史如柏道：「大哥，你道齊老莊主是甚麼人？」

「是甚麼人？」

史如柏道：「他老人家就是我們的爺爺。」

史如松一楞道：「老二，你沒有弄錯吧？」

史如柏道：「大哥，你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

史如松不會不瞭解史如柏，這種話實在不該從他口中說出來，史如松訕訕的一笑，道：「你不知道，他們的手段實在有點下流……」接着把剛才動手的情形說了一個大概。

史如柏道：「你不能怪爺爺，問題是只怕出在那季月眉身上。」

季月眉確實有問題，史如柏怎會一口道中其中隱密呢？在史如松的想法中，實在是大惑不解，不免愕然道：「你怎麼知道？」

史如柏遞給大哥一本黑色的小册子，道：「你看看這本册子就知道了。」

小本子裡面寫得清清楚楚，水月山莊把季月眉送進鐵星山莊大門之後，就有一整套奪產計劃，除了那一套奪產計劃之外，還有一套如何排除「天香妃子」史香蘭母子計劃，看了這兩個計劃之後，可說眞相已經完全大白。

他們的母親和自己，都是水月山莊陰謀野心之下的犧牲者。

兩人相對默然有頃，史如松忽然道：「我們的父親爲甚麼不說句話呢？」

史如柏道：「因爲他已經瘋了！」

史如松忽然失驚道：「啊！莫非他就是我們的父親？」

史如柏一笑道：「你見過他麼？」

史如松道：「我在鐵星山莊見過一個瘋子，只不知是他。」

史如柏一嘆道：「情勢如此，我們要從長計議一番了。」

史如松道：「這些內情，眞是出乎意料之外，我剛才對爺爺的態度，如今想來，却是不安之至。」

史如柏安慰史如松道：「身份未明，雖然失敬，那也不能怪你，大哥何必放在心上，來，小弟還有一位朋友，請你見一見，他對季心杰認識最清楚，小弟有這些的收穫，也是得自他的指點。」

史如松大喜道：「他在那裡？」

「就在前面一間破廟之內。」

破廟不遠，二三里就到了，遠遠只見廟中正有兩個人在刀光劍影中打得難解難分。

那是一男一女，男的正是黑心秀士白子山，女的史如柏却是不認識。但是史如松認識，因爲她就是史如松的朋友燕青。

史如柏一指那男子道：「那就是小弟的朋友，黑心秀士白子山。」

史如松一笑道：「那女的正是小兄的朋友燕姑娘。」

兩人哈哈大笑，齊身飛落在黑心秀士與燕青之間，道：「別打了，都是自己人，快停手吧！」

燕青見了史如松，心中高興，高興起來却又即使起了小性子來，嗤地笑了一聲，說道：「我們言明打五十招哩！」却還是不願住手。

黑心秀士白子山却已退出了一丈開外，笑道：「姑娘要打，留着下次打吧。」

史如松馬上向燕青介紹道：「燕姑娘，這是我兄弟史如柏，這位是……」

史如柏接口道：「這位是黑心秀士白子山前輩。」

燕青尖叫了一聲道：「甚麼，這種黑心的朋友，你們也交？」傳統的嫉惡如仇脾氣，一下子便爆了出來，她也不管黑心秀士白子山聽了心中有如何感受。

史如柏連忙道：「燕姑娘口直心快，白前輩請不要見怪。」

黑心秀士白子山哈哈大笑道：「老夫惡名在外，願者上鈎，笑駡由他笑駡，好壞我自爲之，史老弟，老夫那會和小娃娃一般見識！」

燕青「呸」的一聲，道：「不要臭美。」

史如松連忙岔以他語，道：「青妹，妳怎麼也來了？」

燕青道：「小妹想起一人，所以趕來幫你的忙……」換了一口氣，不待史如松開口，接着又道：「你不是要找鐵星山莊麼，小妹正好認識他們的少奶奶，而且也有一點交情，我去替你說說，也許眞能替你把『日月雙玦』要回來。」

史如柏道：「燕姑娘，妳來得眞不巧，我大哥已經和季月眉反臉成仇了。」

燕青很有信心的一笑，道：「

沒有關係，只要不打死他們的人，憑我娘的面子，他們也不會再與你們計較。」

史如松搖頭一嘆道：「妳可是把妳娘的信物也帶來了？」

燕青道：「家母放心不下，所以把信物也交小妹一起帶來了，季阿姨欠過家母的情……」

史如松一笑，打住燕青的話道：「青妹，讓小兄說句心中臆測的話，不知妳相不相信？」

燕青斜着頭，一皺秀眉，沉思了片刻，說道：「你不相信家母對季阿姨的影响力？」

史如松道：「我是說令堂是被人捉弄，只怕妳的季阿姨大有問題。」

燕青一震道：「此話怎講？」

史如松道：「小兄祇問妳相不相信我的話？」

燕青不加思索地道：「我相信你的話，可是，她們私交很好呀！」

史如松道：「令堂與妳那季阿姨的交情只怕靠不住，說穿了，你們都受了她的利用！」

燕青道：「這怎麼可能呢？」

史如松道：「我給你看件東西，妳就知道了。」說着向如柏要過了那本小册子，翻到了那有關部分，遞給了燕青。

燕青看了一陣，臉色大變道：「該死的季心杰，看來他們果然是虛情假意，目的只在利用我們……你們這本册子是那裡來的？」

史如柏道：「在季心杰密室中取來的，而這個密室正是這一位白前輩所相告的。」

燕青從新打量了黑心秀士白子山一眼，搖了一搖頭道：「他祇怕也沒安着好心。」

黑心秀士白子山哈哈一笑道：「人不爲己，天誅地滅，老夫自有老夫的計較，但對史家兄弟却是有一利而百無一害的。」

忽然，史如柏雙目一瞪，盯着黑心秀士白子山道：「白前輩，你眞的就是黑心秀士白子山麼？」

黑心秀士白子山一怔：「老弟，你怎麼問出這種話來，老夫不是黑心秀士誰是黑心秀士？」

史如柏道：「晚輩看你不像。」

黑心秀士白子山瞪目道：「你見過黑心秀士嗎？」

史如柏搖了搖頭道：「沒有。」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那你憑甚麼認爲老夫不是黑心秀士？」

史如柏笑而不答，却轉問史如松道：「大哥，你說小弟的推測對不對？」

史如松點頭道：「小兄雖然和白前輩初次見面，但我也覺得白前輩有點不像黑心秀士。」

黑心秀士白子山哈哈大笑道：「你們在胡說甚麼，老夫懶得和你們磨牙了。」忽然身形陡起，沒入林中不見。

燕青笑道：「他眞的不是黑心秀士白子山，心虛逃跑了。」

史如柏緊鎖雙眉道：「他會是甚麼人？怎麼杜姥姥也沒有看出他不是黑心秀士白子山呢？」

燕青見史如柏喃喃自語，不由笑道：「史二哥，你在唸甚麼經？」

史如柏放懷一呼道：「別分心二用了，他是誰並不重要，目前我們該如何的面對事實才重要。大哥，你說該怎麼辦才好？」

史如松沉吟了一下，道：「解鈴還須繫鈴人，第一步先對付季家人，第二步，把父親的病醫好，這二大阻碍一淸，其他的，不難迎刄而解。」

史如柏一皺眉頭道：「奇怪，季心杰到鐵星山莊來了，怎會不見他？」

史如松道：「明裏有他妹妹，他自己也許藏在暗中了。」

忽然，燕青一笑道：「你們兄弟慢慢捉摸吧，小妹可要走了。」她顯然心裏打好了主意，更怕他們兄弟有阻攔的意思，話聲尚未說完，身子已飄了出去。

史如松忙叫道：「青妹，妳要到那裏去？」

燕青笑着道：「你猜……」人影再閃，飛得更快更遠了。

史如柏皺起雙眉道：「她不會誤我們的事吧？」

史如松道：「她很聰明，我想她定有她的主張。」

史如柏一笑道：「大哥，你們兩個人很要好吧！」

史如松點點頭道：「看來是的。」

史如柏哈哈大笑道：「甚麼叫看來是的……」

史如松道：「這……這就說不上來了。有人說：戀愛不是瘋子就是傻子。」史如松可是個聰明絕頂的人，却也說出這種不聰明的話來，難道他眞的愛上了燕青了？

史如柏忽然暗暗吁了一口氣，先是漲紅了自己的臉，然後又畏畏縮縮的叫了一聲：「大哥……」

史如松腦子裏正閃動着燕青的嬌媚的神態，神不守舍漫聲應道：「嗯……」

史如柏望着史如松，壯起膽子認眞的道：「小弟和金家姊妹也很要好呢……」

史如松聞言一震，然後收神一笑道：「好兄弟，我就知道你定能收服了她們姊妹，眞是恭喜了。」

原來甚麼話都不必說了，可是欣喜中的史如柏却還表示他的一份歉意，叫了一聲：「大哥……」

史如松握手道：「各有姻緣，不用羨人，兄弟別說了！」

史如柏道：「原來……」

史如松大笑道：「甚麼原來不原來的，咱們兄弟的鼻子可不是任人牽着走的，咱們還是談正事吧。」

史如柏話題一轉道：「大哥，你在甚麼地方見過一個瘋子？」

史如松道：「就在鐵星山莊附近，當時我也沒有注意他，你談起爹已經瘋了時，我才有此聯想。」

史如柏道：「不管是與不是，我們去找他。」

史如松一指道：「不用去找了，他來了……」

可不是，正有一個瘋子拖拖拉拉從一株大樹後面轉了出來，口中嘻嘻哈哈，一路跳一路蹦，手中擧着一物，搖搖擺擺而來。

雖然，這是一個有人照顧的瘋子，身上仍然有不少泥汚，但所穿的衣服却是上等質料，而且有些地方還非常乾淨，顯見有人經常替他換洗的。

瘋子越走越近，他的面貌也可以看清楚了。

史如松出手一點那瘋子的一處穴道，輕輕托着他放在地上。

因爲，這瘋子很可能就是他們的父親，他們可不能沒有分寸遺下無盡的悔恨。

倏間，樹叢中有人一閃而沒，史如柏一聲輕喝：「那裏走？」於是飛身撲了過去。

那是一個莊丁，鐵星山莊的莊丁，那莊丁見史如柏身法奇快，自己這點藝技，迎戰都不可能，他倒有點膽識，當下回轉身形，面對着史如柏雙拳一抱道：「公子可是招呼在下？」

人家以禮相敬，史如柏可就出不了手，怔了一怔，道：「請問，這瘋子是甚麼人？」

那人道：「他乃是敝莊的少莊主。」

他就是鐵星山莊的人，把自己的身份也點了出來。

史如柏道：「那你爲甚麼要逃跑？」

那人一笑道：「敝少莊主遇難，在下回莊報訊，難道有何不當？」

當然是沒有甚麼不對，史如柏一怔，却答不上話來，訕訕的笑了一笑，道：「在下兄弟有話請教兄台，請兄台過去一談如何？」

那人笑了一笑道：「祇怕在下不去也不行了。」

史如柏道：「還沒有請教貴姓？」

那人道：「敝姓齊，公子叫我齊元好了，你們沒有傷着大叔吧？」加快了脚步，走到了少莊主齊俊峯身前。

當他看到史如松時，臉色大變道：「是你……」

史如松道：「不用怕，我們不會胡亂傷人。」

史如松在鐵星山莊連傷二人，事實傷人的人雖然不是史如松，但沒有人不認爲史如松不是傷人的人。他可算是在場的人，當下冷笑一聲，道：「在下知道，怕也沒用，算是在下倒霉好了。」

史如松不願多作無謂的說明，冷冷的道：「你知道就好了。」

便不再理會他，接着自己動手解開了齊俊峯身上的衣服，仔細檢查了一遍，却也找不出任何異狀，接着單掌向他背心穴上一落，輸入一道眞元內力，在他體內游走了起來。

他懷疑齊俊峯的失心瘋只是人爲的結果，所以先檢查了再說。

一陣檢查下來，史如松滿頭汗水，却是皺着眉頭不說話。

史如柏道：「大哥，如何？」

史如松道：「你來看看。」

史如柏接着替齊俊峯檢查起來。

史如松却把齊元叫過一邊，問道：「你們少莊主發瘋有多久了？」

齊元眨一眨眼道：「在下沒有照顧他以前，他就瘋了。」

「你照顧他有多少年了？」

齊元道：「在下十六歲時開始照顧他，算來已有十年了。」

「老夫知道他已經瘋了十七年八個月了。」黑心秀士白子山忽然悄沒聲息的現身出來。

史如松問道：「你怎麼知道？」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因爲是老夫使他瘋的。」

史如松心中震怒到了極點，星目一翻，眞恨不得馬上把他置諸死地，當然他不是這樣不知自制的人，眼看怒火已經燒紅了雙目，忽然，長長的吐了一口氣，硬把胸中那股怒氣壓了下來，冷肅的道：「你不會沒有理由吧？」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當然有我的理由。」

史如松說道：「希望你的理由站得住脚。」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這個當然！」

黑心秀士白子山又道：「他惡名昭彰，罪該萬死，早該凌遲處死，老夫留他一命到今天，等的也就的是今天。」

他顯得很激動，竟忘了自己是個甚麼樣的人，而放膽在此評起齊俊峯來了。

史如松本想罵他幾句，但見他神色嚴肅，一副凜然難犯的樣子，不免搖了一搖頭，再也說不出挖苦他的話來。

這時，史如柏已替齊俊峯檢查完畢，挺身站了起來，走向他面前道：「前輩，你說這種話，是不是過份了一點點。」他當然聽到了他們的談話。

黑心秀士白子山一昂頭道：「是人就有數說他的資格，何況老夫？」

史如柏忽然錯步而上，抓住了黑心秀士白子山胸口的衣襟，喝道：「你到底是甚麼人？從實招來。」

黑心秀士白子山被提得雙脚離地，却是毫無懼色，冷冷的笑道：「你們原來也不過如此。」

史如松忙叫道：「兄弟，快放下白前輩。」

史如柏雖有自己的主張，畢竟還是年輕人，年輕人就有年輕人的火氣，是誰也忍受不了指摘自己父親是一個惡名昭彰的人，史如柏出手一抓，正是在火頭上。

當他出手抓起黑心秀士白子山後，他可也心中暗叫一聲：「錯也，這出手一抓之後，可騎虎難下也……」

正好史如松的喝聲出口，史如柏暗中吁了一口氣，將黑心秀士白子山放落地上，道：「人家已是瘋了之人，神智不清，有口難辯，你要逞口舌，也只是一面之詞，不足爲信，更不成爲理由。」

黑心秀士白子山道：「老夫自有教你們心服口服的辦法。」

史如松說道：「難道你能叫他俯首認罪嗎？」

黑心秀士白子山「哼」了一聲道：「這有何難？」

接着伸手懷中，取出一顆丸藥交給史如松，命令他道：「給他服下去，然後依序用『三元指』點他人中、陽谿、列缺、大陵、神門、湧泉、中脘等七穴，用力不可過强，三七指可也。」

「他怎知道自己會『三元指』的神功？」這種意念在史如松腦中一閃而過，可是這時他沒有時間多想下去，照着他的辦法救人要緊，將藥丸給齊俊峯服下後，立即運起神功，運轉「三元指」力，如言點了齊俊峯七處穴道。

齊俊峯在地上一動不動的躺臥了一盞茶左右，忽然大叫一聲跳了起來，接着神情愕然道：「這是甚麼地方？」話聲清楚得很，與從前完全變了一個人，他的神智已經完全回復過來了。

黑心秀士白子山向前一步，面對面的道：「白子山，你可認識在下？」

他話聲出口，史氏兄弟已是驚愕得目瞪口呆，口中說不出話來。

原該是齊俊峯的瘋子，望着黑心秀士一震，道：「你……你……莫非就是齊兄？」

敢情，這轉眼之間黑心秀士白子山容貌與原先已經有了不少變化，不大像剛才那個黑心秀士了。

史氏兄弟不是笨人，就那一句話中，他們已恍然大悟，知道誰是誰了。

原來，一向被認爲齊俊峯瘋子的却是惡名昭彰的黑心秀士白子山，而一向在水月莊做總管的黑心秀士白子山却是道道地地的劍公子齊俊峯。

倏間，被這突然出現的眞相凍結了片刻，那站在一旁的齊元，忽然大叫一聲，指着齊俊峯道：「您……您……就是少莊主……」

齊俊峯點頭道：「你叫齊元，我知道你很好。」

齊元又是一聲大叫，回身跑了出去：「齊元回去稟報老莊主去。」

齊俊峯喝道：「齊元回來，不准洩露隻字。」

齊元拖着步子，不甘不願，迷迷惑惑的走了回來。

齊俊峯目光轉移到了史氏兄弟身上，史氏兄弟也注目望着他，三人都是口齒欲動，但誰都沒有說出話來。

他們本該就此父子相認，可是，他們又不敢就此父子相認，因爲，他們誰都拿不准，對方會不會就此承認自己的身份，而接受自己。

何況，他們的關係，只是彼此心中的瞭解，並無鐵証，如此相認，未免太草率。

初回復神智的黑心秀士白子山可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身形斜射急掠而去。

史如柏暴喝一聲道：「那裡走？」移形換位，身形一瀉而去，後發先至，已阻住了黑心秀士白子山的去路。

黑心秀士白子山一轉身，對面又是史如松。

黑心秀士白子山神智初復，幾十年的武功不可能完全恢復，逃跑不成，他却不願自己吃眼前虧，雙手一垂道：「老夫不抵抗。」

史如松道：「不抵抗也是要點你的穴道。」出手用獨門手法一連點了他三處穴道，此人狡獪多智，千萬大意不得。

這時齊俊峯已是走了過來，長嘆一聲道：「兩位年少英雄，老夫甚是欣慰。」

史如松史如柏兩兄弟對望了一眼，心意互通，雙雙長揖到地一禮，齊聲道：「晚輩叩見老前輩。」

齊俊峯便拉住他們兩人，眼中淚水奪眶而出，一鬆手放開史氏兄弟倆，扭頭頓足道：「走，我們找季心杰去。」

史如松道：「前輩，請留步！」一聲前輩，把齊俊峯激動的心情叫得一冷，緩緩回身道：「少俠，你……」

史如松道：「如果他藏身鐵星山莊之中，還是不去找他的好。」

「爲甚麼？」齊俊峯迷惑了。

史如松道：「投鼠忌器，如因此毀了鐵星山莊而驚擾了齊老前輩，却非善策之道。」

齊俊峯點頭道：「依你之見呢？」

史如松道：「把他們調出來，他們再有鬼域技倆也就使不出來了。」

齊俊峯眉開眼笑道：「對，對，就這樣辦吧！」

史如松也沉思了一陣道：「季心杰藏在鐵星山莊，莫非，莫非他隱身於莊中人衆之中……」

齊俊峯點頭道：「你想得一點不錯，再想想，他在鐵星山莊的身份大約是甚麼？」

聰明人一點就透，史如松笑着道：「他莫非異地而處，也當上了鐵星山莊的總管？」

齊俊峯大聲讚道：「孩子，你說對了，鐵星山莊的總管秦中豪。」他心中高興，忍不住把「孩子」兩字也叫了出口。

話聲出口，齊俊峯臉色一窘，游目向史如松望去，史如松並無怪責之意，這才暗暗吁了一口氣。

史如松目光落在齊元身上，道：「齊元，這件事，可要你幫忙了。」

齊元應聲道：「公子祇要有所差遣，齊元萬死不辭。」

史如松道：「齊元，請你回去稟報老莊主，就說你們少莊主已被在下擄去，如果老莊主問起詳情時，就說另外還有一個草藥郎中和我們兄弟在一起。」

齊元道：「就這幾句話麼？」

史如松道：「就這幾句話就夠了，不要多說甚麼，以免露出破綻。」

齊元道：「也不要告訴總管？」

史如松道：「他不同，你不用特意向他報告。」

齊元道：「在下知道了。」向齊俊峯又行了一禮，轉身大步而去。

齊俊峯伸手提起了黑心秀士白子山道：「季心杰不是好對付的人，你們隨我來，老夫有一處地方，可得天時地利之便。」

那是一座隱蔽的山洞，裡面飲食之物，一應俱全，顯然，齊俊峯經常在這裡落脚。

這洞府裡面支道很多，縱橫交錯，密如蛛網，不知道途徑之人，容易迷失。

齊俊峯有的是時間，當然摸得熟，而且，還下了一番工夫，安置了很多暗記。當然，他把這些暗記都告訴了史氏兄弟。

史如柏笑道：「這裡眞是好極了，他能找到這裡麼？」

齊俊峯道：「鐵星山莊養了好幾頭異種獵狗，最擅追尋踪跡，你們不用怕他找不到我們。」

史如松微一怔道：「那麼，他們爲甚麼一直沒有發現這地方呢？」

齊俊峯笑笑道：「因爲他們一直沒有懷疑過老夫，自然也不會發現臥榻之旁有人酣睡，何況，老夫還用了一些藥物，迷失了他們靈犬的嗅覺，他們自是不會發現這個地方，現在，情形就不同了，我們正要他們找來呢！」

史如松一笑道：「前輩對藥物很有研究？」

齊俊峯搖頭苦笑了一聲道：「說不上研究，只是知道一些怪方子而已。」

史如松疑惑地道：「你老人家只知道一些怪方子，難道你對付黑白秀士白子山的手段，也祇是略知一二之學？」

齊俊峯搖搖頭長嘆一聲道：「其實在未制住黑心秀士白子山之前，老夫對於藥物的認識，可說是一竅不通，這些怪方子，原本都是黑心秀士白子山平日用來害人作惡的手段，是老夫制倒他之後，才從他身上得到的，老夫便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老夫也就取代了他的一切。」

史如柏輕唸一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接着一笑道：「那是說那黑心秀士白子山原本想把你老人家變做瘋子，却自吃惡果，自己反而被你老人家變成了瘋子？」

齊俊峯點點頭道：「正是如此，他本來是奉季心杰之命想害老夫的，却被老夫識破了他的用心，動手之下，他被老夫擒住了，老夫恨他到了極點，於是不惜在他身上用了錯骨分筋手法，從他口中問出了許多事情來，老夫當時心中一動，便將計就計，用他準備害我的藥物，把他變成了瘋子，然後又用他自己的易容術藥物，易容爲我，而我，也就取代了他的身份，其後成了黑心秀士白子山而打進了水月山莊，這時，季心杰謀我之心正急，長日留在鐵星山莊，也給了老夫一個機會，在他水月山莊打下了基礎。」

史如柏莞爾一笑道：「這才是眞的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齊俊峯悻悻的一嘆道：「他明我暗，照說老夫已是佔盡了上風，祇因爲他有一座地底密室，保住了他所有害人的秘密，以致蹉跎歲月，一拖就是十幾年，要不是你破了他的密室，老夫眞是要抱憾終身了。」

目光望着史如柏，祥和之中，充滿了滿足欣慰之色，史如柏了解他的心情，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也想不出甚麼話好說，甚麼話說得最妥貼，祇有俊臉一紅，避開了他的目光。

史如松看得心中一陣激動，輕嘆一聲道：「老前輩，晚輩心中有一個大問題，有請前輩指教。」

事情總要說開的，現在時地都相宜，正是交心的最好時機。

齊俊峯一股突發的欣喜，在臉上現了出來，含笑道：「有甚麼請說！」

史如松臉色一正，肅然道：「老前輩可識得天香妃子史老前輩？」嚴肅的語氣中，又洋溢着親情。

齊俊峯也是臉容一肅道：「她就是亡妻。」

史如柏冷然道：「那鐵星山莊的那位季月眉又是前輩的甚麼人？」語氣之中，却增加了一分怒氣。

齊俊峯長嘆道：「老夫心目中從來沒有過她，但她却是老夫名份上的妻子。」

史如柏接着更尖銳的問道：「既有妻室，又生異心，老前輩豈不誤人誤己？」

齊俊峯道：「兩位有所不知，老夫與天香妃子相識在先，苦戀在先，議婚亦在先，祇因家父對天香妃子誤會甚深，堅不允婚，並强迫老夫娶了季氏女，致有這二十年來的不幸。」

從前男女婚嫁，父母之命，乃是天經地義之事，聰明多智如史氏兄弟，也說不出他的不對之處。

史如柏長嘆了一聲道：「後來天香妃子被人加害追殺，老前輩何以不加援手？」

齊俊峯大聲一叫，激憤的道：「誰說老夫不加援手，老夫聞訊赴援，中途被人所困，苦戰三日三夜，趕到天香妃子住處時，聽說天香妃子已然被害身亡了。」

史如松不客氣的道：「你就這樣容易被騙上當？」

齊俊峯淚水盈然的道：「不是容易被騙上當，因爲當時的情景太逼眞，而且還是老夫親手將她埋入土中。」

史如柏不禁大叫一聲，道：「有人代死……」

齊俊峯點頭道：「她的貼身丫頭代替了她一命，換得了她幾年痛苦的餘年，但却害得老夫成了無情無義之人，當老夫明白眞相時，她却眞的離開了這殘酷的人世間。」

史如松道：「天香妃子在松桃遺下二子之事，老前輩可知道？」

齊俊峯道：「天香妃子死了之後才知道，因此，老夫找來榴花娘子落戶松桃，假季心杰之名爲放長線釣大魚，實則是暗中保護朱氏大恩人之意。」

史如柏聽得一怔，說道：「那金氏姊妹呢？」

「她們都是好人家的女兒，因黃河缺口，家人離散，老夫收容了她們，也花了一番心血教育了她們，她們倒沒有令老夫失望。」臉上添上了一抹笑容，和一絲絲的安慰。

史如松望史如柏一眼，史如柏搖了一搖頭，史如松接着躬向齊俊峯行了一禮，肅然道：「晚輩兄弟就是天香妃子之子。」

齊俊峯點頭接口道：「老夫知道，老夫知道。」雙手却伸了出來，祇等史氏兄弟進一步的表示。

史如松淒然道：「先母一生甚苦，晚輩兄弟生爲人子，她老人家生前，晚輩祇不能一睹慈顏，她老人家死後，又未能迎葬相慰，慈意遺志如何，晚輩兄弟亦尚未獲知，請老前輩諒晚輩兄弟無狀，暫時不敢拜認之罪。」

齊俊峯收回兩手，點頭慨嘆道：「你們想得遠，說的是，香蘭有子如此，九泉之下亦當含笑瞑目矣，老夫慚愧！老夫慚愧！」

好尷尬的場面。

史如柏眉頭一動，叫道：「我到鐵星山莊看看動靜去。」轉身向外面走去。

這時，外面傳來了一陣脚步聲，史如柏一愣，收住了身形，來人脚步聲祇是一人，步伐穩重而輕快，顯見胸中並無惡意，這會是甚麼人呢？

「來人可是車啓亮兄？」齊俊峯招呼起來。

史如松、史如柏一聽來人是「三指金」車啓亮，心中齊皆大喜，祇見「三指金」車啓亮已現身出來。

「三指金」車啓亮望着他們一笑，道：「恭喜，恭喜，你們父子已經團圓了。」

齊俊峯苦笑中搖了一搖頭道：「東西帶來了沒有？」

「三指金」車啓亮暗暗一皺眉，臉上却還是帶着笑意道：「帶來了！」

說着，從背上解下一隻背包，打開背包，裡面却是一隻長約一尺五寸，寬約一尺，高約五寸的黑色盒子，盒子加了鎖，封口封了油泥，鎖未開，油泥未動，盒子自然沒開啓過。

「三指金」車啓亮指着那盒子向史氏兄弟道：「如松、如柏，這就是你們娘親遺留的寶盒，車伯伯替你們取了出來。」

他怎能取到手？這雖然是一個問題，但史氏兄弟沒有表示任何懷疑，因爲他們都不笨，不必問也都看了出來。

「三指金」車啓亮與齊俊峯有了聯絡，他們自然有辦法取得「日月雙玦」，這是順理成章的事，一點也不奇怪。

「三指金」車啓亮接着臉色一正，又道：「你們娘的遺物，老夫是替你們取來了，當着你們父子之面前，老夫爲證，你們兄弟拜啓吧！」

史如松、史如柏兩人的眼淚一瀉而出，悲痛地哀叫了一聲：「娘！」撲身拜倒，向那盒子拜了三拜。

史如松是老大，由他啓封，他把盒子雙雙托在手中，俊目凝注在盒子之上，內力一吐，已傳到盒子之上，隨即輕喝了一聲：「開！」

盒子上的鎖「嗤」的一聲，自動一跳而開，落向地上，封口油泥，也剝脫了下來。

史如松把盒子放回地上，又拜了一拜，然後恭敬的打開盒蓋。

打開盒蓋，裡面是封大紅封套，上面寫着：「留傳如松、如柏兩兒。」

封套裡面，是一張素箋，素箋上令人驚心怵目的祇有八個字：「娘要正名，兒要歸宗。」

其他遺言，便是盒中寶物的分配和說明，在他們眼中那就算不得甚麼重要了！

天香妃子史香蘭對齊俊峯還是一往情深，並沒有半點微言，史氏兄弟這才長長的吁了一口長氣。

如果天香妃子有甚麼含屈不滿之事，絕不會讓史氏兄弟歸宗，而永遠姓史，絕不會絲毫含糊的。

齊俊峯看後，老淚縱橫，大哭出聲，說道：「蘭妹，愚兄好恨，好慚愧啊！」

史如松向史如柏一使眼色，齊向齊俊峯拜倒道：「孩兒叩見父親！」

齊俊峯雙手拉住了如松、如柏兄弟破涕爲笑道：「孩子，快起來，折殺爲父了。」

史氏兄弟再次叩首道：「娘的遺志，請你老人家定要成全。」

齊俊峯肅然道：「爲父愧對你娘，你娘却情深如海，爲父誓必以正室之禮將你娘之靈迎回鐵星山莊。」

史如松、史如柏再次拜謝道：「多謝父親成全！」

齊俊峯想起史香蘭的情深似海，看着眼前這一雙英挺兒子，豈能忍得住感情的激盪，不由得抱住史氏兄弟嚎啕大哭了起來。

「三指金」車啟亮鼻子一酸，大聲道：「別哭了，有人來了。」

有沒有人來，天知道，他的本意祇是想因此打住了他們父子的悲哭，但，當齊俊峯他們聞聲一震，收住哭聲之後，耳中隱隱傳來犬吠之聲。

齊俊峯揮袖拭了淚痕，道：「你們請到洞外去應付他們，爲父稍後再出面。」

洞口原是一片亂草，穿出亂草是一條乾涸的河床，河床之中亂石如卵，寸草不生，犬吠由下游而上，先是一條黑點，猛衝而到，接着後面便是一大羣人影。

好多的人，約莫有四五十人。

老莊主鐵劍飛星齊大同怒氣冲冲走在最前面，但人羣中叫聲最高的，却是少奶奶季月眉的聲音。

史氏兄弟挺身站在一塊石頭前面，「三指金」車啟亮則站在一旁！

彼此目光相對，鐵劍飛星齊大同一揮手中鐵劍，指揮大家停了下來。

然後，戟指着史氏兄弟大聲喝道：「小輩，你們的膽子眞不小，快把人交出來，老夫饒你們不死。」

他可是兄弟兩人的祖父，現在又認了父親，當孫子的當眞有點不好答話，兩人微微的皺着眉頭。

「三指金」車啟亮却在一陣笑聲之中接話道：「人是晚輩留下來的，前輩要人，應該問晚輩才是。」隨着話聲，他跨步而出，走到了前面。

鐵劍飛星齊大同雖然早就看到了「三指金」車啟亮，可根本沒有注意他，這時他挺身而出，老眼一睜，才看出他似曾相識，白眉一掀，道：「你，你……」

「三指金」車啟亮雙手抱拳道：「前輩久違了，晚輩車啟亮有禮！」

他對車啟亮成見極深，總以爲愛子與天香妃子史香蘭交往，完全是車啟亮從中使壞，他可是一個耿直成性的人，喜怒之情，完全掛在臉上，當下臉色一冷，「哼」了一聲道：「你把老夫的兒子害得還不夠嗎？又來做甚麼？」

突然，一聲尖叫：「還我丈夫來！」季月眉的身子就像箭一樣，直向「三指金」車啟亮撲到。

她突然發難，來勢奇快無比，手中長劍直取「三指金」車啟亮的胸前。

「三指金」車啟亮的功力原不比季月眉差，但却比不上季月眉的狠毒，放開手來一招一招的比劃，「三指金」車啟亮絕不會輸，但在此特殊情形之下，「三指金」車啟亮，絕拚不過季月眉！

季月眉就是抓住「三指金」車啟亮與齊大同問答之際，來了這一招奇兵突出，其實，她的劍比人快，人更比叫聲快，叫聲出口之際，劍鋒已到了「三指金」車啟亮的胸前大穴不足半寸之處。

「三指金」欲避不及，暗嘆一

聲，祇有閉目認命。

這是要命的一擊，「三指金」車啟亮必死無疑。

但世間事，也並不盡然，必死無疑的「三指金」車啟亮並沒有死，倒是欲置「三指金」車啟亮死地的季月眉口中忽然發出了一聲慘號，身形倒翻而退，她退身的時候，少了一條手臂、一把劍。

是誰動的手，沒有人看出來。

其實不用眼睛看，想一想，就該知道是史氏兄弟的傑作，除了他們兄弟之外，別人功力再高也遠水救不了近火。

「三指金」車啟亮冒了一身冷汗，收回了驚魂。

鐵劍飛星齊大同對這個媳婦可是疼愛到了極點，因爲「君子可以欺其方」，季月眉爲了遠大的目標，在鐵劍飛星齊大同面前，不但乖得不得了，而且也孝順得不得了，所以，把鐵劍飛星齊大同的一顆心完全抓在掌中！

鐵劍飛星齊大同一見兒媳受傷，火爆脾性一炸，大喝一聲：「小子，該死！」鐵劍一揮，撲了上來。

史如松暗暗囑咐弟弟如柏道：「兄弟，你注意防範爺爺的暗算，我來把他請進來！」

鐵劍飛星齊大同要找的可是「三指金」車啟亮，那知「三指金」車啟亮一縮身，迎面站着的却是史如松。

鐵劍飛星齊大同長眉一動，鐵劍一掄而出，喝道：「小子，你也該死！」

史如松不便向老爺爺開口，祇有悶聲不響，出手一揮，生化如意鉸，架住鐵劍，接着左手突然點出一指，點在鐵劍飛星齊大同「七坎」大穴之上。

史如松爲人對敵，講究速戰速決，他與鐵劍飛星齊大同對過一次手，有過一次對手的經驗，便抓住了他出手一劍的破綻之際，一招取勝。

史如松雙手一搭鐵劍飛星齊大同雙肩，喝了一聲：「走！」便把鐵劍飛星齊大同向草叢之內帶去！

「嗤，嗤，嗤……」接着地面上果然有不少寒芒射向鐵劍飛星齊大同。

史如柏冷笑一聲「來得好」手中生化如意鉸一揮而去，迎着那些寒芒一捲一絞，把飛來的寒芒齊皆用內力絞碎了。

他們的動作奇快無比，在草叢中一隱就失去了身影。

當時大夥兒一哄而出，就要追上去！

倒是季月眉忍住斷臂之痛，揚聲阻住大家道：「老爺子被抓住了，投鼠忌器，不可魯莽，以免害了老爺子。」

總管秦中豪這時才閃身而出道：「少夫人，在下先放三條狗出去，別失去了他們的行踪。」

季月眉與他相視一笑，點頭道：「好，快放狗，然後調動人手，守住四周，再想法子拯救老爺子。」

總管秦中豪退了下去，一揮手，放出了三條惡犬，三條惡犬身子一鑽，入了草叢之中。

話說史氏兄弟扶住鐵劍飛星齊大同走向洞內，這時，齊俊峯在臉上加了一塊蒙面巾正要出來，見了老父不由一怔，道：「你們……」

「三指金」車啟亮一笑道：「老爺子自己願意進來，豈不是更好，更爲有利。」

齊俊峯一欠身道：「請！」

鐵劍飛星齊大同一瞪雙目道：「藏頭藏尾，你是甚麼東西？」

齊俊峯向史氏兄弟一揮手，史氏兄弟鬆手放開鐵劍飛星齊大同。

齊俊峯取下臉上蒙面巾，鐵劍飛星齊大同雙目一直，齊俊峯已撲地拜道：「孩兒叩見您老人家。」

齊大同大惑不解道：「你……你的瘋病好了？」

齊俊峯道：「孩兒沒有瘋過。」

齊大同吼叫道：「甚麼？你沒有瘋過……」

齊俊峯再次叩首道：「孩兒有不情奉稟。」

鐵劍飛星齊大同一陣驚愕過後，慢慢定下心來，長嘆一聲，道：「起來！」舉步向洞內走去。

走入洞中，坐在一塊石頭上，史如松向前一步，一掌拍在他肩上：「待晚輩替你老人家解了穴道。」

鐵劍飛星齊大同橫了史如松一眼，道：「小小年紀，就如此心黑手辣，將來必爲大惡！」

「三指金」車啟亮冷言冷語道：「前輩，且莫把話兒說早了！」

鐵劍飛星齊大同道：「他出手就暗算了赤手縛龍湯焜和禿首蒼鷹崔八公，乃是老夫親目所見，難道會說錯了不成？」

齊俊峯連忙說道：「爹，松兒不是那種人。」

鐵劍飛星齊大同大聲喝道：「你知道甚麼，你又不在現場！」

齊俊峯道：「孩兒藏在暗中，看得很清楚。」

鐵劍飛星齊大同一臉不相信的神色，愛信不信的轉動目光，忽然，被他發現了穴道被制，蜷伏一角的黑心秀士白子山。

黑心秀士白子山的穿着，在鐵劍飛星齊大同記憶中可是瘋兒子原來的穿着，當下一楞，喝道：「那是甚麼人？」人也挺身而起走了過來。

黑心秀士白子山雖然衣服沒有換，但容貌却被齊俊峯替他恢復了本來面目。

鐵劍飛星齊大同伸手一把，把黑心秀士白子山提了起來，一怔道：「他是甚麼人？」

齊俊峯道：「黑心秀士白子山，這些年來，就是他在莊中頂着孩兒的形貌和身份。」

鐵劍飛星齊大同又問道：「那麼你自己呢？」

齊俊峯道：「孩兒却頂着黑心秀士白子山的身份當了水月莊的總管。」

鐵劍飛星齊大同搖頭道：「荒唐，荒唐，把老夫都弄糊塗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齊俊峯取出黑色小本子交給鐵劍飛星齊大同道：「你老人家先看看這册子就知道了。」

這時，忽然汪、汪汪三條惡犬一撲而到。

齊俊峯大叫一聲，道：「惡犬有毒，不可給牠挨近……」

只聽得史氏兄弟齊聲道：「孩兒理會得。」生化如意鉸風聲起處，那三條惡犬就沒有再叫第二聲，當場倒斃地上。

鐵劍飛星齊大同全神貫注在那本小册子之上，對於惡犬之中襲，全未注意。

他看了一陣，合上了本子，還不住的搖頭道：「不可信，不可信，季月眉可是打着燈籠都找不到的好媳婦，怎會做出這種事情來呢？」

「三指金」車啟亮聽得怒火上沖，冷笑一聲道：「前輩，你要怎麼樣才相信？這可是水月莊莊主季心杰的親筆記載。」

鐵劍飛星齊大同一笑道：「老夫看這筆跡，便想起了敝莊總管秦中豪的字啦！」

「三指金」車啟亮毫不客氣地道：「你知道那秦中豪是甚麼人？」

鐵劍飛星齊大同却反問道：「你道他是甚麼人？」

「三指金」車啟亮道：「水月莊莊主季心杰是也。」

鐵劍飛星齊大同一震道：「眞有這種事？」

「三指金」車啟亮道：「他人就在外面，擒住他不就證實了麼？」

鐵劍飛星齊大同道：「好，咱們就出去問問他去。」只說問問他，顯見他是半點也不相信。

齊俊峯大喝一聲道：「爹，季心杰狡獪多智，咱們不用點心機只怕擒不住他。」

鐵劍飛星齊大同其實眞的完全不相信，那也未必，只因爲固執脾性難改，一時難以面對現實，當下訕訕的說道：「你待如何？」

齊俊峯見老父語氣一變，大喜道：「孩兒自有安排。」接着要史如栢換上黑心秀士白子山的衣服，當即用藥物把史如栢化裝成自己的容貌，同時又命史如松化裝成「三指金」車啟亮，陪同老父一同出去擒捉秦中豪。

當史如松、史如栢一左一右從亂草出現時，只見夫人季月眉正與秦中豪着急的等待三隻惡犬的消息。

這時，燕青也出現在季月眉身旁，在照拂季月眉的傷勢！

燕青眼光，首先看見鐵劍飛星齊大同他們，大呼一聲道：「月姨，妳看，齊爺爺出來了。」

季月眉再注目一看，只見隨在老莊主身後的只是瘋子丈夫和「三指金」車啟亮，却不見那二個厲害的年輕人。

她是人人口中孝順媳婦，自是高興的大叫着迎了上去。

秦中豪是莊中總管，少夫人上去了，他當然得上前跟上去，燕青要照顧季月眉也跟着越衆而出。

常言道：人到倒霉的時候，喝口涼水都會寒着牙，運氣來了的時候，城牆都擋不住。

季心杰與季月眉這一越衆而出，可眞倒霉到了極點。

當他們到了鐵劍飛星齊大同的面前，只見「三指金」車啟亮與瘋子齊俊峯兩人身影一閃而到，伸手向他們襲到。

季心杰和季月眉心理上沒有一點準備，史氏兄弟的出手，又快如閃電，正常情形之下，他們都難以招架，何況，現在是出奇不意的奇襲。

他們兩人剛叫得半聲：「啊」。就被史氏兄弟制住了穴道。

大家見狀一亂，當時便有十數個人揮舞着兵器撲上來。

鐵劍飛星齊大同一揮鐵劍，口中大喝一聲，道：「大家不要亂動，老夫自有交代。」

少莊主齊俊峯早有準備，只見他用一條濕手巾浸好洗容藥物，搶到季心杰面前，甚麼話都不說，用濕手巾向季心杰的臉上一擦，季心杰的本來面目就顯露出來了。

在這種情形下，季氏兄妹縱有一百張嘴也分辯不出理由來。

鐵劍飛星齊大同長嘆了一聲道：「俊峯，你看着辦吧，老夫後悔莫及。」轉身獨自一人走開了。

齊俊峯向史氏兄弟使了一個眼色，史氏兄弟飛身向鐵劍飛星齊大同，叫道：「爺爺，孫兒送你老人家回去。」

鐵劍飛星齊大同伸手一把拉住兩個人，嗚咽地道：「孩子，爺爺對不起你們娘和你們……」

背後，又聽得燕青的叫聲：「史大哥，等一等我！」

（全文完）

俠義奇情武林故事／楊　帆・文
可　飛・圖

湖海兩條龍

上文提要： 于方身懷絕世武功，奉「酒烟散人」之命到金陵「平安鏢局」找「鐵筆神判」兪德先商討……盧三太爺表面是鄉紳，實際上「平安鏢局」，甚至黑道上巨擘「雪山神魔」等梟雄皆聽命於他。盧三太爺與「如意」賭場的柳新城有利益衝突，欲借于方武功除去對方，于方見柳新城的手下心狠手辣，便下手懲戒，而盧三太爺之二公子亦逼良爲娼……

驅虎吞狼　替天行道

但是，于方祇是施展神奇步法，不須反擊，從容避開對方猛烈的拳脚！

「好！」大廳內衆人看得心悅誠服，對於于方這套神奇的步法，欽服得五體投地，忍不住轟然喝采。

對付「天外神龍」殷雲心這樣的高手，僅靠步法就可以對付得了，可想而知，這步法必然是武林絕學，大夥兒眞的是開了眼界！

于方此時有意賣弄，又閃了三十招，突然輕叱一聲「看招！」右手輕揮，那隻神妙無方的妙手緩緩推出，頓時又產生令人難以相信的現象了！

以「天外神龍」殷雲心之身手，全力防守下，不亞於銅牆鐵壁，于方那隻手看來又慢又緩，柔弱無力，但殷雲心竟然有股莫無可奈何的感覺！

那隻手透過層層掌影，直往他身上逼來。

「天外神龍」殷雲心連聲怪叫，拚命抵擋，胸前仍然輕輕給印了一下。「颼！」于方人已退出八尺，微一抱拳，含笑不語。

「天外神龍」殷雲心整個人像洩了氣的皮球，身上雖然未受傷，而心靈上却受創不淺！

試想，他以天山第一高手身份，遨遊中原，頗有與天下英雄爭一日之長短的氣概，十七年來，闖蕩江湖，會過多少名家，未遭敗蹟，內心頗爲自豪！

今天，碰到這個年輕人，攻守兩方面全比人家差得遠，滿腔的雄心壯志，一下子烟消雲散！

看情形衆人尚未看出殷雲心是怎麼敗的，所以沒有人鼓掌喝彩，大夥兒只是以爲二人在搞甚麼花樣呀？

「哈哈，兩位當今高手，决戰不下，老夫嘆爲神技，擺宴！」盧三太爺豪笑着下座位拉住于方及殷雲心，感到十分滿意。

盧家擁有這樣的兩位絕世高手，不僅是在金陵，即使是在大江南北的江湖道上，也全是盧家的天下了！

今天，于方當場受過考驗，在盧三太爺心目中，已佔了極重要的地位，因此之故，于方的身價也驟然間上升了百倍！

他自己擁有一所院落，雖說不能與盧三大爺相比，但那也是一筆不少的財產。

所有傢俱陳設，僕人丫環，一切開支全由盧家支付，于方要銀兩用，隨時可支付，而且不受任何限制，這是何等優越的條件！

于方對此覺得新鮮，指指點點忙了三天，將家居整頓後，這才鬆了一口氣！

明窗皓月，焚檀香，閱經，怡然自得！

這正是皓月當空，萬里無雲的晚上，于方獨坐樓台上。

突然，一陣輕微衣袂帶風聲，于方頓時提高警覺，表面上仍然不動聲色。

嗤嗤嗤！一陣密集的暗器，朝于方身上打來，存心要取他的性命。

于方早有準備，身形往上縱起，已升上三丈，密如驟雨的暗器在脚下飛過！

「打！」夜行人又打出三柄飛刀，于方身在半空，看來走勢已盡，很難避開飛刀！

危極之際，于方眞氣下沉，急施千斤墬，身形畢直往下降，又安然的避過那三柄飛刀！

「再看看這個！」夜行人又發出暗器。

于方已調勻眞氣，一頓脚，身形如箭離弦，直往夜行人身上撲去。

這的確是出人意料之外，想不到于方身手如此之高，夜行人似乎慌了手脚，雙手暗器亂放，不管射中與否，縱身飛馳而去。

「嘿！」于方這回動了眞火，全力施展，走勢如箭，四五個起落，已追至夜行人背後五尺，開聲吐氣，一掌拍出一股强勁的掌力打到，夜行人如受雷殛，凌空跌下，昏了過去。

于方趕到一看，夜行人大約四十上下，滿臉戾氣，看來不是善類。

對這種人自然不用客氣，于方一脚踏去，夜行人身形一震，悠悠的醒了過來，望見于方，不由大驚失色，跳起身來就想跑！

「還想逃！」于方一伸手扣住他的寸關，夜行人動彈不得，臉上露出死色！

「砰！」于方隨手拋去，右脚踏在對方胸膛上，叱喝道：「你是甚麼人派來的！」

夜行人沒有回答，嘴角滲出黑血，于方大驚，想要解救，已來不及，此人已服毒自殺了！

于方站在地上，思潮起伏，江湖上是如此殘酷，不成功，就服毒自殺，實在太過份了！

「于相公，沒有事？」十幾名高手聞風趕到，在老遠叫了起來。

「沒有甚麼，這殺手服毒自殺了，算了，回去吧！」于方興緻索然，懶得多說，轉身回去。

第二天，盧三太爺立即召集屬下高手，商討對策。

于方也在座，這還是他第一次參加高層會議。

首先，盧三太爺望了在座各人一眼，然後緩緩道：「對方既然派人暗殺于老弟，我們也要還以顏色！」

「應該給他們一下狠的，讓他們永世翻不得身。」雪山雷老魔道。

「對，老夫也是這樣想，而且有于老弟與殷先生在，我們行動更方便有效！」盧三太爺低沉的道。

「三太爺，這話何意！」雪山神魔愕然的問道。

「嗯，今日在座的都是老夫心腹，所以不瞞你們，首先，我們派大批高手，先摸清對方巢穴，再以于、殷二位出馬擊殺，其他人馬配合，逐步將反對的敵人肅清，所以各位先要探明對方的位置乃當務之急……」盧三太爺很簡明地說出會議的中心。

「好主意！」大夥兒聽了，齊聲讚好，與其日夜糾纏，不如徹底的解決好了，祇是有了于方這等特級的高手，才能施展今天的策略，在以前，雙方勢均力敵，無論是明爭暗鬥彼此都是半斤八兩，無法達到先敵制勝。

「今日就開始行動，各人面前的紙條上已寫上每個人的任務，立即執行，散會。」盧三太爺聲音鏗鏘有如斬釘截鐵，頗有大將之風度。

于方走出門「天外神龍」殷雲心也跟着，二人彼此望了一眼，在碎石路上走了好半天，于方出聲道：「我們三更在忠烈祠門口集合，殷兄以爲如何？」

「月黑風高，才是殺手出動的時候，今晚月色頗明，我們幹這玩意是否妥當？」「天外神龍」殷雲心緩緩的答道。

「到時再說吧！殺他幾個毛賊，諒來『天外神龍』也不會氣餒吧！月光下殺人，更有情趣，你說是麼？」于方輕鬆道。

「哈……老弟眞是個妙人……哈……」「天外神龍」殷雲心顯然很高興，暢快的笑聲，在綠野中迴响。

于方望着天山派的英豪，心內思潮起伏，如此人才，埋沒在黑道中實在太可惜，決定想個辦法試試才好。

這一夜，盧三太爺調查得宜，所有人都出動準備大幹，整個金陵，已在他的掌握之中。

三更，于方與殷雲心施施然往目的地進發，穿過幾條熱鬧的街道，站在一處貨倉的前面。

「颼」二人身形掠起，平貼着瓦面，滑進了一層院落，沒有發出聲音。

最後一處小樓上，隱隱有燈光透出。

二人躲在暗中細心觀察，貨倉內果然有人，而且爲數不少。

樓上只有一人，顯然是這處的

頭兒，當然也是武功最高的一個。

于方朝小樓指了一指，殷雲心微微點頭，二人決定先解決樓上的主兒，再動下邊的人。

「天外神龍」殷雲心突然在窗外哼了一聲，然後滑開三尺，凝立不動，注視前面。

「砰！」右邊窗門突開，一條人影凌空由窗子掠出，正好站在屋角上，屹立如山，整個畢直的站着，像一支標槍，渾身透出凌厲的殺氣。

定眼看時，此人滿頭白髮，雙目如電，鷹勾鼻子，在月光下特別突出，年紀約有七十上下了。

「皓首鷹王！」「天外神龍」殷雲心不禁的叫了起來。

「正是阮子奇，閣下何人？今夜來此是尋仇，還是其它原因？」

這老者在武林中威名赫赫，「皓首鷹王」阮子奇三個字，在塞外就像金字招牌，大漠上的强盜多如牛毛，即使勢力最大的金駝王，也不敢輕易惹這隻老鷹，可想而知，皓首鷹王阮子奇有一身高强的武功，今日竟然靜悄悄到了金陵，爲如意賭場主人所羅致，眞叫人想不到。盧三太爺一向不敢輕動，對方的勢力的確不可小看，只怕這皓首鷹王的行踪早已被盧三太爺偵察到，手下殺手恐怕無法對抗，所以才忍到了今日。

今天看到了于方的武功，認爲有了把握，所以立即採取行動，來此刺殺這個隻「皓首鷹王」。

「你們兩個是甚麼人！」「皓首鷹王」阮子奇喝問道。

這老兒平生未敗過，所以養成一副唯我獨尊的傲氣，此時雙眼望天，頗有一言不合，舉刀殺人之勢，看來是不會有絲毫人情講的。

「天外神龍」殷雲心又何嘗不是個極端自負的人，不知是心理使然，還是懾於對方威名所致，自感氣勢餒弱，一時間不知如何說好。

「我們倆後生小子，前來探望你老人家的！」于方答道，臉上仍然掛着慣常的笑容。

「噢，有所求而來。」「皓首鷹王」阮子奇冷峻如故，語氣却顯得和氣多了。

「小子剛出師門不久，聽人說，當世武林中，皓首鷹王天縱奇才，武功自成一家，是宇內高手，囑晚輩遇見時，要好好禮求，恭請教益。」于方信口開河，亂說一通，殷雲心幾乎笑破了肚皮了！

「咄！」「皓首鷹王」阮子奇大不耐煩，幾乎要罵人了。

「老前輩！」于方叫道。

阮老頭突然想起，他在這地方是何等秘密，給人洩漏出去，那還得了！當下決心殺人滅口。

「天外神龍」殷雲心看出老魔眼神不對，當下全神戒備，以防不測！

「我們試試招！」「皓首鷹王」阮子奇說幹就幹，伸手拍出一掌，肩頭剛一晃，掌心已沾着于方胸衣，暗蓄內家眞力，剛要吐出，陡地眼前一花，已失于方影子！

老魔生平經歷了多少大戰，像今兒這樣情況，可說是從未試過。他悶哼一聲，無暇傷敵，先求自保，脚跟微動，人已滑開七尺，抬頭望去，于方正笑哈哈的站在前面，狀甚得意。

「好！看掌！」「皓首鷹王」阮子奇老羞成怒，低吼一聲，揮掌猛擊，這回含憤而發，「碧血黃沙」，「風捲大漠」，「翻天覆地」三招連環，提足十成功力，存心殺人！

于方心中暗凜，這老魔頭果然不同凡響，颼颼颼！不再閃避，展開師門絕學與之週旋。

二人全是以快打快，三十招一瞬過去，仍然未分勝負，「皓首鷹王」大爲震駭，這年輕小伙子是甚麼來歷，一身武功神鬼莫測，當代名家無出其右，若非親眼看到，有誰相信！

于方也知道，時間久了，夜長夢多。一咬牙，決定施出師門絕學。

「颼！」的一聲，身形閃處，退出一丈有多，于方目中露出湛然神光，像一位天神似的凝立不動。

「皓首鷹王」阮子奇看得神色有異，不敢冒失攻擊，守住全身要穴，繞着外圍圈子游鬥。

于方右手緩緩伸出，那種慢法令人奇怪，像小孩子捉人一般，伸手向老魔頭摸去！

別說這樣慢，即使再快五十倍，也別想沾着邊，祇是透着邪門，令「皓首鷹王」阮子奇內心起了怯意，繼續往外退避閃縮。

起初，看不出甚麼，漸漸才感到那隻手的可怕，就像張開的天羅地網，所有的退路全在網的籠罩之下，無論你怎麼躲避，都是白費氣力一般！

「你……」「皓首鷹王」阮子奇虎吼連連，拚命抗拒，他此時就像網中魚，籠中鳥，陷阱中的猛獸一樣，無法脫出厄運！

那隻手印上胸口，一代巨寇就在這隻手中倒了下去！

于方像一尊石像屹然卓立，沒有甚麼動靜！

「天外神龍」殷雲心見了，有股無可奈何的感覺，這不是人的武功可以抗拒，心底祇有服了！

過了好半晌，于方才淡淡道：「我們走吧！」

殷雲心默默地跟着走，空氣異樣的沉悶，他不想說話，也不知如何說的好！

二人勝利歸來，盧三太爺大喜過望，逼不及待的問起戰果如何？

「于老弟殺了皓首鷹王阮子奇！」殷雲心笑着道。

「好，老弟，你立了大功，以後盧家有的，也就是你有的，從今以後，收益一半，歸你名下！」盧三太爺激動的道，幾乎抱住了于方。

* * *

從此，于方身價百倍，殺了「皓首鷹王」阮子奇這樣的强敵，于方的忠心自然沒有問題，所以盧三太爺防範之心已漸漸消失，再不派人監視！

于方這天自由自在走進慶天樓，與藍天芳談了半天，又施施然在街上逛！

突然，有名叫化子走過來，伸手向他討錢。

于方隨手給了幾個錢，正想走時，小叫化子低聲道：「大爺，請跟我來，有人要見你！」

于方微微一怔，覺得奇怪，轉念一想，怕甚麼，任他龍潭虎穴，也要闖一闖，當下即跟着小叫化走！

走入一間小茅屋，穿過茅屋，却是一間大院，花草樹林，亭園假山，簡直是大富人家的花園。

「好傢伙，竟是另有洞天！」于方心內叫道。

此時，一名中年人站在小橋頭，笑容滿臉拱手道：「小弟，陸潤泉恭迎于兄！」

「好說！」于方見這陸潤泉溫文有禮，神采俊朗，頗令人好感，也拱手回禮。

二人坐定，小叫化子走開，僕人獻上香茗，大廳祇剩下于方及陸潤泉二人。

「于兄，今日請你來此，是奉敝上之命，請于兄投到我們這方，將來金陵地方，一切收益，一半屬於于兄所有，而且任何大事，于兄可以作一半的主，條件方面，于兄如果不滿意，還可以再商量。」陸潤泉莊容的道。

于方如果是個圖利的人，以他今日之地位，大可討價還價，待價而沽。但他來金陵的目的，乃是爲了殲滅地方黑勢力，爲民除害，伸張正義。此時陸潤泉出面相邀，倒令于方心中有了新的策略，因此遲遲未有作答。

陸潤泉很有耐性，坐在一旁等候，這事自然不能立即答覆，于方的愼重考慮，是十分合理的事！

足足有半個時辰，于方緩緩抬起頭來，平靜道：「我答應你們的要求，表面上我仍在盧家，暗中却幫你們做事，直到大功告成之時，我們再談論其他。」

「好，于兄果然是個識時務之俊傑，像盧家人的作風及品性，近之無益，今日很高興有此結果，此處這座小院落，今日就贈於于兄，如何連絡，小花子會通知，兄弟就此告辭了！」陸潤泉立即告辭出去。

于方又有了房子，看這規模，最少也值數十萬兩，對方也算是夠慷慨大方的了！

回家後，于方獨自坐在大廳內，細細思量，如意賭場與盧家，幹的都是爲害百姓的行業，跟他們合作的殺手，嗜殺成性，平素不知殺了多少善良百姓，今日適逢其會，也好動動腦筋，鼓動他們雙方互相殘殺，削弱黑勢力。

「驅虎吞狠」，是于方今日所定下的策略！

「于大哥，于大哥！」一陣嬌美的聲音在門口叫道。

「誰！」于方大感奇怪，這女孩子的聲音從未聽到過，她到底是甚麼人？莫非又是甚麼江湖客？

一位全身紅衣少女衝進門來，正是那天在盧家看到過的少女。

「妳……」于方不知如何稱呼才好。

「我叫盧依依，我找得你好苦呀！」少女嬌嗔的說道。

「找我？姑娘有甚麼事？」于方愕然的說道。

「有人欺負我，于大哥快幫我報仇。」盧依依苦着臉道。

「欺負妳？」于方實在不敢相信，在金陵地方，竟然有人會欺負盧三太爺的孫女，眞叫人想不到。

「有人將我馬匹搶去。」盧依依說道。

「甚麼？搶馬！」于方皺眉頭問道。

「那人搶了我的馬，便跑入大院去，我衝進去，兩名女的武功很好，合力將我趕了出來，所以找你替我去報仇！」盧依依道。

「好吧！我們去看看！」于方奇怪的道。

一路走，一路想，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于方仍然摸不着頭腦，這事太不合理，對方竟敢惹盧家，但又放盧依依回來報訊，他們莫非有陰謀！

「前面就是。」盧依依指着前面的院子。

「哈哈，這小妞兒找哥哥來了！」兩名少年站在門口，放聲大笑。

「兩位可否交回馬匹？」于方抱拳問道。

「好！你祇要將我們打倒，馬匹就可以物歸原主！」右邊那少年大約祇有二十歲答道。

「好，你們小心啦！」于方大踏步走上前，準備幹一場，對方實在

太可惡了。

定眼看去，這少年武功雖然有根底，並非甚麼了不起的高手，于方懶得嚕嗦，踏洪門，走中宮，伸手就抓。

那少年連連閃避，但于方的手好像早已等在那兒，抓住衣襟，隨手一摔，正是武當沾衣十八跌的妙着，少年翻翻滾滾跌得天昏地暗，不辨東西南北。

另一少年駭了一大跳，知道不是對手，轉身就跑，口內喝道：「有種的跟我來！」

于方一言不發，往內院直闖進去。

有十幾名少年正在練武，看見盧依依來了，立即停止練武，指指點點的說笑。

「咦！這小妞倒蠻有勁，看她哥稍差些，誰上去試試？」一名濃眉大眼年輕人笑得很開心。

「就是你老兄吧！」于方笑道。

「好，人家看上你啦，駱大哥，駱家神拳今兒又要發威了。」衆少年轟然笑道。

「哈哈……」

于方緩步上前，臉含微笑，可是手底下絲毫不客氣，一拳直擊，看上去很平常，可是那名姓駱的年輕人，竟然給打得飛了起來。

「好小子，竟施暗襲！」十幾個人嚷着一齊圍了上來。

于方微微冷笑，屹立不動。

這羣少年當然不相信于方這鄉巴佬有如此不可思議的武功，所以懷疑他施暗襲。

「打！」羣情洶湧，聲勢頗爲壯觀。

于方待他們臨近，雙脚突飛，奇怪無比，秋風掃落般，十幾人全躺了下來。

他們並未受傷，很快就爬了起來。這羣少年全露出不可置信的眼神，望着于方，像看到了甚麼妖怪一樣，乾瞪眼不敢再上前挑戰。

于方抬頭看時，祇見一匹白馬正在前面廳內，望見依依發出嘶嘶叫聲。

「珍珠！」盧依依叫着奔了過去。

「姑娘慢着！」于方忙叫住。

盧依依霍然停步，一時不明于方的意思。

于方微微一笑，他知道這小姑娘一向嬌生慣養，不知人間險惡，前面是否有危險，她也全不知道，所以他微笑道：「待我來！」

「多謝于大哥！」盧依依欣然的道。

于方沒有回答，祇是緩步走入大廳，一匹馬拴在大廳內，實在不可思議，但于方不怕暗算，對方如果有意陷害，總有其它花樣。

心內如此想，脚下仍然絲毫不停留，再走過去，果然沒有事發生，于方伸手解轡繩。

正在此時，脚下地面突然下陷，于方鎮定如常，臨危不亂，微一晃身，身形凌空升上。

突然兩股勁風襲到，于方覺察到這兩人內功極强，當下不敢怠慢，雙手出擊，「轟」一聲响，勁力相交，于方又被壓住，退回原地。

這情況危急十分，于方一口氣已提不住，眼看又要陷落地牢，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于方奮起神威，雙臂疾振，人又衝天躍起。

「呼！」三面大網，由天上地面，極快的往中間合去，于方大喝一聲，雙掌發出掌力，轟轟隆隆有如排山倒海波濤，强勁無匹。

但是，那網不受力，而且是由天山寒蠶絲製造，刀劍都無法砍斷。

于方終於失手，被三面網擒住。

「于大哥！」盧依依急叫，即衝了過去。

「哈哈哈……」一條人影自天而降，伸手之間，已將盧依依點倒。

于方定睛看時，心頭猛震，這人不是別人，正是天山派高手「天外神龍」殷雲心。

「是你！」盧依依驚叫。

「想不到吧！」「天外神龍」殷雲心道。

于方被困在網中，思潮起伏，今日行動，顯然是個陷阱，許多地方太不合理。自己太過大意，以爲可以憑武功橫行，許多地方，武功並不是萬能的。

正在此時，一名鬚髮皆白的老道，此人正是天山名宿覺非子，冷峻的望着于方。

「師叔，你看怎麼辦？」「天外神龍」殷雲心問道。

「看此子年紀輕輕，已習得一身武功，偏又爲虎作倀，今日不除，終是武林禍患。」覺非子淡淡道。

「弟子認爲，此人所殺者，都是武林中窮兇極惡之人，暫時尚無惡行，就此殺了，實在可惜，不如將他禁錮起來，待破了盧家集團之後，那時再作決定。」「天外神龍」殷雲心道。

「也好，看一個時期再說。」覺非子到底是個出家人，心胸比常人寬厚！

于方暗透口氣，今日總算沒有成了糊塗鬼，怪不得「天外神龍」殷雲心混入盧家，原來也和自己一樣，另有目的。本來嘛，殷雲心在俠義道上，正氣凜然，怎麼會在盧三太爺手下做一名殺手？事情透着古怪，當日要是多想一下，應該可以明白，如今祇好吃苦了。

兩天兩夜，于方被困在地牢

中。

又過了三天，于方依然在地牢之中。

＊　＊　＊

金陵城中，雙方已經殺得難分難解。由於于方失踪，都會以爲已被對方殺害，這仇恨更加激發復仇鬥志，看來城中一定翻了天。

突然，一條纖瘦人影，帶着醉人的香風，送到了于方面前。

「大哥，你受苦了！」正是藍天芳親切而嬌美的聲音，此時她擁抱着于方，珠淚滿面。

「妳怎麼來了？」于方愕然問。

「殷雲心是我師兄。」藍天芳道。

「哦，原來是這樣。」于方暗暗高興，自己一條命總算拾了回來，如果冤枉的被殺死，那才是天大的遺憾。

「于兄，日前多多得罪，愚兄陪罪。」「天外神龍」殷雲心站在大門口，拱手爲禮。

「古人說，『大水衝倒龍王廟，一家人不認一家人了。』還好我們認清楚眞實身份，日後好辦事啦！」于方顯得快特別高興，志同道合的人到底是難尋的呀！

「好極了，有了老弟這樣的高手，金陵百姓有福，大江南北武林道有福，來來來，我們好好痛飲一杯。」「天外神龍」殷雲心有了這個幫手，何愁大事不成。

幾人又秘密的商量了半天，爲了方便，各自分手，盧依依仍在牢中。

于方的出現，又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敵對雙方，心底暗自高興，雙方都極想知道眞實情況，盧三太爺親自登門，查問失踪眞相。

「三太爺，這次我中了賊人奸計，失陷五天，這仇恨我一定要報。」于方咬牙切齒的道。

「好，後晚行動。」盧三太爺說時，立即站起身來。

當時小化子在門口轉，于方立即踱步出門口，緩緩往那間屋中走去。

陸潤泉早在等候，另外有三人，個個太陽穴鼓起，眼神充實顯然都是高手。

「容我介紹。」陸潤泉道：「血狐賀宗奇，終南絕刀周祿及一針見血苗笠。」

于方拱手笑道：「久仰！」

這三人在江湖上的確是威名赫赫之士，想不到如意賭場請來助拳，看來雙方仇恨越來越深，想採取徹底解決辦法，一勞永逸。

「于兄，失踪數日，莫非……」陸潤泉探詢原委。

「看來有人秘密報告，盧家起了疑心，派我去蕪湖，遭二十幾名殺手伏擊，僥倖沒有死，我當然有以報之。」于方恨恨的說道。

「敝主人請問于兄，我們幾時行動。」陸潤泉低聲的問道。

「事不宜遲，今晚立即行動。」于方說道。

「好，最好了。」陸潤泉高興道。

「以我看，眼前的三位與我就是四人，先殺他們一個落花流水，明日叫他們吐血。」于方笑道。

「好，你們四人全是一等一的絕頂高手，對方雖然人强馬壯，祇怕也無法抵擋，兄弟在此擺下慶功宴，等候你們的佳音。」陸潤泉笑道。

「爲方便行動，我們幪住面吧！」于方笑着道。

「好，我們走。」一針見血苗笠性格如其外號，眞個一針見血。

＊　＊　＊

且說盧三太爺一幫，自于方將「皓首鷹王」阮子奇除去後，心內頗爲得意，消息傳到各分處，衆人又驚又喜，驚的是對方暗中請有如此高手，那眞是可怕，喜的是于方一舉就消除皓首鷹王，盧家還有何懼。

這時，「雪山神鷹」及泰山石破天，「襄陽四虎」等人，正坐在大廳內談論此事。

突然，一名壯漢橫飛了進來，「砰」的一聲大响，跌坐地上，經已昏死過去。

「甚麼人？」雪山神魔風亭大聲喝道。

「颼！」四條人影自天而降，一言不發，拳脚揮去，又有六人了帳！

這一來，廳內各高手大怒，紛紛上前應戰。

「終南絕刀」周祿雁翎刀連環三招，滙合成一股無堅不摧的殺氣，飛天虎胡子明上前抵擋，噹噹噹，三招接下，刀鋒已貫穿喉嚨，翻身倒地。

剩下來的「襄陽三虎」，見拜兄被殺，不由大怒，立即抽出兵刃，衝上前去斷殺。

「血狐」賀宗奇、「一針見血」苗笠與「終南絕刀」周祿飛身迎上，「襄陽三虎」，連一招都未接下，就到閻王殿報到。

「混帳！」「泰山石敢當」石破天大怒，他是此處的主管，來人斬瓜切菜似的屠殺自己手下高手，這如何受得了。固然來的都是絕頂高手，但他素不信邪，發起狠來，任你天王老子，也要拚命幹一場，所以才得下了「泰山石敢當」的外號。

血狐賀宗奇怒喝一聲，鐵拳揮出，「泰山石敢當」石破天不避不讓，「砰！」右肩中了一拳，但他左掌全力擊出，血狐賀宗奇猝不及防，「啪」的一聲，胸口中掌，這下

石破天含憤而發，拚命的招式，豈是平常。

蹬蹬蹬，「血狐」賀宗奇連退三步，他指着石破天，口內已經說不出話來，嘴角鮮血滲出，看來是離死不遠。

由於臉上蒙着黑布，外人看不出，但他脚步踉蹌，搖搖晃晃，在一名高手來說，自是受傷極重。

「終南絕刀」周祿及「一針見血」苗笠大驚，忙上前扶住，低聲道：「賀兄怎樣了？」

「血狐」賀宗奇搖搖頭，指了指石破天，頭一歪，就此死去！

「嘿嘿嘿……」終南絕刀周祿悶哼一聲，「橫掃千軍」，跟着是「狂風掃落葉」，刀下毫不容情。

石破天大笑，揮拳直上。

一針見血苗笠右手揚處，幾條烏光飛出，石破天虎吼一聲，幾根細如牛毛的小針射中胸腹，全都染上劇毒，見血封喉。

石破天鐵塔般的身形再也支持不住，「砰」的一聲倒下了！

于方始終靜靜站在一旁，沒有動作。

「雪山神魔」風亭神色冷峻，似乎大廳內殺的人與他無關，安然坐在一旁，連眉毛都未動一根。

這時，身手好的殺手，連石破天都被殺了，剩下來的九流小卒，各作鳥獸散，只剩下雪山神魔風亭顯得更孤單。

「來吧，老小子！」終南絕刀周祿跨前一步，冷峻喝道：「別裝模作樣，拿命來吧！」

「雪山神魔」風亭臉色好像塊白蠟，白得絲毫無血色，此時緩緩走出。

「颼！」「終南絕刀」周祿心內也暗自發毛，對方有點像殭屍，一定練有奇功，當下雁翎刀劈出，朝向前猛劈。

「雪山神魔」風亭右手疾伸，已抓住了刀背，「克察」一聲，那柄雁翎刀也是上好的精鋼打造，此時却像爛木一樣，給斷成兩段。

「終南絕刀」周祿大驚失色，連連倒退，「一針見血」苗笠見勢不妙，雙手疾揚，帶有劇毒的綉花針飛出，直往「雪山神魔」風亭全身打去！

嗤嗤之聲不絕，約有數十根小針，全都打中。

「一針見血」苗笠大聲歡呼，幾乎高興得跳了起來，他自己知道，這淬毒的小針是如何霸道，老鷹即使有天大的本領，此時只怕也活不成了。

但是，怪事突然發生，「雪山神魔」渾身一振，數十枝小針像沙塵般紛紛跌下。

「雪山神魔」風亭完好無恙，未受絲毫損傷。

「呀！」終南絕刀周祿及「一針見血」苗笠不由大驚，一齊叫了起來。

「雪山神魔」風亭緩緩逼近，那木訥神情，活脫脫像具殭屍，令人心懼。

像「終南絕刀」周祿及「一針見血」苗笠這等人，生平膽識何等大，眞可說天不怕，地不怕，如今碰上雪山神魔，有股莫可奈何的恐懼感。

二人鬥志立即崩潰，只好步步倒退。

「殺！」「雪山神魔」風亭突然大喝一聲，那聲音像狼嗥一般，特別刺耳難聽。

「看掌！」二人全力出擊，雪山神魔不退不讓，砰砰兩聲，如擊敗絮，「雪山神魔」風亭絲毫無損，兩人手掌反而疼痛難當，有股冰凍寒氣，自手掌中傳入。

「寒冰眞氣！」二人驚叫聲中，全身抖個不停，臉上已露死色。

于方身形一滑，那隻右掌平指，擊在「雪山神魔」百會穴上。

「終南絕刀」周祿及「一針見血」苗笠心內有氣。你小子到現在才出手，這平淡無奇的掌力能有甚麼鬼用。

突然，怪事發生了，「雪山神魔」風亭渾身亂抖，像發了羊癲瘋，呵呵的怪叫，搖搖擺擺走出三步，「砰」的一聲倒在地上，轉眼就死去了。

這一來「終南絕刀」周祿及一針見血苗笠大驚，此時才相信，這少年一身武功，極不平常。

「雪山神魔」練成的寒冰眞氣，刀槍不入，攻擊時無堅不摧，于方只一掌，就要了他的老命，這時如何不服。

「我們走吧！」于方說時，當先走出去。

「終南絕刀」周祿抬起「血狐」賀宗奇屍體，跟着走出這間大廳。

如意賭場又勝一場。一日間，五間分舵徹底摧毀，對方才來了三四個幪面人。

尤其是那處訓練妓女的秘密地方，也給毀了，數十名絕色美女全部給擄走了。

盧三太爺實在痛心，這是他的搖錢樹，訓練起來，極浪費金錢與時間。

這令他恨極了。

「殺！」盧三太爺大叫一聲。

盧二公子被殺，盧依依失踪，屬下殺手被害，令他再也忍不住，決心硬拚。

「天外神龍」殷雲心突然道：「三大爺，二公子武功高强，習得『天禽劍法』，算是當世高手，誰能無聲無息地殺死他，可能出了內奸。」

「內奸？」盧三太爺雙眼噴火，他雖然自負，但又怎能保證自己的手下沒有一個出賣盧家的人，當下他冷靜下來，緩緩的道：「你認爲誰有可能？」

「暗算就不知道，如施展武功，『天禽劍法』乃當今宇內第一，有誰能破得麼了呢？」天外神龍殷雲心淡淡地道。

盧三太爺臉上一陣紅，一陣青，顯然心內思潮起伏，過了半晌，突然的叫道：「老賊，你害得我好苦！」

于方站在一旁，明白「天外神龍」殷雲心故意使用離間計，誘盧三太爺懷疑「天禽老人」。實在說，「天禽老人」一身成就，當世之中的確不易找出對手，盧三太爺有他相助，的確是如虎添翼，更加猖狂，如果能用計除去，那的確是件好事。

「老爺子，這件事相當棘手！」天外神龍殷雲心又故意危言聳聽道。

「殷先生你說，如何對付才好？」盧三太爺本是老狐狸，因爲一時情急，怒火攻心，所以徬徨無措，逼不及待的詢問對付「天禽老人」的良策。

「平常對付高手，我們可以想法子，但『天禽老人』那身神奇劍法，我們這些兄弟誰有把握擋得了，唯有借刀殺人，才是最好法子。」「天外神龍」殷雲心道。

「借刀殺人，對方怎會相信。」盧三太爺懷疑道。

「這事還要大費周章，于兄弟和我，一方面用劍屠殺對方殺手，放些謠言，只說這些地方全是『天禽老人』洩漏，老賊再去的話，自有他的好受。另方面，我們假裝不知公子被殺消息，中間再想辦法弄幾手花樣，不怕老賊逃得鬼門關。」「天外神龍」殷雲心淡淡的道。

盧三太爺一心靜聽，過了半晌，才猛拍大腿，情不自禁叫道：「好計謀，殷先生不愧爲諸葛亮再世，當眞是天衣無縫的好計謀。」

于方一旁暗暗好笑，老賊如果明白殷雲心的眞意，只怕更會五體投地，不，那會吐血而死。

「這事還要于兄辛苦一次，你今晚出動一下，到對方幾個分舵殺他幾個高手，放些謠言，明天讓老賊再去，那時我們坐山觀虎鬥，可有一場好戲看囉！」殷雲心笑道。

「好，于老弟多辛苦一次！」盧三太爺轉頭對于方道。

「份內之事，三太爺何必客氣！」于方很客氣的道。

「二位眞是我的知己。」盧三太爺這時正在徬徨無依之時，對於殷雲心及于方二人，頓有知己之感。

分手後，于方立即到怡園，那是他自己起的名字，正好陸潤泉也在。

二人低聲密語，好半天才講妥當，陸潤泉臉上已有喜色。

「天禽老人」這樣的高手還眞不易對付，有于方暗中通消息，整個情況就不同了，陸潤泉臉上有了喜色。

就在此處佈下誘餌，祇待魚兒上釣。

三更，那是一個月明星稀之夜，萬里無雲，秦淮河中的畫舫在水波中蕩漾，風景如畫。

于方領着「天禽老人」直往怡園撲去。

二人放開脚步，有如流星趕月，「天禽老人」並不把于方看在眼內，但是目睹于方之輕功，那眞是百年來少見的成就，「天禽老人」不禁大驚，這少年是何人門下，竟有如此超凡入勝的輕功。

「颼！」于方一個鷂子翻身，輕巧地站在竹葉上，竹葉隨風飄，于方紋風不動。

「到了麼？」「天禽老人」淡淡道。

「就在這裏。」于方輕輕回答，神態恭敬。

「天禽老人」身形飄動，像一朵雲冉冉降落在草坪上，根本不作任何掩飾。

像他如此有本領和有身份的人，本來不怕甚麼，在武林中無論走到那裏，都會受人尊敬，但他却與盧家這等黑道人物混在一起，可說是自暴自棄，今日看來要遭惡報了。

此時，他傲然屹立院中，如一座山，好半天還沒有人發現，僅憑此點，已足夠自豪了。

「哈哈哈……」老傢伙突然縱聲狂笑起來了。

「甚麼人？」

「誰？」

四方八面，頓時人頭湧湧，正是分舵中的高手。

「好，姓盧的眞有本事，俺『落魂刀』沈伯英試試這位老殺手！」一名精壯漢子越衆而出，手中正握着一把單刀。

「出手吧！」「天禽老人」懶得多說，低聲叱道。

「老頭子，你究竟是甚麼人？莫不是姓盧的騙你到這裏來胡鬧的！」「落魂刀」沈伯英叱道。

他們當然知道這老頭子就是「天禽老人」，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向他眞個的舞刀弄劍，所以祇想用言語刺激他，把他氣得昏頭轉向，那時就好辦多了。

「怎麼這麼囉嗦！」「天禽老人」實在不耐煩。

「不嚕嘛，我們是玩命的，如果不問情由就打，死了還是個冤枉鬼，閻王殿上怎麼交代？」「落魂刀」沈伯英淡淡的答道。

「老夫『天禽老人』。」

「怎麼，你是『天禽老人』？哈哈……」

「哈哈……」

所有人一齊大笑，個個都像笑破了肚皮。

「你們幹甚麼的？」「天禽老人」弄糊塗了，他們這是在耍甚麼花樣？

笑聲漸漸停止，「落魂刀」沈伯英捧着肚子笑道：「天禽老人？你老小子竟敢冒充天禽老人？好大的膽子！」

「我冒充？」「天禽老人」給弄昏了頭。

「『天禽老人』是何等身份，他會做姓盧的下三濫的手下殺手嗎？老傢伙也不照照鏡子，你給人家提鞋子都不配！」「落魂刀」沈伯英愈罵愈火了，最後簡直是破口大罵。

于方站在旁邊暗笑，也不出聲，好像看把戲一樣笑個不停。

「天禽老人」此時有火發不出，乾瞪着眼，以他的身份，總不宜先出手，再說，這班人對「天禽老人」欽佩得五體投地，他心內反而有股知己的感覺。

于方這時施施然趕上來，大聲道：「你們看清楚，這位的的確確是當今宇內奇人『天禽老人』，像他這樣得道高人，一身仙氣，別說其它，文章道德你們無法了解，大夥兒是否覺得，他老人家和藹可親，慈愛和祥？」

「你眞是天禽老人？」「落魂刀」沈伯英畏畏縮縮的問道。

「嗯！」老頭簡直懶得開口。

「假不了，兄弟們，別錯過了良機，你們一生不會有今天這樣好運氣。」于方大聲道。

「呀！」落魂刀沈伯英首先撲到地上，翻身就拜，叩頭如搗蒜一樣，「咯咯咯」頗用力的。

跟着整個院子的人全跪了下來，「咯咯咯……」像拜菩薩一般的拜個不停。

這一來，倒令「天禽老人」頗有手足無措之感，當下大聲道：「你們站起來，有話好說。」

「你老人家答應收留我們，我們就站了起來，否則，就長跪不起！」衆人異口齊聲道。

「好好好，我答應就是了！」「天禽老人」糊里糊塗答應了，他似乎忘記了立場！

「擺酒，將十三年的山西汾酒，四川大麯全擺出來，你們不知道老前輩是當今武林之酒仙，我這些酒就是爲他老人家準備的，快！」「落魂刀」沈伯英高叫道。

「是！」幾名大漢應了一聲，紛紛往後廳去。

打開泥封，老遠聞到酒香，尤其是像「天禽老人」這樣好酒之人，那香味簡直令他忘了一切。

抬酒的人慢吞吞的，似乎故意在吊他的胃口。

「呼！」「天禽老人」實在忍不住，身形似一支箭，越過衆人頭頂，轉眼已抱住一罎酒，咕嚕咕嚕的經已半罎下肚了。

這酒量當眞叫人害怕，三大罎高粱下肚，仍然若無其事。

于方早知道這老兒的愛好，如意賭場準備了一天一夜，找來極醇好酒，引誘「天禽老人」上當，他終於醉倒了。

自然也就變成階下囚，由於這老頭平生並未做過甚麼壞事，所以暫時綑縛起來，囚在地下牢室之中，打算待事情過後，再放他出去。

經此一役，如意賭場對于方更加信任，更引爲知己心腹。

盧三太爺也認爲「天外神龍」殷雲心忠貞可靠，而且智勇雙全，可倚爲心腹。

因此，于方與「天外神龍」殷雲心又暗中設計，挑唆金陵地區兩大黑道勢力火拚，然後坐收漁人之利。

「于兄弟，你可知道如意賭場的主人是誰？」殷雲心問道。

「不知！」于方照實答道。

「據我調查所知，如意賭場的主人，祇怕是失踪多年的魔頭，最好想辦法把他引了出來。」殷雲心沉聲道，顯然心內有所擔憂。

「待我想想辦法，日內再連絡。」于方說罷，立即站起身往外走。

回到怡園，陸潤泉幾乎視于方爲天人，恭迎不止。

「陸兄，我想見見主人！」于方哈哈的笑道。

「你……甚麼？」陸潤泉頗有手足無措之感。

「小弟憑陸兄一面之詞，反叛盧家，除去許多殺手，如今如意賭場已佔了優勢，而我這樣拚命，主人竟然避不見面，這似乎很沒意思……」于方試探的說道。

「好，于兄弟稍候，我去去就來！」陸潤泉十分緊張，于方的武功他是見識過，如果有甚麼風吹草動，祇怕目前的均勢又要改觀了。

試想，這樣重大的事，他如何不急，所以立時起身去請示。于方這時如果跟踪前去，自然很容易查出誰是如意賭場的主人，但他已經不須如此做，對方一定會出面，除非他頭腦有毛病。

「于兄弟，主人立刻要見你，跟我來吧！」陸潤泉祇不過是片刻

工夫，就匆匆忙忙跑進來，他滿臉通紅，顯然跑得很吃力。

「又何必這樣忙？」于方懶洋洋的道，似乎不當一回事，其實心內又何嘗不緊張。在金陵城能與盧三太爺平打天下的人，當然不是簡直人物，他隱瞞身份幾十年，可說是心機極之深沉的人物。立即就要見到他，怎能不緊張呢？

片刻後，已來到了一座大院前。

「的確是氣派雄壯。」于方望着那高高的圍牆，情不自禁地叫了一聲。

「請進！」陸潤泉輕叫了一聲，立即當先領路。

于方雖然隱約感到有很多人藏在暗處，但身爲如意賭場的主人，護衞自然很多。于方並不感到奇怪，坦然跟着內進。

「哈哈！」一陣宏亮的笑聲在前面響起，于方祇覺得這聲音很熟，循聲望去，不是別個，正是平安鏢局總鏢頭「震三關」宣化仁。

連趙子手于志清也是一位大人物，此時正伴着「震三關」宣化仁，微笑望着于方。

「老弟，久違了！」「震三關」宣化仁微笑道。

「原來就是總鏢頭。」于方一怔，拱手道。

「哈哈，老弟，我們算是有緣，來來來，我們好好的喝一杯，慶祝我們大功告成！」「震三關」宣化仁得意的笑道。

「哈哈！」于方心內何嘗不是心情大快，也是縱聲大笑。

要知道，這等人心機深沉，做任何事都留有餘地，他們不露出眞相，有意隱瞞身份，都是爲了方便今後再興波作浪。如果任由他們爲禍人世，又不知還要有多少人被害。

今天找出幕後罪魁禍首，就不怕他跑了，于方此時怎能不縱聲開懷大笑。

不一會，「鐵筆神判」兪德先也來了，于方心內也暗自高興，他知道這位神判爲人忠義。

所以義兄「烟酒散人」一再吩咐，到金陵找他。

突然，于方心頭一動，烟酒散人叫自己來金陵，莫非就是這位「鐵筆神判」請命所致？

不管它，祇要除去這伙禍害，其它的又算得了甚麼？

于方暫時拋開心頭雜念，與「震三關」宣化仁等人週旋。

「賢弟，如今盧老賊之羽翼翦除盡去，像『天禽老人』這樣高手也被你所擒，剩下來的已不足爲患，這些全是老弟的功蹟。來來來，愚兄敬你一杯！」「震三關」宣化仁舉杯敬酒，同時也表示心頭得意。

「大哥，這酒暫時不能喝。」于方笑說道。

「噢，這是何原故？」「震三關」宣化仁愕然的問道。

「姓盧的未除，總是後患無窮，而且時機已至，正所謂天命所歸，大哥何不立施霹靂手段，以竟全功。」于方侃侃而談，鼓勵這魔頭動手。

「嗯，賢弟說得合情合理，我應該把握這千載難逢的良機，除了這老賊。」「震三關」宣化仁微微點頭，心意已動，他似乎又在思索良策。

「大哥，如若有意，眼前就是機會。」于方淡淡的說道。

「眞的，賢弟有何良策？」「震三關」宣化仁動容的問道。

于方不慌不忙的說出一番話來，在座三人聽了，拍案叫絕，這計謀足以要了盧三太爺的命。

「恭喜大哥！」衆人一齊舉杯，預祝「震三關」宣化仁登上了金陵的一流寶座。

「這原是大夥兒的功勞，理應有福同享，愚兄也回敬你一杯。」「震三關」宣化仁笑容滿面，舉杯回敬。

于方也滿意地滿飲一杯，因爲金陵的兩個黑道頭目，已走上同歸於盡的末途，雖然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也算是有結果。

爲義兄也好，爲金陵爲百姓也好，總算是有了交代。

當天晚上，盧三太爺接到「平安鏢局」的密報，如意賭場的主人今晚落脚怡園。

這是個天大的喜訊，盧三太爺立即分頭佈置，于方及殷雲心等很快就到了密室。

酒宴招待，盧三太爺今日特別高興，春風滿面，自以爲大功告成在即，怎不喜上眉梢！

「三太爺寬心，祇要對方到了怡園，就別想跑得了，有于老弟在此，任他是三頭六臂，也祇有束手就擒，三太爺去吩咐廚房趕快準備慶功宴，這可不能簡慢了。」「天外神龍」殷雲心笑道。

「這當然，殷先生放心好啦！」盧三太爺說罷，哈哈大笑，顯然內心極度暢快。

夜空晴朗，萬里無雲，于方與殷雲心左右伴着盧三太爺，帶着手下大將浩浩蕩蕩往怡園進發。

各處退路全部已把守好，祇等魚兒入網。「震三關」宣化仁歡笑滿面，等待這大功告成的時刻。

三更時刻，果然有一夥人進入怡園，隱約可以看到人影幢幢，似乎在忙碌着做甚麼事。

「我們衝進去。」盧三太爺忍不住，立即發令，聲音透出極度興奮。

「好！衝！」于方大喝一聲，身形縱起，直往下撲去。

「天外神龍」殷雲心也不後人，跟着躍下，展開絕世的武功一路殺進去。

其實，這班人全在做戲，事前已經準備好，于方手下並未施展眞力，外表看來，打得激烈，其實並無一人受傷，紛紛倒地的人，祇不過暫時躺下而已。

盧三太爺居高臨下，見于方、殷雲心一路勢如破竹，殺得對方屍骸滿地。

過了半晌，聲音平靜，似乎已經制服了對方主力，再無反抗力量。

「我們下去看看。」盧三太爺說時，當先縱下。

其餘的幾名高手，也浩浩蕩蕩的衝下，祇見怡園戰士早已被殲滅，于方、殷雲心在大廳上等候。

「那賊子呢？」盧三太爺急問。

「已縛在前面的椅子上，有待三太爺親自審問。」于方答道。

盧三太爺遠遠望去，祇見一人被縛在椅上，頭髮披散，看不清眞實面目。

「他是甚麼人？」盧三太爺急不及待的問。

「三太爺自己看一看就明白了。」殷雲心笑道。

「哈哈哈，這位老朋友，我們神交十數年，今天才眞正的見面，可算有緣。」盧三太爺心情極好，緩步上前，仍然看不清其面目。

那人裝着垂頭喪氣坐在椅上，似乎昏了過去。

盧三太爺伸手撥開他額前頭髮。

頭髮下兩隻眼睛骨碌碌的轉動，望着盧三太爺直笑。

「是你！」盧三太爺看清楚此人竟是「震三關」宣化仁時，不由得高叫起來。

「砰！」「震三關」宣化仁雙掌已擊中盧三太爺胸口。

盧三太爺整個人飛了起來，撞在木柱上，緩緩滑下來坐在地上。

「哈哈……」「震三關」宣化仁縱聲狂笑。

這是他多年夢寐以求的事，今日如願以償，怎不開懷大笑。

「你好狠！」盧三太爺咬牙切齒，聲音微弱，已受了極重的內傷。

「嘿嘿，老賊，虧你說出這話，今日你勞師動衆，爲的是甚麼？老夫爲你主持平安鏢局二十年，這平安兩字的妙諦，我多少了解些，金陵地方，讓我來作主吧！」「震三關」宣化仁得意的笑道。

「恭喜大哥！」于方上前深深一揖。

「哈哈，今後是我們哥兒倆的天下了，我們好好慶祝一下，來人呀！」震三關宣化仁叫道。

「甚麼事？總鏢頭。」兩名中年男子應聲走出。

「吩咐擺酒。」「震三關」宣化仁道。

「是！」二人退下。

突然，于方、殷雲心上前爲禮，宏聲道：「小弟等早知有今日，特爲大哥做了件華服，請大哥即時披上，好受衆兄弟朝拜。」

「何必這樣？」「震三關」宣化仁雖如此說，心內却極端受用。

「請兪兄出場加冠。」于方高叫。

「是！」鐵筆神判兪德先應聲走出，雙手正捧着件金光閃閃的長袍，神色莊嚴走出。

大廳上頓時肅靜，鴉雀無聲。

長袍緩緩披上，「呀！」突然，「震三關」宣化仁嘶聲慘叫，整個人跳了起來，背心已插着二柄刀，直沒刀柄，動手的人正是鐵筆神判兪德先。

「哈哈……」盧三太爺見了生死對頭也如此下場，頓時心頭舒暢，長笑一聲，瞑目死去。

「你爲何如此？」「震三關」宣化仁厲聲問道。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你殘暴成性，開賭場，害得多少人傾家蕩產，今日一刀殺死你，算你天大運氣。」鐵筆神判兪德先大聲的宣判道。

「你……你……」宣化仁右手指着于方及殷雲心，吃力的道：「都是一夥……陰謀暗算我！」

「不，不，我們是替天行道。」「天外神龍」殷雲心認眞的說道。

「我……做鬼也不放過你們。」宣化仁吐出最後一口氣，倒地死去。

這一變化實在太意想不到了。大夥兒呆若木鷄，乾瞪着眼睛望着。

突然，殷雲心雙臂高擧，大聲道：「從今日起，如意賭場與盧家一切事務，由于相公作主，各人好自爲之，于相公不會虧待你們。」

「好！」歡聲雷動，于方已給衆人擧起。

于方本想推辭，但轉念一想，祇要引導他們走上正途，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當下就應諾下來。

慶功宴上，歡聲雷動。

于方內心暗自寬慰，金陵之行，總算未負義兄烟酒散人所托。

于方赤手空拳，前後不過幾個月，他已擁有無盡的財富。

俗語說，英雄創造時勢，這話的確不錯。

（完）

非洲美人

記者奇遇記/麥美倫・文
可飛・圖

美女販毒 難逃法網

巨型的噴射機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響，震得人身每一個細胞都像是要散了開來一樣，掠過頭頂，彷彿伸手就可以碰到它那閃亮生光的機身一樣，慢慢地降落在機場上。

李斯走向旅客出口處，他走到機場來接一個和他有業務上有關的主顧，那主顧，李斯是以前沒有見過，是以他非得小心留意每一個人不可。

飛機已經從跑道的那一端折了回來，閘門口已聚集了不少人，李斯在人叢中擠了進去，好多人向他瞪着眼，他則向人家抱歉地笑着。

當他來到閘口的時候，他眼前一亮，就在他的身邊，一個穿得十分時髦，明艷動人的女郎，正全神貫注地注視着閘口的情形，那女郎却正是李斯所熟悉的女警官王小鳳。

王小鳳好像還未發現李斯，她正在向閘口裏面的一個搬運工人在打着手勢，而那搬運工人則向王小鳳暗暗的點着頭。

李斯皺了皺眉頭，看情形，王小鳳是在辦案子，他心中在想着，如何向王小鳳招呼才好，王小鳳也已轉過頭來，看到了他。

王小鳳的神情，表示她絕想不到會在這裏遇到李斯的。但是她隨即笑道：「你來接甚麼人？」

「一個主顧，從東非洲來的。」李斯回答道。

「眞巧，我也在等一個從非洲來的人。」王小鳳補充說：「一個女人。」

李斯笑了起來道：「雙重的巧合，我等的也是一個女人。」

王小鳳雙眉揚了一揚，李斯忙解釋道：「我從來也沒見過她，她有許多非洲動物生活的珍貴紀錄片，通過一個雜誌編輯的介紹，委托我代她賣出去。」

王小鳳淡然笑着道：「你有沒有見過她，不關我的事，不必解釋。」

這時，已經有旅客從閘口走出來了。王小鳳已經轉過頭去，不再望着李斯了，李斯的神情尷尬，他搭訕着問：「妳在等甚麼人？」

王小鳳將聲音壓得十分低，道：「一個犯毒案中的重要人物，我們的情報說她會乘這一班機來，她是收取販毒款項的。」

李斯呆了一呆，道：「爲甚麼不到裏面去找她？」

王小鳳搖搖頭，道：「我們的情報不很完整，綫人臨死時才透露

這件事，當我們進一步問他，來的是甚麼人時，他只說出那是一個非洲女人，就嚥了氣。」

李斯點了點頭，沒有再問下去，他們交談的聲音雖然低，但是在那樣的公衆場所，畢竟不是談論這種大事的適宜地點。

而且，旅客已經魚貫地走出閘口，李斯必須注意他要迎接的人，他只知道那位來自東非洲的女狩獵家，是個十分美麗的金髮美人，那是那位雜誌編輯告訴他的。

李斯這時只希望那位金髮女人不要眞如他朋友所說的那樣美，越難看越好，不然，王小鳳恰好在這裏就會令她十分狼狽了。

可是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這句話一點也不錯，李斯希望那金髮女郎醜陋一些。可是，那金髮女郎却是美得使人喘不過氣來，她不但美麗，而且熱情，她看來不是在非洲來的，而且從北歐來的。

李斯看到她走出閘口，先向王小鳳笑了一下，可是王小鳳却連看也不看一眼，李斯只好向那位金髮女郎，問道：「慧絲小姐？」

金髮女郎立時向他報以一個甜美的微笑道：「你一定是李斯先生了？」

她一直來到了李斯的身前，李斯聞到一股醉人的香味，他急忙點了點頭，伸手接過了慧絲手中的手提箱。

慧絲立時挽住了李斯的手，道：「彼得告訴我，你會照顧我的。」

彼得就是那個雜誌編輯的名字，但這時，李斯却將彼得的名字在心中連罵了十七八遍，同時他暗暗恨自己的運氣不好，爲甚麼在自己的臂彎中，掛着一個美麗的金髮女郎之際，王小鳳恰好也在。

李斯一面向機場外走去，一面偷覷了王小鳳好幾次。可是王小鳳却一次也不轉過頭來，只是留心地注視閘口，慧絲也跟着李斯轉過頭去，說道：「你在看甚麼呀？」

「沒有甚麼。」李斯忙道：「我已經替妳在酒店中訂下了房間，希望妳喜歡這個城市。」

他們一起出了機場大厦，王小鳳仍沒有轉過頭來，因爲這時，她的心中十分失望，看來所有的搭客都已經通過檢查走出閘口來了。

但是，並沒有找到她要等的非洲女人，等到最後一個搭客走出閘口之際，那搬運工人(當然他也是警官假扮的)向王小鳳走了過來。

王小鳳走進閘口，警方早已和機場的辦事人員取得聯絡，其他幾個假扮成接機的警官也圍了上來。

王小鳳皺着眉頭，道：「沒有我們要找的人！」

一個警官道：「或許那非洲女人根本不在這班機上。」

另一位警官已找到了那班機上的當值空中小姐，王小鳳問道：「機上沒有黑人？」

空中小姐搖了搖頭道：「沒有，如有黑人搭客，我們一定注意的，因爲黑人比較敏感，我們要加倍小心，才能使他們滿意。」

王小鳳的雙眉皺得更緊，道：「有沒有可能是中途下了機？」

另一位空中小姐也來了，她道：「有一個，是一個少婦，她說她的丈夫是聯合國駐亞洲機構的工作人員，可是她在韓國下了機。」

「她是從非洲來的？」

「是，她穿的服裝，也是非洲民族的服裝。」

王小鳳點了點頭，她帶着幾個警官一起來到了機場大厦外一輛汽車中，才道：「看來，我們得到的情報是可靠的，一個非洲女人，她已在韓國下了機，知會聯合國警方，注意她的行踪。」

一個警官道：「如果她是到本埠來收取毒款的，一定仍然會來。」

「是的，所以我們仍然需要繼續留意每一班飛機。」王小鳳回答：「這個非洲女人的行踪，對於破獲大毒販案，有極大的幫助。」

另一個警官自言自語的道：「販毒組織也眞怪，派一個非洲女人來收毒款，我們這個城市黑人並不多，一個黑種女人走在街上，途人都會爲之矚目！」

還有一個警官道：「那就是他們的聰明，如果不是我們事先得到了情報，誰會想到一個十分惹眼的黑種女人，就是幹着不可告人的勾當的犯罪者？」

王小鳳笑道：「有道理，犯罪者總是遮遮掩掩的，故意引人注意，反倒不易惹人起疑，但倒便宜了我們，要找一個黑種女人總比較容易了。」

警車在議論中駛動，駛向警局，在機場上的出口閘處，仍有警方人員在那兒等，嚴密看守着那個非洲女人，那是搗破日益猖狂的販毒罪行重要綫索。

* * *

這時候，李斯和金髮女郎慧絲小姐已經走進了一個著名的豪華酒店的一個房間，房間是在最高一層，慧絲一進房間，便立時走向窗口。

由窗口向下望去，可以俯瞰整個城市，慧絲高興地叫道：「太美麗了！」她轉過身來，滿臉笑容，道：「李先生，你準備怎麼樣陪我遊覽這個美麗的城市。」

李斯呆了一呆，他十分有禮貌地笑着，道：「自然，自然……不過，我想彼得所說的有關妳拍攝那些影片，我們不妨去商量一下。」

慧絲來到李斯的身邊，李斯又陶醉在自她身上散發出來的那股香味之中，慧絲的手指在李斯衣服上輕輕的撫摸着，道：「別談那些影片，我只想你陪我，盡情遊覽一下。」

李斯不禁苦笑了起來，他仍然很有禮貌地道：「我……業務很忙……」

他話還未說完，慧絲像是完全不懂得李斯語中的暗示一樣，道：「晚上呢？難道你晚上也忙？噢，我明白了，你已經結了婚？」

她問得那麼大膽，倒令得李斯的臉上有點發燙，他忙說道：「我，我還沒有結婚。」

慧絲媚笑道：「那你爲甚麼……」

李斯不得不撒了一個謊，道：「我……我有未婚妻，或許妳不知道，東方的女人很喜歡妒嫉……」

慧絲嬌聲地笑了起來，道：「我明白了，天下任何女人都是一樣的，好吧，我甚麼時候到你辦公室來？」

李斯如釋重負，連忙說道：「明天，明天上午妳來，談完了公事，我請妳午餐。」

慧絲在沙發上坐了下來，李斯趁機抹了抹汗，退向門口道：「我告辭了。」

慧絲揮手道：「明天再見！」

李斯拉開門，急急走了出來，當他乘電梯走出酒店的時候，他一直在想，自己應該讓王小鳳知道，並沒有和慧絲在一起太久。

所以他一出酒店，就趕到機場，他趕到機場的時候，王小鳳已不在了，而李斯則看到了兩個便衣人員和一名女警，一個黑種女人一起登上了一輛警車，那黑種女人很媚人，她正滿臉怒容，用法文在大聲抗議着，但是，她還是進了警車之中。

李斯看見那黑種女郎的年紀很輕，皮膚黑得像是焦炭一般，他心中也不禁想起販毒組織派這樣容易暴露的人進行活動，實在太不智了，她混在一千個人中間，任何人也可以一眼就認出她來的。

李斯離開了機場，和王小鳳通了一個電話，王小鳳却十分忙，只說了一兩句話，李斯只好回到了家中，設想着明天與慧絲見面時，應該如何來保持自己的冷淡，金髮女郎是誘人的，作爲地主，他也應該好好地招待慧絲。

可是，李斯在機場看到過王小鳳那種帶有嘲笑的神情，他這時只希望慧絲是一個七十歲的老太太。

第二天，他的精神很差，因爲他一夜未曾睡好，而當他比尋常的時間遲了半小時才踏進他的事務所之際，他看到了幾個工作人員都用一種十分異樣的眼光望着他。

這種眼光，令得李斯要低頭看看自己的身上是不是有甚麼不妥當的地方。

他發覺自己並沒有甚麼值得人家用這種怪異的目光來注視之處，是以當他又抬起了頭來時，他忍不住地問道：「你做甚麼？」

他的女秘書微笑着，向他走了過來，同時向他私人辦公室指了一指，道：「李先生，有一位小姐一早就來了，她堅持要在你的辦公室等候你。她說昨晚已和你見過面，我只好開了門……」

那女秘書的話還未說完，李斯便不禁伸出手來，加在自己的額上。

小施也在這時來到了他的身邊，小施的神情十分鬼祟，道：「波士，那是一個動人的金髮女郎。」

李斯早已料到，那一定是慧絲了，他幾乎轉身就想離開他的事務所，小施恰好在那時來到了他的身邊，李斯心中一動，一把握住小施，道：「你說得對，她自東非洲來，帶着一批電影紀錄片，準備委託我們轉售出去，這件事就交給你辦了！」

小施有點不相信似地，睜大了眼睛，道：「交給我……去辦，這不是我的業務啊！」

李斯笑着道：「交易成功之後，你可以得到一筆可觀的佣金，而且，在交易進行中，你還可以和這位美麗的金髮女郎一起遊玩，我放你假。」

小施抓着他蓬鬆的頭髮，道：「可是，波士，爲甚麼你自己不……」

李斯不待他說完，便一手拉住了他，走向他的辦公室，突然推開了門，在他的辦公室中的果然是慧絲，她正在背着門，站在屋角處，她的背影十分窈窕，金髮像是金色的瀑布一樣，披在她的背後。

李斯突如其來開了門，好像使她嚇了一跳，她連忙轉過身來，臉上多少有了點不自在的神色。

李斯却將小施拉到了她面前，說道：「慧絲小姐，這位施先生，妳的紀錄片帶來了麼？妳的事，請和他接頭，他會爲妳處理得十分妥當的。」

自慧絲臉上本是浮起了一個十分甜蜜的笑容來的。可是，一聽得李斯那樣說法，她的笑容却僵住了，她呆了一呆：「李先生，你不處理我的事？」

李斯抱歉地一笑，道：「是的，因爲我最近十分忙……」

李斯說完了那句話，惟恐自己在慧絲動人的笑容下軟化下來，是

以忙又轉過頭去，吩咐道：「小施，請你和慧絲小姐去商談那件事，慧絲小姐，請！」

慧絲呆了一呆，並不再說甚麼，就跟着小施走出了李斯的私人辦公室，在她走到門口的時候，還轉過頭來，向她剛才站的地方看了一眼。

李斯十分禮貌的送她們出了辦公室，他聽到小施已經在向慧絲大獻殷勤了。

他一等兩人出去，連忙關上了門，鬆了一口氣。

他爲了如何擺脫慧絲，盤算了一夜，想不到一到事務所，事情便迎刃而解了，他覺得十分輕鬆，在椅子上坐了下來之後，便撥了個電話給王小鳳。

當他聽到了王小鳳的聲音之後，他忙道：「小鳳，今天妳一定可以安閒一點了，昨天，我在機場上，看到警方已抓到了那非洲女人。」

王小鳳的反應却十分冷淡，她道：「恰恰相反，今天下午，我要和幾個高級警官，一起到盧旺達領事館去向他們道歉呢！」

「道歉？爲甚麼？」

「昨天我們扣留的那位女士，是領事館三等秘書。」王小鳳沒好氣的回答道。

李斯呆了一陣，只好訕訕地道：「那……可眞是糟糕得很了。」

「是的，夠糟糕的了，所以，請你別再沒事情打電話來煩我，你應該陪你那位金髮客人多談談，她很動人，是不是？」

李斯像個受驚嚇的孩子一樣，揚聲叫了起來，道：「小鳳，妳……」

可是，他的話還未說完，王小鳳那邊已傳來了「格」地一聲，將電話掛上了。

李斯心中彆了一肚子的氣，一揮手將桌上許多相片全部掃下地去，然後呆呆的坐着，不想工作，當他眞感到生氣，心想不如和慧絲一起出去玩玩之際，他按下了對講機，吩咐女秘書：「請慧絲小姐進來。」

女秘書道：「慧絲小姐和施先生一起出去了。」

李斯伸手在桌上「砰」地敲了一拳，似乎沒有一件事是順利的，眞令他有說不出的厭煩，他在房間中來回踱着，忽然外面傳來了一陣喧鬧聲。

李斯來到了門口，打開了門，他看到一個瘦削的漢子，穿得十分整齊，他身上的衣服，一眼便可以看出是名師剪裁的。

但是，名師剪裁的衣服，却不能令穿衣的人斯文些，只見那瘦漢子揚起拳，正向着一個工作人員咆哮着，道：「聽着，我是來洽購那批來自東非的紀錄片的，我要見你們負責人。」

那職員耐心地解釋着：「我知道，這件事由一位施先生負責，請你稍等一等，他很快就可以回來了，請坐。」

那瘦漢子仍然是咆哮着，道：「不行，我要見這個事務所的負責人。」

李斯的心頭本來已經夠煩了，這時更是怒不可遏，他立時接上了口道：「我就是這裏的負責人。」

那瘦漢子立時轉過身來，向李斯打量了一下，道：「很好，很好！」

他一面說着，一面向前走來，可是李斯仍然站在門口，那瘦漢子來到了李斯的身前，不得不停了下來，他怔了一怔道：「你不請我進去，談談我要購買那些紀錄片的事麼？」

李斯冷冷的說道：「如果你想買那些紀錄片，那麼，請你在那邊的椅子上等一等，等施先生回來了，他自然會和你接頭的。」

那瘦漢子登時也漲紅了臉，他顯得十分懊怒，他道：「你是用這種態度對待顧客的麼？」

李斯昂起了頭，道：「我喜歡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瘦漢子勃然大怒，突然雙手在李斯的胸前用力一推，李斯的身形比那瘦漢子高出許多。可是，那瘦漢子冷不提防的一推的力道也十分强，將李斯推得向他的辦公室內退後了兩步。

而那瘦漢子的動作十分敏捷，李斯這一退，他就一步搶了進來。李斯怒氣突升，不等那瘦漢子再有機會跨進第二步，對準下巴已經揮出拳。

那瘦漢子顯然也未料到李斯的反擊會來得如此之快，他的身子向後一仰，整個人直跌了出去，撞在一張辦公桌上，將桌上的一切都撞到了地上去。

李斯早已一步跳到了他的身前，喝道：「滾出去，這是我的地方。」

那瘦漢子的目中射出了惡毒之極的眼光來，這種眼光，令得李斯也吃了一驚，因爲若不是一個爲非作歹的人，雙眼之中，是絕不會有那種惡毒的光芒的，是以李斯連忙一伸手，抓了隻三脚架在手，以防萬一。

可是，那瘦漢子却沒有再說甚麼，也沒有甚麼異樣的舉動，他只是整了整衣服，就走了出去。

事務所中的職員都驚訝地望着李斯，不明白何以今天他的火氣如此之大。

李斯向外面大聲叫道：「別來打擾我！」他關上了門，氣呼呼的坐了下來，心中還在想着那瘦漢子。

那瘦漢子看起來不像是來買那些紀錄片的，因爲這件事他還未曾公開宣傳，只不過和他幾個朋友談起過，如果買主上門，一定有朋友的介紹。

而更令李斯心中起疑的是，那瘦漢子爲甚麼忽然動手推他，看來他還想不擇手段，走進他的辦公室，正在這時，他聽到了外面，小施吹着口哨回來了，他在問：「波士呢？」

有人向他道：「波士今天心情不好，你還是別再去麻煩他的好。」

可是，門上立時傳來了敲門聲，李斯大聲道：「甚麼人？」

小施推開了門，探頭進來，道：「波士，我已經將那些影片取來了。」

李斯道：「我已將這件事交給了你，你還來嚕囌甚麼？可是太空閒了麼？」

小施伸了伸舌頭，縮回頭去。

李斯走到了壁間所掛的大日曆前，想看看今天是甚麼日子，事事不稱心如意，當他來到了日曆前時，他呆了一呆。

那日曆一共十二幅，幅幅都是李斯的攝影傑作，現在是九月，畫面是一片金黃色的樹林，和一道清溪，充份表現出秋天的情調來。

令得李斯發呆的是，在金黃色的樹林上，有着兩行黑色的字。

李斯在第一眼看到那兩行黑色字的時候，心中十分惱怒。因爲，那兩行字，將優美的畫面破壞無遺，日曆掛在他的辦公室中，居然有人進來，在日曆上寫下了那樣的字。

李斯立時決定，一定要查出這些字是誰寫的，並將之訓斥一頓，可是，當他看清楚了那兩行字寫的是甚麼時候，他却不禁呆了一呆。

那是一個日期、時間和一個地址，李斯看了看手錶，寫在日曆上的時間，離現在還有四十分鐘，日期是今天，地點是離李斯事務所不遠的一個噴水池旁。

那顯然是一個約會。

可是，爲甚麼這個約會的時間、地點，會出現在他的辦公室的日曆上呢？李斯的心中實在充滿了疑惑。

他在想着，他的職員是不會隨便進入他的辦公室，而今天，在他未曾來到之前，辦公室中已來了一個人，就是慧絲。

李斯一想到這裏，陡地震了一震，他突然想起，當他推門走進來的時候，慧絲不是正站在這一個角落，背對着門麼？她是突然轉過身來的，當時，她的神態還有些慌張不自然的。

而留在日曆上的字樣，最後一個字，也有着一條半寸長的拖長痕跡，那是一個人正在寫字的時候，受到了突如其來的驚擾後所有的反應。

而且，那種看來像一個大圓圈的字跡，李斯也曾看到過，他看到那種字跡的地方，正是在慧絲的行李箱上的標籤上。

這一切，全部說明了一點，這個地址，是慧絲寫在日曆上的。

當李斯運用他的推想能力，想到了這一點之後，他心中的疑惑更甚了。他在想，慧絲爲甚麼要在這裏留下這樣的一個約會，她約會的到底是甚麼人？李斯知道當然不是他。因爲，如果約會的對象是他，慧絲可以當面和他說，不必弄這種玄虛的。

那麼，她約會的對象是甚麼人？幾乎立即地，李斯就想到那個和他衝突的「買客」。

那個買客聲稱是購買慧絲自非洲帶來的紀錄片的，但是他又拒絕和他的職員商洽，硬要闖進他的辦公室中，李斯當時就覺得十分奇怪，但却還未曾想到爲了甚麼原因。

而現在，他想到了，那買客一定是事先知道，會有一個約會的地點、日期，留在他的辦公室中，買客要闖進他的辦公室來的目的，就是要看那兩行字。

李斯的心頭不禁「砰」地跳了起來，如果他的預料不錯的話，那麼，慧絲是在鬧甚麼鬼？何以她要用那麼間接的方法來約晤一個人？

李斯在日曆前足足站了十五分鐘之久，他才下了決定，看看究竟有甚麼事發生。

他轉過身來，就在他轉過身來時，桌上的對講機傳來了一陣「滋滋」聲，李斯走近了桌子，按下了一個掣，只聽女秘書的聲音道：「李先生，有一位老先生，他要見你。」

「他有甚麼事？」李斯問。

「他不肯說，他說一定要見你才肯說的。」

李斯李斯猶豫了一下，他是從來也沒有那種奇怪的訪客，而恰巧又是在他的日曆上有一個約會之際，有人想以見他爲名，進入他的辦公室。

李斯考慮了幾分鐘，便道：「請他進來。」

他辦公室的門，立時被推開，推開門的是女秘書，女秘書讓一個拄着拐杖，彎着腰，留着花白鬍子的老年人走了進來。

那位老先生才一走進來，李斯便幾乎大笑了起來，對方的技倆實

在是太拙劣了。

不錯，那位「老先生」的化裝，也可以算是過得去了。但是，他竟然不懂得任何奇妙的化裝術，最難掩飾的是就是眼睛。但是，如果再加上一對隱形眼鏡的話，却可以將原來的眼神完全改變了過來。

但是，這位「老先生」却沒有這樣做，他那一雙轉動得太快的眼睛，使李斯一眼便看出他是甚麼人，他就是曾經來過一次的「買客」——那瘦漢子。李斯忍住了笑，他忍住了一拳揮向前去的衝動。因爲他這時，已經覺得這事情十分蹊蹺，他要不動聲色來察看究竟。

是以，當那瘦漢子進來時，他從辦公桌後走了出來，道：「這位老先生有甚麼事呢？」

那瘦漢子裝出衰老的神情來，彎着腰，咳嗽着，可是他的一雙眼睛，却不斷的轉動着。

他用裝出來的蒼老聲道：「咦，我想出一本畫册，需要一點照片……」他說得十分慢，一面說，一面到處走着，走動得很快。

李斯微笑着，道：「老先生，你的身體很壯健啊，你要甚麼照片？」

李斯一說，那瘦漢子立時咳了起來，他已來到了那日曆之前了。

李斯看到他的眼光，閃電也似的在日曆上那兩行字掃了一掃，接着，他又抬起頭來，看了牆上的鐘。

如果不是李斯早已對他的一舉一動予以密切注意的話，他是不會覺察對方那兩個迅速的動作的，但這時，他却全看在眼中。

他心中暗暗的好笑，他心中想，當那瘦漢子看到時間已差不多時，他一定急於離去了。

果然，那瘦漢子立時轉過身來，道：「唉！人老了，眞是不行，我要甚麼照片，竟想不起來了，我改日再來看你吧！」

李斯微笑着，道：「請便！」

那瘦漢子又拄着拐杖走了出去，他一定不知道李斯已發現了他的秘密，是以他臉上現出一種十分喜悅的神色來。

他匆匆離開了李斯的辦公室。李斯在他離開之後三分鐘，也跟着就走了出去。

他在到達那個噴水池附近時，那瘦漢子已經在了。

李斯在噴水池的對面，找到一個隱蔽的地方，這時，他是帶備了一具小型望遠鏡來的。這時，他就利用那具望遠鏡觀察那瘦漢子。

在望遠鏡下，噴水池水柱的水點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看到了一輛車子，先駛到了噴水池旁，停了下來，車門打開了。

車中走出一個漢子來，那漢子倚着車門站着，好像是在等人。但是李斯却清楚地看到，他和那瘦漢子打了一個手勢，自然，那人是瘦漢子的同黨了。

可是，直到那時爲止，李斯仍然不太明白，他們究竟在做甚麼。

李斯看了看手錶，離日曆上所寫的約會時間只有五分鐘了。

李斯的心中緊張了起來，如果他的判斷不差，那麼，慧絲就快出現了。

那五分鐘似乎過得出奇的慢。然後，他看到了慧絲，慧絲沿着馬路在慢慢地走過來，陽光映在她的金髮上，閃閃生光。

她來到了噴水池邊，連看也不看那瘦漢子一眼，她的手中提着一隻相當大的帆布袋。她將布袋放在地上，然後，退後了幾步，用一架小巧攝影機，對着噴水池，拍起照片來。

就在她後退之際，李斯看到了那瘦漢子又向身旁的人打了一個手勢，那人自手中取出一隻同樣的帆布袋來，走到噴水池旁邊，在經過慧絲的那隻帆布袋前之際，他略俯了俯身，就調換了那個帆布袋，那漢子根本沒有停留過，便向前走了出去。

而他們的約會也似乎完成了。因爲扮老者的瘦漢子，也立時走向車子，車子就立時的駛去。慧絲在那時也收起了攝影機，提起了那隻帆布袋，慢慢的走了開去。

一切的變化，來來往往的行人，是誰也未曾發覺的，但李斯却一一看在眼中。

他放下了望遠鏡，慧絲已經看到了他，慧絲的臉上掛着十分嫵媚的笑容，尖叫着道：「李先生。」

李斯一面答應着，一面不由自主向她手中所提的帆布袋看了一眼。但是，他却無法看到帆布袋裏的東西，他微笑着道：「要我陪妳去市區散散步麼？來，我替妳提這帆布袋。」

慧絲像是震了一震，但是李斯却不能肯定這一點，那或是他的心理作用，因爲慧絲立時大方地將那帆布袋交給了他，道：「謝謝你！」

李斯接過帆布袋來，那袋相當沉重，李斯也猜不透袋中是甚麼東西。然而他却可以肯定，那袋不是慧絲原來帶來的那隻，而是被人換過去的。

他裝成不經意的道：「這種帆布袋很普通，給人換錯了，也不容易發現的。」

慧絲突然停了下來，她碧藍的眼睛凝視李斯，使李斯感到了緊張。

慧絲望了李斯一會，才道：「甚麼意思？」

李斯心中更緊張，但是他也覺得是到攤牌的時候了，是以他道：「我覺得妳的帆布袋好像是被人換過了一樣！」

慧絲的回答是一個十分明媚的微笑，她道：「你的想像力很豐富。」

李斯的心中也不禁懷疑了起來，慧絲的態度很自然，那麼，是不是自己在瞎疑心呢？可是，他剛才在望遠鏡中，却看得清清楚楚，那帆布袋的確是被換走了！他又道：「妳不妨將帆布袋打開來看看是不是妳的？」

慧絲又停了下來，她伸手要自李斯的手中接回那隻帆布袋，但是李斯却是閃了閃身子，不肯將帆布袋給她，慧絲仍然微笑道：「李先生，看來你關心我的東西，還在我自己之上！」

李斯也笑着，他道：「慧絲小姐，妳知道我是怎麼會來這裏的麼？我在我辦公室的一個日曆上，發現了一個地址！」

慧絲碧藍的眼睛望定了李斯，她仍然是很安詳的笑着，令李斯心中有點迷惑，李斯繼續道：「而且，還有一個瘦漢子，千方百計要想闖入我的辦公室來，我想，他是要看到留在日曆上那個地址，慧絲小姐，那是妳留下嗎？」

慧絲的神色，像是李斯所講的事情完全與她無關的一樣，她是帶着十分有趣的神情在傾聽着。

李斯又道：「所以，引起我的好奇心，我在對街用一具望遠鏡觀察着，我看到一個人就在妳面前，換走了妳的帆布袋，可是妳却毫不在意。」

慧絲笑着道：「李先生，那麼，你得出了甚麼結論？」

李斯沉下了臉，因爲他得到的結論，是十分嚴重的，他道：「我的結論是，妳從非洲來，妳負責進行一件事，這件事一定十分秘密的，和妳聯絡的人也根本不知道妳是個怎樣的一個人。但是，他們却得到了命令，妳的約會時間地點，全留在我的辦公室的日曆上。」

慧絲仍然一點也不慌張，她微笑着道：「然後，又怎麼樣？」

「然後，你們亦在這裏進行工作，那一方面的人，將一個裝着妳所需要的東西的帆布袋，換走妳的帆布袋，妳們的交易就這樣完成了。現在，慧絲小姐，請問，我可以看看那帆布袋中是甚麼了嗎？」

慧絲道：「那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李斯略呆了一呆，他本來正要拉開了那帆布袋的拉鍊了。但是聽到了慧絲那麼說，他就停了下來，道：「甚麼問題？」

「你看過一部電影，叫做『知道太多的人』嗎？那部電影，是希治圖導演的。」慧絲的眼睛在陽光下看來格外地藍，而她問的問題，乍一聽，像是和眼前的事，全然不相干的。

李斯陡地呆了一呆，但他的心頭立時狂跳了起來，那部電影，就是講一個犯罪組織追殺一個知道這個組織太多秘密的人的。

現在，他就是知道太多的人了！

一時之間，他還想不到慧絲會如何的對付他。

慧絲的手臂已向他的臂彎中插來，李斯一低頭，看到慧絲的手中已多了一柄小巧的手槍。

那柄手槍的槍口正對準他的左脅下，如果慧絲扳動槍機，那麼，子彈將射中他的心臟！

李斯的臉色一下子變得蒼白了。慧絲的臉上，却仍然掛着動人的微笑，她的身子靠得他很近，來往的路人都要向他們望了一眼。

向李斯望來的人，心中可能在羨慕李斯，有這樣一個金髮美人作件。但是李斯的背脊上，冷汗却像有着幾百雙怪足的虫一樣，在順着他的脊椎骨向下爬去，李斯定了一定神，道：「小姐，這裏是……熱鬧的街道，妳不會在這裏進行謀殺的勾當吧！」

「也許。」慧絲揚着頭：「但是，你不必太具信心，這手槍不會發出太大的聲音。而且，在中了槍之後，你不會有甚麼機會。」

李斯又緩緩的吸了一口氣，道：「我是一個知道得太多的人，妳總不會放過我的，是不是？」

慧絲笑得很甜，道：「那也不一定。如果你肯和我合作，那自然不同。」

李斯又望了望那柄小手槍，突然間，他揚起手中的帆布袋，向慧絲的臉上直抛了過去，帆布袋重重地撞在慧絲的臉上。

慧絲身子向後仰了一仰，李斯的左掌立時在慧絲的手腕上用力一拍，那柄小巧的手槍脫手飛了起來，鍍銀的槍柄在陽光閃耀着，劃了一個弧形，跌進噴水池之中。

慧絲反應也十分之快，她立時抱住了帆布袋，用力一奪，奪了過來。

她一奪過了帆布袋，便立即向前奔去。一面逃走，一面叫道：「搶東西，那強盜。」

李斯立時向前追去。可是，他才奔出了兩步，他的手臂已被兩個強壯的人拉住。

李斯向兩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兩個扮演勇救佳人角色的英雄，他大聲叫道：「放開我的手！」

可是，那兩個人却仍然牢牢抓着李斯。李斯怒道：「你們爲甚麼

不攔住那個女人？」他用力一揮，揮脫了那兩個人的手臂，立時雙臂一縮，手肘在那兩個人的胸口重重的撞了一下，撞得那兩個人一起彎下了身子。

這時，他已有了機會，再向前追了出去。可是，慧絲却已轉過了前面的街角。而且，一輛巡邏車在行人道邊，停了下來，自車上跳下兩個警員，攔住了李斯的去路。

那兩個受了李斯一擊的男人也立時趕了過來，指着李斯道：「他……，剛才想搶一個女人的帆布袋！」

李斯睜着眼看那兩個男人，他心中有着七八十句話沒有罵出來，因爲，他並不責怪那兩個男人，他們是見義勇爲的人，雖然他不明白事情的眞實情形。

兩個警員已經執住了李斯的手臂，李斯沒有反抗，他無法在這時擊退警員去追慧絲。如果這時他那樣做，警方一定當他拒捕了，是以，他只是立即道：「別捉住我，我不會逃走，快和總局王小鳳警官聯絡，告訴她，她主辦的案子，我已有了重大綫索。」

那兩個警員用一種詫異的眼光望着李斯，李斯大喝一聲：「快照我的話去做，告訴王警官，我是李斯。」

在警車中一位警官也聽到了李斯的話，他立即拿起了無綫電話來。

這時，在車旁邊已經圍滿了一大羣人，兩分鐘後，那警官道：「王警官請你聽電話。」

李斯走進車子，接過了電話之後，他聽到了王小鳳的聲音，道：「甚麼事？你又闖了甚麼禍？」

「不是闖禍，小鳳，我相信，我已找到了來自非洲的販毒組織聯絡人，她就是慧絲，她被我識破了之後逃走了，她一定急於離開本市。」

「慢一慢！」王小鳳的聲音也變得緊張起來：「你根據甚麼會這樣說？」

「唉！」李斯嘆了一聲，道：「現在我不能詳細談，妳快設法，別讓她離開本市。」

「好，請你到警局來，立刻！」

「我想不來也不行啦！」李斯苦笑着，登上了警車。

警車向前疾駛而去，十五分鐘後就到達了警局，一個警官迎了上來，握着李斯的手道：「李先生，多虧你了，一分鐘之前，王警官從機場來了電話，已經將慧絲拘捕了，在她的帆布袋中，是巨額的現鈔。」

李斯眉飛色舞道：「王警官甚麼時候回來？」

「她正趕回來了，請你在她的辦公室中等上一會，請！」

警官將他帶到了王小鳳的辦公室中，他等了不多久，王小鳳就回來了。

接着她的同事，好幾個高級警官都來了，王小鳳道：「李斯，請將經過的情形說一次。」

李斯揮着手，將他如何發現了地址起疑，如何那瘦漢子兩番闖進來的情形說了一遍，最後才道：「所以，我想慧絲一定就是毒販的聯絡人。」

王小鳳點點頭道：「是的，就是她，我們的綫人提供的消息是正確的，他在臨死之前，說是一個『非洲女人』，那是我們的疏忽，我們一聽到非洲女人，就想到那一定是一個皮膚黝黑的黑人，沒想到，非洲也有白人，現在已經查明了，慧絲是標準的肯雅公民，她是在肯雅出生的，她是非洲人。」

幾個高級警官一起笑了起來。其中一個道：「是啊，固有的概念，眞是害人，不然，她下機，我們就可以對付她了。」

王小鳳笑了起來道：「李先生，國際警方有一筆相當數量的獎金，可以供你渡過一個舒服的假期了！」

李斯連忙湊近身去，道：「小鳳，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王小鳳低着頭，房間中的幾個高級警官，忽然一個個偏過頭去，都望着門口！

（完）

都市的戰爭

現代城市千門故事／煮酒客・文　可飛・圖

桃色事件坐監牢　痴情女友不離棄

上文提要： 仇大姐是鳳老哥在千場上廿多年的好助手，曾爲鳳老哥立下汗馬功勞，但現在人老珠黃且思想及做法不合潮流，鳳老哥有感仇大姐在場總是碍事，又念自己曾經眞心愛過她，故不忍殺她，只好暗中教商世穎施展男色去迷惑她，志在讓她過安逸生活。商世穎爲了報答鳳大哥的恩德，甘心討好仇大姐，然而仇大姐不受惑……

荊鴻山迅速補充着解釋：「我不可能要妳飾演老太婆……要是我眞的這樣做，恐怕全世界的影評都會向我炮轟！」

「不要兜圈了，我有機會嗎？」

「妳猜猜看？」

「我並不太聰明，對於猜啞謎這種玩意，向來敬謝不敏！」

「我想……妳是很適合成爲那個女主角的，論條件，妳比所有的對手都更優勝！」

「我當然有這個信心，不然的話，也不會一頭向你老人家撞上來！」

「在妳的感覺中，我已經是個老人嗎？」

「老人家，並不一定指年紀老邁的人，老前輩，也可以是一種親暱的尊稱！」

「爲甚麼用上『親暱』這種字眼？」

「不爲甚麼，只因爲我是個笨女孩！」

「不，妳是聰明的，」荊鴻山立刻搖頭不迭，「妳是個冰雪聰明的女孩子。」

「但我……我……」她忽然咬了咬牙，有點臉紅紅地說：「我並不是個處女！」

荊鴻山笑了，但他笑得很溫柔：「在這個年代，還有誰介意這些事？何況，我也是個老人家了！」

他倆的說話，已很露骨。最少，他倆都很明白對方的意思……

荊鴻山的寓所在寶雲道。那是一幢複式的單位。傭人都已回家，這是他刻意安排的。

他知道，婉宜今晚會到這裏陪伴自己。

這幾天，他一直都在養精蓄銳，他要等候的時機就在這一刻降臨。

他很欣賞婉宜，憑他的直覺，他知道她一定會在影壇上大放異彩！

和其他兩位女主角相比，她有更優厚的條件。

但目前，她欠缺的是名氣和機會。

而只要一有機會給她竄上去，她一定會名氣大增！

荊鴻山對影圈的一切，瞭如指掌，由他一手捧紅的男女演員，不計其數。

但總括而言，他捧女演員的數目，遠比捧男演員更多。

因爲他只喜歡少女！

*　*　*

電影的籌備工作，已進行得如火如荼。

除了這件事情之外，荊鴻山也爲了另一件事情而大感困擾。

榮振南是他的老朋友。

榮國業出獄了，但他甫出獄便不知所踪。

他在搞些甚麼把戲？不但榮振南毫不知情，許多和他有密切關係的女人，都給他弄得莫名其妙。

榮國業是個花花公子，與他有染的名媛淑女，不計其數。

甚至不少有名氣的名女人，都曾經爲了他而爭風呷醋。

只是，這一次他出獄，他以前的女朋友都表現得很冷淡，甚至是盡量疏遠他，不想和他見面。

可是，他却天天打電話找尋這些前度女友，所說的都是當年的情話！

但他只是在電話裏說說就算，並沒有約見任何一人。

他這種態度，當然是很不尋常的。

有些女人以爲他在獄中困了幾年，以致神智不健全！

但眞實的情況怎樣，也許只有他自己才能明白！

* * *

在榮國業以往芸芸女朋友之中，最漂亮的首推容玫瑰。

容玫瑰是一間大型夜總會的女强人。

她本身是大富商的獨生女，但却喜歡跟三山五嶽的跑江湖人馬。

她很有膽色，連她的老頭子也望塵莫及。

她要做甚麼，她的老頭子都一定大力支持。

她要開夜總會，投資逾數千萬。

她老頭子同樣支持到底！一樣照做！

她父親不瞭解她，但却支持她，無論她學好學壞，都一樣支持到底！

她的母親給這對父女氣得快要瘋了，但却無可奈何，只盼望容玫瑰不會「親力親爲」，親自上陣跟夜總會的顧客在床上週旋。

在榮國業入獄之前，容玫瑰曾經和他一度打得火熱。

但他倆的痴痴纏纏，並不是由夜總會裏開始。

榮國業是在淺水灣認識容玫瑰的。

容玫瑰是最令他怦然心動的女郎，他主動追求她，不惜用盡千方百計！

她接受了他的追求！

她讓他闖入她的心坎！甚至闖入她肉體裏的禁區。

但不久，就發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

榮國業入獄了！他被牽涉及一宗桃色血案中。

* * *

這一晚，月色皎潔，榮國業舊地重遊。

還是那個熟悉的淺水灣。

在他眼前的女郎，却是他已有點陌生的容玫瑰。

容玫瑰是美麗的女子，她從前美麗，現在更美麗。

她恰似一朵正在燦爛盛開的玫瑰，但却有刺。

她的刺不但能刺傷男人的手，更能刺傷男人的心！

榮國業又怎樣？她對他的感情究竟投下了多少？

外界衆說紛紜，莫衷一是。

只有他倆才會明白。

「這幾年，妳生活得愉快吧？」

他手裏有一個皮袋，皮袋裏放着兩雙鞋子。

一雙是他自己的，另一雙是她的高跟鞋。

他陪着她在沙灘上赤足而行。

「我生活得很愉快，十分十分愉快，」她的瞳孔就像是夜星般在閃亮，「每個晚上，都有數之不盡的俊男美女，在我身邊兜兜轉轉，開的都是數千元以上的美酒，吃的全是山珍海錯，要賭兩手嘛，連鋤大D都一千元一隻起碼……像這樣的生活，又有誰會感到沉悶？」

「但願這是妳眞正的感覺！」

「甚麼意思？你在妒忌嗎？」她冷笑：「在監獄裏面的生涯，一定很難受吧？」

「這是我人生的一課！」

「這一課，不上也罷！」

「我是爲了誰而入獄，妳是心中有數的！爲甚麼不給我一點點的憐憫？反而要對我冷嘲熱諷？」

「業，你太風流了！」她忽然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當別人都在羨慕你的時候，你却爲了一個下賤的女人而鋃鐺入獄！」

「別岔開去胡說！她是一個很夠義氣的江湖兒女！只是……她對我太痴心了，老是要纏着我！」

「以往，纏着你的女人太多了，又豈僅只是伊紅薇而已？」

「伊紅薇……伊紅薇！就是爲了她這麼一個女人……嘿嘿……」

「難道你到現在還不明白，醋勁大發的女人，也就是最兇狠最蠻不講理的動物？」

「妳仍在吃她的醋？」

「笑話！別說她已經是一堆枯骨，就算她仍然活生生地站在我們身邊，我也不會吃她的醋！」容玫瑰冷冷一笑：「榮公子，千萬不要把自己估量得太高！」

「我並不是個不自量力的人，但有些事情，是妳永遠無法想像的！」

「當然，就以你這個男人來說，我就一直都看不透！幸而，世間上比你更好的男人，比比皆是！」

「例如地產鉅富的姚先生？」

「你雖然身在獄中，但耳朵却還很長！」

「姚津瀚是年輕的鑽石王老五，他和妳是很匹配的一對！」

「別開玩笑了，我只是個在風月場中打滾的女人，憑甚麼跟他這種超級富豪相比？」

「別說了。」一面手不老實起來。

她呼吸緊促的在低叫：「你這個殺人狂，是不是要把我殺了？」

「我不會殺妳，但會把妳强姦！」他怪笑着！

「你敢？」

「連殺人都敢，强姦又算得上是甚麼一回事！」他笑得更狠、更怪異！

「就在這裏？」她瞪着他，咬着牙！

她憤怒嗎？她驚慌嗎？不！因爲他和她都知道，這並不是眞正的强姦！

「我不喜歡在沙灘上做那種事，我要把妳送到別的地方，才撕掉妳身上的每一件衣物！」

「荒唐！」她咬着牙怪叫！

「不錯，我們本來就是一對很荒唐的男女！」

* * *

三十分鐘後，榮國業駕駛着她的跑車，來到了銅鑼灣一幢住宅樓宇的停車場。

「你住在上面？」

「只是一個五百呎的小單位！」

「爲甚麼不回到你老子的身邊？」

「我一定會回去見他，但不是現在！」

「你要等到甚麼時候才回去？」

「雪恥之後！」榮國業冷冷一笑：「我要報復！向陷害我的人報復！」

「那人和你的入獄有關係嗎？」

「當然！那一樁血案，並不是局外人想像中那麼簡單的，就算是警方，他們所知道的也不會太多！」

「你比警方所知道的還要詳細？」

「不錯，因爲我的耳朵比警方的人都更長！」

* * *

單位面積雖然不大，但只是兩個人在一起，已很足夠。

榮國業吻她。

她問：「在這一晚，要是我不在你身邊，你會怎樣？」

他答：「我會想念着妳，一直想念着，越是想念，越是睡不着覺！」

「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沒有正確答案的問題，問了又如何？答了又如何？」

他的說話，是敷衍性質的，模稜兩可的。

但他的手，並不只是隨便敷衍着。

他用最直接的方法，深入她兩腿之間。

「你的手，算不算是充滿血腥？」她忽然這樣問。

「天下間殺人如蔴的兇手，大有人在。而且，我是給人陷害的，妳又何必老是向我算帳？」

「算清舊帳，有利發展未來！」

「妳是不是想爲我而懷孕？」

「現在絕對不想！」

「將來呢？」

「將來的事，誰能預計？」

她的腰肢很好看，纖秀而有勁，膚色雪白迷人！

她是喜歡他的。

也許，這已不單止是喜歡，而是一種難以解釋的迷戀。雖然，在她的生活圈子裏，碰口碰面都是紅男綠女，而且有不少出色的男人在她裙下追逐，可是，她竟然沒法挑選任何一人，來取代榮國業在她心目中的位置。

這是無可解釋的。

誠然，榮國業是榮振南的獨生子，這位榮公子的身世，的確足以令無數女人爲他瘋魔着迷，但容玫瑰却絕對不是爲了財勢而攀附於他的女人。

强如姚津瀚那樣的鑽石王老五，也不能打動她的芳心，由此可見，她並不是一般的女人。

榮國業是瞭解她的。

她也同時瞭解榮國業！

* * *

在這大都市中，每一個晚上都是繁囂的。

這是一個不夜天的世界。

一輛勞斯萊斯轎車，在一間裝修豪華、場面浩大的夜總會門前停下。

從車廂裏走出來的是一個氣度不凡，臉色紅潤的中年人。

他叫姚津浩，是姚津瀚的同父異母兄長。

雖然不同母親所生，但姚氏兄弟，向來都是感情十分好的。

姚津瀚追求容玫瑰失敗，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

因爲姚津瀚並沒有隱瞞這件事。

這夜總會，也正是容玫瑰開的那一間。

* * *

姚津浩比姚津瀚更富有，但他已有妻室。

他的妻子是名門淑女，更是留學哈佛的高材生。

但姚津浩的女朋友和情婦，仍然多得不可勝數。

若論風流不羈，他比姚津瀚是

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他是大老闆，一入大門，自然備受隆而重之的厚待。

歡場地永遠都是有錢人的天下。

但姚津浩要見的却是容玫瑰！

「容小姐在甚麼地方？我要見她！」姚津浩的語氣十分冷峻。

接待他的尤經理不敢開罪這大闊佬，但他也眞的不知道容玫瑰的行踪。

只好據實相告，措詞婉委之極。

「她甚麼時候回來？」

「實在很抱歉……」

不等尤經理說下去，姚津浩已「哼」一聲：「告訴她，明晚十一點我再來，要是她繼續芳踪杳然，哼！」

看他的神情，顯然是來意不善的。

但他究竟爲了甚麼事情，冲着容玫瑰而來？

以他那樣的身份，居然會親自闖進夜總會找容玫瑰，單是這一點，就已很耐人尋味。

* * *

尤經理的確沒法可以聯絡到容玫瑰。

他只有等。

但這一晚，到了凌晨四點，她還是沒有回來。

她也沒有帶任何傳呼機、手提電話之類的通訊儀器。

沒有人能找到她。

到了第二晚，姚津浩果然準時十一點出現。

尤經理只好不斷陪笑：「眞對不起……」

「不必說下去了，我知道，她還沒有回來！」姚津浩冷冷一笑，「這裏一封信，煩請閣下交給她吧！」

他說到這裏，把一封信交給尤經理。

尤經理接過這封信，仍然不斷彎腰陪笑，但心中感到十分詫異。

姚津浩連續兩晚大駕光臨，難道就只是爲了要送這封信給容小姐嗎？

這只是信差的工作，但姚津浩却親而爲之。

那究竟是爲了甚麼？

尤經理心裏在想：「多半是爲了他弟弟姚津瀚吧！他弟弟向容小姐求婚，但竟然給容小姐拒絕……對於姚家來說，這也許是一件很沒有面子的事情……」

他心中這樣盤算着，但却沒有眞憑實據的支持。

「只好等容小姐回來再說吧！」

尤經理心裏這樣想。

可是，一連三晚，容玫瑰一直芳踪杳然，誰也不知道她身在何方。

* * *

天降大雨。

容玫瑰在大嶼山一間別墅裏燒烤。

雖然外面的雨勢很大，但她仍然可以在一處簷篷下享受着燒烤的樂趣。

這別墅並不是她的。

這是她一個舊同學的物業，目前，她這個舊同學正在歐洲度蜜月。

「爲甚麼要借別人的地方？妳自己不是也有別墅在大嶼山嗎？」在她身邊的當然是榮國業。

「借來的地方比較有新鮮感。」

「而且不容易給人找到，對不？」

「你果然有點頭腦，猜中了我的心思。」她把一隻燒得金黃的雞翼，遞給榮國業。

但他却把雞翼抛開一旁。

「我需要的並不是食物，而是妳。」

在雨景襯托下，她看來就像是仙女下凡般！

她笑了。

她笑得嫵媚，但却也很清秀。

她似乎是天使與魔鬼的混合體。

他用力地擁抱她，吻她。

* * *

春夢了無痕，榮國業來也匆匆，走也匆匆。

她除了啞然失笑之外，又還能做些甚麼？

半小時後，她撥了一個電話。

「喂，尤滔在嗎？」

「請等一等。」

尤滔，就是夜總會裏的尤經理。

她已很久沒有和夜總會那邊聯絡。

這些日子以來，她心中只繫在一個人的身上。

那人當然就是榮國業。

現在，他走了，說走便走，他的離去，令她感到忿然，也更令她感到孤單。

* * *

姚津浩的信，終於轉達到容玫瑰的手裏。

她揭開一看，然後呆了大半天。

她是在自己的辦公室裏獨自拆看這封信的。

她怎樣也想不到，這是一封挑戰信。

姚津浩要向她挑戰！

他要和她賭沙蟹！

除了姚津浩和容玫瑰之外，參加這一場沙蟹大戰的，根據名單上的顯示，還有司徒鳳天、榮國業和一個叫楚菁的女人！

司徒鳳天就是鳳老哥！他是千王之王，千門中的第一號人物！

但他老人家已很久沒有參與過這類型的賭局！

姚津浩到底在搞甚麼把戲？

* * *

在柔和燈光之下，荊鴻山正和婉宜在舞池中翩翩起舞。

論「舞藝」，荊鴻山是專家。

但婉宜也絕不比他遜色。

這是一個私人舞會的舞池，主人是荊鴻山的老拍檔魏國平。

魏國平在他的別墅裏開舞會，名義是慶祝那齣大製作的開拍。

婉宜一出現，立刻就有人很不高興。

那是一個有四十吋胸圍的肉彈艷星。

她叫貝娜。

貝娜只有二十五歲，還很年輕。

但她出道早，十七八歲已在拍三級戲。

她是魏國平「那條線」的女演員。

「甚麼事不開心？」魏國平大腹便便，滿嘴酒氣地湊了過來。

貝娜冷冷的看着他，一言不發。

魏國平只好陪笑：「娜妹妹，是誰惹妳生氣？只要妳說出那個人的名字，我立刻爲妳出氣！」

「你敢才怪！」貝娜冷哼一聲。

她一面說，一雙嫉妒的眼光一面盯着在舞池中翩翩起舞的婉宜。

魏國平是老江湖，一看之下，已然心中有數。

他對貝娜早已食指大動，每次看見她那四十吋的巨型胸脯，都很想立刻把她擁入懷中，盡情把玩。

但他必須等待機會。

現在，機會來了。

「妳是不是以爲婉宜一定會成爲第三位女主角？」他用試探的口脗套問。

貝娜冷冷一笑：「這是明知故問！但現在無論說甚麼都是多餘的。反正一切已成爲定局，她有荊大導演撐腰，自是無往而不利！」

魏國平嘻嘻一笑：「妳怎麼了？難道妳不曉得，我是這齣電影的老闆嗎？」

「你這個老闆，有實權在手嗎？」貝娜望着他：「再說，外界傳言，說幕後的眞正大老闆，其實並不是你，而是導演荊鴻山！」

魏國平陡地臉色一沉，怫然不悅地說道：「妳既然相信外界的傳言，爲甚麼還要和我談話？不嫌會白費心機，找錯靠山泊錯碼頭嗎？」

貝娜見他似乎已在生氣，急急見風駛舵，說：「喲！早已說過，那是傳言，難道你以爲我眞的會相信嗎？」

聽見她這樣說，魏國平這才面色稍寬。

其實，他只是在故意擺高姿態。

投資開拍這一齣鉅片的幕後大股東，的確是荊鴻山。

但既然荊鴻山刻意隱瞞眞相，他也就索性順水推舟，自認是大老闆可也！

這並不是關乎金錢上的利益問題，而是可以更方便地攏絡貝娜！

要得到貝娜的肉體，必須首先攻破她的一顆芳心。

當然，到了這把年紀，魏國平決不會和她慢慢培育感情，搞甚麼郎情妾意的愛情遊戲。

但要侵佔貝娜的肉體，總要運用一些戰術，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功效。

「妳要做那個女主角，看來只有兩個辦法！」魏國平故作神秘地說。

貝娜勉强裝作鎭定的模樣，只是懶洋洋地「唔」了一聲：「說出來聽聽！」

「找荊導演幫忙！」

「他現在只會幫婉宜，又怎會理睬我這個和他老人家毫不相干的女子！」

「那麼，妳只賸下一個選擇，找另一個人幫忙！」

「那個人就是你？」

「聰明！」

「但我也許在另一種事情上，是一個愚蠢的女子，我……我不怎麼懂得討男人的歡心！」

「這個，妳用不着擔心，我可以從旁指導，只要妳遵照我的指示，我保證妳會成功！」

「好精采的笑話！」

「甚麼意思？」

「照你話中的意思，你現在大概是教導我怎樣去勾引閣下！」

「哈哈！妳這樣的分析，才是一個最精采的笑話！」魏國平得意地怪笑起來。

* * *

舞會結束後，所有賓客都已離開。

唯獨貝娜沒有走。

但一般人都以爲她走了。

但事實上，她不但沒有離去，而且還在魏國平的臥室裏逗留下來。

當魏國平把所有賓客送走之後，他回到臥室裏第一眼看見的，就是貝娜的背影。

「那齣片女主角的事，你怎樣進行？」她問。

「很簡單，只要找老荊談幾句，事情立刻就可以解決！」他蠻有信心地說。

貝娜信以爲真，滿心歡喜地走

了。

只有魏國平心知肚明，要達成她心中的願望，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他既已開出了「支票」，也就只好儘量嘗試一下！

* * *

在一間房子裏，鳳老哥正和他的一位多年「戰友」在研究目下的形勢。

他這戰友，就是在江湖上的「鐵面賭王」歐陽固。

歐陽固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已經給人批評爲「食古不化的老頑固」。

事實上，歐陽固的確是一個很固執的人。

他有很強烈的個人主義，在年輕時，他喜歡獨自闖天下，更喜歡逞英雄。

尤其是在美麗的女人面前逞英雄。

但他並不是那些「風流型」的男人。

他一直都以爲，憑他自己的實力，毋須要任何朋友的支持，都可以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

但他錯了。

有一次，他遇上了一羣老千！

不是一般的老千，而是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的老千！

他在這些老千的壓迫下，走投無路！

他並不是在賭桌上輸給這些老千，而是在刀斧之下吃了敗仗！

那是他最無可奈何的一仗。

他敗了，敗在這些他從來沒看在眼內的「小老千」手下！

那些老千，顯然是要趕盡殺絕，但在最後關頭，一個人仗義地伸出了援手！

以這人的力量，要擊退這些老千，那是易如反掌的事，因爲他並非別人，而是司徒鳳天，不可一世叱咤風雲的鳳老哥！

* * *

鳳老哥的仗義出頭，很快就獲得了回報。

歐陽固喜歡朋友的幫忙，他一直以爲自己是無所不能，無往而不利的「獨行俠」！

但那一次的挫折，把這個「老頑固」的思想徹底改變過來。

要是沒有司徒鳳天這個人的突然出現，歐陽固早已在這個地球上消失！

於是，他有了第一個最值得他尊敬和信賴的朋友——司徒鳳天！

司徒鳳天是個挾恩自重的人。

他看得起歐陽固，認爲他是一個可以冒起頭來的人物。

他沒有看錯！

歐陽固很有幹勁，而且賭術之精，並不比司徒鳳天遜色。

有了歐陽固的加盟，鳳老哥可說是如虎添翼。

* * *

在鳳老哥的書房內，就只有他和歐陽固二人。

鳳老哥問：「最近，仇大姐怎樣了？」

歐陽固答：「每晚都在酗酒，情緒很不穩定。」

鳳老哥嘆一口氣：「她是個能幹的女人，也是個驕傲的女人，而且越來越驕傲。」

歐陽固道：「最近的事情，她感到自己是個鬱鬱不得志的人。」

「她已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她本來的確是很能幹的，但却因爲她越來越驕傲，以至影響了她正常的判斷能力，在這種形勢下，她若不退出江湖，只有害人害己，苦不堪言！」

「司徒兄的顧慮，是很有道理的，但她到現在還是想不通。」

「每個人都有某方面的弱點，她也不例外……」

「也許，她需要更多的時間，讓她慢慢地冷靜下來。」

「只怕時間越多，她的酒癮越深，更難自拔！」鳳老哥說到這裏，揮了揮手，才接着說：「暫時不要再提起她，讓我好好思索一下，下一步應該怎樣走……」

「司徒兄，容玫瑰已接到了姚津浩的挑戰信，這件事情，怎樣處理？」

「姚津浩！好一個深藏不露的老狐狸！」鳳老哥冷冷一笑，「他找容玫瑰的麻煩，也就是存心跟我過不去！」

「你是容玫瑰的師父，但江湖上很少人知道……」

「只是姚津浩一個人知道便夠了！」

歐陽固緩緩地點了點頭：「那一場賭局，司徒兄是否打算參加？」

鳳老哥道：「我已很久沒有參與過類似的賭局，這一次，也不會例外。」

「但外面的傳言，都說你已答應了姚津浩，而且會親自參加賭局！」

「那只是姚津浩散播的流言，他要造成事實，好讓我沒法子推搪。」

「但你若眞的拒絕參與，外界的言論，也許會對我們的集團不利！」

「那只是老千界的言論罷了，用不着放在心上，難道你已忘記，我們早已在正行正當的生意上大展鴻圖超過二十年嗎？」

「對不起，是我失言了！」

「胡說，在我們兄弟倆的談話裏，又有甚麼話是不能講的……」

「只是，我到現在還是以江湖中人自居！」「固老弟，你放心吧，這一場仗，雖然我不打算親自出動，但可以派代表參加呀！」

「我？」

「不！你並不是一個適當的人選！」

「是不是……我太老了，你怕我再也不是那些年輕一輩的對手？」

「不！以賭技而論，你是最好的，這一點，又有誰能懷疑！」

「那麼……」

「我有另一種很特別的理由，不能派你代表我參戰，」鳳老哥緩緩地說道：「因爲……這一戰，我方並不求勝！」

「不求勝？」歐陽固眼神大亮，他是老江湖，很快就明白了司徒鳳天的用意，「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兩人都沒有說出「不求勝」的理由，但雙方都知道了箇中形勢。

「那麼……」歐陽固問：「你打算派仇大姐出戰嗎？」

「不是她！」鳳老哥搖頭。

歐陽固吁了一口氣：「當然不會是她，既然這是不求勝的一戰，你是絕對不會派她出去碰釘的！」

「不錯……」

「你心目中的人選，可以告訴我知道嗎？」歐陽固並不是個太懂得談話技巧的人，但在賭桌上，他的「演技」却是出神入化的！

「當然可以，那個人就是……狄高！」

「狄高？果然是狄高！」

「這小子，最近成了搶手貨！」

「有另一個勢力龐大的老千集團向他招手？」

「不錯，那個集團的確非同小可，就連姚津浩那樣的超級富豪，也只不過是集團中的一枚棋子！」

「好厲害！」

「所以，我們現在面對的，並不單只一場牌局，還有更嚴峻的挑戰，正在湧向我們……」

「狄高，將來的他，會是怎樣的一號人物？」歐陽固喃喃地說。

* * *

黎明將至，在海濱的一間石屋裏，一個人正在獨自喝着悶酒。

這是一間很小的石屋，屋內的陳設也很簡單。

只有一張床，兩張椅，還有一個矮小的茶几。

沒有電視，沒有音響器材，也沒有冰箱。

只有一罐一罐的啤酒。

但這人已在這裏欵了一個月。

每天，他除了吃很少的乾糧之外，其餘的時間，不是睡覺便是獨自在喝悶酒。

他憔悴了。

他已不再是幾個月前，人材出衆、儀表不凡的林力德。

* * *

大海茫茫，只有一兩艘漁船在遠方。

這是一個很偏僻的海灣。

這幢石屋，是他在七八年前，以很低廉的代價買下來的。

就連他也不知道自己何以會買下這間石屋。

在這七八年間，他只到過這裏兩次。

第一次，是和公司一大羣同事到郊外旅行，途經附近，大夥兒一起湧到這裏，在屋外燒烤、打牌、開露天派對。

第二次，是他帶了一個女秘書回來。

他是個生理機能正常的男人，而那個女秘書，不但有三十八吋的胸脯，而且很懂得怎樣誘惑男人。

林力德受不了她的誘惑，終於開着跑車，載着她來到這裏，胡天胡帝玩了兩晚！

但現在，他却孤單單地獨自在石屋門外，喝酒、看着海景……渾渾噩噩地像個白痴一般……

* * *

天色漸漸亮。

一艘快艇，突然闖入這寧靜的海灣。

林力德仍然懶洋洋地坐在那張破爛殘舊的安樂椅上，除了喝酒之外，並沒有任何動作和特別的反應。

快艇上有兩個人。

一個是男人，另一個是衣着新潮的女子。

那個男人，看來只是負責駕駛快艇的漁民。

但那個女子，却是足以令男人爲之目眩心醉的惹火尤物！

丁艷冰！

她居然能夠找到這裏來？

眞不簡單的一個女人。

* * *

快艇來了，又走了。

只有一個人登岸。

丁艷冰穿着一條黑色的短褲，下面赤足。

她的上半截衣衫，除了一件背心之外，就只有輕薄而色彩斑斕的小外套。

外套敞開，那件背心無法把她惹火的身段完全遮蓋。

但林力德却連看也不看她一眼，只是自顧自地仰首喝酒。

丁艷冰來到了他的身邊，緩緩地坐了下來。

她是坐在石地上的。

但林力德却在這時候打了一個「呵欠」。

「你爲甚麼要躲避？」丁艷冰用質問的語氣對他說。

他苦笑一下：「求求妳，放過我這條可憐蟲好嗎？妳瞧，我現在的模樣，根本就不值得妳專程到訪！」

「我知道，我是在愚弄着你，但這世界本來就是這樣的，你不去愚弄別人，別人就會反過來把你不斷的愚弄……你明白這種道理嗎？」

「道理？這算是道理？」林力德忽然嚎叫起來：「這是歪理！只有心態不平衡的變態者，才會說出這種歪理來！」

「你就把我當作一個變態的女人算了，但你和我在一起，決不會弄得自己又憔悴又沉悶！」丁艷冰忽然撲在他的身上，瘋狂地吻他！

他笑了。

他在這樣的情況下，居然苦笑。

他苦笑着說：「原來那個故事是眞的……從前有一個呆子，他餓了……張大了嘴巴，然後……就有一個肉包子從天而降，不偏不倚地塞入他口中……」

「你怎麼了？」她不可置信地望住他。

「我一切都很正常，只是受不了妳這一套！」

然後，他一步一步走向海水裏。

「喂！海水很冰冷，你發甚麼神經？」

「你就當我是個神經漢好了，我忽然想浸一浸冰冷的海水！」林力德一面說，一面繼續走入海水中。

他豈止是浸一浸海水而已，他簡直就是跳海。

丁艷冰的臉色變成了一片蒼白！

「這男人！」她惡狠狠地說：「好，算你有種，我走！立刻就走，而且以後再也不要看見你！」

＊　＊　＊

同日正午。

在尖東一間五星級酒店的扒房裏，荊鴻山和魏國平共進午膳。

荊鴻山近來很忙碌，那是爲了開拍新片的事。

魏國平也是一樣忙碌，但他忙碌的，並不是爲了新片開拍，而是天天都跟貝娜打得火熱。

紙包不住火。

更何況貝娜本來就是一個鋒頭很勁的艷星。

荊鴻山當然也收到了消息。

「近來快活得很吧！」他笑吟吟地對魏國平說。

「彼此！彼此！」魏國平也笑口吟吟，「婉宜是衆所矚目的大美人，若論艷福，你是最令人羨慕的。」

「都是老朋友啦，何必互相取笑！」

「說得好，憑咱們二十多年的交情，咱們之間甚麼事情都是透明的！」

「老魏，你今天找我吃飯，可不是爲了這裏的牛排吧？」

「聰明！實不相瞞，貝娜很想做那齣戲的女主角！」魏國平不再兜彎抹角，直接地把心中的話講出來。

「唔！果然爲了這件事……」荊鴻山沉吟着，又抽了一口雪茄。

「山哥，這一次，你非要幫忙幫忙不可！」

「平兄，你的處境，我是明白的，可是……如今騰下來的女主角空缺只有一個，但我已答應了婉宜……」荊鴻山面有難色地說。

魏國平連忙道：「婉宜雖然也是一個很理想的人選，但她太年輕，演技方面恐怕……」

「演技方面，她絕對不成問題，而且，她近來很有點觀衆緣，套用一句近來流行的術語，這就叫甚麼……『人氣急升』，你明白嗎？」

「但貝娜近來的走勢也很不錯，尤其是在這兩年，她在歌唱界的發展，也令人有意想不到的驕人成績，只要給她機會，她一定可以大紅大紫的！」魏國平仍然不死心，繼續游說荊鴻山。

荊鴻山不禁苦笑起來：「平兄，說句老實話，貝娜和婉宜都各有一定的優點，但空缺只騰下一個，你告訴我應該怎辦？」

魏國平怔住了。

以他自己個人的「意見」，當然是選用貝娜！

但荊鴻山却早已選用婉宜，他會爲了友情而不理會她嗎？

看來，這也是不大可能的事。

說到這裏，魏國平開始後悔今天約見荊鴻山，因爲這是一個愚昧的決定。

明知道不可能會有奇蹟出現，他仍然不死心，自討沒趣。

「山哥，很對不起，是我一時糊塗……唉，女人這種動物，有沒有在身邊，都同樣是一樁苦惱的事！」魏國平重重的嘆了一口氣。

荊鴻山微笑着，緩緩道：「這件事，也許會令你感到爲難，但要哄一個女人歡喜，是有很多方法的。」

魏國平點了點頭，道：「我明白，你放心好了，千萬不要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至於貝娜，我會令她滿意的。」

晚上九點，貝娜依約盛裝會晤魏國平。

她是美艷的女人，尤其是當她在刻意打扮的時候。

（未完・七）

霸王刀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義無反顧殺師爺　同仇敵愾除惡霸

上文提要：惡師爺呂文彬覬覦馬家錢財，誣其私通海盜判入大牢，並查封馬家店子。馬家寨人爲報仇扮海盜截殺經雁蕩山口的呂師爺，阮不悔誤認爲海盜圍殺官兵，出刀相助反而錯放了大叔的仇人。呂文彬欣賞其刀法高明，蓄意收爲己用，不料霸王刀鞘上的青龍引起了他的疑心，令人撒下暗藏的大網，追問阮不悔「括蒼刀霸」龍一飛的下落……

阮不悔一聽吃一驚，怎麼連這師爺也知道大叔的名與號，而且說得似乎與大叔有着深仇大恨的。道：「我聽不懂你說的甚麼話。」

師爺憤怒的道：「好小子，你少在老夫面前弄詭，想鬥智嗎？你小子差遠了。」

阮不悔道：「我曾救過你們呀！」

師爺哈哈一笑，道：「老夫未忘你出刀之事，老夫怎麼會忘記呢？」

他似乎更得意的又道：「你祇那麼一出現，便殺了那麼多黑衣人，老夫就是想不出今日江湖上甚麼人會有如此厲害的功夫，那刀光之閃耀，祇有一個人。

「可惜這個人早死了，如果你沒騙老夫，那麼老夫便告訴你，當年的『括蒼刀霸』就是這身手。」

阮不悔道：「你很害怕龍一飛了？」

師爺雙目怒視阮不悔，道：「怕他？哈……不錯，那還在從前，但今日活在世上的却是老夫而非龍一飛！」

阮不悔很想知道這師爺與龍大叔之間有甚麼仇恨，便强忍着憤怒，道：「你們之間有甚麼仇？」

師爺呂文彬嘿嘿一聲冷笑，道：「此時此刻，你還有心思問別人的事呀！爲你自己吧！」

他手一揮，兩個大漢奔過來。

師爺呂文彬道：「綑上，小心他的那把刀。」

師爺一邊的大漢已沉聲道：「年輕人，可以把你手上的刀先拋出來了。」

阮不悔有些慌，不知對方的下一個手段是甚麼。

就在他往下瞧的時候，突覺得那張大網在收縮，往上面慢慢的收。

這光景不用多想，必然是把網收得阮不悔站立也難了，直到把他的身子像肉粽般的綑個結實。

網收得很快，阮不悔右手霸王刀鞘貼上身了，他以雙手握緊了霸王刀，大吼一聲：「殺！」

就聽得裂帛也似的一聲響，嘎！那面網被霸王刀切開一條長口，阮不悔立刻自網中脫困。

阮不悔剛落地，刀鞘也掉下來了，抬頭看，「錚」的一聲，那面網被機關拉在亭子的上方貼緊了。

就聽得師爺呂文彬大叫一聲：「殺了他！」

「殺！」

先是那個守在亭下的大漢，他拔刀便往阮不悔迎過去，另外兩個是差役模樣的人，也舉刀殺向阮不悔。

這三人是要圍殺阮不悔了。

眞狠厲的一刀，那個原本準備

用繩子綁阮不悔的大漢，衝上前舉刀未落下，便發覺流電也似的一刀迎面切下來。

他老兄心頭一緊，不知如何出手阻擋，自然的把頭往一側猛一閃。

「刷！」

阮不悔這一刀眞嚇人，自大漢的脖根切下去，劈甘蔗也似的，可把這人劈得幾乎變了兩半。

鮮血濺灑中，阮不悔已躍到了院子裏。

呂師爺就被阮不悔的這一刀震住了。

師爺大聲叫：「龍一飛的刀法，錯不了，當年姓龍的被圍殺，他總是用這一招，擋者披靡呀！」

此時誰還管他甚麼刀法？

另一人與亭下大漢聯手上，直撲阮不悔。

再看呂師爺，他退守在小橋上直咬牙，手上也不知拿的甚麼玩意兒。

阮不悔不是來遊戲的，他是前來殺人的。

他見這二人舉刀奔上來，大吼一聲：「天雷斬！」

「哎……」

「哎呀……」

兩個撲上來的大漢應聲而倒，鮮血流得小溪水也染紅了。

阮不悔猛回身，師爺呂文彬已大叫：「你小子敢在老夫家中殺人吶！」

阮不悔咬牙，道：「連你一起殺，姓呂的，小爺今天前來就是取你狗命來的！」

師爺呂文彬雙眉一挑，道：「龍一飛，龍一飛那小子未死，是他把你調教成第二個龍一飛，他的化身，前來殺我的，是不是？」

「不錯。」

「龍一飛眞命大呀！這世上有什麼人被砍掉一條腿而又被踢入海中還會活的？」

阮不悔冷冷道：「我大叔未死，你死定了！」

師爺呂文彬道：「他在哪裡？」

阮不悔道：「他在那裡並不重要，要緊的是小爺馬上要取你的狗命。」

他似乎十分惱怒，又道：「眞是造化弄人，上天要你死在那裡，你就不會死在別的地方，當我在山溝助你們的時候，怎麼也想不到是你這惡師爺，這才多久呀！咱們又在這兒碰上了，也算上天有眼，狗東西，你逃不掉了。」

就在這時候，忽見兩個壯漢走進門來。

這二人一個壯一個胖，可不正是師爺身邊的武士，高天河與魏老八二人。

這二人剛進門，小橋上站的師爺呂文彬笑了。

阮不悔也看到這二人了，不就是在山溝中分別守護着那座軟轎的兩個人嗎？

這二人見地上死了人，又見阮不悔挺刀欲撲殺師爺，二人對看一眼。

姓高的沉聲道：「朋友在山裡助了咱們，爲何此刻再向咱們出刀？」

阮不悔冷冷道：「娘的！你也別問那麼多，你二人是個什麼官呀？」

姓高的笑笑，道：「我二人只爲師爺辦事情，官不官的誰還去計較！」

姓魏的也接道：「你朋友如果留下來爲師爺辦事，自然少不了你的一份好處。」

阮不悔道：「什麼好處？坑死別人利了自己的事，只有你們幹，我不幹！」

呂文彬沉聲道：「這小子乃是龍一飛調教出來的殺胚，你二人小心了。」

姓高的臉皮一緊，道：「龍一飛沒死？」

呂文彬道：「看他手上的刀，霸王刀呀！」

魏老八道：「龍一飛那殺胚，他被砍斷腿流着血，踢入海中的，怎麼還有生還之理呢？」

呂文彬道：「這是老夫唯一做的一件錯事，死不見屍，錯在我了。」

阮不悔不出刀，他在聽，他也聽出些端倪了。

面前來的這一壯一胖二人，也曾是大叔的仇家，那麼今天一併送他們上路吧！

霸王刀莊嚴的平舉在上方，刀刃朝向敵人的同時，阮不悔露出個神聖不可侵犯的架式，道：「少再囉嗦了，出刀吧！」

師爺呂文彬大叫道：「看看，你們看吶！當年龍一飛欲殺人的時候，便是這個架式呀！」

高天河冷笑了。

他拔刀發出龍吟聲，厲叱道：「難怪出刀就放人血，原來你竟是龍一飛那殺胚調教出來的，但不知你的功夫是不是同姓龍的一般狠辣！」

那魏老八在移動步伐，他往阮不悔的左側移。

小橋上站的師爺呂文彬，道：「一進一退，進退有據，切莫硬上刀山吶！」

他此言一出，阮不悔也一怔，這姓呂的必然精通技擊，他說的全是行話。

只不過阮不悔也非省油燈，他自信足可以幹掉面前三個人，他早對大叔的刀法產生自信。

高、魏二人當然不發急。

當二人知道了阮不悔的根由出身，他們已收起那股子不可一世的兇悍，心中仔細在盤算着。

那當然是盤算着在一招之間幹掉這小子。

* * *

院中很靜，無聲無息，就好像院子裡沒有人似的。

沉靜可不是沒有事，那是搏殺之前的沉靜。

也許有些窒人的沉悶吧！

便在這時候，有個人拔腿便往縣衙門奔去，這個人早就出現在呂師爺私宅附近。

這個人平日裡就常出現在這一帶，而且十分注意來往進出的人物。

院子裡已經死了人，這人才拔腿往衙門奔去，從這人的臉上看，似乎還帶着幾分笑靨呢！

* * *

那人奔走了，院子裡却幹上了。

只看見高天河那胖身軀打橫閃出一丈不到，好凌厲的一刀，已砍向阮不悔。

另一邊的魏老八砍刀發出「咻」聲相連，一片刀芒直往阮不悔的下三路猛切過去。

這二人只那麼一出手，阮不悔就替馬家寨捏一把冷汗，因爲單憑他二人出刀架式，馬家寨的人就很難擋得了他們的搏殺。

阮不悔見來刀沉猛，殺法强悍，雙足疾點地，暴吼一聲，激射出二十七刀，刃芒層層。

是的，「天雷斬」出手了。

就聽得層層刃浪之中，傳來裂帛也似的聲音，鮮紅浪花在飛濺，仔細看去，阮不悔的整個人被這些紅色血珠子染了大半身。

高天河發出「嗚嗚」聲，直往小溪邊撞過去。

魏老八揮着流血不止的斷手「哇哇」怪叫：「操那娘的老皮呀……我的手……」

阮不悔砍了這二人成重傷後，他猛抬頭，見師爺呂文彬轉身就往小橋那面奔去，他火了。

阮不悔厲吼：「你還想逃！」

阮不悔吼叱着，一個箭步奔上橋，師爺的身子已在橋下了。

阮不悔就要舉刀殺下去了。

忽的發現前面的師爺猛的暴旋身，口中狂叱：「死吧！我的兒！」

嚄唷！好一片星芒激射出來。

那是一隻小不過半尺的圓筒，一蓬梅花針從圓筒中射向阮不悔。

雙方本已快接觸上了，師爺爲了能脫出敵人的刀芒，他把距離拉遠再回射。

要知江湖上能用梅花針的人不多，有許多武者也不隨便用如此歹毒的暗器。

那隻圓筒後面有機簧，只一按，筒中的梅花針盡數射出來，那是要殺人命的東西啊！

呂文彬輕易的不使用，但却身上少不了它。

如今性命交關，他不得不用。

阮不悔當然發現了。

當呂文彬的機簧發出「卡」的一聲響，他便知道敵人有暗器射來。

要知阮不悔也曾走道保鏢五年整，江湖上的那些鬼魅玩意，聽也聽得不少。

他自跟龍一飛習刀之後，龍一飛也告訴他不少江湖中狗屁倒灶的妙事。

這時候見師爺使出暗器，知道退已不及，立刻大吼一聲：「殺！」

阮不悔不是殺向呂文彬，他是知道的，先救自己命才是眞，他不怕呂文彬逃走。

阮不悔的吼聲比他的刀慢多了，當他施用那招「千刀殺」掄了個極光，罩得似光弧般刃牆，就聽得宛似下了小冰雹也似的一陣叮叮噹噹聲。

天爺，嚇人吶！

阮不悔聽得那一陣叮噹碎聲，又發現小橋下的師爺呂文彬張大眼睛在看他，忙着一個側閃疾退。

令人吃驚的事出現了，呂文彬戟指阮不悔，震驚的道：「你，你……不躺下來？你沒中我的梅花針？」

阮不悔舉刀平胸前，他發現刀身上閃着紫光，細看之下，吃一驚，可也高興的哈哈笑了。

呂文彬道：「你……」

阮不悔把刀舉向呂文彬，冷哂道：「呶！你射出的梅花針就在小爺的刀身上。」

他邊說邊用手去撥下刀身上貼緊了的梅花針。

阮不悔一看便知道這些梅花針餵過劇毒，五分長的針身盡是紫顏色。

阮不悔把梅花針撥在地上，他冷笑道：「姓呂的，你還有什麼怪招，就一併施出來吧！」

呂文彬道：「霸王刀，霸王刀，竟然還有吸鐵功能，若非此，你小子至少要中我十枚以上毒針！」

阮不悔一步步的往小橋下逼過去。

呂文彬却步步在後退，他往正廳前退着：「小友，咱們可不可以打個商量？」

阮不悔道：「商量？晚了！」

「不晚不晚，你若收刀，就開個價吧！千二八百兩銀子，我立刻奉上。」

阮不悔心一動，但當他想到龍大叔的交代，心中猛然醒悟，同這

種人商量準定吃虧。

阮不悔正在想着，忽見呂文彬疾往大廳廊上躍去。

阮不悔厲吼一聲也平飛出刀。

「你逃？」

「哎……」

呂文彬肩背之上挨一刀，人已往台階上趴下去了。

呂文彬用力回過頭，他那一雙眸子流露出兇殘的眼神，道：「你……可惡……啊……」

阮不悔的刀又揚起來了。

他相信姓呂的非死不可，他本就是爲了殺姓呂的才來溫州的。

就在阮不悔往下砍的時候，大門口忽的傳來一聲大吼，道：「等等！」

這又是誰來了？

阮不悔側轉身，心中大吃一驚。

因爲衝進來的是官兵捕快二十整，有個半白灰髮大個子，他手上拎着刀，緊走幾步，到了大廳前。

阮不悔怔住了，他還能殺官兵捕快嗎？

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先是，呂文彬見來了縣府捕快，他大聲吩咐：「令狐長江，快把這刺客抓起來，他進到我這裡亂殺人吶！」

阮不悔橫刀，他打定主意了。

他的決心是要殺呂文彬，如果捕快們來拿他，他必下重手出刀。

於是，那個叫令狐長江的大個子老人提刀走到阮不悔面前，他先是上上下下的看看阮不悔，點點頭：「果然少年英雄！」

他只說了這麼一句話，就變了臉色，只見他猛的一個大轉身，面對師爺呂文彬，冷冷的道：「受傷了？」

呂文彬叱道：「問這些幹什麼？快抓人呀！如被他逃跑掉，唯你是問！」

令狐長江冷冷的朝地上吐口水：「哦呸！」

他這一呸，呸得呂文彬猛一楞。

令狐長江道：「姓呂的，你生就兩張口，邊吃邊坑一方，你作了多少孽呀！你也有今天？」

師爺大怒，道：「反了，反了，縣太爺也要聽我的，你一個捕頭算個鳥！」

原來令狐長江是捕頭。

他聽得呂文彬的吼叫，不由更怒，道：「姓呂的，你的罪狀數不清，就你同台山島大海盜沈東海的勾結，就是死罪一條，你以爲咱們不知道？你聯惡欺主的勾當，大爺一直找不到機會治你，你身邊的殺手，我們全知道。」

他四下一看，長亭附近有人在哎呀。

捕頭一看，便又是一聲冷笑：「你的貼身死士高天河與魏老八也完了，眞是太好了啊！」

忽然，令狐長江一聲大吼：「把這三個受了傷的抬回大牢，餘下的去後院，大小一齊上繩拴，拉回縣衙去，等候大人發落了。」

「是！」

嚄！十幾個捕快往後院衝。

呂文彬已叫道：「禍不及家人吧？你們……」

令狐長江道：「及不及你的家人，那得由大人發落，你已經完了。」

呂文彬忽的怪笑一聲，道：「好，咱們大堂上去理論，太爺他也有一份。」

「叭！」

「哎！你打我？」

令狐長江吼道：「你以爲大人同你一樣，收了許多黑心銀子嗎？屁！你錯了，所有收的銀子列入了管帳，只有你一人不知道。」

於是，衆官兵捕快把一干人犯全帶走。

這光景可也把阮不悔楞在那兒了。

令狐長江過來了。

他走得很輕鬆，臉上是一團和氣：「聽說小友在山溝救過我們？」

阮不悔道：「巧合而已。」

令狐長江道：「你該看清一件事實吧！」

阮不悔道：「甚麼事實？」

令狐長江道：「我的手下回來言及，當他們同海盜幹上的時候，這呂師爺與他的貼身武士魏老八與高天河二人都守在一起不出手，是嗎？」

阮不悔道：「這我看到了，只不過當時殺得兇殘，我並未深想。」

令狐長江道：「這個惡師爺，他這兩年越發的跋扈，有時還當面頂撞大人，他以爲他已控制住大人了，橫行而無忌憚，兄弟們早就不順眼，只是因爲他身邊的高魏二人是殺手，加上呂文彬是師爺，幹起來免不了吃悶虧。」

他拍拍阮不悔，又道：「眞的很感謝朋友，當我的兄弟向我報告說，你在這兒出刀，我便知道這惡人的末日到了，我馬上帶來二十個捕快，等必要時助你。」

阮不悔道：「姓呂的是厲害，換是別人早死了。」

他一笑，又道：「你們不捉拿我了？」

一笑，令狐長江道：「感謝還來不及吶！哈……」

他笑着走向大門，這兒要上鎖了。

阮不悔突然叫道：「喂！捕快大人，你等等！」

他追上去便問道：「聽說大牢裡，你們押了馬家寨父子二人，是嗎？」

「有。」

「他們犯何罪？」

「他們沒犯法呀！」

阮不悔道：「奇怪了，既然沒犯法，爲何把人關起來？」

令狐長江道：「關他們的，那是呂師爺的時代，如今時代變了，姓呂的再也不呼風喚雨了。」

阮不悔急問：「聽說上報姓馬的父子通海盜倭賊，已經報上去了，就等公文批下，便要刑場殺頭，是不是？」

令狐長江道：「那是呂文彬在唬人，無非想訛詐溫州縣上最大的兩家字號——天祥銀號與瑞祥綢緞莊，這事咱們太爺早知道了。」

阮不悔道：「你們太爺怎麼不解他的職呀？」

令狐長江一嘆，道：「太爺知道姓呂的身邊有能人，姓呂的本身也是能人，一旦翻了臉，吃虧的是大人。」

阮不悔道：「眞可惡啊！」

他見令狐長江又要走，便又問道：「捕頭大人，可要放了馬家父子呀！」

令狐長江站定，他看看阮不悔，道：「原來朋友是爲了馬家才來溫州呀！好，單只你幫了這麼大的忙，我回去在大人面前說清楚，明日午時就放人。」

阮不悔一聽笑了：「謝謝，謝謝！」

＊　＊　＊

阮不悔站在呂文彬的這座豪華大宅大門外。

他看着捕頭令狐長江與兩個捕役把大門上了鎖，繁盛熱鬧的一座大宅子，剎那間變成死寂一片。

阮不悔便也一聲浩嘆。

他嘆人生就如同這一刻，人生在世擾擾攘攘幾十年，兩腿一伸，去他娘的，便甚麼也完了。

那些富裕，那些偉大，想一想全是造化安排的，等到上天對你玩笑開夠了，招招手，你便甚麼也完了——歸返自然吧！

阮不悔心中早有這種想法了，他在四維鏢局當金東陽徒弟時，便有這種想法。

令狐長江十分愉快，他拍拍手走到阮不悔面前，笑道：「怎麼樣？我這就回衙去交差。」

他抬頭看天色，又道：「本當請你喝一杯，我看改天吧！朋友，令狐長江再致謝。」

阮不悔忙回禮，道：「不敢，倒是捕頭大人的話，明日午時，我在衙門外接人。」

令狐長江重重點頭，道：「錯不了，朋友，就這麼說定了。」

阮不悔看令狐長江轉身走，立刻又叫住，道：「捕頭大人請留步！」

令狐長江回過身，道：「朋友，還有指教？」

阮不悔道：「不敢，請問縣城大街上馬家寨的兩家字號，甚麼時候發還馬家人？」

令狐長江一笑，道：「朋友，你這是幫人幫到底呀！我會請大人下個命令，馬家父子一旦出了牢門，他們就可以回去重開業了。」

阮不悔心中一寬，道：「全仗捕頭大人了，哈……」

令狐長江走了，看那份輕鬆，令人看了忍不住的笑了。

溫州出了這麼大的案子，平日溫州百姓誰敢正眼瞧師爺呂文彬，不料變生肘腋間，消息可也傳開了。

消息一出不要緊，溫州街上有人放起鞭炮來了

熱鬧啊！宛如年三十夜一樣。

＊　＊　＊

阮不悔剛剛走到大街上，暗處忽有人低聲叫：「阮兄弟，阮兄弟！」

阮不悔一聽便知道是馬小倩在呼叫他，立刻轉身到暗角。

果然馬小倩在等着他。

馬小倩見了阮不悔，立刻伸手拉住，道：「阮兄弟，遠遠的就見捕役往衙門後街跑，還以爲合力對付你了。」

阮不悔道：「不是對付我，他們對付那個惡師爺。」

他自在的一笑，又道：「原來姓呂的這多年在此橫行霸道，早已引得縣太爺心中發火，總想找個機會除掉他，巧的是我來了。」

馬小倩喜道：「眞的呀？」

「一點不假。」

「你打敗了姓呂的一夥人？」

「應該是這麼說吧！」

馬小倩道：「老天開眼了耶。」

她忽然又問：「我爹我哥他們……」

阮不悔道：「明日午時，咱們在衙門口接他們。」

馬小倩道：「眞的呀？我太高興了。」

她很激動，立刻雙臂一張，抱緊了阮不悔的腰，一個香噴噴的頭便埋進阮不悔的胸上了。

阮不悔自然也高興，他接着，道：「妳的老父老哥出來的時候，也是妳家兩個字號重開業之日，官家不再查封了。」

馬小倩這一下更感動，她哭了。

阮不悔一笑，道：「別哭別哭，留着眼淚等明天你們父女會面再哭。」

馬小倩一聽，噗嗤一聲笑了。

* * *

馬小倩引着阮不悔往一家客棧走。

她依然憂心的問阮不悔，道：「阮兄弟呀！聽說呂文彬這惡人把我爹與哥哥二人的案子定了私通海盜倭寇，公文已往府衙呈去，就等回文一到，就要問斬了，怎麼會……」

阮不悔一笑，道：「那是姓呂的在唬人，公文根本未呈報，志在逼妳老爹放棄兩家字號。」

馬小倩一聽直咬牙，她眞想找上呂文彬狠狠的捅他幾刀，出這口怨氣。

* * *

馬小倩與阮不悔走到一家「海風客棧」，這家老板只一看到馬小倩，立刻笑迎上前，道：「馬姑娘，恭喜了！」

馬小倩當然知道老板的意思，立刻點頭笑笑，道：「咱們大家恭喜。」

老板不認識阮不悔，只顧招呼馬小倩，但見馬小倩對阮不悔的表情，以爲是馬小倩的情郎吶！

馬小倩已對老板道：「這一回事出突然，全是這位阮兄的功勞，是他打敗了呂文彬的幾個武士，也重傷了師爺呂文彬，捕快們才敢下手拿人。」

她這麼一介紹，嚄！老板把阮不悔當成神一般。

於是，「海風客棧」的最好房間由阮不悔住下，至於馬姑娘，也把房間緊鄰着阮不悔的房間。

老板還派專人守在客房門口侍候着，這光景阮不悔可從未如此享受過。

這一夜是令人興奮的。

馬小倩興奮得睡不着。

她的心中有了阮不悔的影子。

一開始她並不在意阮不悔，尤其當阮不悔在山溝出刀殺傷他們馬家寨十多人之後，她恨不得生吞了阮不悔。

然而此刻就全變了。

此刻，阮不悔的影子盡在她的芳心中，幻夢似的出現着，那身段、架式、一言一行，都令馬小倩覺得可愛，而且可愛極了。

二更天，她睡在床上盡在胡思亂想着。

三更天有幾次她忽然坐起來，然後頹然又躺下。

四更天該睡了，可是她三次走下床，走到房門前，又回來，然後再上床。

如此折騰到五更天，她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阮不悔就不一樣了，他以爲溫州縣的師爺死定了，也算是了却大叔交代的任務。

不但完成大叔任務，而且也救了馬家寨，眞是大快人心，好不高興。

阮不悔是笑嘻嘻的入了夢鄉，他一睡便到大天亮，他怎知隔壁房中的馬小倩正爲他失眠了呢。

* * *

海風客棧老板見阮不悔走到前面來，立刻命小二送上酒菜，他還朝後看：「咦？馬姑娘沒有出來呀？」

阮不悔道：「我未去吵她，老板你偏勞了！」

老板立刻走到後面客房，他叫醒了馬姑娘。

馬小倩聽說阮兄弟已在前面等她去吃飯，便急匆匆地穿衣衫。

她是對着鏡子猛打扮，從頭到脚檢查個仔細，直到自己覺得滿意才碎步走出客房來。

那老板笑對馬姑娘道：「昨日風塵僕僕，今日容光煥發，玉貌花容，好風采呀！」

笑笑，馬小倩一路到前面飯廳上，只見阮不悔一副悠然自得的坐在椅子上。

馬小倩走到桌前面，笑嘻嘻的道：「你起來了？」

阮不悔心中好笑，若不起來，怎會坐在這裡？廢話！

其實有許多廢話，人們常說，比喻有人回到家，家人就會說：「你回來了？」有人自飯館走出來，有朋友會說：「你吃過了？」

其實廢話也算禮貌，要不還能說些甚麼？

馬小倩也只說這句話。

阮不悔欠個身，道：「馬姑娘請坐！」

這二人是仇家變朋友，多少帶着怯生。

馬姑娘歪着柳腰坐下來，一笑道：「吃吧！阮兄弟吃飽了咱們去衙門等接人。」

阮不悔與馬小倩二人正吃得香，嚄！突然有個伙計奔進來，那伙計一邊叫道：「捕頭找來了。」

阮不悔一聽，抬頭看，門口出現的大個子，可不正是溫州縣衙門的令狐長江來了。

那令狐長江滿頭汗水大喘氣，當他看到阮不悔的時候，忍不住大叫一聲：「找得我好苦耶！」

阮不悔急忙站定，馬小倩吃一驚，她看着令狐長江站在他身邊。

阮不悔道：「怎麼了？」

令狐長江道：「不好了。」

他喘着氣，看看馬小倩，又道：「天還未亮，我去查號子，牢房的門打開了，關在裏面的呂文彬與三個他身邊的武士全不見了，祇有呂文彬的家眷在裏面。」

阮不悔一聽火大了：「你們呀！眞是飯桶。」

令狐長江道：「我們已經飯桶多年了。」

他露出十分無奈的苦臉相。

馬小倩道：「夜來城門已關，他們怎麼逃走的？」

令狐長江道：「連那看守城門的兩個人也一起逃走了，縣衙中呂文彬插了花，二十多官兵都隨他而去，太爺也想不到，也難怪他如此大膽不把太爺放在眼裏。」

阮不悔道：「可知逃往何處？」

他立刻焦急起來，因爲呂文彬已經入了牢，就等砍頭了，如今他逃掉，自己回去如何向大叔交代？

馬小倩道：「這可怎麼辦？我爹他……」

阮不悔立刻對令狐長江道：「我會去追殺那惡師爺的，捕頭大人，你能不能先把馬家父子二人先釋放？」

令狐長江道：「好，我這就趕回衙門向大人說明，祇不過，朋友你可不能離開溫州縣城吶！」

阮不悔道：「爲甚麼？」

令狐長江道：「太爺的意思，需要你朋友的保護呀！」

阮不悔道：「守株待兔？不太好吧，要是他不來，我豈不是白等？」

令狐長江道：「他會來，他不能不顧他的家眷，二十多口人命，他會來的。」

阮不悔一聽也認爲姓呂的是必會再來，便點點頭，道：「也罷！我在這兒住下來等他。」

馬小倩道：「何不在我們瑞祥綢緞莊等呀？」

阮不悔搖搖頭，道：「不啦，妳快去接妳的爹，還有妳哥哥，你們遇上這種事，必然有許多事忙碌，我就不再打擾了。」

令狐長江大喜過望，道：「好，一句話，我這就回府衙回稟太爺。」

他對老闆點點頭，又道：「拿最好的來招待我這位朋友，少不了你的銀子。」

老闆笑道：「聽說他殺傷那惡師爺，我這裏打算不收他的房飯錢吶！」

阮不悔道：「我不白吃，銀子我有。」

他對馬小倩又道：「去吧！先把妳父兄二人接出來，那地方住一天就叫人不耐煩。」

令狐長江對馬小倩點點頭，道：「馬姑娘，妳跟我去衙門，很快就放人。」

馬小倩十分激動，忍不住走近阮不悔，她幾次抽噎着才用力道：「阮兄弟，這是一份還不完的情啊！」

阮不悔道：「不必掛心上，便是沒有馬家寨子這回事，我還是不會放過惡師爺呂文彬，老實說，我就是爲了殺這傢伙才趕來溫州府的。」

是的，如果呂文彬仍然活着，他就不敢回去見他的大叔龍一飛。

現在，阮不悔煩惱了。

他看着馬小倩跟着令狐長江走出客棧，也無心吃喝，轉回客房中去了。

* * *

令狐長江帶着馬小倩到了縣衙門。

祇見溫州縣大堂上捕快們垂頭喪氣的，分別兩邊站。

大堂上正有個憤怒的大人在叱喝，見捕頭帶着姑娘走到大堂上，立刻不叱吒了。

大人道：「是她殺傷呂文彬的嗎？」

令狐長江立刻走上前去，他對那位臉色泛白的大人低聲的稟報一陣，就見那位大人點點頭，道：「他不會走掉吧？」

「不會，似這種俠客，一言九鼎。」

那位大人似是喘了一口氣，道：「捕頭呀！你要盡快找呂文彬四人躲藏的地方，此獠不死，我睡不安枕呀！」

聽聽，縣太爺的膽子早被呂文彬嚇破了，否則他怎麼也不會叫一個幕府師爺騎在他的頭上撒尿。

* * *

有了大人的口諭，馬小倩與令狐長江二人便轉而往大牢走去。

馬小倩又開始激動了。

馬小倩曾來探過牢，但她連面也沒得見，她當然也送銀子，可是銀子照收，就是不能進牢房。

此刻，馬小倩站在牢門口，她的心頭湧上千般滋味，令狐長江對她低聲道：「馬姑娘，有件事情倒是忘了對妳說明白。」

馬小倩道：「捕頭大人請明言。」

令狐長江道：「快去找來一輛馬車，因爲妳的父兄二人受了傷，行動上不方便。」

馬小倩一聽哭了，她哭着往客棧中奔回去。

是的，被人坑陷而關入牢裏，自然會受到毒刑，而無中生有的寃屈，祇怕更慘。

馬小倩就是擔心這些，她也害怕這些，當她聽了捕頭的話，便也忍不住的哭了。

馬小倩又奔回「海風客棧」，老闆正與阮不悔在說話，見她哭着回來，阮不悔第一個迎上去。

阮不悔急切的問道：「怎麼了，他們不放人？」

馬小倩道：「我爹我哥被他們打得不能動，我這是來找一輛大車的。」

老闆道：「車子有，我去叫伙計套車。」

老闆匆匆的往門外走，馬小倩忍不住撲向阮不悔哭起來了。

阮不悔心中一緊，道：「別哭，別哭，我陪你去接妳的爹及哥哥。」

馬小倩仰起淚臉，道：「謝謝！」

海風客棧外面有車聲，祇見老闆跑進來：「馬姑娘，車子來了。」

阮不悔與馬小倩，二人立刻走出客棧外，趕車的掀起車簾子，馬小倩當先坐進去，阮不悔便坐在趕大車的一邊。

長鞭發出「叭」的一聲響，兩匹馬拖着篷車便往衙門馳過去了。

遠遠的，衙門口有一堆人，祇見兩個披頭散髮，滿臉血跡的漢子由幾個捕役架着，等到大車一到，馬小倩立刻撲上去，她又哭：「爹！哥！」

兩個垂頭的人把頭用力抬起來，天爺！早被打得不成人形了。

「小……倩……吶！咱們這……是招誰惹誰了，要受這種災禍……呀！」

「爹，別說了，活命就好，上車吧！」

另一人也痛苦的道：「妹子……呀！咱們銀子……多……也惹人眼……紅呀！天理何在……」

兩個人被送上車，馬小倩立刻吩咐趕大車的，道：「快，先送去瑞祥綢緞莊，然後去請大夫為我爹治傷。」

趕大車的當然知道瑞祥綢緞莊，趕車的乃是溫州人，溫州最大的綢緞莊便是瑞祥，那祇不過相隔兩條大街。

* * *

馬車調個頭，趕車的穩住大車不急趕，因為車上有兩個受傷的人。

車子才走沒多久，捕頭又奔過來了。

捕頭跟在大車後，他可不是來送馬小倩他爹馬洪亮的，他是因為大車上還有個阮不悔，才又跟來的。

令狐長江邊走邊問阮不悔，道：「阮朋友，大牢裏走了呂文彬，而呂文彬的一夥也逃光了，大人以為你阮朋友是俠士，可否搬入衙門去住，我們大人以為這樣子才是最妥當安全的，不知阮朋友意下如何？」

阮不悔扭身跳下車，他同捕頭令狐長江走一起。

阮不悔道：「捕頭，我說過，我住客棧，祇要一有了姓呂的消息，不用吩咐，我就會找去的。」

捕頭令狐長江道：「咱家大人會擔心，他知道姓呂的手下有能人，怕……」

阮不悔道：「他那幾個人挨了刀，十天八天中，他們站不起來，請你們大人放心好啦！」

令狐長江無奈的道：「阮朋友你既不去住縣衙，那守在海風客棧別走開，一旦消息傳來，馬上通知你。」

阮不悔道：「這樣最好不過了。」

溫州大街並不長，沒多久便到了瑞祥綢緞莊大門外。

抬頭看，嚯！三開門面夠氣派，朱漆門板上了栓，正門貼有封條，捕頭上去三把兩把撕下來。

開了大門往內走，那馬小倩與阮不悔分別扶着馬洪亮與馬上飛二人。

前面門面未大開，兩邊櫃檯內黑呼呼，轉入二門是後廳，兩邊廂屋全開着。

令狐長江還吃一驚，怎麼會門沒關。

一行人繞過右面前廊來到後廳上。

馬小倩祇一推開門，不由得一聲呼叫：「你們看！」

馬洪亮祇一瞧，便憤然的道：「這是甚麼世界喲！」

阮不悔看得火冒三丈高，他對捕頭令狐長江道：「你看這是誰幹的？」

捕頭道：「還用問？當然是呂文彬那夥人幹的。」

原來這後廳上，一應傢具變了樣，兩邊臥室的東西全被搬出來，一件件的搜刮過，便牆與地面也挖開，想是要找出馬洪亮的藏金所在了。

捕頭對馬小倩道：「趕快把賬房伙計全找回來，這多天的折磨，你們需要人幫忙的。」

馬小倩看向阮不悔，她的眸子有乞求的光芒。

捕頭當然明白，但他的公事忙，便招呼一聲，匆匆的走回衙門去了。

* * *

阮不悔沒有走，他與馬小倩收拾兩張床，侍候傷者躺下。

馬小倩對阮不悔說道：「阮兄弟，我去請大夫，順便請幾個住在附近的伙計回來，這裏拜託你了。」

阮不悔道：「那就快去，這裏我慢慢整理。」

馬小倩對阮不悔重重一看，眼神中不知是酸還是甜，也許五味雜陳吧！

馬小倩剛走不久，阮不悔聽到一聲蒼老聲音道：「小友啊，你請過來。」

這是馬老爺子的叫聲，阮不悔

立刻走過去了。

阮不悔來到床前，馬老爺子伸手拉住阮不悔，道：「小友，聽小倩說是你救了我父子呀！」

阮不悔道：「休提這些，您老養傷要緊。」

馬老爺子乾咳一聲，道：「我還有要緊事對小友說。」

阮不悔道：「您老請講。」

馬洪亮道：「這話原是想對捕頭說的，但我一想，還是不說了，但當我女兒把你救我父子的事說了以後，我便以為應該對你說。」

阮不悔道：「甚麼事？」

馬洪亮道：「在牢中半夜裏，我聽到有人說『快到海邊，海邊有船』，現在想來，必是那可惡的師爺他們一夥了。」

阮不悔道：「何不早說？」

馬洪亮道：「呂文彬在溫州有勢力，多年的安排，他幾乎成了土皇帝，如果我說的話被他的人聽去，只怕活不到現在，所以我要認清人以後再說。」

阮不悔道：「現在說已經晚了。」

馬洪亮道：「小友，至少知道他們乘船而去。」

二人正在說着，已有三個綢緞莊伙計奔回來了。

這三人見了老東家，便忍不住落下淚來。

三人見後廳如此亂，知道已被洗劫，立刻開始整頓起來，馬洪亮還對三人吩咐：「明天放鞭炮開張。」

不一會，馬小倩帶着一位大夫過來了。

那大夫見了馬洪亮，查看了傷勢之後，便又查看馬上飛的傷。

他下了個評語，道：「內外均有傷，拖久了必死無救，眞是手段毒辣。」

馬小倩道：「那就快為我爹醫吧！」

這時候阮不悔開口了：「馬姑娘，這兒可有小道通往海邊？」

馬小倩道：「你要去海邊？」

阮不悔道：「去碰碰運氣。」

馬小倩道：「你以為惡師爺去海邊？」

阮不悔道：「我只是想碰碰運氣。」

馬小倩道：「他們至少已走了四個時辰了，你又如何追得上？」

阮不悔道：「如果追不到，至少也知道他們是從那裡出海，也許可以猜中他們逃往何處。」

馬小倩道：「不如我帶你去。」

阮不悔道：「不用，這裡正需要妳。」

馬小倩道：「出了縣城往東走，半里地的大道邊一條小道，那是一條山路小道，直通海邊，你可要多加小心，怕的是他們人多，而你……」

她的話未說完，嚯！阮不悔已不見了。

阮不悔的脚程快，他練過腿上功夫，平水村他為人送鮮魚，便是苦練腿上功夫。

他現在拔腿就往溫州城外奔去。

* * *

馬小倩發覺走了阮不悔，心中帶着幾分失落感，忍不住匆忙的追出大門來。

馬小倩不見了阮不悔，却碰到馬家寨來的大掌鞭馬安太與武師馬文山二人。

大掌鞭見了馬小倩便問：「大小姐，馬老爺與馬公子出來了？這是好消息呀！」

馬小倩道：「被他們打得好慘，大夫正在治療。」

馬安太與馬文山二人立刻隨馬小倩往後面走。

那馬文山邊走邊道：「在城外，我們碰見那個可惡的小子，但是那小子脚程快，一溜煙的逃掉了。」

馬小倩知道他說的是阮不悔，立刻搖頭道：「他不是咱們仇人，他是咱們大恩人。」

原來當馬家扮海盜乘船而退的時候，馬小倩又乘小船上了岸。

因為她判斷阮不悔去溫州縣城，她等在山道上，也等到了阮不悔，雙方把話說清楚，原來是一場不該發生的誤會。

當時，馬小倩心中怨嘆，而阮不悔更是不好受，二人這才一起進了溫州城，至於馬家的三條船上的人，自然是不知道還有這一段。

如今馬家寨的大掌鞭一說，馬小倩便立刻把這兩天發生的事大略的解說一遍。

那馬文山與馬安太二人聽了大呼可惜不已。

三人一路奔到後院來，老東家馬洪亮見了他們，便也忍不住掉下眼淚來。

* * *

阮不悔跑得快，沒多久便發現一條岔道，彎彎曲曲的直通山那邊。

從方向上看，那正是去海邊的路。

阮不悔早想通了，呂文彬與另外三人挨了他的刀，雖不死，也重傷。

如果把這些重傷之人抬到海邊上船，時間就得耗上幾個時辰。

阮不悔直奔海邊，他很想找個人問一問，只可惜這一路他未碰見一個人。

現在，他奔到迎海邊的山頭上，只見岸邊果然停了一條雙桅快

船。

阮不悔一喜之下，立刻就飛奔下山，他心中在想，再遇上絕對不放過，非砍了姓呂的人頭不可。

阮不悔已快奔到海岸邊了，他看清那地方是個石堤。

十幾個人在扛東西，不但有油桶，也有酒和米，想是在趕辦生活必需品。

還未走到海邊吶！

快船上有人指着奔來的阮不悔，大聲的吼叫：「操那娘的，他追來了。」

船上、岸上的人齊看過去，就聽得船上的人大聲叫：「快上船，咱們走啦！」

只聽這聲音，便知道是呂文彬的聲音。

呂文彬有人侍候他。

他挨的一刀在肩背，如今上了藥，也包紮好，正在進補吶！

聽得吼叫，他抬頭看，立刻認出是阮不悔追來了。

阮不悔是來取他命，他當然發急。

有個毛臉怒漢，冷然的看了奔來的阮不悔，怪吼道：「什麼玩意，只不過一個乳臭未乾小子嘛！」

他對十幾個大漢吩咐道：「你們只管把東西搬上船，我去送那小子上西天。」

「嗆」的一聲，好一把砍刀握在他的大毛手上，這大漢迎着阮不悔直奔過去。

他攔住了阮不悔的去路了。

快船上，呂文彬發急道：「六順子呀，快上船，那小子的刀……」

六順子就是那毛臉怒漢，他聽到呂文彬的聲音只裝做未聽到。

只見他刀一橫，對着阮不悔冷一哂，道：「小子啊！你他娘的還想趕盡殺絕？」

阮不悔指着快船，道：「我找姓呂的，你閃開。」

六順子嘿嘿笑，道：「不錯，呂師爺就在快船上，只不過你得通過這一關！」

雙眉一挑，阮不悔道：「你想攔我？」

六順子咬着牙咧着毛嘴巴，道：「老子已經攔住你了，小子，你太過不光棍了。」

阮不悔道：「光棍？什麼意思？」

六順子道：「呂師爺是咱們心中的神吶！他爲咱們開闢了不少財路，兄弟們誰都甘願爲他而拚命，操那娘的，偏偏你壞了咱們大事情，你是爲了什麼玩意呀！」

阮不悔冷冷道：「閃開，我不是來同你講什麼道理的，我只要姓呂的人頭。」

六順子怒道：「想殺師爺，你得勞動大駕，先侍候我六順子這一關吧！兒！」

阮不悔道：「我不打算亂殺人，你講的是你們之間的義氣，對我却不值半文錢，你若不閃開，只怕吃虧的是你，閃一邊。」

六順子揮着大毛手叱道：「老子砍了你這臭小子。」

「咻！」

好凌厲的一刀，平削過去。

阮不悔却在上方一個觔斗飛到六順子的身後面。

六順子一刀走空，立刻就是個大旋身，阮不悔已在三丈外了。

阮不悔是往快船奔去的。

六順子立刻大叫：「你往那兒跑……看刀啊！」

快船上的呂文彬大叫：「快去人，攔住他。」

正在搬東西的大漢中，就有五個握刀的衝過去了。

岸上還有東西未搬上船，呂文彬已叫人把繩子先解開，準備隨時讓船離岸。

五個大漢奔向阮不悔。

六順子在後面突的一刀砍來。

阮不悔見自己被圍堵，火大了。

阮不悔厲聲吼道：「我不想亂殺人吶！你們何必苦苦的逼我？」

六順子出刀兇殘的吼道：「你小子不殺人，手中一把刀，操那娘的，你同爺們一個樣，你小子還不知爺們的厲害，好小子，你小子休過太平日子了。」

阮不悔閃三閃，半身猛一挺，他閃開六順子第三刀，冷冷道：「娘的！好像你們的門面不得了嘛！」

六順子收刀吼道：「你小子聽過沈東海的大名嗎？他就是咱們大當家，咱們的家在北面大海上，台山島上有咱們的總堂口，小子呀！沒嚇着你吧？」

阮不悔冷笑一聲，也怪嚇人的。

他指着五個大漢，道：「原來是一羣海盜呀！呂文彬他與你們沆瀣一氣呀！難怪地方上人人自危。」

六順子大怒，吼道：「你敢罵爺們是海盜呀！老子砍了你這不長眼睛的小癟三。」

「殺！」

「天雷斬！」

嘆！雙方已貼近，就看誰的刀法了得。

阮不悔暴吼一聲，立刻使出絕殺天雷斬。

但見一道銀弧猝現，流閃的光熖成層，未聞撞擊聲，便見空中鮮血飈洒如雨，當面五人立刻往地上倒下，死得直瞪白眼。(未完・六)

新派湖海俠士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俠盜武小郎

上文提要：縣太爺命將棺木入土爲安，武小郎心急盧小玉慘遭活埋，略施小計令埋棺人草草下葬了事，武小郎挖出棺木，發現棺內無人。原來盧小玉早已匿身樑上等候武小郎，她發誓以身相許助她的情郎……張水柔苦候情郎未歸，親臨王宅尋找，發現武小郎與盧小玉同居一室，醋意大發，欲殺爲快，盧小玉却眞誠地哀求她……

無心插柳得寶塔　有心栽花白忙忽

武小郎這一回眞的急了。

武小郎還剛躍過來，那面，盧小玉一聲尖叱：「張姐小心了！」

祇見一縷冷芒忽的疾閃，張水柔忙錯身側閃，她閃在屋脊中央的那座琉璃雕塔的另一面，就聽「沙」的一聲響處，那座三尺尖塔被尖刀削去塔尖以下五寸長，落在屋頂上，原來那塔是中空的，一道十分翠綠色光芒已自那塔上方迸射出來，煞是悅目好看。

武小郎也看到了，張水柔吃一驚，而盧小玉已拋刀撲過去，她的雙目瞪大了。

「快來看，寶塔在這塔裡面，太好了，我們王家的家傳之寶呀，翡翠玲瓏寶塔在這裡面呀，天爺！」

張水柔當然也不殺了，她走上去看，果見這琉璃破塔之內藏了一座晶瑩剔透美侖美奐的翡翠寶塔，剛好被這琉璃塔藏得巧極了。

武小郎道：「快，趁着沒人發覺，快把這玲瓏寶塔取出來。」

盧小玉已伸手去取寶塔了，她滿臉驚喜。

於是一座一尺多高的翡翠玲瓏寶塔又出世了，武小郎立刻脫下外衣把寶塔包起來，道：「快下去。」

三人一路落在地上，匆匆的奔到前面門房中，武小郎把寶塔放桌上，嘆，立刻間三人如進入水晶宮似的滿堂一片翠綠色。

寶塔一共是十三層，從外觀仔細看，每一層裏面均有一個羅漢，坐姿逈異，八角塔沿垂着金風鈴，那塔頂上好大的一顆夜明珠閃着美妙的銀光，令人目光一暗。

武小郎忍不住的道：「眞是人間至寶呀！」

張水柔驚訝道：「好可愛喲。」

盧小玉緩緩的跪在地，道：「公公，咱們王家傳家至寶總算未落入賊人之手，你老在天上安心啦。」

武小郎道：「王覺前輩人稱神算子，果然高明，誰會相信他老人家把寶藏在屋脊的琉璃塔內，塔中藏塔實在高明呀。」

盧小玉道：「我公公經常站在院中看屋脊上的塔，我就是奇怪，公公一看就是大半天，原來呀……」

她頓了一下，又道：「當初我以爲寶塔應在那浩然亭中，如今想來，那亭中的寶塔是假的，爲的是欺敵手段，太令人意外了。」

武小郎道：「今夜咱們快快走，走得晚了有麻煩。」

張水柔道：「甚麼麻煩？」

武小郎道：「那個假的劉押司，他們弄了個假的回去，等到他們發現那是假的時候，必會再來。」

盧小玉已向張水柔道：「張姐收留我吧！」

張水柔先是一怔，立刻把刀收起來，道：「妳的本事不在我之下，咱們一齊幹殺人勾當去！」

「殺人？」

「是呀，妳怕了？」

「殺甚麼人呀？」

「殺那些土豪劣紳，貪官污吏，還有那跳樑小丑呀！」

盧小玉道：「原來張姐俠義人呀！」

張水柔道：「咱們不能丟前輩們的人，是不是？」

武小郎已忍不住的哈哈笑了。

張水柔道：「武哥，你別笑，以後你準備以一敵二吧，看你怎麼吃得消！」

盧小玉聽得低下頭，她怯怯的道：「我不會同張姐爭的，我祇侍候張姐。」

張水柔也樂了。

三人在這門房中吃個飽，再把這寶塔包紮妥由武小郎背着，這就等天黑出城回十字坡了。

* * *

二更剛過三更天，北城大門關一半，武小郎與張水柔伴着盧小玉出城了，守城的人看看三個人，又看看武小郎背上背的東西，忍不住的道：「喂喂等一等，三更天又是下了雪，你們出城幹甚麼？」

武小郎笑笑道：「軍爺呀，我這小媳婦死了娘，咱們趕着回去發喪呀！」

武小郎說着，順手一錠銀子塞在那士兵的手中，又道：「買酒不醉，吃飯不飽，意思意思。」

守城門的兵丁微微笑：「哦，死了娘呀，眞可憐，你們沿路多小心呀，快走吧！」

武小郎拉着張水柔與盧小玉三人立刻往城外走去，守城的軍士隨後彭的一聲關上城門，他的心口咚咚跳，口中喃喃的：「娘的，遇上財神爺了，比我三個月餉銀還多。」

他怎知武小郎背的是無價之寶呀。

* * *

武小郎三人白天睡大覺，如今的精神可大了，三人一路奔向十字坡，五更天已走了七十里，張水柔手指遠處山坡，道：「盧家大妹子呀，繞過那道山坡再走七八里，咱們就到了。」

盧小玉道：「張姐呀，以後靠大姐多指點照顧了。」

武小郎忽地指遠方，道：「妳們瞧，有人騎馬過來了，兩個人吶。」

是的，兩匹馬上均有人騎在馬背上，好像十分急切的拍馬道上馳。

眞快，眨眼之間已快到三人面前了，武小郎極目去看是甚麼人，忽然馬上有人叫了：「那不是武小郎嗎？」

有人還認識武小郎，倒令張水柔一緊張。

「吁……」那人勒住奔馬，隨後的一人也把馬停住，武小郎哈哈笑了。

「嗨呀，原來是甘大人呀，這是去那兒辦案呀。」

不錯，甘元又來泰山縣了，甘元還指着後面那馬上的人對武小郎道：「滄州知府押司杜爺，你知道……」

武小郎一聽，忙施禮道：「小子武小郎給杜押司施大禮了！」

「不用了。」眞派頭，杜押司祇是點點頭。

武小郎道：「甘大人，你們又去泰山縣呀。」

「哈……」甘元先是一聲笑，他得意至極的道：「眞是人算不如天算，那個姓成的幾人算是白忙一陣子，哈……」

武小郎道：「甚麼事甘大人如此高興？」

其實，武小郎已猜中十之八九是他背的寶塔。

甘元笑着搖搖頭，道：「這事不能對你說，武小郎，我問你，程捕頭如今怎樣了？」

武小郎道：「程大人呀，他垂頭又喪氣，天天酒館大買醉。」

「哈……他就快展開笑顏了，哈……得……」

甘元拍馬又馳，但他却又忽然勒馬回過頭，道：「武小郎，這兩個女子是你甚麼人？」

武小郎道：「她們一個是我乾娘的表妹子，另一個是我大舅子的外甥女，算一算都是我表妹，我這是順道送她們回家的。」

「你身上背的是甚麼？」

武小郎哈哈笑，道：「我身上背的是寶呀。」

「哈……甚麼寶？」

武小郎道：「四包禮物送我大舅子與乾娘的，嗨，這些天我在泰山城賺了不少銀子，買些東西送送人，吃點喝點養精神，人參衣料帶綢緞，你說是不是寶？」

甘元一聽，淡淡的道：「你倒是很大方。」

杜押司冷冷道：「是個猾頭潑皮，別誤了咱們正事，老甘，快走！」

「得……」兩匹馬便直往泰山城疾馳而去。

現在，武小郎却仰天哈哈大笑起來了。

* * *

且不說武小郎帶着盧小玉與張水柔二女回去十字坡，更別提三人

果然睡在一張大床上，回過頭看那滄州來的兩騎甘元與杜大北二人。

甘元與杜大北二人策馬入了泰山城，雪地裏迎面走來程捕頭。

程捕頭果然喝了不少酒，他打着酒噎瞇着眼，高擧右手開了口：「喂，甘兄呀，怎麼又來了？」

甘元與杜大北二人齊下馬，甘元已拉住程百里道：「走，快去見你家大人。」

程捕頭道：「幹甚麼？」

甘元道：「大街上不好說，見了大人你就知道了。」

程百里道：「能不能等一等。」

甘元道：「爲甚麼要等一等？」

程百里道：「甘兄，你瞧我這模樣，喝了不少的老黃酒，滿嘴巴的酒氣，大人會不高興的。」

甘元道：「大人聽了我的必高興，走吧。」

程百里無奈何的祇好帶着甘元與杜押司二人來到泰山縣衙門，甘元與杜大北二人把馬匹交在兩個捕役手上，便愉快的跟着程百里走進衙門來了。

泰山縣衙的太爺年紀不算老，四十出頭就當了父母官，這在當時是少見的。

縣太爺正在後堂踱方步，他在想着王家大宅中的寶貝，當然也對程百里十分不滿，這幾天他幾乎不同程百里對面說句話。

猛抬頭，見程百里帶着甘元與杜押司走來，便立刻迎上去了。

那甘元與杜押司二人忙上前施禮道：「甘元見過縣正堂，府衙杜押司也一齊向大人見禮。」

縣太爺點點頭，道：「看是二位好興奮的樣子，出了甚麼事呀。」

甘元站定唱個喏，道：「大人，好消息。」

「快說。」

甘元道：「上一回王宅中被盜去的寶塔是假的。」

他此言一出，使程百里也忍不住低呼：「眞的？」

甘元道：「那假的劉押司名叫甘不悔，原是在司馬亮手下辦事，這人是個韃子，却能說得一口滄州語。」

縣太爺道：「胡人呀？」

甘元道：「咱們滄州去抓他，司馬亮不承認有他這麼一號人物。」

程百里道：「還有個成管事呢？」

「司馬亮一口咬定他那裏也沒有這個人。」

「涼山神偷兄弟？」

「早不知躲到甚麼地方去了。」

縣太爺急問：「怎知那寶塔是假的？」

甘元道：「原是不容易知道的事情，祇因爲咱們有人在司馬亮身邊潛伏着，才知道那寶塔不是眞的。」

「司馬亮見過眞的寶塔？」

「不，司馬亮根本未見過。」

「他又怎知寶塔是假的？」

一邊的杜大北笑笑道：「大人呀，那司馬亮身邊有兩位貴客。」

「甚麼貴客？」

「兩個韃子。」

縣太爺一聽之下火了，「可惡，司馬亮竟然與韃子們串通來往呀！」

甘元道：「看起來兩個韃子是進關販賣皮貨的，實際上他們有任務。」

縣太爺吃驚的道：「府台大人與太守，他們怎不下令抓人？」

甘元道：「咱們缺乏抓人證據，大人知道的，這司馬亮在滄州頗俱勢力。」

他頓了一下，又道：「寶塔被盜去，司馬亮十分高興，他把寶塔交給那兩個韃子，不料韃子一瞧，立刻把寶塔摔在地上了。」

杜押司接道：「寶塔是假的，兩個韃子齊聲冷叱，而且十分不客氣的指着司馬亮，道：『祇叫你去盜寶，咱們已把前路舖設好，你的人便這一點小事也辦不了。』」

司馬亮見兩個韃子生氣，便把成管事狠罵一頓，又聽一個韃子道：「那個翡翠玲瓏寶塔乃是我們女眞宗廟的神物，一次與漢族搏殺中被奪去了，多年來他們派人四處打探，知道寶塔落在王覺家中，又知王覺父親曾是征遼大將軍王拓，這才認爲王家乃是女眞的血海大仇人，他們便下了狠心，派人……」

縣太爺道：「嗨，原來血洗王覺一家的人乃是關外派來的韃子殺手們幹下的大案了。」

甘元道：「不錯，應是他們幹的。」

程百里道：「如此說來，那寶塔仍在王覺宅中了？」

甘元道：「所以我與杜押司急急忙忙的趕來了。」

杜押司道：「趕在司馬亮派人前來之前，趕快的把寶塔找出來。」

縣太爺點頭微微笑了。

確定寶塔是假的，程百里也不醉酒了，他向縣太爺施禮，道：「大人，卑職立刻率人再去王覺宅中，這一回咱們仔細搜，定把眞的寶塔搜回來。」

縣太爺道：「寶塔至關重要，朝廷以此寶物要來制衡胡人，你們大家多費神，快去找吧！」

縣太爺也把官家尋寶秘密吐露出來了。

* * *

原是無人去的地方，忽又出現

二十多名捕役，泰山城北街立刻走來不少圍觀的，只不過程捕頭當街一聲吼：「走開，閒人再來抓進牢裡關起來。」

大伙一聽要關人，誰還敢去看，圍觀的人早溜了。

程捕頭與甘元、杜大北三人率領着二十四名捕役直奔王覺大宅院，這一回他們未帶刀，鋤頭圓鍬可不少，一行人來到大門外，程百里上前撕掉門上的封條，他推門當先走進去，門房外他看看小房間，指着一個捕快道：「你，進去仔細搜一搜。」

那捕役應了一聲「是」，立刻推門走進去了！

程百里帶人往兩邊廂房走，邊走邊把人員分配好，等到了二道院，二十四名捕役各自進屋中搜起來。

那甘元與杜大北二人，站在院中央的浩然亭內四下瞧，程百里來了。

甘元對程百里道：「程兄，過不久這兒又熱鬧了，看吧，司馬亮必會派高手來。」

程百里道：「讓他們來吧，來一個我抓一個，來兩個我抓一雙。」

甘元道：「怕的是來人武功高呀！」

程百里道：「放心，我黑夜白天都派人守着這大宅院，他司馬亮想造反呀！」

那甘元指着一張石櫈道：「那夜見他們在移動石櫈才找到那座假的寶塔，咱們何不再動動別的石櫈瞧瞧看，也許……」

程百里道：「對呀，還是甘兄想的對，咱們快動動這些石櫈子。」

三個人齊動手，拚了命的移動着石櫈子，只可惜石櫈一動也未動。

程百里跳在浩然亭外，他抬頭看了一陣子，咬咬牙道：「甘兄，我以為咱們何不拆了這座亭子呀！」

甘元道：「對，拆了這亭子必能找到寶塔！」

杜大北道：「咱們今天只把這座亭子拆掉，如果沒有寶塔，咱們再往兩座大廳找。」

三個這麼一商量，程百里下達命令了。

「都過來，都過來。」

他這麼一吼叫，正在各屋中翻東西的二十四名捕役全出來了，大伙排隊還報數，然後齊看程捕頭。

程捕頭眞神氣，他兩手叉着腰道：「大家聽清楚了，咱們今天拆了這座浩然亭，那寶物必在這亭中某個地方，找到了那邊喝老酒。」

挺冷的天，大伙都想喝幾杯，於是只見有人一聲吆喝：「快動手啦，那個偸懶是渾蛋。」

嚄，二十四個捕役齊出手，他們是先砍斷六根大粗柱，再把亭上的琉璃瓦敲碎，這光景搭個涼亭少說也要半個月，這破壞只要不到一個時辰就完事。

程百里對於自己部下如此肯賣力大加讚賞，他指着藏酒窖道：「去，抬出兩罈糯米酒你們分吃吧！」

「嘩！」十四個捕役踩着一地的雪過去了。

此刻，甘元看看垮下的浩然大亭道：「先把上面的破瓦弄乾淨，咱們再一段段的往地上挖，八成就在這地下面準錯不了。」

他們怎麼也不知道，那眞正的翡翠玲瓏寶塔早已被武小郎三人弄到十字坡去了。

* * *

且不說程百里、甘元他們在王家凶宅中的白忙忽，回過頭再說武小郎幾人……

武小郎與張水柔、盧小玉三人回到了十字坡，張水柔衝着盧小玉道：「大妹子，希望你同咱們過得慣，需知大姐我可是個粗線條，心直口快脾氣壞，妳得包涵了。」

盧水玉笑笑道：「我會學習大姐的作風，我不會叫大姐失望。」

張水柔點頭一笑道：「妳說這話我便也放心了。」

武小郎道：「別的甚麼也別說，快找地方把這寶物藏起來。」

張水柔道：「簡單啦，跟我來。」

張水柔帶着二人走到後院中，那後院有個三丈深的水井，張水柔取來一個軟梯掛井邊，她順着軟梯到了井的下面，低頭看，她距離水面只不過五寸遠，只見她用手在井壁上用力搬動井壁石塊，不一會石塊被她移開來。

武小郎道：「喲，那兒是個小洞呀，裡面必定藏了不少值銀子的東西吧？」

張水柔道：「武哥，從我爹娘開始在這十字坡開野店起，多年弄的金銀全部在這井洞裡，放眼天下，誰會知道這兒藏有寶呀！」

她說着便沿着梯子爬上來。

武小郎背着寶塔下到井裡去，先是他探手洞中摸幾把，他吃吃笑道：「嚄呀呀，藏得眞不少，十輩子也花不完，快取個燈來我看看。」

張水柔早把一盞油燈交在武小郎的手上了。

那洞一尺見方，但內部似個大肚子，很深，入洞至少有三尺深，方圓也有三尺半。

武小郎把燈送入洞中只一半，他抬頭向井邊的盧小玉與張水柔笑

笑，道：「必需把裡面的金銀移一移，要不然寶塔放不進去的。」

盧小玉道：「那就快呀，別叫外人撞見了。」

張水柔立刻奔到前面店堂上，他對小丁、小馬二人吩咐道：「小丁，你往北面瞧，小馬往南守，如果有人來，大聲吼罵行了。」

小丁、小馬最聽話，二話不說便出店去了。

張水柔很高興，她立刻又回後院井邊來，只見武小郎已把那寶塔送進洞口內去了。

武小郎不但把寶塔送入洞口內，他身上的銀票也不少，一古腦兒的全部送到洞口中去了，他用不了那麼多銀子花用，他有辦法再弄銀子。

武小郎就以為他弄銀子的機會又來了。

* * *

「喂，貴客來了吧！」

這是北邊傳來的聲音，小丁的嗓門大，立刻間野店內的人全聽見了。

張水柔笑笑道：「武哥呀，有客人上門了，我去瞧瞧是甚麼貨色。」

武小郎道：「要不要我也出去呀！」

張水柔道：「不用啦，你同盧大妹子後房吃酒去。」

她說着，便洒開大步往前面店中走去。

張水柔走進前面剛站定，門外面立刻來了五個人，這五個人走路眞快，一陣風似的把小丁抛在他們的後面了。

張水柔一見這五個人，其中兩個是虬髯大個子，另外三人中有一個滿面邪氣小白臉，他背上一把刀只一瞧就知道此刀非俗物，乃寶刀是也。

另外二人可不是別人，于家兄弟又來了。

于小二與于小七這二人乃神偸，涼山神偸之名在直魯豫不少道上人知道。

這五個人大步走入野店中，也不多言的圍坐在一張桌子上。

那小白臉漢子一聲怒叱：「有甚麼吃的喝的快端上，爺們吃過有事辦……快！」

小丁已跳進來了，小馬也由南面走回來。

這二人一聽要吃喝，甚麼話也是多餘的，灶上先是兩大盤包子端上桌，滷好的肉也送上一大盤，酒不多，送上十斤在桌上。

小丁把碗筷分送每個人，五個人低頭吃起來。

便在這時候，張水柔自二門走出來了。

張水柔搓着手，她來到桌前面抛媚眼道：「五位爺兒們，歡迎來我的小店呀！」

那個小白臉抬頭看，不由哈哈笑起來。

「娘的，人言深山出俊馬，你們瞧，這娘們長得還眞夠瞧。」

他又問張水柔道：「妳的丈夫是……」

「我呀，奴家一個人。」

小白臉雙目一亮，道：「你爹娘他們……」

張水柔道：「爺，我爹呀，他的名字叫張青，死了，我的娘名字叫做孫二娘，也死了……」

「噗！」

五個人中有兩個把口中嚼的包子吐出來，其中就有小白臉。

小白臉急問：「娘的，這是甚麼所在？」

張水柔笑笑道：「這兒叫十字坡呀！」

小白臉道：「聽我爹說，十字坡有個開黑店的孫二娘，她拿人肉做包子，妳這包子……」

張水柔叱道：「眞缺德，缺八輩子德，是甚麼人在糟蹋我們呀，你吃出我這包子是人肉的？我酒裡是不是有蒙汗藥呀？可惡！」

另一吐出包子肉乃是于小二，他再把包子送到鼻端聞了又聞，道：「蒜頭放得眞不少，辣椒辣得也過癮。」

張水柔道：「五位爺，放心的吃吧，喝吧，我若開的是黑店，早就叫官家抄家了，唉，我只是個姑娘呀！」

那小白臉一聽也笑了。

張水柔又要往後院走，小白臉道：「喂，姑娘，妳去那兒呀！」

張水柔道：「我去把羊頭提出來叫你們瞧瞧，我這兒是不是賣人肉包子的。」

她扭動腰肢走到後面去了。

* * *

張水柔來到後面房中，武小郎拉住她低聲道：「水柔，妳以為那是甚麼人？」

張水柔道：「誰？」

武小郎道：「兩個大鬍子沒見過，但這二人必然武功高，他們的太陽穴脹鼓鼓的。」

張水柔道：「另外三人呢？」

武小郎道：「妳也許忘了，其中二人正是扮捕快的涼山神偸于小二與于小七兄弟二人呀！」

張水柔嘿嘿笑道：「好傢伙，這兄弟二人眞大膽，竟然敢再來。」

武小郎道：「這些人不要緊，重要的是那個年輕人。」

張水柔道：「武哥說的是那個色迷迷的小白臉呀！」

武小郎道：「不錯。」

「他是甚麼牛鬼蛇神人物呀！」

武小郎道：「他乃司馬亮的兒子司馬不敗是也。」

張水柔一聽吃吃笑，道：「武哥，咱們今天就滷他們的肉，看我的。」

武小郎立刻猛搖手，道：「不行，不行！」

張水柔道：「噫，爲甚麼不行？」

武小郎道：「妳怎麼不想了，他五人必是去泰山城中尋寶的，那麼，何不叫他們去同官府的人鬥一鬥？」

張水柔吃吃笑，道：「我明白了，武哥又可以在他們之間再弄些銀子，對不對？」

武小郎哈哈低笑道：「快去吧，別叫他們起疑心。」

張水柔又走出房門外，她還眞的有本事，牆邊掛的是兩個羊頭，她左右手各提一個便走出來了。

張水柔走到桌前面，她舉着羊頭笑一笑，道：「你們瞧，這是人頭還是羊頭？」

頭上兩隻角，當然是羊頭，小白臉趁勢去摸羊頭，却把手摸在張水柔的手背上。

張水柔吃吃笑了。

小白臉司馬不敗也笑了，他半天才把手拿開。

忽聽于小七道：「莫非掛羊頭賣人肉吧！」

張水柔撒嬌的道：「這位爺，開的甚麼玩笑呀！」

她提着羊頭又走回二門後去了。

張水柔把羊頭掛在屋簷下，她喃喃的道：「羊頭是給人瞧的，羊肉是自己吃的，嘿……」

這時候前面的五人也吃飽喝足了，小丁收拾着碗盤，小馬掰指頭在算帳，一共是三兩八錢銀子，小馬還開玩笑地道：「五位吃得眞不少呀，肉包子要不要帶幾包路上吃，此去八十里才到泰山城。」

五個人未開口，那小白臉司馬不敗却大步走到二門下，他衝着張水柔吃吃笑。

張水柔也衝着司馬不敗露齒笑道：「爺們吃飽了？」

司馬不敗走過去，他上上下下的對着張水柔仔細瞧。

「看甚麼呀？我的身上沒有寶。」

「哈……妳就是寶。」

「我那一點像寶呀！」

司馬不敗道：「妳帶着一股子陽剛之氣，辦那事一定不一樣。」

張水柔道：「辦甚麼事呀！」

她這是明知故問，當然男女之間的事了。

司馬不敗吃吃笑道：「有一天我會叫妳知道的，那可是欲仙不達欲死不能的妙事，哈……」

張水柔道：「你呀，沒正經。」

司馬不敗道：「小生司馬不敗，乃滄州府城南落雁堡二少堡主是也，歡迎妳去玩。」

張水柔道：「我去玩誰管飯？」

司馬不敗道：「妳去玩當然我招待，滄州名點就叫妳吃不完。」

張水柔道：「司馬二爺，我想我會去的，嘻！」

司馬不敗伸手去摸張水柔臉蛋，張水柔像個泥鰍似的向下方滑出一丈外，道：「吃甚麼豆腐呀，我等你回來。」

司馬不敗一笑，道：「我一定會回來，哈！」

野店外，于氏兄弟與兩個大鬍子怒漢已走出店外了。

* * *

遙望着司馬不敗五人去遠，張水柔走回野店內，她忿怒的冷笑道：「這小子太可惡了，他是在玩火，且等他們回來，我管叫他死得不痛快。」

武小郎笑笑道：「稍安勿躁，我這就去泰山城了！」

盧小玉道：「別去啦，寶又不在那兒，去幹甚麼呀！」

張水柔道：「是呀，太平日子過幾天再說吧！」

武小郎吃吃的一笑，道：「妳二人怎麼會知道，正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才是賺銀子的好機會呀！」

「咱們有的是銀子！」盧小玉知道這兒存的金銀不少。

張水柔道：「武哥呀，你就過三天再去吧。」

武小郎道：「咱們這是去製造賺銀子機會，咱們不是等機會，妳二人安心在家中，且看我進泰山城去攪茅坑。」

「攪茅坑呀！」張水柔幾乎笑了。

武小郎拍拍盧小玉，笑笑道：「這兒的日子過得慣嗎？」

盧小玉道：「跟你們在一起，眞是快樂又逍遙。」

她忽的黯然一嘆，又道：「眞的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夠爲我們王家一門報得這血海大仇呀！」

武小郎道：「咱們在等橫山消息，我以爲時九子應該快轉回來了。」

張水柔道：「那個機伶鬼時九子，他不是把那血袍送去橫山了？也應該轉回來了。」

武小郎道：「快了，橫山好漢必來，到時候我便又趕回來了。」

他再拍拍張水柔，道：「盧家大妹子可憐人吶，妳可得好生對待她。」

張水柔道：「盧大妹子的功夫也不錯，我眞喜歡她，武哥呀，你放心，我拿她當我親妹子。」

武小郎道：「這我就放心了。」

武小郎說走便走，出了門便洒開大步往泰山縣走去。

他走出門又回頭，發覺二女還在向他揮手吶，這不是兩個女人都愛上個人物了，武小郎自覺自己是他一人嗎？這世上有多少男人吶，一輩子沒見一個女人愛他的，甚至娶了個女人盡吵架。

他不同，瞧瞧，兩個女人一個剛一個柔，剛柔並擠一張床，武小郎快樂死了。

* * *

武小郎走進泰山城的時候天早就黑了，他一個人搖搖晃晃的又來到那家酒館中，這時候許多客人已走了。

武小郎對酒館伙計道：「你們這後院有房間，我今天要住在你們這酒店。」

那伙計笑道：「怎麼了，你不去與鬼同住了？」

武小郎並不生氣道：「鬼都埋到地下了，所以我孤單了呀！」

伙計也開玩笑的道：「喲，你好像同鬼一家人了。」

武小郎也不是省油燈，道：「人人最後都變鬼，你們家也不例外。」

「操，呸，呸，呸！」

這伙計連三「呸」之後道：「娘的，霉氣！」

武小郎道：「伙計，同你開玩笑，別當眞，人嘛，也不是那麼容易死的，你說對不對？」

伙計木然的道：「別說鬼了，你要什麼樣的房間？」

武小郎道：「小房間，大被套，弄盆炭火床邊烤，黃酒兩壺煨火邊，另外，唉，夜壺你就倒一倒。」

伙計指着後院道：「後院剛住了五個外來的人，你想要大間也沒有了，院邊角上有一間小房間，你去湊和着住一宿，酒與火盆馬上送過來。」

武小郎先是一塊銀子塞過去，笑笑道：「小費。」

那伙計一瞧又笑了，見錢眼開是小人物嘛！

* * *

武小郎根本不用去瞧那五個人他就知道是什麼人，房間裏他先睡一覺，直到五更天他醒過來，這時候外面是一片白，西北風刮得眞厲害，却也不落雪。

似這種鬼天氣，人們都在炕上擁被而睡，誰還會出門去喝西北風呀，如果說眞的有，呶，這些人一個接一個的走出來了。

武小郎在房中看得清，正是滄州落雁堡來的司馬不敗幾個人，這其中于小二與于小七二人已不再身穿捕快皁衣了，他們的打扮眞俐落，一身短，紮腰懸黑皮包，各自又在腰帶上插了兩把尖尖的刀，那風帽下邊有黑帶，薄底快靴套在褲腿上。

另外兩個虬髯大漢不得了，他們的砍刀帶彎的，緊緊紮在背後，那刀把上還帶着紅絲白漂帶。

再看那個司馬不敗，他也一樣的一身短棉襖，兩把刀子反插在背後，好像這些人都得聽他的，只見這司馬不敗四週看一遍，手一抬，當先躍過後院牆不見了。

於是，後面四人也一個一個的跳出牆外，果然這些人的輕功好，武小郎就沒聽到步履聲。

武小郎匆匆的也跟出去了，雪地上他發覺五個人直往城北的王覺大宅院奔去，令武小郎奇怪的，乃是帶路的不是于家兄弟，帶路的竟然是兩個虬髯大漢。

五條人影閃到城北後街巷，從一片竹林中到了王家大宅附近，五個人不見了。

也不知五個人圍在一起商量些什麼，只見一人慢悠悠的往大宅門前走去，這人不是別人，乃司馬不敗是也。

司馬不敗走到大門口，他準備去拍門吶，斜刺裡閃出兩個捕役出來。

「幹什麼的？」

這一聲吼，還眞嚇了司馬不敗一跳，他故意期期艾艾的道：「我是王員外遠房親戚，來探望親戚的。」

「這時候？」

「是呀，路上躭擱了，怎麼，你們是……」

那捕役看看司馬不敗，道：「王員外遭了滅門慘禍，一家八口全完了，你別探望了，你回頭吧！」

司馬不敗會造作，他搖晃上身似要昏倒的道：「是……是誰下的毒手？」

「別問了，官家正在到處訪查，早晚會水落石出的。」

另一捕役又道：「早來幾天你也許還可以看看死人的面，如今死人也入土爲安了。」

司馬不敗道：「我是前來投靠的，這一下我完了。」

那捕快道：「回去吧，這兒別來了。」

忽聽附近傳來吼聲，道：「你們同什麼人囉嗦呀，看好了別叫外人闖進來。」

原來是院中的捕役聽了外面的話才叫人小心看守。

門外又傳來一個捕快，這光景司馬不敗左右看，他知道這兒防守得嚴，於是，他似是無奈何的走了。

司馬不敗走進竹林，他木然的道：「回去。」

他當先往來路走，一邊還低聲的道：「如果我猜得不錯，王家大宅中至少有十個以上的捕役在把守，他們內外都警戒，很難下手。」

于小二道：「如果這樣就難找了。」

有個虬髯大漢沉聲道：「就算一舉殺了這些狗腿子，你兄弟一夜之間能把寶塔找到嗎？」

于小二道：「我兄弟上次已把力氣用盡了，到後來還是聽了那個小潑皮說那大亭有寶氣出現，才找到那個假的寶塔來。」

虬髯大漢又要說什麼，司馬不敗道：「咱們回去再仔細的打量。」

五個人前面疾往酒館後面奔，武小郎跟在後面冷冷笑，這光景要想在他們之間弄銀子，好像得想個妙策才能達到目的。

這一夜武小郎就沒有睡好覺，因爲他仍然未想出好的辦法來。

* * *

第二天午時，武小郎故意的守在酒館中，他獨自斟酒吃，一邊在等後院中的人，因爲他想妥了個不算高明的計謀，他要先會一會于家兩兄弟。

武小郎已吃第二壺酒了，二門處閃出五個人，武小郎不等五人到桌邊，他已哈哈笑着迎上去了。

「哈，是你二位呀！」

于家兄弟猛一怔，于小二道：「你是？」于小二故意不認識，他們認識武小郎。

武小郎指着自己鼻尖道：「怎麼，貴人多忘事呀，前些時二位是捕役，跟在劉押司身邊辦事情，我是劉押司僱的看守門房的人，二位忘了？」

他的聲音大，似乎要酒館中的人都聽到似的。

于小二兄弟可急了，他伸手猛一推武小郎，叱道：「去去，瘋子呀！」

武小郎道：「瘋子？娘的，我是瘋子？操！」

于小七却衝着武小郎笑笑道：「別說了，既然你識得咱們，來，大家一齊喝幾杯。」

武小郎道：「這還差不多。」他走過去坐在于氏兄弟身邊，司馬不敗却一直怒視着武小郎。

武小郎又對于小二點點頭，笑道：「你好。」

于小二冷冷道：「我好？我好個大鳥，娘的，老子已經灰頭土臉了，還好呢！」

一瞪眼，武小郎道：「是不是不幹公差了？」

于小二道：「你小子忘了有那一回事吧。」他指着桌面又道：「想混吃一頓不是？吸，你吃了快滾！」

武小郎道：「別這樣的好不好，老實說，我是來給各位一個信息的。」

他「信息」二字出口，便是司馬不敗也把目光落在武小郎的身上了。

于小二道：「你有什麼信息？」

武小郎道：「我的信息說出來絕對令各位吃一驚。」

司馬不敗道：「喂，什麼樣的消息？」

武小郎一笑道：「嗨，消息很重要的。」

「說！」

武小郎道：「你這位大少爺是？」

司馬不敗冷沉的叱道：「囉嗦！」

武小郎也不含糊，他回敬一句：「什麼玩意兒，我爲什麼對你說？我是靠你吃飯的混混呀？你一個月給我幾個錢，娘的，少人五人六的在這大衆前唬吼，操！」

司馬不敗氣得臉皮也緊了，他正要發作，于小二已沉聲對武小郎道：「小子，你是有眼無珠不是？這位少爺乃滄州落雁堡少堡主司馬公子呀，個小潑皮。」

武小郎忙着站起來，他深施一禮，道：「眞是罪過，罪過呀，小子不識是司馬二少爺，你大人不記小人過，宰相肚子好撐船，吸，小子武小郎給二少爺賠禮了。」

司馬不敗一聲冷笑，他笑笑反而不說話了。

大伙吃過一杯酒，司馬不敗又道：「武小郎，你可以把什麼消息說出來了吧？」

武小郎道：「唉，這消息對各位而言，實在是太過重要了呀！」

于小二叱道：「說呀，操！」

武小郎道：「像我知道的這種消息，你們是打着燈籠也不會找到的。」

兩個虬髯怒漢也毛躁了，其中一人一掌拍在桌子上，吼道：「媽拉巴子的，你在吊什麼人胃口呀！」

嚄，這是女眞國的國駡，這人是關外來的沒有錯。

武小郎頭一抬道：「別發火呀！」

另一虬髯怒漢道：「再要囉嗦揍你。」

武小郎站起身來一抱拳道：「話不投機半句多，各位，我去那邊吃我自己的。」

一邊的于小七忙拉住，其實武小郎是不會走的，目的未達怎麼走？

他知道于氏兄弟會拉他，一笑，武小郎道：「別拉了，我留下來挨揍呀！」

司馬不敗道：「你坐下來，快

把你的消息說出來，又有誰會揍你？」

武小郎坐下來了，他臉上露出無奈的道：「二少爺，我這種人別無長處，打聽消息我第一。」

司馬不敗道：「你還沒說出什麼消息呀。」

武小郎道：「這世上的行業有名的三百六十行，無名的也有三千六百行，只不過我這一行最新鮮，所以不入行，我這是獨門生意。」

「生意？」司馬不敗不悅了。

武小郎道：「是呀，我就是靠消息混生活呀！」

司馬不敗叱道：「這確是不入流的行業，原來你小子拐彎抹角明提暗示，乃是爲了銀子呀。」

武小郎笑笑道：「我記得我也曾向那位假冒劉押司的劉押司賣個情報，不知他是否把消息帶去滄州了？」

司馬不敗道：「是關於苟管事的人死在深山中的那件事嗎？」

苟萬與周金山、白大明、高峯四人不是死在深山中，他四人受傷住店，不幸住在十字坡張水柔野店中，從此人不見了，人被砍了醃成肉，而武小郎却找到四人的衣褲送去縣衙門領了賞。

此刻，武小郎又提起這一樁，無非是表示他的消息最爲可靠。

果然，司馬不敗道：「你要銀子何不早說。」

武小郎道：「我不好意思嘛！」

司馬不敗道：「你的臉皮與泰山城牆差不多的厚。」

武小郎哈哈笑了。

于小二道：「二少堡主叫你開價了。」

武小郎道：「我知道，只不過我把話說前面，我賺各位的銀子也得卯上自己的性命的。」

「怎麼說？」于小七一邊沉叱。

武小郎道：「我賺這種銀子是一種冒險行業，比方說，二少爺送我銀子，我把消息說出來，等我獨自一人的時候，二少爺不定會對我下手的，是不是？」

司馬不敗冷冷笑了。

武小郎又道：「又比方說，消息對各位說了之後，對方萬一知道是我武小郎幹的，我的乖，我又將活不成了，是不是？」

司馬不敗道：「你眞囉嗦。」

武小郎道：「這不是我囉嗦，生意嘛，總得事先說明白，雙方都自在，便是二少爺出銀子也心甘情願，各位，你們說對不對？」

那對面坐的虬髯大漢低吼道：「比他媽的一個老太婆還囉嗦！」

笑笑，武小郎這才伸出一巴掌道：「二少爺，我要這個數。」

「五兩銀子？」

噗嗤一聲，武小郎笑笑：「打發叫化子呀！」

「五十兩？」

「五百兩，少一個鏰子我保証叫你們去跳火坑。」

這話說得眞嚴重，五個人不由齊吃驚，司馬不敗道：「娘的，你打秋風不是？」

武小郎如今硬梆梆，道：「滄州來的二少爺，我要得少是看不起你，要得多了我太狠心，所以我要的這個價碼是不多也不少，你琢磨吧！」

武小郎猛喝一杯酒，他好像又要走。

司馬不敗冷厲的道：「好，但我可要把話明說，消息我以爲不值這個價，你是拿不走這五百兩銀子的。」

武小郎拍着胸口道：「你二少爺一聽絕對值得。」

「嘩！」司馬不敗取了一把銀票砸在桌面上，道：「武小郎，說吧！」

武小郎伸手道：「拿到手上才算數。」

司馬不敗撩起嘴角，對一邊的于小七道：「取出五百兩，給他。」

于小七取過銀票數了五張，他交在武小郎的手中。

武小郎有了銀子不囉嗦，他開口就指着司馬不敗道：「二少爺呀，你的膽子太大了。」

他這是先聲奪人一句話，果然五人楞住了。

武小郎見收到效果，便對司馬不敗又道：「我問你二少爺，可是爲了盜去的寶塔是假的嗎？」

他此言一出，兩個虬髯大漢也站起來了，兩個人像鐵塔，雙手骨節在咯咯響。

武小郎道：「坐下坐下，聽我說下去呀。」

兩個大漢木然而憤怒的坐下來了。

武小郎接道：「你們盜走了假的寶塔，官家早就知道了，官家在王覺的兇宅中設下了天羅地網，就等着抓你們了，更重要的是，嗨……我不說了。」

司馬不敗叱道：「爲甚麼不說了！」

武小郎道：「我已說的消息，值不值五百兩？」

司馬不敗道：「我已給你了。」

武小郎道：「下面的消息你得另付銀子。」

司馬不敗叱道：「他媽的，你窮瘋了？」

武小郎道：「有錢的人才叫瘋子，娘的，他們把天下的銀子賺光賺完還嫌少，要那麼多銀子幹甚麼呀，他們那種人才叫瘋子，我武小郎祇不過混幾個活命錢，這叫瘋子嗎，我操！」

司馬不敗吼道：「你又想要多少？」

武小郎道：「因爲這下面一段消息是攸關那件天下至寶翡翠玲瓏寶塔之事，所以……」

兩個虬髯大漢雙雙離座，分左右的站到武小郎身邊來，其中一人叱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武小郎看看二人，笑笑道：「想聽嗎，去坐下，我自然會慢慢的說出來。」

兩個大漢無奈的又坐回椅子上，武小郎指着于氏兄弟二人，道：「你們去盜寶，我就住在兇宅的門房，想一想我自然會知道，而且你們那夜還同官家打起來。」

于小七叱道：「好呀，原來你早知道了。」

武小郎道：「我雖知道，可也並未壞了你們的大事情，是不是？」

司馬不敗道：「武小郎，你下面的消息打算再敲本少爺多少銀子？」

武小郎道：「我尊敬的二少堡主呀，說敲太過難聽了吧！我這是用最重要的消息換銀子呀，當然，我這裏姜太公釣魚，你那裏願者上鈎，我並不強逼，這能說我是在敲你嗎？」

「你他娘的到底是快說呀！」

武小郎又是一巴掌伸出來。

司馬不敗大怒，叱道：「你他娘的可惡。」

不料兩個虬髯漢齊聲道：「給他，給他。」

司馬不敗氣咻咻的又把五百兩銀票抛在武小郎面前，吼道：「拿去買棺材吧，我的兒。」

武小郎不以爲意的把五百兩票又揣入懷中了，他也愉快的吃吃笑了。

這時候大伙把目光集中在武小郎的身上，司馬不敗更是憤怒的在咬牙。

武小郎淡淡一笑，道：「我這下面的消息是有關那件眞寶塔的事，我這裏告訴你們，那座眞的寶塔呀，哈哈哈……」

誰也不開口了，再開口武小郎又是閒話一堆說出來，大伙就等武小郎說下去。

武小郎道：「我告訴各位，官家也在找那座寶塔，官家已在王覺的宅子裏動了手脚了。」

一個虬髯大漢急問：「他們沒找到吧？」

武小郎道：「當然沒找到。」

兩個虬髯大漢一聲大喘氣，像是得到了安慰。

司馬不敗道：「小子，你是怎麼知道的？」

武小郎道：「二少堡主呀，我說過我是靠出賣消息過日子的呀！」

頓了一下，武小郎又低聲道：「各位，我送一樣小菜，算是搭配，各位，這光景我以爲各位如想得到眞的寶塔，最好聽我一言。」

「你有甚麼餿主意。」

「非餿也，好主意呀，各位可以躲在一旁，等到發現官家在王覺的兇宅中把寶找到以後，立刻下手，給那些狗腿子們一個防而不備，奪了就走。」

兩個虬髯怒漢也點頭，他們嘉許武小郎出的這主意，臉色也和緩多了。

武小郎拾起桌上酒杯道：「我敬各位。」

他一飲而盡，愉快的走了。

司馬不敗冷冷道：「媽的，敢花用我司馬不敗的銀子呀，你小子不想活了。」

他忽的站起來，道：「咱們回房去，娘的，可得好好的商議一番了。」

於是，五個人遂又回到這家酒館的後院中去了。

* * *

武小郎呵呵笑着轉往城北的後街來了，王覺的大宅子就在後街近城牆邊。

武小郎爲了挖掘消息，他必須來，因爲他自信，他比司馬不敗五人更能掌握到最眞實的消息。

消息值不值銀子，那得看新不新，奇不奇與怪不怪來決定，如今司馬不敗住在泰山城，這是武小郎以爲賺銀子的機會來了。

現在，武小郎就快走到王家兇宅了，忽見自大門內走出三個人來。

這三個人也發現武小郎了。

這三人不是別人，乃程百里、甘元與杜大北三人是也。

程百里當先大吼：「喂，武小郎，你跑到後街閒晃呀，娘的，又來此地幹甚麼？」

武小郎笑嘻嘻的走上前，道：「大人呀，僱我吧，你不僱我我餓得慌！」

程百里叱道：「別他娘的在我面前哭窮，我知道你的口袋，娘的皮，你的口袋就是聚寶盆一樣，再多的銀子也塡不滿，你會爲小錢？」

武小郎站住了，他衝着大門裏瞧又瞧，道：「怎麼啦，門開啦，可以進出了？還是官家查封的封條不管用了？想那個假押司懷中就寫了不少封條，難道你大人也有呀！」

程百里叱道：「去，去，少在我面前耍嘴皮，再多口老子揍死你。」

（未完・十）

玉釵盟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徐元平、查玉欲進入南海門的莊院，遭到毒蜂、毒蛇圍襲。徐元平保護查玉免受蜂螫，自己反被螫中手腕，劇毒侵身，生命垂危，躲入神丐宗濤火圈內運氣調息，查玉欲乘危除去徐元平，正欲動手時被突來的丁氏姐妹窺破，只好說謊掩飾。此際突現八名壯漢撲滅蔓延火勢，正當衆人猶豫之際，徐元平當先大踏步走去……

傳令少年心叵測　爲免遭殃奪令牌

查玉一側身和丁氏姐妹並肩隨在徐元平身後，向前走去。

幾人走了六七丈後，忽聞四週花樹枝葉，沙沙作響。

徐元平已受過蜂螫之苦，警覺之心提高不少，聞聲停步，抬頭向四外望去。

查玉側耳一聽，笑道：「徐兄不必多疑，前面有人在動手相搏，花樹枝葉是被兩人的掌風震動。」

徐元平心中一動，莫不是神丐宗濤在和人動手不成？他雖不滿神丐宗濤對自己的冷漠，但因知他是當今武林正派人物之中，唯一和神州一君不睦之人，心中不覺之間，生出了親切之感，當下加快脚步，向前走去。

繞過一片茂密的花樹後，果見兩個人正打得難解難分，兩人功力都極深厚，掌勢雄渾異常，激蕩的潛力震得四週花樹枝葉一片沙沙之聲。徐元平定神看去，只見動手兩人，一個是駝矮二叟中的胡矮子，一個却是在邙山廟中和宗濤在一起的華衣少年，兩人拳來足往，打得甚是激烈。

查玉和丁氏姐妹不識那華衣少年來歷，見他能和昔年馳譽武林的駝、矮雙叟之一打個平分秋色，不禁心中駭然。

徐元平突然想起了那小叫化子之言，說神丐宗濤要送命這華衣少年手中，不由得全神貫注，看兩人打鬥情形。

在他想來，這華衣少年既有能力逼使宗濤就範，武功定然很高，那知看了一陣，不覺心中暗自奇怪起來，因他發現眼下和那矮子動手的華衣少年，身手雖然不凡，但如要說強過神丐宗濤，實叫人看了難信。

查玉和丁玲、丁鳳震驚於那華衣少年的武功，徐元平却怪那華衣少年武功何以如此低劣，四人都看得呆呆深思，但心情却是不大相同，丁氏姐妹和查玉心念起伏，在推想那華衣少年來歷，徐元平却是全神貫注，看他出手舉足是否有斂鋒不露之心。

但見兩人打鬥之勢越來越激烈，出手舉足，無不擊向對方要害大穴，掌風潛力激蕩出數尺之外，震飄起幾人衣袂。

徐元平忽然心中一動，暗道：江湖上人心險詐難測，莫非他已然知道宗濤來此，怕他隱身窺探，故意裝出堪堪自保之勢，把眞實武學斂藏不露，看來想測出他眞實武功，是非我親自出手一試不可了。

他乃情感極易衝動之人，又少江湖上的閱歷經驗，心念一動，想到就做，當下大喝一聲：「住手！」

華衣少年和矮叟正打得緊要萬分之時，聽得徐元平大喝之聲，不

禁心神微分，就這一分心神，立時露出破綻，那黑衣矮叟閃身欺到背後，呼的一掌，疾向他左肩「風府穴」上拍去，同時一抬右膝，猛向腰下撞去。

這一腿一掌不但迅快絕倫，而且勁力奇猛，華衣少年閃避、封擋已全來不及，眼看就要傷在那矮叟手下，忽然右腿一抬，右脚尖向外一滑，身子側轉，讓開對方迅猛的合擊之勢，右手反臂拍出一掌。

這一着用得奇詭至極，避敵反擊，同時發動，一招之下，扭轉劣勢，轉危爲安。

那黑衣矮叟似是未料到對方有此機變，被那反臂一掌逼得向後疾退三步。

徐元平看得暗暗點頭道：此人果是狡猾，我幾乎被他騙了過去。揚手一掌，向兩人之間打去，口中厲聲喝道：「要你們暫時住手，難道都沒聽見麼？」

一股强猛的掌風，從兩人之間擊過，迫得兩人向前欺進的身子，又各自退回一步。

查玉和丁氏姐妹雖然驚異他奇怪的舉動，但都未出言勸阻。

那黑衣矮叟側臉望了徐元平一眼，冷笑一聲，道：「原來是你！」

徐元平不理那矮子的話，却望着那華衣少年說道：「比武動手，生死一髮，如果不全力施展求勝，可是極大的危險之事。」

那華衣少年只道他要出手相助，是以，毫無其他疑慮之心，面露微笑，站在一側，聽他言詞之中，又頗有關懷之意，心中暗道：「我雖用出全力，和敵相搏，但並無勝得對方之處，他既然替我預留台階，我豈能自甘示弱，說出技不如敵。」當下微微一笑，道：「對付這等宵小之輩，何需全力施展……」

徐元平突然揚腕一掌，直擊過去，口中冷笑一聲，側身隨撲而上。

那華衣少年想不到突然間變臉就打，心頭既驚又怒，祇覺對方擊來掌勢之中，潛力剛猛，威勢尚在那矮叟之上，他心中毫無戒備，不敢硬接，右腿一抬，身軀斜傾，倏忽間閃開五尺。

那知徐元平如影隨形般，一掌擊出後，人亦隨着欺身而上，左手「探驪取珠」，疾點雙目，右手却施展十二擒龍手中一招「拂浪縛龍」，疾向那華衣少年左腕上扣去。

他事先早已想好了對敵之策，出手迅快至極，十二擒龍手又是武林中罕難一見的奇奧之學，那華衣少年武功雖然不凡，但也無法避讓得開，急施一招「大鵬展翼」，架開徐元平左手攻來的一招「探驪取珠」，但却無法讓開他右手一招「拂浪縛龍」，祇覺左腕一麻，已被人扣制住了左腕脈門。

徐元平一出手，輕輕易易的把那華衣少年制住，反而大出了他意料之外，暗道：想那神丐宗濤乃武林一代大俠，武功何等高强，此人如此不濟，豈能逼死宗濤，但那小叫化子說話神態，憂愁重重，又非裝作，此事實使人大惑不解。

忽見那華衣少年左腕一揮，摔脫了徐元平的右手，右掌直擊而出，疾向徐元平前胸打去。

徐元平祇顧在想心事，根本就未用力扣制那華衣少年脈門，待對方掌勢逼近前胸，他才霍然警覺，但已閃避不及，祇好微一轉身，用右肩硬接對方掌勢。

呼的一股掌風直擊過來，耳際響起查玉的怒喝道：「鼠輩敢爾！」

此人機智絕倫，處處防人暗算，一見徐元平扣制那華衣少年脈門之後，竟在呆呆出起神來，立時運氣行功，留神戒備，華服少年擊出右掌的同時，他也同時施展家傳武學「百步神拳」，向那華衣少年打去。

華衣少年霍然向後躍退數尺，避開查玉打來拳風，但他因避查玉打出的拳風，不得不同時收回擊向徐元平的右掌。

徐元平一橫身攔住查玉，笑道：「算了，咱們還沒有見識到南海門下武學，豈可先和不相干的人打得你死我活。」

查玉一擊不中，正待欺身相攻，忽被徐元平橫身攔住，心中大感奇怪，問道：「徐兄可識得此華衣之人麼？」

徐元平道：「有過一面之緣，祇是彼此尚未交談過一句話。」

那華衣少年哼一聲，轉身欲去，丁鳳嬌軀一晃，擋住去路，望着徐元平笑道：「可要放他走麼？」

徐元平道：「人家和咱們無怨無仇，豈可攔人去路。」拱手對那華衣少年一揖，道：「兄弟祇想試試兄台武功，別無他意，萬望兄台勿怪。」

他自言自語盡說些心中之事，不但那華衣少年心中不解，就是查玉和雲夢二嬌也聽得莫名其妙，祇覺他言來若有所指，不知是何用心？

忽聞一聲悠長的哨音劃破夜空，那黑衣矮叟忽然冷笑一聲，道：「南海門的武功，乃萃集古今中原，西域武學的大成，奇、正兼具，深奧無比，幾位縱然有點本領，也不過米粒螢火之光，豈足和皓月爭輝，再往前擅進一步，就入翠羅山莊禁地，幾位如果不怕死，不妨深入一試，恕老夫不奉陪了。」說完，轉身一躍，隱入花樹暗影之中不見。

徐元平順着那矮叟背影望去，祇見高樓聳立，燭光輝煌，再往前走上十丈，就要到那高樓下面了，回身對那華衣少年笑道：「兄台可是和令師同來的麼？」

華衣少年冷冷答道：「怎麼樣？」

徐元平淡淡一笑道：「尚未請敎兄台貴姓？」

華服少年抬頭一陣冷笑道：「不敢，不敢，在下姓何。」

徐元平道：「何兄可是神丐宗濤，宗老前輩的門下麼？」

華服少年微一沉忖道：「在下和宗老前輩同屬金牌門下，彼此誼屬同門，不過宗老前輩比在下高了一輩。」

查玉望了丁氏姐妹一眼道：「江湖上門派之多，眞是難以數計，金牌門兄弟還是第一次聽人說起。」他本是想問丁玲金牌門的來歷，但却不肯正面相詢，故意繞了一個大圈子。

丁玲微微一笑，道：「少堡主見多識廣，都不知金牌門的來歷，愚姐妹孤陋寡聞，自是亦……」

華服少年突然冷笑一聲，接道：「金牌門代代祇傳兩人，別說兩位不知，哼！就是當今武林之世，又有幾人知道？」

徐元平道：「何兄大名怎麼稱呼，不知能否見告？」

華服少年一皺眉頭，道：「兄弟草字行舟，你這般問來問去，是何用心。」

徐元平笑道：「兄弟覺得何兄氣度不凡，甚想高攀一下，和何兄交個朋友。」

何行舟道：「這個咱們以後再談，兄弟爲人素不喜和人一見如故。」

查玉冷笑一聲，道：「好大的架子。」

徐元平別具用心，微微一笑道：「人各有志，何兄既不願和兄弟交往，那也罷了，不過兄弟却甚傾慕何兄風儀，兄弟雖不知金牌門的出處來歷，但想來必屬中原武學一脈，南海門藐視中原武學，何兄也該爲咱們中原武林同道出一口氣。」

何行舟道：「這個，兄弟倒可勉强聽命。」

丁玲知徐元平生性十分高傲，此刻不知何以會這般柔和起來，心中大感奇怪，但她乃一向沉穩之人，心中雖感奇怪，却並未多問。

丁鳳看不慣何行舟冷傲之氣，悄然一側嬌軀輕步繞過查玉，到他身後，揚手一掌，劈臉打去。

但聞砰然一聲，打得又脆又響，何行舟正和徐元平談話，萬沒想到會有人突然下手偷襲，這一記耳光打得甚是着實，祇覺眼睛一花，面頰上登時浮現五個清晰的指痕。

但他究非武功泛泛之人，臉上中掌雖重，神智並未昏亂，冷哼一聲，反臂一拳擊出。

那知嬌俏頑皮的丁鳳一拳打中之後，立時側身一躍，躲到查玉身後，何行舟聽得衣袂飄飄之聲，突然暗加內力，拳風破空，直擊過去。

查玉冷笑一聲，道：「何兄撩撥兄弟是何用心？」右掌橫胸，暗吐內力，向外一推，硬接了何行舟一股拳風。

兩人一較內力，彼此都感心頭一震，查玉雙肩晃動，身軀搖了幾搖，何行舟却被震得退了兩步。

丁玲罵道：「死丫頭，妳就愛淘氣，和人家剛剛認識，怎麼能亂開玩笑？」轉頭對何行舟福了一福，笑道：「我這位妹妹，最愛淘氣，何公子堂堂七尺之軀，千萬不要和她一個黃毛丫頭一般見識！」

何行舟側目望了丁鳳一眼，祇見她躲在查玉身後，笑得秀肩聳動，白衣飄風，亭亭玉立，那裏還是黃毛丫頭的樣子，心中更是生氣，臉色一沉道：「令妹今年幾歲了，還是黃毛丫頭，姑娘說來，也不覺得齒冷麼？」

丁玲微微一笑，道：「我已向何公子致表歉意，有道是好男不和女鬥，難道說你也要還她一記耳光不成？」

何行舟道：「我有什麼不敢？」

查玉冷冷接道：「何兄無緣無故的給了兄弟一拳，如果兄弟要和何兄一般見識，咱們今宵勢非得拚個死活不可？」

何行舟怒道：「縱然你們四人齊上，在下也不放在心上！」

查玉仰天冷笑道：「好大的口氣，何兄已忘了剛才被擒之事了麼？哼哼！如非徐兄手下留情，祇恐何兄早已橫屍我們四人眼下了！」

何行舟想起剛才被徐元平出手就拿住左腕脈門之事，不覺臉上一陣火熱，正要發作，忽見徐元平向前大踏一步。

他已嚐試徐元平的厲害，見他身子一動，祇道他又要對自己出手，立時先發制人，呼的一拳，直劈過去。

徐元平一吸小腹，向前移動的身子倏然倒退三步，拳風掠衣而過，直向丁玲撞去。

丁玲看他剛才和矮叟動手情形，知他內力異常深厚，祇怕這一拳非自己能接得住，當下嬌軀一轉，讓了開去，拳風微掠衣襟。

何行舟這一拳波及丁玲，始非其意料所及，他並非存心向丁玲挑

霽，心中微感歉意，但礙於適才誇口，敢讓查玉等四人齊上也不介意的一句話，不好意思出口道歉，心中猶豫，一時呆呆的望着丁玲臉色。

丁玲生性倔強，從上回挨了徐元平一記耳光，縈迴腦際，無時或釋，每當回想起來，面頰還覺火辣辣的發燒，但是不知怎的却不曾心恨徐元平，這一口氣正鬱在胸中，無處發洩，總覺得好像有一樁心事未了似的，如今何行舟偏偏惹怒了她，一時無名火起，一手護胸，杏眼圓睜的盯着何行舟，兩人沉肩相視，運氣屏息，等待對方先行出手。

丁鳳心中原本希望攪起一場風波，好狠狠的懲戒何行舟一番，方稱快意，而忖度姐姐功力恐有不逮，心中又想惹事又怕出事，急中生智，祇好利用徐元平作爲奧援，縱身一躍，向徐元平身側躍去。

何行舟原不知四人之間的關係，却看出其間情誼非屬泛泛，此時提神聚氣，狠顧虎視，眼梢驟覺白影一閃，登時宮羽易步，沉着側身，改向丁鳳，攻勢將發。

丁玲遽睹丁鳳身未落實，恐遭何行舟毒手，未及考慮，揮袖向何行舟疾出一掌，這一掌勁疾異常，眼看以何行舟所處位勢，難於應付，忽聽徐元平大喝一聲：「丁姑娘手下留情！」話聲未落，一股勁風已側撞到了丁玲掌風之上，使何行舟從容的側身閃避。

丁鳳原想徐元平會出手相援丁玲，沒想到徐元平反幫起何行舟來了，一時大感意外，不由發怔。

徐元平縱身飄落丁玲和何行舟之間，說道：「大家均是萍水相逢，原無宿仇舊恨，何苦無端火拚，這豈不是使仇者快親者痛嗎？今宵兄弟作個公道，不知諸位肯同意否？」

何行舟自思今夜成了衆矢之的，場場糾紛，處處誤會，算來盡是自己吃虧，越想越氣，不由摸摸脖後根，自言自語道：「這是怎麼搞的，眞是活見鬼……」這一句話稍含自責之意，好打個圓場下台，誰知語出無心，而聽者有意，弄巧成拙，又惹出軒然大波。

首先丁氏姐妹就感得刺耳，而徐元平曾被神丐宗濤當着何行舟面前叱責，自己沾有鬼氣，大大的被奚落一陣，當時心中萬般無奈，强忍下來，如今何物狂奴，竟也依樣對自己嘲哂起來，怎不光火。

祇覺一股忿怒之氣直衝上來，臉色一沉，怒道：「何兄說話最好要有點分寸，兄弟再三相讓，但却並非心懼何兄。」

何行舟微微一怔後，突然怒道：「幾位如果想聯手對付兄弟，盡管出手就是，這般無事生非，豈是大丈夫的行徑！」

查玉冷冷的接了一句，道：「禍從口出，何兄如想苟全性命，最好的辦法，就是閉上嘴少說廢話。」

丁玲嗤的一笑，接道：「你如果再隨口亂說，當心我再給你一耳括子。」

徐元平忽然想起那小叫化子相告之言，心中暗自忖道：「如若眼下開罪了此人，讓他拂袖而去，祇怕以後再沒有和他攀交機會。」忍下胸中一口怨氣，笑道：「何兄不要誤會，因爲兄弟和這兩位姑娘，都忌諱人罵鬼字，但何兄不知所以，言出無心，兄弟一時情急，致有開罪之處。」

何行舟猛然想到在邙山小廟之中和他相遇之時，宗濤罵他一身鬼氣之言，知他所言非虛，立時抱拳笑道：「失言，失言，兄弟不知三位有此忌諱，萬望三位原諒。」他已看出眼下情勢對自己十分不利，再不見機而作，忍一點怨忿之氣，祇怕橫禍就在眼前，故而神情一變，忽對徐元平親熱起來。

徐元平微笑道：「何兄不必引咎，既是無心之言，事情就算過去。」忽然轉身過去，大聲說道：「天色已經不早，咱們既要見識南海門的武功，不宜再拖時間了。」聲如洪鐘，分明有意告訴敵人一般。話說完，大踏步當先走去，昂首挺胸，神威凜凜。

查玉看得一皺眉頭，暗道：此人性情，實叫人難以捉摸，忽而正大光明，一派英雄氣度，忽而陰沉偏激，一意孤行……

祇見丁玲、丁鳳，同時一轉嬌軀，緊隨他身後向前走去，何行舟移步緊隨丁氏姐妹身後，查玉祇好跟在何行舟的後面。

幾人轉過了幾層花樹，已到那燭火輝煌的高樓前面，忽聞樓下暗影一陣朗朗大笑，緩步走出個錦衣中年大漢，他意態從容，行來若無其事，似是根本未把幾人放在眼中。

忽見他笑容突斂，冷冷的喝道：「念你們高聲傳訊，不失光明風度，我也破例告誡示警，我這翠雲樓方圓三丈之內，滿佈陷阱，一步失錯，屍骨難全，幾位如若不信，不妨一試。」說完目光緩緩掃掠幾人而過，轉身背起雙手，踱回廳堂，隱去不見。

徐元平仔細的打量這高樓四週，毫無異樣之處，綠草如茵中，種植着幾株花樹，唯一和別處不同的，是花樹相隔距離甚大，每株間隔了大約有十步左右，十幾棵特別高聳的白楊樹，散植在花樹叢中，那高樓最上一層仍然是燭火通明，

但樓下堂廳却是一片漆黑。

他因不通神算之學，看來望去瞧不出那高大白楊樹有什麼奇怪之處，回頭目注查玉問道：「查兄請看看這些花樹，可有什麼古怪麼？」

查玉沉吟了一陣，轉過臉對丁玲道：「鬼王谷神算之學，天下聞名，大小姐家學淵源，想必已得承衣鉢，兄弟不敢班門弄斧。」他微微一頓後，又對徐元平說道：「這個徐兄請問兩位姑娘，兄弟所知有限，在行家之前不得不藏拙了。」

丁玲望了花樹一眼，心中暗罵查玉狡猾，原來那白楊、花樹，並無依照九宮八卦排列，丁玲雖然精通九宮八卦等神算之學，但也看不出一點可疑之處，不禁一皺眉頭，道：「這塊草地上白楊花樹，雖然可疑，但並沒有暗含九宮八卦方位，也許在那花樹、白楊之中，另藏着什麼厲害的機關埋伏，查家堡機關密佈，少堡主定必精通其術，敢請爲我們帶路如何？」

查玉輕輕的咳了一聲，道：「承姑娘抬愛，兄弟光榮之至，縱然兄弟不通其術，亦當爲幾位涉險開路。」上一步，搶在徐元平前面，心中却在暗罵丁玲，果然名不虛傳，鬼計多端，此番偸鷄不着，反而蝕上一把米。

原來查玉看不出那白楊、花樹有什麼奇怪之處，故意推到丁氏姐妹身上，那知丁玲比他更爲鬼詐，反口兩句話，迫得查玉不得不挺身冒險。

徐元平忽然一上步，右臂疾伸，攔住了查玉說道：「這深入禁地，乃是兄弟出的主意，豈可由查兄涉險，還是由兄弟走前面吧！」

查玉微微一笑，道：「徐兄和兄弟還有什麼你我之分，兄弟走前面也是一樣。」

丁鳳突然叫道：「你們不要吵啦，我看，不如請這位何大俠走前面好了？」

查玉道：「這要看何大俠有沒有這份豪氣。」

何行舟冷哼一聲，道：「這有什麼不敢？」大踏步向前走去。

徐元平伸手一拉何行舟，道：「何兄且慢，還是讓兄弟替幾位開路吧。」縱身一躍，搶在前面，暗中提集眞氣，雙足微微一用力，人已凌空而起，輕飄飄的落在一株花樹下面，左手一伸，向花樹上面抓去。

丁玲高聲叫道：「不要抓那花樹，快向旁邊躍開。」

徐元平微微一怔，倏然把左手收回，左脚微一用力，身子疾向旁側躍去。

他身子剛剛飛起，忽見身側花樹枝葉紛紛折墜，千百條細若線香的水泉，由那折斷的枝葉中噴射出來，洒罩了一丈方圓地方。

徐元平雖不知那噴射出的水泉有什麼厲害之處，但想來定然是毒水之類，當下一提眞氣，呼的一掌，遙向那噴水花樹上面劈去。

他這時的掌力是何等威猛，但聞喳的一聲，一株徑尺粗細的花樹應手而折。

他似是想不到自己的功力已達這般深厚之境，不禁呆了一呆。

就在他一怔神間，那折斷花樹中，疾勁的噴出一股泉水，直衝起兩丈多高，水珠四濺，灑罩而下。

徐元平自受那毒蜂一螫之後，人已學得謹愼了不少，一伏身貼地平飛，退回原地。

回頭望去，只見那折斷花樹之中，仍然不停的噴出泉水，足足有一刻工夫之久，才完全停了下來。

雲夢二嬌、查玉、何行舟亦似是爲眼下意外的變故所震駭，都呆呆的站在一側。

直待徐元平躍飛出險，那折斷花樹中蓄水噴完，查玉才輕輕嘆息一聲，說道：「如果徐兄換了兄弟，只怕早已傷在那折斷噴射出來的毒水之下了。」

丁玲打量了眼前景物，接道：「這花樹既是人工僞製，只怕那白楊和這一片草坪，都是人工製成，其間定然暗藏極厲害的埋伏，看那花樹噴射毒水的情形，似是由人在暗中操縱，今宵咱們要想衝過這一段草坪花樹，只怕是凶多吉少。」話至此處，忽覺眼前一暗，樓上燭光突然熄去。

徐元平伸手拍拍腦袋，道：「去路雖險，咱們也不能就此退走……」

何行舟忽然插口接道：「在下倒想出一個方法，只不知是否可行？」

查玉冷笑一聲，接道：「看不出何兄竟是位文武兼備，智謀百出之人，不知何兄心想之策，是不是試用火攻。」

何行舟淡淡一笑，道：「不錯，既不願冒險深入，只有用火攻把這座高樓燒去，任他機關絕毒，也不過是枉費一場心機。」

丁玲輕聲一笑，道：「何大俠的高見，只怕行之不易，別說人家早已思慮及此，有着準備，單是環伺强敵，只怕也不容我們得手。」

何行舟道：「請恕在下眼拙，倒是看不出對方有何準備？」

丁玲冷笑一聲，道：「何大俠如果不信我說的話，不妨用火攻試試，只怕還沒有燒着人家的高樓，自己就先把性命送掉。」

何行舟道：「我倒不信，眞會有此等怪事。」右手探懷摸出一塊拳頭大的黑色物體，笑道：「我倒

要試試看這片人工僞造的草地花樹，爲什麼燒它不得。」

丁玲微微一顰秀眉，叫道：「硝磺彈？」

何行舟微微一怔，道：「不錯，硝磺彈，姑娘見聞廣博，實使在下佩服。」

查玉道：「哼哼，當今武林道上人物，誰不知鬼王谷擅用火器，只怪何兄少見多怪罷了。」

丁玲眨了眨眼睛，笑道：「少堡主過獎了，這位何大俠既然執意要用火攻，咱們犯不着陪他一起葬身此地，我看咱們還是退後一些的好。」

查玉素知丁玲爲人持重陰沉，決不會隨便說話，當下向後退了兩步，道：「徐兄，咱們退後一點看熱鬧吧。」

徐元平微一沉吟道：「這個……」

丁鳳一扯徐元平衣角，道：「我姐姐一向料事如神，她說不能用火攻，決是用它不得。」

何行舟道：「我就不信燒它不得。」左手從懷中摸出千里火筒一晃，立時亮起一道火焰。

忽聞衣袂輕風之聲，破空傳過來一個冷冰冰的聲音，道：「師兄快些停手！」

聲落人現，一個滿頭亂髮，一身破衣的小叫化子，躍落在那華衣少年身側。

何行舟回頭望了那小化子一眼，冷笑道：「師父沒有來，他到那裏去了？」

那小叫化子雖然滿臉憂忿之色，但在舉動神態之間，却似不敢開罪華衣少年，微一躬身，答道：「師父去看歐駝子和冷公霄比武去了。」

何行舟熄去千里火筒，怒道：「眼看約期即屆，他倒還有心情看人比武，哼！我看他是不想活了。」

此人語無倫次，幾句話聽得全場中人個個臉上變色。

要知武林道上，對師倫最爲重視，縱是窮兇極惡的綠林巨盜，也不敢蔑視師倫，何行舟之出口詆罵師父，不僅徐元平聽得心驚肉跳，就是查玉和丁氏姐妹也聽得心中直冒冷氣。

那小叫化子却淡淡一笑，道：「師父縱有不是之處，師兄也不該當着這多人的面前辱罵於他，何況約期尚未屆滿。」

何行舟怒道：「你竟敢教訓起我來了？」劈臉一個耳光摑去。

但聞砰的一聲脆響，小叫化被打得身軀搖晃，向旁側移了兩步，滿口鮮血順着嘴角淌下。

何行舟冷笑一聲，道：「你還算有點見識，看在你不暗運功力抗拒的份上，就打這一掌算了。」

小叫化道：「師倫大道，豈容忤逆，師兄就是殺了小弟，我也不敢還手。」

何行舟怒道：「好啊！你竟敢諷嘲於我？」反手又是一記耳光，倒抽過去。

徐元平身子一晃，疾如飄風般直搶過去，右手疾出，托住了何行舟手腕，說道：「何兄有話好說，怎麼出手就要打人？」

何行舟已知道徐元平的厲害，如他出面干涉，自己決難再打上一掌，當下笑道：「徐兄可是要替他說情麼？」

徐元平笑道：「你們師門中事，兄弟本不敢妄加干預，但請何兄看在兄弟份上，不要再對令師弟這般。」

小叫化子望了徐元平一眼，冷冷的接道：「小叫化子從來不願領受別人之情，我們師兄弟之間的事，也不願別人多管。」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怎麼？難道我勸也勸得不對了？」

小叫化子冷笑一聲，道：「我師兄打罵於我，乃是應該之事，那個要你插手多事。」

徐元平一聳劍眉怒道：「看來你倒是很想多挨上幾個耳光了？」

小叫化仰天一陣狂笑，道：「那得要看小叫化願不願挨。」

查玉和丁氏姐妹是久聞神丐宗濤師徒威名之人，靜靜的站在一側，冷眼旁觀着局勢發展，雖然他們都看出個中必有着一件極大隱秘，但却不肯輕易介入漩渦，插手過問。

何行舟突然向後退了兩步，站在旁邊，神態之間，大有抽身事外，袖手旁觀之意。

徐元平本是情感極易衝動之人，連受小叫化子冷漠譏諷，不覺心頭火起，冷笑一聲，道：「只怕能打你耳光之人，未必就祇你師兄一個。」

小叫化子怒道：「我倒不信，還有什麼人敢打我小叫化子。」

徐元平只覺氣血上衝，突然逼上一步，左手一撩，拂起一股急風，右手疾如電閃般隨勢擊出。

他這一擊之勢，乃「達摩易筋經」中一招絕學「暗風掠影」，出手掌勢奇快難測，小叫化子只見他左手撩動，疾風撲面襲來，立時右手向上一托，疾向徐元平左腕脈門上面扣去，萬沒想到徐元平右手竟然隨在左手後面，同時而出，匆忙之間，仰身向後疾退了五步。

徐元平左脚一抬，緊隨着小叫化子的身子，如影隨形一般追到，小叫化剛剛停住身子，徐元平已然追到，左手封住小叫化子雙臂，右手隨勢一伸，手掌已將觸到小叫化

臉上，忽的心念一動，又把右手收回。

他雖沒有眞個打中，但週圍觀戰之人，無一不是武林高手，都已看出他是故意手下留情，但却無一人看出他用的甚麼手法，祇覺他那襲擊之勢，如是攻向自己，亦是難以躱避得開。

小叫化自出江湖之後，從未受到過今宵之辱，急氣之下，呆在當地，不知如何是好。

徐元平向後躍退了兩步，回頭對丁氏姐妹和查玉道：「咱們總得想個法子，渡過這一段險地，難道咱們眞的就此退走不成？」

查玉一皺眉頭道：「這等機關埋伏，佈設精密異常，要想破它，祇有兩個法子……」

徐元平急道：「那兩個法子，快請說出來，讓兄弟冒險試試。」

查玉道：「據兄弟所知，當今武林之中，祇有一個人精通此道，祇是此人遠在千里之外……」

丁玲笑接道：「少堡主說的可是金陵楊家堡堡主神算子楊文堯？」

查玉道：「不錯，除了此人之外，兄弟實難想出第二個精於此道之人。」

丁鳳嗤的一笑，道：「神算子楊文堯名播天下，武林道上，有誰不知他精通機關埋伏之術，難道要咱們先到金陵楊家堡去把他請來，破這機關不成，那你就趁早別說啦。」

查玉笑道：「二姑娘不必太急，兄弟的話還未說完，據區區所知，佈設機關埋伏，必須事先經過精細設計，繪製成圖，然後依圖建造，祇要咱們能把原圖拿到手中，就不難依圖索驥，把它毀去。」

丁鳳笑道：「別說咱們無法知道人家原圖放置何處，縱然知道那圖放在對面樓上，咱們過不去也是枉然，我看這法子也行不通。」

查玉道：「我祇是說到破除機關的辦法，並沒有說辦法能行。」

徐元平接道：「這麼說來除了取得原圖之外，是別無辦法可想了？」

查玉道：「還有一個辦法，但是必須先找到它的操縱機關樞紐所在，用利器把它破壞，全部機關埋伏立時就失去了效用。」

徐元平喜道：「這辦法倒是可以試試，祇不知他們機關的樞紐設在何處？」

查玉道：「以兄弟的推斷，這機關樞紐，可能就設在對面樓中。」

徐元平沉吟了一陣，道：「查兄估計一下咱們停身之處，距那高樓所在，有幾丈距離？」

查玉道：「大約四丈有餘，不足五丈之數。」

丁玲道：「怎麼？你想施展『登萍渡水』的功夫，飛越過去？」

徐元平道：「除此之外，不知還有何策？」

丁玲道：「這附近的機關埋伏，分明是由人在暗中操縱，你縱有草上飛行功夫，能夠脚不借力的飛渡過去，祇怕也難逃得兇厄，咱們不妨暫時退回，從長計議，也許能想出破除機關之策，明宵再來不遲。」

徐元平突然豪氣勃然的說道：「咱們如就此而退，豈不留人笑柄，幾位替我掠陣，待我試試再說。」

呆在一側的小叫化子突然向前上了一步，道：「我陪你去！」

徐元平微一沉忖，道：「好吧……」

丁鳳急道：「那怎麼行，人心難測，別要受了人家暗算，不如我和你一起去吧。」

小叫化怒道：「我堂堂丈夫，豈肯暗算於人，鬼丫頭！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丁鳳道：「哼！一個臭要飯的神氣甚麼？你罵誰是鬼丫頭？」

忽聞大笑之聲破空傳來，接道：「臭要飯的又有甚麼不好，總比那些鬼王、鬼女，聽起來不帶一點活人氣味的名字清雅多了！」

話未說完，人已落在小叫化子的身旁。

此人現身之後，全場中人都不禁心頭一跳，驚駭、喜悅，各人心中滋味不同，敢情來人是大名鼎鼎，譽滿武林的神丐宗濤。

何行舟當先躬身一禮，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師父。」

宗濤淡淡一笑，道：「罷了，現下距約滿之期，還有三日時間，要有勞大駕多等三日。」

何行舟道：「弟子不敢。」

宗濤目光凝住在小叫化臉上，望了一陣，突然臉泛殺機，問道：「甚麼人打了你啦？」

何行舟道：「師父息怒，是弟子和師弟開玩笑的。」

宗濤仰面望天，狂笑一聲，道：「很好，很好，你打得很好，哈哈，打得很好……」顯然他心中有着無比的激動，但却又似發作不出。

但聞那哈哈猛笑之聲愈來愈是淒厲，響徹夜空，繞耳不絕，聽得人心中油生寒意。

小叫化突然長嘆一聲，說道：「師父不必生氣，師兄打我兩下，那也是應該之事。」

宗濤突然停住狂笑之聲，兩道冷電般的眼神盯在何行舟身上，冷冷問道：「我十幾年沒見你了，想你武功定然又長進不少？」

何行舟在宗濤怒目相視之下，居然毫無恐懼之意，而且，神態反而高傲起來，冷笑一聲道：「好說，好說，祇怕沒有師弟進境神速。」

宗濤道：「那你們師兄弟不妨比試一下，讓我看看那個强些。」

何行舟道：「三日之期，轉瞬即屆，師父倒還有心情作耍。」伸手由懷中摸出一面手掌大小的金牌，高高舉起。

宗濤目光望着金牌，緩緩的屈膝跪下，小叫化緊隨師父拜伏地上。

這突然的變化，使全場中人個個呆在一側，徐元平、查玉和丁氏姐妹，都不自覺的轉頭向何行舟手中金牌望去。

何行舟神態驕傲，冷笑一聲，說道：「咱們金牌門下規矩，你們都還記得麼？」

宗濤輕輕嘆息一聲，道：「弟子等身受金牌師祖慈悲，收歸門下，怎敢欺師滅祖，忘去門下戒規。」

何行舟道：「你們能記得就好……」

查玉突然插嘴，冷冷接道：「何兄說話作事，尚望三思而行，需知何兄手中金牌，祇能約束你們金牌門下弟子，對別人却是毫無作用。」他怕何行舟心中記恨前事，仗着手中金牌之威，傳諭讓宗濤師徒向自己下手，那可是天大的痲煩之事。

何行舟仰臉哈哈大笑道：「我們金牌門中，最是重視金牌令諭，如果金牌令諭一下，受金牌令諭遣派之人，必須要完成指派工作……」

突聞颯然風動，丁玲一錯身由查玉和徐元平兩人之間閃穿而過，一語不發，探臂出手，硬搶何行舟手中金牌。

原來她和查玉一樣的心意，擔心何行舟眞的傳下金牌令諭，要宗濤和那小叫化子向自己姐妹出手，宗濤武功乃當今有數高手之一，眼下之人，祇怕無一人能和他頡頏，最好的辦法，就是趁他未傳金牌令諭之前，把他手中金牌奪下，縱然不能得手，也逼得他沒有機會傳下金牌令諭。

何行舟猝不及防，被丁玲探臂一攫，幾乎被她搶去了手中金牌，總算他武功不弱，匆忙中驟把高舉金牌的右手向下一沉，饒是他應變迅快，手腕亦被丁玲指尖掃中，一陣劇疼，金牌幾乎脫手。

丁玲探臂一攫，沒有搶到金牌，第二招連續攻出，左掌一揮「手撥五弦」，右腿一招「魁星踢斗」，分攻「玄機」和「丹田」兩大要穴。

何行舟冷哼一聲，一吸眞氣，倏忽間向後退了三步，讓開了丁玲手脚並襲一擊。

查玉早已暗中運氣，蓄勢待發，一見何行舟被丁玲搶制先機的攻勢，迫得後退到那草坪邊緣，立時大喝一聲，呼的一拳遙擊過去。

這一拳打的時機恰當之極，何行舟如再向後躍退，勢必陷入對方機關埋伏之中，如若硬接查玉一擊，急促間，無法提聚眞氣抗拒，不死亦得重傷，何況丁玲蓄勢一側，決不容他有緩氣的機會。

眼看何行舟就要傷在查玉家傳武學「百步神拳」之下，忽聽宗濤怒哼一聲，揮手打出一股掌風，把查玉擊向何行舟拳風撞偏一側。

查玉這一拳，用了九成以上眞力，誠心要把何行舟傷在「百步神拳」之下，吃宗濤斜裏一掌，震偏拳風，不由自主身子向前一傾。

丁玲一見查玉拳勢擊空，陡然向前一欺，指戳掌劈，連攻三招。

何行舟借宗濤震開查玉一拳的機會，人已緩過了氣，臂擋掌封，把丁玲的三招快攻架開，一晃手中金牌，喝道：「金牌門一十二代弟子宗濤，遵接金牌令諭……」

丁玲嬌喝一聲，呼的一招「分花拂柳」疾掃過去。

何行舟左掌斜出一招「如封似閉」化開丁玲掌勢，接道：「快些出手，保護金牌，速殲……」

丁玲左手一招「畫龍點睛」，右手一記「巧打金鈴」，兩招一齊攻出。

但聞神丐宗濤應道：「金牌門一十二代弟子宗濤，敬接金牌令諭。」話出口，人已同時飛躍而起，疾如飄風，一閃之間，已到了何行舟和丁玲之間，左掌輕輕一推，一股潛力勁道逼過去。

丁玲看他出手極輕，來勢又緩，心中暗自忖道：久聞神丐宗濤之名，却不知他武功究竟如何？不如硬接他一掌試試，當下一提眞氣，雙掌一推而出。

兩股潛力一接，丁玲立時覺出不對，那潛力來勢雖緩，但勁道却是極强，祇感心頭一震，趕忙向後躍退，總算她見機得早，對方又未有傷人之心，才算未被當場震傷。

何行舟冷笑一聲道：「咱們金牌門，最重金牌令諭，執牌之人，受到欺辱，豈可馬虎了事，我限你三招之內，把動手搶奪金牌之人，斃擊掌下，以抵她擅奪金牌之罪。」

宗濤臉現難色，回望了何行舟一眼，還未開口，何行舟一舉金牌怒道：「三招之內，打不死擅奪金牌之人，以咱們金牌門戒規治罪。」

幾句話說得聲色俱厲，神氣十

足，一代武林大俠的神丐宗濤竟然俯首聽命，輕聲一嘆，道：「金牌門十二代掌門弟子，敬遵金牌令諭。」右手一揚，呼的一掌，直對丁玲劈去。

這一掌可是運力而發，掌勢出手，勁風呼嘯，威勢如巨浪排空一般，疾猛撞到。

徐元平心頭一震，晃身擋在丁玲前面，說道：「老前輩手下留情。」右手一揮，硬把宗濤排山倒海的一掌接下。

宗濤這一掌勢之强，全場中人無不暗暗驚心，丁鳳更是驚得哎喲一聲，閉上了眼睛。

祇聽徐元平朗朗大笑之聲，道：「老前輩果然是名不虛傳，好雄渾的掌力。」

丁鳳睜眼望去，祇見徐元平安然無恙的站在原地，神采飛揚，若無其事，不禁輕輕一扯姐姐衣角，低聲問道：「姐姐，他接了神丐宗濤那等威猛的一掌，怎麼會沒有一點事呢？」

丁玲輕輕的嘆息一聲，道：「我看他內家眞力似非宗濤之敵，不過相差極是微小……」

何行舟心頭大感驚駭，忖道：此人年紀不大，功力却如此深厚，如果假以時日，成就更難限量，倒不如借宗濤之力把他除去，免去日後之患，强似殺了那個奪金牌丫頭。當下一舉手中金牌，喝道：「既有人出頭相護奪取金牌之人，那就把他擊斃也是一樣。」

宗濤雖有惜愛徐元平之心，但却又不敢違背金牌令諭，輕輕嘆息一聲，緩緩舉起右手，運足眞力，平胸一掌推出。

徐元平接了宗濤一掌，雖覺內腑氣血震動，但他乃衝動好勝之人，不願對人示弱，强自運氣，壓制住內腑翻動氣血，抱元守一，蓄勢相待，一見宗濤掌勢推出，立時雙手一齊推出，又硬接了一擊。

神丐宗濤陡然一揚雙眉，大聲喝道：「再接老叫化子一掌試試，不是你死，便是老叫化子身受門規制裁。」右掌運足全力，一揚劈出。

驕傲的徐元平，雖然震駭於對方的掌力威勢，但他仍然不肯閃避，雙掌平胸外推，竟又硬接一招。

神丐宗濤長嘆一聲，道：「罷了，罷了，老叫化雖然要身受門規制裁，但也輸得心服口服。」緩緩轉身，面對金牌一個長揖，說道：「金牌門一十二代掌門弟子宗濤，恭候執牌人傳諭裁決。」

何行舟冷哼一聲，收了金牌轉身疾向來路奔去，神丐宗濤和那小叫化子緊隨身後，眨眼間走得無影無踪。

查玉和雲夢雙嬌望着三人背影消失，才一齊向徐元平身側圍去。

祇見他臉如死灰，雙目圓睜，呆呆的站着，一語不發。

丁鳳突感芳心一酸，正待伸手拉他，忽聽身後響起一個洪亮的聲音，道：「不要動他。」三人同時一驚，轉頭望去，祇見一個身材高大、身着錦衣的中年大漢，滿臉莊肅，站在五步左右之處。

此人來得無聲無息，查玉和丁氏姐妹竟不知人家何時欺到，不禁呆了一呆。

那錦衣中年大漢緩步走到徐元平身側，仔細的望了兩眼，冷冷道：「他已受了極重的內傷，即使救治得法，也非三五日能夠復元，看在他受傷的份上，今宵就網開一面，不出手截留你們，快些走吧！」

丁玲冷笑一聲，舉手輕輕在徐元平背心上拍了一掌，徐元平眼珠轉了兩轉，長長吁一口氣，噴出一口鮮血。

查玉右手疾出，輕輕一點徐元平「氣海」穴，身子一側，把徐元平扛在肩上，道：「咱們走吧。」

雲夢二嬌暗運功力，緊隨身後相護。

三人走了幾步，突聞那錦衣中年大漢在身後高聲喝道：「站住！」

丁玲右手一探懷，暗在指甲藏了「迷魂粉」，緩緩回身，問道：「怎麼，你後悔了嗎？」

錦衣中年微一長腰，疾如電閃般，落在三人身側，問道：「他可曾被毒蜂螫過？」

查玉微一沉思，道：「不錯，不過區區一隻毒蜂，就是螫上了兩下，又有何要緊，難道還能要了人命不成？」

錦衣中年冷笑道：「幸而是螫了他，如若是你被毒蜂螫中，哼哼，祇怕毒性早已發作……」伸手一探錦袍，取出一個羊脂玉瓶，拔開瓶塞，倒出了兩粒黑色藥丸，道：「這兩粒丸丹，專解各種奇毒，你們未替他療傷之前，先讓他服下，再動手替他療傷。」

丁鳳緩緩伸手，接過丸丹，說道：「如果兩粒丹丸不是解毒之藥……」

錦衣中年怒道：「不相信妳就別讓他吃！」轉身大步而去。

查玉恐怕丁鳳再接口，引起衝突，立時插口說道：「江湖之上素有不加害受傷之人的規矩，二姑娘不要多疑。」一面說話，一面又轉身向前走去。

丁玲輕輕一拉丁鳳道：「收好丹丸走啦！」

那錦衣中年果然極守信譽，三人走出兩三丈遠，已聞得竹哨傳音之聲，那花樹林中雖然站了不少疾

服勁裝人物，但却無人出手攔截。

三人匆匆出了碧蘿山莊，一口氣走出兩三里路，在一處僻靜的山谷之中停下。

查玉放下了徐元平，施展推宮過穴手法，活了徐元平被點穴道，扶他坐好。

徐元平嘆道：「我被那老叫化子掌力震傷了內腑，而且我已感覺到傷勢極重，祇怕不是短時間能夠養息復元……」微微一頓之後，又道：「查兄和賢姐妹都有要事待辦，不必爲兄弟分心了。」說着話，人却掙扎站起，舉步欲去。

丁鳳最是沉不住氣，一見徐元平帶着重傷掙扎欲去，不禁芳心大急，一橫身攔住去路，嗔道：「你傷勢這等沉重，還要到那裏去？」

徐元平一瞪雙目，冷然說：「我到那裏去，妳還能管得着麼？閃開！」伸手向丁鳳推去。

丁鳳知他功力深厚，雖是隨手一推，祇怕也非同小可，不自覺運氣相拒。

那知徐元平身受內傷之後，不能運集眞氣，一手推在丁鳳左肩，祇覺一股暗勁由丁鳳身上反彈過來，全身一震，向後退了三步，一屁股坐在地上，連續噴出兩口鮮血。

丁玲右手一揮，呼的一聲，打了丁鳳一個耳括子，罵道：「死丫頭，妳怎麼能夠運氣反撞。」側身搶前兩步，在徐元平身邊蹲下。

丁鳳被姐姐一耳光打得滾下來兩行淚水，哭道：「我忘記他受了傷啦……」大邁一步，偎到徐元平身旁，嗚咽着接道：「我傷了你麼？」

徐元平雙掌向後一撐，站起身子，隨手抹去口邊鮮血，笑道：「這怎麼能夠怪妳？」轉身向前走去。

丁玲呆了一呆，道：「徐相公請留步片刻，聽我說上幾句話，好麼？」

查玉道：「徐兄傷勢不輕，縱然要走，也要先行運氣調息一下再走。」

徐元平回頭笑道：「調息大可不必，兄弟自信還能支持得住，不知兩位還有甚麼話說？」

丁玲幽幽一嘆，道：「你爲相救於我，才被那老叫化子打傷，你就這樣走了，叫我心中如何能安？」

徐元平淡淡一笑，道：「這個請姑娘不必放在心上，在下是生性如此，如果我死不了，咱們還有相見之日，幾位何苦爲我延誤正事呢？」

查玉嘆道：「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兄弟和徐兄一見如故，不管徐兄對兄弟看法如何，兄弟却是極傾心徐兄的丰儀，因而誠心相交，眼下徐兄身受內傷，竟要拂袖而去，這雖是徐兄天生風骨傲岸，不願受人涓滴之惠，但如你眞的就此而去，實叫兄弟傷心……」

突聞身側不遠處暗影中冷笑一聲，接道：「看不出查子淸還會生出這般慈善的兒子，當眞是叫老夫羨慕。」

查玉雖被人討了便宜，但他已聽出來人的聲音，忍下心頭怒火笑道：「來人可是冷老前輩麼？」

祇聽一陣破鑼般的哈哈大笑道：「不錯，你倒是還能聽出老夫的聲音。」餘音甫落，暗影中緩步走出一個身着長衫、身材矮小的長臉老叟，雙目神光如電，掃掠了全場諸人一眼，直對着徐元平走去，正是千毒谷三毒之一的冷公霄。

丁玲一晃身，躍擋在徐元平前面，襝衽一禮，叫道：「冷伯父你好，玲兒這裏給你行禮啦！」

冷公霄乾咳了兩聲，笑道：「客氣，客氣，妳幾時這麼看得起冷伯父了？」

丁玲笑道：「當今武林之世，誰不知千毒、鬼王二谷交誼深篤……」

冷公霄臉色一沉，冷笑一聲，截住了丁玲的話，道：「人人都說妳心思靈巧，鬼計多端，看來確實不錯，不過冷伯父一向不吃這個，妳少給我灌迷湯。」

丁玲笑道：「冷伯父見聞廣博，威震大江南北，今日江湖，有誰……」

冷公霄哈哈一笑，道：「任憑妳鬼丫頭舌粲蓮花，也休想說動老夫，三毒之名，豈是人白叫的麼？還不給我閃開。」

查玉鑒貌辨色，已看出冷公霄意在把徐元平結果掌下，心中暗自忖道：這老毒物武功之高，眼下無人能敵，如若他眞要出手，徐元平決難保得住性命，轉念徐元平又衝動多變，忽而一意孤行，忽而正大光明，性格實在叫人難以捉摸，看來難爲我用，倒不如讓老毒物把他一掌劈死，叫兩個鬼丫頭白費一番心機。心念一轉，故意低聲說道：「徐兄快些運氣調息一下，也許就要有一場火併了。」

他說話聲音雖低，但冷公霄耳目是何等的靈敏，早已聽得字字入耳。

徐元平正待答話，突聞丁玲格格大笑，道：「冷伯父雖然和晚輩姐妹見過，但我還不知道冷伯父排行第幾？」

此言問得大出意料之外，饒是冷公霄心地險詐，但一時之間也猜不透丁玲問話含意，不禁微微一怔，「妳問這個幹甚麼？」

（未完・十）

上文提要：小五子、小彩兩人合騎一匹馬要去「別家寨」，小彩在馬背上想心事。原來無憂洞的老禿子告訴她說，她是大俠南英的女兒，因此在她小心靈中早已下定決心要爲父母報仇。然而她並不知眼前所謂的未婚夫小五子，竟是她的同胞兄長。途中巧遇上七里蕩的妖婦「夜來香」，她是七惡包藍的相好，小五子乘機敲她一筆銀子，還救走了兩個少女……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五彩傳奇

小彩要作別家婦　豐厚嫁妝隨身送

小彩冷笑道：「小惡人，你還有慈悲心？羅老大幾個人眞是教育失敗，你令他們失望了！」

小五子臉色一寒，道：「我偏做一次善人給你看，你能拿我怎麼樣？」

小彩的俏嘴撇了一下，道：「別說羅老大，這件事只要被包叔知道，他就饒不了你！」

小彩早已知道七惡幾人，剛才小五子說的包大頭，她早已聽「死要錢」嬌嬌說過，包大頭的勢力在七里蕩，包大頭有個相好叫夜來香，不過，她也想不到竟然會在半路上遇見這女人。

此刻，小五子取出個小布包，裡面果然有銀子一百五十兩，那是夜來香的銀子。

小五子把包袱遞向馬背上的姑娘，他臉色十分端正的道：「拿去吧，連夜你們趕回齊家村。」

馬背上的兩個姑娘猛一驚，兩個人誰也說不出一句話……

不說話比說話還令人感受到她二人內心的激動。

小五子看得出來。

小彩更看出兩個姑娘的激動。

忽然，兩個姑娘溜下馬，雙雙跪在大路上。

小五子猛一瞪眼，叱道：「幹甚麼，我老實告訴你二人，我可是個小惡，你們快點走，走得慢了我殺人！」

兩個姑娘見過小五子的手段，本來要雙雙跪下來給小五子叩頭的，聞得小五子的吼，便又立刻起身要走路。

小五子道：「怎麼不騎馬？」

有個姑娘膽子大，她也是哆嗦着道：「這……馬……也送……我們？」

小五子道：「這匹馬也是你們的了，騎去吧！」

另一個姑娘要開口，小五子已叱道：「別說謝謝，快走吧！」

兩個姑娘爬上馬，兩對眼睛有淚光！

那當然是感激的淚光。

小五子心裡有些熱，他看着兩個姑娘去遠，這才深深的猛吸一口氣。

小彩忽然拍起手來了。

小五子道：「怎麼樣，這齣戲我是自導自編自己演，不錯吧！」

小彩道：「我也看得很過癮，我發覺跟你走一起眞快樂，只是……」

小五子笑道：「只是甚麼？」

小彩道：「只是爲甚麼不叫那姑娘謝謝你？」

小五子道：「有甚麼好謝的？要謝應該謝夜來香，銀子馬匹全是她給的。」

小彩道：「我也奇怪，你爲甚

麼不把夜來香他們殺掉，那樣豈不乾淨？」

小五子道：「你會殺他們嗎？」

小彩道：「我不知道，也許我會！」

小五子道：「當你知道她是包大頭的人時候，而你又受過包大頭的恩，你還下了得了手？」

小彩先是一怔，她心中在想，這那是七大惡人調教出來的小惡人應該說出來的話。

小五子心中在想：「騎驢看唱本，咱們走着瞧！」

此刻，小五子見小彩不開口，便知道她心中在想的甚麼，他只是笑笑，道：「我們快馬加鞭吧，三天兩夜，應該可以趕到青龍鎮。」

小彩道：「路我不熟，怎麼走，全靠你的了！」

小五子道：「青龍鎮離此兩千里，只有連夜趕路了！」

二人拍馬疾馳，直往北方趕去。

小五子與小彩果然披星戴月急急趕，起五更爬半夜，每天要趕六百多里遠。

眼看就快到青龍鎮了，兩匹馬却累倒在大路上。

小五子搬指頭算一算，立刻大叫道：「哇呀呀，我們還有大半天。」

小彩道：「那可怎麼辦？兩匹馬快死了！」

小五子道：「急着趕路了，倒把馬給累壞了。」

小彩道：「走路吧，咱二人也好比一比，看誰先到青龍鎮。」

小五子的童心未泯，立刻拍手叫道：「好哇，倒要看看八邪的傳人，本事學得怎樣了。」

兩個人一聲哈哈笑，各自展開身法往青龍鎮上趕，將近一百地，二人跑了一個多時辰，誰也未被拋在後面。

其實小五子還有意禮讓小彩三分，他並未使出全身力氣，小彩却已額角淌汗了。

遠處已是夕陽彩霞滿天洒下來。

遠處也看到了青龍鎮。

便在這時候，小五子突然拉住小彩，他仔細的上下左右看一遍。

小彩道：「你犯毛病了，看甚麼？」

小五子道：「你得仔細的打扮打扮，要是這模樣趕到青龍鎮，姓別的小子準會被你嚇跑。」

小彩道：「你說甚麼？」

小五子道：「你需要打扮！」

小彩笑道：「這容易，花粉我已帶來了，包袱裡我還有一套絲羅衫，我把秀髮梳一梳，直直披在腦後頭，頭上插一支白玉簪，小五哥，要不要我走路你看看？」

小彩的動作眞夠快，先把臉上汗水全擦乾，花粉輕輕往臉上抹，頭髮梳得光閃閃，小五子的眼也看直了。

他是頭一回看女人粧扮，小彩的動作完全是「死要錢」嬌嬌傳授的，每一個動作都十分自然的誘人，當然是誘惑男人，小五子就是男人。

小彩又披上絲羅衫，邁動小步扭呀扭的道：「怎麼樣？我像不像天仙下凡吶？」

小五子大樂，拍手道：「像像像，太像了，只可惜……」

小彩道：「可惜甚麼？」

「可惜我沒見過天仙甚麼樣！」

小彩道：「傻子，天仙就是我這樣模樣呀！」

小五子搔搔頭皮，笑道：「我想也是這個樣，小彩妹妹，我們進青龍鎮，不過有件事情我們先商量。」

小彩道：「甚麼事還需要商量呀？」

小五子道：「就是別家寨的事，小彩妹，你若進了別家寨，我擔心你會同那小子登上床！」

小彩吃吃笑道：「喲，你怕弄假成眞呀？」

小五子道：「年頭不對了，你一旦進入別家寨，發覺別家寨的金子多，而我又是窮光蛋，你能不變心？」

小彩道：「當我變心的時候，我會先殺了你！」

小五子頭一縮，道：「爲甚麼先把我殺了？」

小彩道：「因爲你是個小惡人，除去你，我方能高枕無憂的專心做別家寨小媳婦！」

小五子道：「你的話是對的，如果你殺了我，我也並不恨你。」

小彩道：「眞的？」

小五子道：「你殺我，也正說明了你已經深得八邪的眞傳，邪與惡原是同源，你應該那麼做，如果是個好人，大概連想也不會想到要殺她的未婚夫！」

小彩吃吃笑起來。

小五子也在笑了——也許小五子的笑，只是調侃的笑，誰又能看得出他心中在想甚麼。

兩個人攜手走進青龍鎮，小彩見青龍鎮上還眞熱鬧，她不時的笑得捂住嘴。

也難怪，她是頭一回進得大城鎮，自從五歲那年到過西京之後，她再也未離開過無憂島！

小五子指着街中央，笑對小彩道：「快到了，你看前面有座大酒樓，『八仙居』就在後面。」

小彩笑道：「姓別的就在酒樓裡？」

小五子道：「一定在，今天是

最後期限，他當然候在八仙居。」

小彩道：「小五哥，你看我眞的比那位吉祥姑娘長得美？」

小五子道：「當然比吉祥姑娘長得美，要不然，我爲甚麼千里迢迢從大老遠把你接來？」

小彩坦然的笑起來了。

女人就喜歡別人讚她美，小彩當然也不例外，她喜歡別人說她長得好看，在無憂洞中她就喜歡聽八邪對她誇稱「漂亮」，她更喜歡小五子說她漂亮。

小五子不辭辛勞的把她接來，正是說明她眞的漂亮。

已經快到「八仙居」了。

小五子突然發覺氣氛不對——怎麼門口停了一座大大的八抬大花轎。

他一把拉住小彩，道：「你等等！」

小彩笑道：「等甚麼？」

小五子道：「八仙居門口停了大花轎，難道這兒在辦喜事？」

小彩又是一聲笑，道：「我看準是爲我準備的，走，坐一次花轎過過癮！」

小五子道：「你看看，酒樓上坐了不少人，幾個伙計在燃彩燈，莫非……」

小彩道：「進去不就知道了！」

小五子道：「你跟着我，我們進去瞧瞧！」

兩個人剛剛走上台階，酒樓下的大廳堂裡，忽然傳出一聲大叫：「我的小祖宗，你總算及時的趕到了，救苦救難救世的小菩薩，快請進吧！」

小五子見是西京震遠鏢局總鏢頭「鐵膽震九州」劉石頭迎出來，立刻笑笑，道：「離滿期限還有幾個時辰，你急個甚麼勁？」

劉石頭拭去額上的汗，道：「你若今天不趕回來，別家寨就要抬走吉祥了！」

吉祥是劉石頭未過門的兒媳婦。

吉祥這十天一直住在八仙居。

小五子看看酒樓內，大廳上坐了幾十人。

他抬頭又看向樓上面，樓上也有十幾桌。

便在這時候，忽見從樓上匆匆走下兩個人——不，應該是八個人。

前面一個年輕人，小五子一見就認識，正是別家寨的少寨主別浩。

小五子笑笑，道：「別少寨主，十天不見如隔十年，你可好？」

別浩不理會小五子，却錯身閃到小五子身後面。

小五子身後站着小彩，而小彩的一對眼珠子比燈還要亮，未開口先是笑。

小彩對別浩露齒一笑，笑得別浩一楞！

小五子右手按在別浩的左肩上，笑道：「你見過天仙沒有？」

別浩道：「沒見過！」

小五子道：「你面前站的就是天仙，你再仔細看，她是不是畫上畫的天仙？」

小五子的右掌重逾千鈞，壓在別浩的肩頭上，他却輕鬆的就好像老友乍見面的樣子，一副好親切又關心的笑容滿面。

別浩吃過小五子的虧，他知道自己若不點頭，右肩的骨頭就會碎。

小彩却在這候扭呀扭的走到桌前面，有個大漢忙站起，笑道：「姑娘長得眞不錯，快坐下……」

小彩拉過椅子坐下來，小喘氣的道：「累死人了！」

那聲音嗲中帶韻味，好聽極了。

別浩向身邊的半百老者道：「爹，就是他，他說替我找個姑娘，一定比吉祥姑娘美十倍，你看那姑娘怎麼樣？」

一旁的半百老者虎目一瞪，他上下看了小五子一眼，道：「年輕人，你的熱心令老夫吃驚，天下還有你這種好人？」

小五子道：「好人就站在你面前！」

別世雄却冷冷的道：「不是從青樓裡弄來個破爛貨充數吧？」

小五子一瞪眼，叱道：「老小子，你侮辱我人格！」

他吼聲甫落，立刻就見六個大漢圍上來。

小五子笑笑，道：「想打架？」

別世雄冷哼一聲道：「年輕人，聽說你的武功不錯！」

小五子道：「還湊和，差强人意！」

冷冷的，別世雄道：「你從甚麼地方弄來這位姑娘？」

小五子道：「先別問我從那裡弄來這位姑娘，我問你們，這位……」

小五子話未說完，別世雄厲吼道：「我爲甚麼不問？我總不能討個來歷不明的女人進入別家寨吧？」

小五子笑道：「不錯，你應該知道她的來歷，好，我就告訴你，她家住在青衣江，良田有千頃，騾馬一大羣，你若不相信，先派人去打聽。」

別世雄道：「年輕人，你怎麼睜眼說瞎話？她家騾馬一大羣，怎麼會走路來？」

小五子叱道：「說你是個老混蛋，你還眞的糊塗蛋了，我問你，青衣江離此兩千里地，不騎馬怎的

會趕到？」

別世雄道：「你們的馬呢？」

小五子道：「兩匹千里馬，全累死在半道上了！」

別世雄猛一怔，小五子又道：「快看看，我給你帶來的姑娘怎麼樣？」

別世雄走近小彩看！

他看得好仔細，就差沒有伸手摸摸小彩的臉蛋光滑不光滑！

別世雄看了半天，道：「若眞與吉祥姑娘比一比，以我看兩個人長得差不多！」

小五子道：「老混蛋，品頭論足怎麼是你？難道你準備自己替你兒子幹？」

別世雄暴吼如雷，道：「可惡的東西，你不想活了？」

小五子道：「我實話實說，叫你兒子說，這姑娘是不是比吉祥姑娘美十倍？」

一邊的「鐵膽震九州」劉石頭也讚道：「不錯，這位姑娘果然美，你們看，她的氣質就不一樣，我見過西京總督夫人，也沒有她的氣質高貴！」

小五子一把拉住別浩的手，道：「過來，別世兄，你自己細細的看，這位姑娘是不是比吉祥姑娘美十倍？」

他的手在暗中運力，力量已透過他的掌心，就像一把老虎鉗子般揑得別浩想大叫！

別浩看了小彩一眼，道：「是長得美！」

小五子道：「比吉祥如何？」

別浩道：「比吉祥姑娘美一倍！」

小五子臉色一寒，手下用力，但語氣却苦兮兮的道：「喂，人要憑良心說話，你看清楚了，天仙美女不過如此，你要說你心裡的話，她比吉祥美多少？」

別浩快掉眼淚了。

小彩却溫柔的走上前，她笑得十分得體的道：「你就是別公子呀，眞是一表人材。」

別浩心情一鬆，立刻笑道：「你果然比吉祥姑娘美十倍，姑娘，你願意跟我上別家寨？」

小彩笑道：「不去你家我就不來了。」

別浩心中本來是喜歡吉祥姑娘的，如今見小彩長得美，更是對自己說話體貼，心中着實得意。

一個人如果被人喜愛，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這要比自己去愛一個不愛自己的人，當然令人愉快得多了。

此刻，別浩就有這種感覺。

所以他立刻說小彩比吉祥美十倍。

於是，大廳中傳來一陣歡呼聲。

「鐵膽震九州」劉石頭更是大樂。

他再也不用替吉祥姑娘發愁了。

劉石頭對別世雄一抱拳，道：「恭喜別寨主，又討了個如花似玉的兒媳婦了，哈……」

別世雄臉皮緊緊的道：「身份不明，來歷不清，我還是不能把她要進別家寨！」

他此言一出，劉石頭一怔！

小五子聽得清，正在動心眼，忽然小彩走過來，道：「什麼叫身份不明？」

小五子道：「容我問問他。」

劉石頭突然道：「大家且坐下來，今夜這裡開出的酒席，算是我賀別賢侄的，大家邊吃邊談！」

有個鏢師大聲叫：「掌櫃的，上菜了！」

剎時間，八仙酒樓又熱鬧起來了。

小五子與小彩被請上中間大圓桌。

別世雄一直看着小彩，看得小彩低下頭。

小彩低頭不是怕別世雄，她在琢磨，怎樣才能整一整這個糟老頭兒。

* * *

大圓桌上擺滿了各色各樣大菜，但小彩却覺得並沒有她在無憂洞中吃的好。

無憂洞中有幾個大廚師，其中就有個從京師御膳房擄去的名廚，這個名廚最會做各色小點心，小彩最愛吃。

此刻見桌上的大菜，小彩只動筷子淺嚐即止。

小五子却大口的吃，他邊吃邊問別世雄道：「你說她身份不明，是什麼意思？」

別世雄道：「我正要問你，姑娘她姓什麼，叫什麼名字？她的家中還有誰？」

小五子道：「她當然有名字，她叫小彩，她家裡的人死光了，空有那麼多財產，她一個姑娘家沒辦法，只好找個人嫁了再說！」

他一頓，又道：「她可有上萬的家產做陪嫁，一般的小伙子想也想不到！」

別世雄冷然道：「有這種好事，你爲什麼不要她？」

小五子道：「我不喜歡太漂亮的姑娘，你難道眞的糊塗了？沒聽人常道，『妻要賢妾要艷』，我還沒有妻，要妾做什麼？」

別世雄看看身邊的兒子別浩，道：「兒子，我答應你把這位姑娘娶進門，但我決定暫把你們的新房設在這『八仙居』後大院，今夜就叫你們入洞房！」

小五子心頭一緊。

小彩也瞪了眼。

「鐵膽震九州」劉石頭已撫髯哈哈大笑，道：「最好不過，我贊成。」

小五子聞言，心中火冒三丈，他暗中一咬牙，立刻就要先整一整這可惱的劉石頭。

小五子向劉石頭一抱拳，笑道：「劉總鏢頭，也該算一算我們之間的帳了吧！」

劉石頭一楞，道：「我們之間什麼帳？」

小五子一笑，道：「難道總鏢頭忘了我們打賭之事？如今姑娘及時趕來，人也經過別少寨主確認比吉祥姑娘美十倍，他們就要在今夜入洞房了，你也該把輸的給我了吧？」

劉石頭猛一震，便又聞得小五子叫道：「伙計，你快把大掌櫃請過來。」

伙計應聲而去，不旋踵間，便把掌櫃請了來。

老掌櫃手上拎着個小包袱，正是小五子留下來的。

小五子接過小包袱，立刻就在桌上打開來。

銀子加上金葉子，另外便是那個大寶石。

這些東西發出誘人的光芒，金銀沒什麼，但那個大寶石却令別世雄看得直了眼。

劉石頭也直眼了，金銀好賠，但那個大寶石要到那兒找來賠？

小五子淡淡的笑道：「就只這點小東西，眞是小意思，不過雙方既然言明一賭，劉總鏢頭該不會食言吧？」

劉石頭瞪眼不開口。

老掌櫃一旁低聲道：「客官，東西還對吧？」

小五子道：「東西沒有少，不過你的任務還未了！」

掌櫃楞然問道：「我有什麼任務？」

小五子道：「你是證人，劉總鏢頭還未賠我的賭注呀！」

小五子眞大方，伸手取了三個金葉子，他舉手塞給老掌櫃的手中，笑道：「這是你做證人應得的，收下吧！」

給金子還有不要的？

老掌櫃彎腰作揖的收下來，却又對劉石頭笑道：「劉總鏢頭，謝謝了！」

劉石頭乃是西京震遠鏢局的老總鏢頭，他說出去的話自然算數。

如今當着滿屋子別家寨的人，他更不能賴帳。

小五子在桌上數金葉子，更把銀子也算出來，劉石頭沒有聽清楚，他只是在想那顆大寶石，那玩意兒，大概只有皇宮內院才能有。

小五子最後舉着大寶石——那還是他離開惡人洞的時候，錢一串送給他的。

小五子對着燈光照，照得滿廳星芒閃閃，一顆大寶石竟然照射出七彩來，不用多看，那一定是眞品。

大廳上發出驚嘆聲，小五子呵呵笑的道：「眞是無價之寶，總鏢頭，我若再晚來半天，這寶物都是你的了！」

劉石頭拭着額上的汗水，道：「就算小友輸了，劉某也不會要你的寶物！」

小五子瞪大眼睛，道：「我同你不一樣，我提得起放得下，怕輸就別賭，怕死別殺人！」

他的最後一句話出口，還轉頭望向別世雄。

因爲別世雄的眼芒中露出了貪婪的眼神。

別世雄的眼神，小五子立刻就明白，因爲他看得多了，羅老大或文公度他們在鑑定寶物的時候，也是流露出這種眼光。

劉石頭忽然胸一挺，大聲道：「小友既如此說，劉某也認了，不過，你若要同樣的東西我沒有，你可以把這東西折個價，劉某傾家蕩產，一定雙手捧上！」

小五子哈哈笑着豎起大拇指，道：「好，劉總鏢頭的話果然字字擲地有聲，佩服！佩服！」

小五子又把那顆大寶石迎着燈光看。

他看得仔細，大廳上的人都瞪了眼，這光景，桌上的酒菜也變得無味了！

劉石頭本想反悔，但他知道小五子的武功高不可測，如果在這種場合翻臉，無異民取其辱。

劉石頭打碎一嘴老牙和血吞，他硬着頭皮答應賠。

別世雄也在想，這小子剛才的話一定沒騙人，單單這顆大寶石，少說也值十萬兩銀……

小五子手掌上托着大寶石，笑道：「我不能强人所難，天下還眞找不出第二顆這麼美這麼大的大寶石，不過……」

他的眼光落在小彩身上，道：「小彩姑娘，妳說說看，這種無價之寶能值多少錢？」

小彩俏目一挑，道：「這也不算是大的，我家也有一大堆！」

她此言一出，大圓桌上的人幾乎全跳起來了，就好像他們坐的椅子帶彈簧。

別浩張大嘴巴道：「我的媽呀，妳家竟然有一堆？」

小彩淺淺媚笑，道：「我不是你媽，我遠道而來是想做你妻子的！」

別浩道：「妳已經是我的賢妻了！」

小五子已笑道：「我見過妳家那一箱子寶，不就是埋藏在……」

小五子沒有說下去，却又立刻改口道：「別把話兒扯遠了，還是論一論這顆寶石的價碼吧！」

劉石頭在擦汗。

他的那條布巾已濕透了，上面全是他的汗水。

劉石頭見小五子大喘氣不直說，就如同個犯人等着法堂上給他定罪一般，道：「小友，你高抬貴手坦白的說個價碼，只要別逼我去上吊，我都能答應你！」

小五子看看三個鏢師也在發急，便淡淡的道：「我若開價五十萬兩，也不一定能買得了這玩意，如果開價一千兩，這會貶低寶物身價，我看這麼辦，十萬兩銀子你欠着，用的時候我找你要，只要你總鏢頭心裡有個我，什麼事情也好說！」

小五子收起包袱掛在肩頭，他緩緩的又坐下來。

劉石頭心中立刻吊了個大石頭。

小五子這麼論，他心中立刻就明白，自己以後就等於受制於這少年人了。

小五子當然也是這意思，只要劉石頭被他制住，西京就有他落脚的地方，也可以說西京震遠鏢局等於是他小五子的了。

十萬兩銀子足以令劉石頭關門大吉，但小五子並不急於要那十萬兩銀子。

小五子要那麼多銀子做什麼？他既不會餓肚子，又不準備招兵買馬造反，如果劉石頭眞的當面給小五子十萬兩銀子怕只怕傷腦筋的不是劉石頭，而是他小五子了。

這時候，劉石頭再也吃不下酒菜了。

震遠鏢局總鏢頭也卯上了，他又恢復他總鏢頭的身份，臉皮緊緊的怒視着別浩，沉聲道：「這都是拜你所賜，令我惹上這一場無妄之災！」

別浩也不含糊，道：「是你不大方，你若不叫吉祥姑娘來個金蟬脫殼，豈不是皆大歡喜！」

劉石頭推桌而起，道：「好，說得好，這是你別家寨的地頭上，劉某今天認栽，我們走！」

別世雄立刻嘿嘿笑道：「就這麼走了？」

劉石頭回身怒叱道：「還有什麼指教？」

別世雄却又笑道：「憑你一句話，就拍屁股走人？你總得給這位小友寫張欠條吧！萬一你回到西京不認帳，空口白話，小友怎麼辦？」

小五子笑了。

他心中在想，自己沒經驗，雖然不怕姓劉的賴帳，但有字據總比沒有的好！

別世雄又道：「手續總是要辦清楚的。」

劉石頭虎目見血，全身哆嗦，一根根鬍子在微微顫動，他眞在心中罵別世雄十八代老祖宗。

小五子已叫掌櫃的，快取文房四寶來。

有個伙計已端來個木盤子，上面正是文房四寶。

劉石頭沒話好說，立刻寫下欠條，雙手遞給小五子，道：「小心放在身邊，年輕人，你可千萬防着點，天下有許多人都是披着羊皮的狠！」

劉石頭說着話，却把眼睛看向別世雄。

分明那「狠」字指的就是別世雄。

劉石頭不但退席而去，而且他們幾個連夜上路——劉石頭與三個鏢師護着吉祥姑娘，五匹快馬疾馳出青龍鎮，這時候才不過天剛黑。

劉石頭忿怒的走了。

小五子還送他到門口，等到小五子回到坐位上，別世雄已叫掌櫃的快去準備後大院上房。

小五子立刻沉下臉來，道：「老糊塗，你眞要把新房設在酒樓後？」

別世雄道：「今晚新房在後頭！」

小五子道：「我問你，別家寨是不是在辦喪事？爲什麼新人不抬到寨子裡？」

別世雄怒叱道：「胡說八道！」

小五子對小彩道：「我看算了，姓別的根本看不起我們，妳也別嫁了，還是再找個合適的人。」

小彩嘟起小嘴，道：「都是你，從兩千里外把我接過來，白跑一趟！」

別浩急急的道：「住在後院不也是一樣？」

小五子忿怒的一拍桌子，叱道：「不一樣就是不一樣，我們小彩姑娘不是個酒家女，隨隨便便找個地方就陪你上牙床？混帳王八蛋！」

小彩站起身來，道：「不如我們也走吧！」

別浩被小五子罵得一瞪眼。

別世雄已冷笑道：「只怕你們來得去不得！」

小彩衝着小五子叫道：「看你，我還未進別家大門，他就擺出惡公公的面孔來了！」

小五子道：「記得我曾經對別大少說過，什麼事情都好解決，千萬別動粗，那會千天和的！」

他咧着嘴巴向別浩，道：「這句話你忘了沒有？」

別浩想起那日在別家寨附近劫

掠吉祥姑娘的事，頭一回遇上小五子，他在舉手之間打敗四個別家寨高手之後，曾經說過這句話。

當時他就知道小五子不好惹，如今見小五子問，便立刻點點頭道：「不錯，你是說過這句話，不過……」

小五子臉色突變，道：「沒有什麼不過，這件事原本就是一場喜，如果有人想來狠的，我說別大少，先躺下的必是你父子！」

別世雄早按耐不住的吼道：「樓上樓下一屋子全是我別家寨的人，老夫就不信你能反上天！」

小五子淡淡一笑，道：「如果你想血濺五步，他娘的，我絕不反對！」

別浩知道小五子厲害，忙對他爹求道：「爹，兒子是討老婆，那有娶老婆先打一架？不如我們聽聽他們的意見，如何？」

別世雄重重的哼了一聲，道：「豈有此理！」

小五子道：「這話應該我們說！」

別浩作揖低聲道：「小五子兄，你要如何才答應？」

他邊說着，眼睛却盯着小彩，心中正自打着如意算盤。

別浩心中想，只等上了床，驗明你是否處子身，如果不是的，一刀送你見閻王。

小五子心中也在暗思忖，總得叫小彩先進別家寨，以後的事情就看文公度他們趕來怎麼說了。

臉色又緩和下來，小五子道：「我只是爲了管你們這樁閒事，才千里迢迢的把小彩姑娘送來，我圖你們什麼？還不是爲你們好？這中間化解你們與劉石頭中間的怨隙，也就表明我的心跡是如何的光明磊落，想不到你們欺我外鄉人，新房設在酒家裡，太過份了，也太不給面子了，怎麼的，拿我們小彩姑娘當成了酒家女？」

別世雄氣得頭上冒煙，別家寨的人都瞪了眼。

別浩却低聲道：「是是，小五子說得對，你快說出你的辦法來！」

小五子道：「今天天色已晚，明日我們再進別家寨，到時候你們八抬大轎前來抬，你放心，我們陪嫁一大堆！」

別世雄想到小五子袋中的那顆大寶石，心中琢磨，你小子總不會把那寶石當陪嫁吧！

別浩已笑笑，道：「我只要人，還要什麼陪嫁的東西！」

小五子道：「那怎麼可以！我們絕對要風風光光的體面，熱熱鬧鬧的進寨。」

別世雄突然低吼道：「眼前就是你二人，你們能拿什麼東西當嫁粧？」

「有，當然有嫁粧！」

聲音十分突然，聲音來自酒樓外。

小五子眞的吃一驚。

小彩却暗自竊笑，因爲她一聽這聲音，便知道是誰來到了。

聲音是個女人的，細細尖尖的，却令人聽得十分舒服，也不由心情一鬆。

大廳上，別世雄等全回過來看，酒樓外的台階下面，八匹馬併着排一起，馬上面馱着木箱子，有個女人正雙手不停的在指揮：「你們小心的解繩索，千萬別摔着木箱子！」

小彩已高聲道：「阿姨，妳眞的來了！」

只見那女人回過頭來舉起手，笑道：「嗨，小仙女，誰的話妳都不聽，小五子一句話妳就跟他跑了，要不是我發現得早，阿姨我此生可遺憾大了！」

小彩道：「阿姨，妳快過來，我要嫁的人在這兒！」

那女人立刻走進大廳來。

女人邊走邊笑道：「我看看，是誰要當我們的新姑爺？」

別浩已站起身來，作揖笑道：「阿姨，我別浩有禮了！」

女人打量着別浩吃吃笑，她心中在想，這個名字起得好，等一等宰你的時候你『別號』！」

小五子道：「阿姨，你們來得眞快呀！」

那女人指頭戳在小五子臉皮上，叱道：「小沒良心的，小彩嫁你你不要，反而給她找了個別家郎，氣死我了！」

有個壯漢扛着一個箱子走進來，那女人立刻招手，道：「過來過來！」

壯漢把箱子放在圓桌邊，小彩道：「這是什麼？」

女人笑道：「妳的嫁粧呀，打開妳瞧瞧！」

壯漢聞言，立刻解開繩索，又打開大銅鎖，那女人已笑道：「時間太急了，阿姨沒工夫給妳趕辦嫁粧，乾脆我把庫裡堆的金銀，裝了十四箱送來了，妳以後想要什麼就自己買！」

女人伸手掀起大木箱。

「哇呀！」

「啊！」

「天爺！」

大廳上一片金光燦爛！

大廳上也傳出一片驚呼聲。

小五子與小彩對望一眼，小彩立刻叱道：「我不要這些東西，妳知道我最討厭金銀，爲什麼搬來這麼多！」

女人怔怔的道：「隨意帶來這幾箱子，小彩呀，妳就勉爲其難的

收下吧！」

小彩看看小五子，又看看別浩，道：「你說收不收？」

別浩不敢作主，他轉頭求助別世雄。

別世雄捋髯笑道：「收不收都一樣，反正以後是一家人了，還分什麼彼此你我的？」

別世雄眞是老奸巨滑，他明看不收實則心頭在小鹿撞，他不是傻子，這麼多金元寶不要！

小五子道：「阿姨，妳就叫他們搬進來，今夜我們住一起，明日小彩坐上花轎，我們再一齊把元寶送進別家寨！」

小彩笑道：「我總是喜歡聽小五子的話，他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別世雄本來是今夜就在酒樓後院設新房，如今有了這麼多箱金元寶，他也改變主意了。

「好，我們這就說定了，今夜我們回到別家寨，明日午時我們抬轎來！」

小五子道：「早這麼說也不个誤會一場了！」

那女人笑道：「來的時候我算了算，明日是個大吉日，嫁新娘，公婆一家好昌旺，麟兒一生是一雙，生個女的像新娘，好日子呀！」

別世雄已樂昏了頭，大笑着站起來，道：「想不到天底下眞有這麼不可思議的好事，是老夫多慮了，哈……」

他看一箱箱的元寶搬進店，便立刻高聲道：「別家寨的弟兄們，我們回寨去，明日張燈結彩，把附近的戲班子也請過來，我們熱鬧個三天三夜！」

別世雄這一宣佈，大廳上立刻響起如雷的掌聲。

於是，別家寨的人立刻走出「八仙居」大酒樓，門口的大花轎也抬走了。

大花轎本來是預備抬吉祥姑娘的，不料小五子與小彩及時趕到，如今又空着花轎抬回別家寨。

那女人見別家寨的人全部匆匆離去，立刻對七個大漢吩咐道：「吃酒吃肉隨你們叫，箱子可要看牢了！」

七個大漢齊施禮，匆忙的進入一間客廂裡，七個人關上門就沒人再出來，連一點聲音也沒有。

小彩本來要去問一問，她認識那七個人。

小五子也認識，只是那女人臉皮一緊，就是不許他二人過去問。

是的，大酒樓內閒雜人等可不少，誰知道那一個是別家寨派來監視的。

女的拉住小彩，道：「今夜阿姨陪妳睡，小五子，你找個小房間自己睡了。」

小五子笑道：「阿姨，養足精神揍活人！」

女人低聲叱道：「小聲點，別叫人聽了去嚇死人！」

小五子一把拉住女的手，低聲道：「阿姨，我問妳一件事，妳要老老實實告訴我！」

女人與小彩停下來，兩個人還吃吃笑。

小五子又問：「妳們笑什麼？」

女的低聲道：「阿姨知道你要問什麼！」

她四下張望一陣，又低聲道：「你在問那些箱子裡面裝的什麼東西？」

小五子點點頭，道：「妳不說明，我眞弩得慌！」

女子得意的道：「只有那一箱，上面放的是二十四個金元寶，另外的箱子裡，嘿嘿嘿，放的全是刀和槍！」

小五子笑了。

女人低聲道：「你笑什麼？」

小五子道：「我猜也是刀和槍，還有……那些金元寶，八成都是假的吧？」

女人擰了小五子一把，吃吃笑道：「個鬼靈精，這一招也被你看穿！」

小彩對小五子笑道：「事情完了以後，我得立刻回去了，因爲……」

小五子笑道：「因爲妳還得在月圓之夜練那『摧陰滅絕氣功』，我不會耽誤妳的！」

這一夜過得眞安靜，「八仙居」大酒樓被別浩包下來，除了小五子等十個客人之外，就沒有再住進別的客人。

＊　＊　＊

日頭高掛在正天中，火辣辣的照得人們頭皮痛。

青龍鎮上起騷動，人們都往八仙居大酒樓的門前擠。

吃閒飯的人眞不少，沒事幹便擠來湊熱鬧。

就在這時候，鎮外面「轟轟轟」一連三聲衝天三眼子衝天炮聲響，煙硝子衝上半天空，緊跟着一陣鑼鼓聲，十八面大花旗已進到街當中。

大隊旗子迎風飄，後面一座大花轎，人們再往後面看，新郎騎在馬背上。

新郎官當然是別家寨的別浩了。

別浩笑得咧着嘴，抖着轠繩好得意。

馬鞍子是紅緞面，馬頭上也挽着個大彩球。

新郎官打扮得可眞鮮，頭上戴着官人緞子帽，帽兩邊還插着兩支龍鳳金葉子，大紅彩帶掛在肩頭

上，紅大衫，藍馬掛，錦緞褲子繡滿了「福」字花。

一行人算一算，連新郎共有四十九個人。

一行人到了「八仙居」大酒樓門前，別浩立刻下馬來，他匆匆的走進後大院，只見那女人笑哈哈的走過來，道：「午時已到，正好開道，少寨主，你牽着新娘上轎吧！」

小五子也走上前，笑道：「別世兄，今天你大喜了，我這做朋友的也算仁至義盡了，我送你出門，小弟還有要事待辦！」

別浩眞是感激得幾乎落下淚來。

江湖上能遇到這麼一位好心的人，打着燈籠也找不到，自己走的是什麼運？

別浩一把拉住小五子，激動的道：「五子兄，你不能走，非到小寨去住上年二半載不可。」

小五子道：「我會去的，不過眼前不行，我的事情十分急，一刻也不能耽誤。」

別浩道：「難道你看不起我別浩？」

小五子笑道：「我若看不起你，也不會幫你把小彩姑娘送上門了。」

別浩道：「你若不去別家寨住幾天，我爹一定罵死我，五子世兄，你一定要去。」

別世雄念念不忘小五子袋中的大寶石，對於小彩的嫁粧，他並不在心上，因爲別家寨有的是金元寶。

別浩並不知道老爹暗中在打小五子的主意，還以爲老爹十分感激小五子。

然而，出乎意料的，小五子並不去別家寨，他只要把麻煩製造出來，整一整別家的霸道行爲。

如今八邪全來了，他們足以能把別家寨翻過天，又何必他小五子再插一腳？

那女的，正是八邪之一的「死要錢」嬌嬌，運金元寶的七個大漢，敢情就是文公度七個人改扮的。

八邪之中，任何一人就夠別世雄受的，如今來了八個，小五子却又爲別家寨擔心事了。

這時候他又不能說出來。

嬌嬌就站在他身邊。

小五子想了大半夜，決定自己遠走爲妙。

眼不見心不煩，管他們去鬧翻天，誰叫你別世雄是惡霸！教出來個兒子是色狠，活該！

這時候嬌嬌笑對小五子道：「我知道你有要緊的事，你走吧，去得晚了怕要倒大楣！」

小五子心中暗暗罵：「個老妖婆，妳怕我留下來分了你們搶來的金，哼！」

小五子臉上却又掛着笑，道：「是是是，我知道這件事情很重要！」

究竟什麼事，眞是天知道！

別浩當然不知道，他仰着臉未開口。

小五子拍拍別浩的肩，笑道：「去吧，好好享受你的新婚第一夜！」

其實這是別浩第三次大婚，這種事他有經驗，只是這一回比上兩回更隆重——別家寨已搭起戲台子，花轎一到就唱戲了。

小五子送出別浩與小彩等出了大門外，他看着小彩上了轎，便走近轎邊嘮叨的道：「小彩妹子呀，你總算嫁出去了，記住五哥的話，進了別家門，要對公婆孝順，對丈夫體貼，可不能像個大小姐，吃飯時，先給公婆裝大碗，再給你丈夫端一碗，用銀子先要說一聲，可不能隨便亂花錢，別家寨可不比青衣江，一切小心爲上策。」

轎子裡，低聲道：「你走吧，我自會爲自己巧安排。」

小五子心裡想笑——怎麼連小彩也不留我住下來。

嬌嬌推了一把小五子，道：「你快走吧，我們後會還有期呢！」

小五子退了一大步，見別浩已上馬，他學手向別浩笑道：「恭喜！」

別浩也笑道：「謝謝！」

立刻，嬌嬌尖聲道：「起轎了！」

「轟轟轟」三眼衝天炮連三聲，大花轎已抬起來了。

嬌嬌也上了馬，她後面跟着小彩的嫁粧。

八匹馬搖搖晃晃的馱着大木箱，誰都知道裡面裝的是新娘的陪嫁金元寶，要不然青龍鎮上爲什麼擠得水洩不通的圍了那麼多看熱鬧的人。

小五子眞的騎馬走了。

他騎馬向南馳，花轎走的是青龍鎮北面。

別浩騎在馬背上回頭看，他看到小五子跨馬離開青龍鎮，心中實在有說不出來的味道，也許那是一種感激，也許在感激之餘還帶了點訕笑的味道。

是的，誰都會訕笑小五子，他不是太傻了？這麼漂亮的姑娘，加上這麼多的金元寶，這麼好的事情那兒去找！

小五子怎麼輕易就不要了。

小五子如果不是個傻子，他便是一個奇士，因爲只有奇士，才有這麼大的胸懷。

江湖上就不乏這種令人奇怪的奇士。

（未完・卅一）

上文提要：令狐爽是個調皮搗蛋的小子，他要活得爽、開心，但他一開心，別人就有難了，因爲他喜歡作弄人，自己永遠不吃虧。在學堂裏他嫌玄老先生所教的書不夠味，常自己瞎編，平時常與學友惹事生非，其父也拿他沒辦法。一天虎牢關來了一羣叫化子，有八個人，自稱是八仙，令狐爽見他們各有神奇的本事，竟主動上前要求收他爲徒……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 棄 疾・文
可 飛・圖

歪歪小爽哥

勇戰官兵奪財寶　詎料中了掉包計

令狐爽道：「還有師父叫徒兒回家偷銀子的？我覺得有點子不對勁。」

司馬元叱道：「等你學了咱們的本事以後，天下什麼也是你的了，叫你回去弄些銀子，你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令狐爽道：「好吧，偷就偷。」

他轉身就走，回家去了。

＊　＊　＊

令狐爽的心中不愉快，他本來是個極爽的人，但這時候他也悶得笑不出來了。

令狐爽已經走到街頭上了，黑暗中忽有一個低低的聲音傳來。

「小哥哥！」

一驚，令狐爽回頭看街角。

「誰？」

「小哥哥，是我呀，快過來。」

令狐爽立刻走過去，黑暗中他這才發覺原來叫他的人竟然是那個花子幫的女娃兒。

「你是……」

「我叫西門吹花呀，你忘了？」

令狐爽笑了。

「花子姑娘呀，你叫住我幹什麼？」

西門吹花低聲道：「小哥哥，我看你同那八個大魔頭在一起，爲你着急呀！」

令狐爽道：「他們好像八仙呀。」

「哦呸，他們是八魔，八仙是救人的，他們殺人，而且常殺人。」

「眞的？」

「我爹本事大，我爹也怕他們。」

令狐爽道：「我就不怕他們。」

西門吹花道：「我還是勸你別上當。」

令狐爽笑了。

「花子姑娘呀，我已經拜他們四個人爲師了，你想想，世上師父還有害徒兒的？」

西門吹花一驚道：「你拜四人爲師呀，天爺，你的命不長了。」

令狐爽笑道：「我活得很爽呀。」

他神秘一笑又道：「我也通過他們的考驗了。」

「什麼考驗？」

令狐爽道：「他們要考驗我的膽子大不大，哈……」

「他們如何考驗？」

令狐爽道：「就在城隍廟後那一大片荒草地裡，停了五口棺材，我那拐子師父叫我拿饅頭去餵死人吃。」

西門吹花笑道：「死人必定吃了。」

「你怎麼知道？」

西門吹花道：「因爲我知道是他們在嚇你。」

令狐爽道：「我還聽到鬼叫餓。」

西門吹花道：「你眞是個呆子，鬼是什麼樣子？人死了還會吃，還會說話呀，騙鬼。」

令狐爽道：「我在餵一個死人吃的時候，忽有另一死人抓我，叫着要吃東西，我騙鬼，我說回家拿，才掙脫了跑走的。」

哈的一笑，西門吹花道：「必是他們裝鬼嚇你的，呆子上當了。」

令狐爽猛搖頭道：「不會是他們，我去的時候，他們八位坐在戲台上閉目養神。」

「那是打坐，我爹也常打坐。」

「別管是什麼，反正他們都在戲台上，等我跑出荒草地，他們仍然在打坐，怎麼可能是他們？」

西門吹花也是一怔道：「我還是不相信。」

她指指大街上兩邊廊下臥睡的許多花子，又道：「我們一路走來，睡過墳場亂葬崗，什麼破廟鬼屋也住過，我就從來未見過什麼鬼怪。」

令狐爽道：「眞有呀，你要不要去看看？」

西門吹花道：「走，倒要去瞧瞧。」

令狐爽道：「你可別尿褲子。」

「你尿褲子了？」

「一點點啦，我跑得快。」

「嘻……你還是膽小。」

令狐爽道：「走，看你膽子有多大？」

他拉了西門吹花往城隍廟後面繞過去了。

很快的，繞到那一大片荒草地裡，令狐爽還對西門吹花道：「我餵的是中間那個棺材的死人，不信的話你過去看一看。」

「你要幫我把棺蓋推開呀，我看看是不是死了的人，眞的還會吃東西。」

這二人走到五口棺材前，令狐爽當先指着中間的棺材道：「就是這一口。」

天黑看不清，但西門吹花站得近，令狐爽把棺蓋推開來，西門吹花也呆了。

「你看，他的嘴巴還在動吶。」

令狐爽低頭看，大吃一驚道：「喲，一個饅頭吃光了呀，我的媽，死人眞的吃呀！」

西門吹花臉色一變道：「不會是殭屍吧？」

就在這時候，二人背後一聲低沉的悶語。

「吃饅頭！」

令狐爽立刻想到他曾對一具死人說「回去取饅頭」的。

他剛回頭，只見是個披頭散髮雙目盡赤，滿臉泛青的死屍，正向他伸手。

西門吹花大吼一聲，雙掌疾拍過去，隨着她的掌勢，口中大叫：「快逃呀！」

西門吹花也不知打中沒有，拔腿往來路就跑。

不能跑得太快，荒草中有小土墳，摔跤就糟了。

兩個人跑到了大街頭，相互抱住直喘氣。

「你相信有鬼了吧？」

「我還是似信不信的。」

她忽然拔腿就跑，令狐爽大叫：「喂，你去那兒？」

西門吹花道：「你別走，你等我。」

令狐爽笑了。

令狐爽自言自語道：「有意思，花子女是個鬼靈精，比我行。」

「行」者乃是能幹的意思，北方語也。

西門吹花奔到城隍廟的戲台下，她猛抬頭，而且還一個一個的數着，她怔住了。

她心中在想：「是八個，好像又不是他們弄鬼，難道這世上眞的有鬼？」

她帶着滿腹迷惘，緩緩的往街上走去。

＊　＊　＊

「那小子怎麼會遇上西門風的女兒了？個鬼丫頭，她果然去了墳地。」

這是東方東的聲音，不是夏侯金的。

宇文鳳道：「我暗中跟那小子走，就等他去偷他們家的銀子了。」

她有些不愉快的又道：「那小子等於給我帶路，咱們也好一舉搬光他家的銀子寶物，可惡，西門風的女兒在暗中把小子攔住，還勸小子別上當，眞她娘的！沒娘的孩子心眼多，我急忙又回來。」

東方東道：「你拉我去扮厲鬼呀！」

「哈……」夏侯金也笑了。

夏侯金笑道：「我拉屎，你二位替我擦屁股，哈……」

宇文鳳叱道：「你這頭野狠，盡說些叫人嘔心的話，眞可惡！」

忽聽長相酷似藍采和的公冶長道：「西門風這個女兒很對我的脾胃，有一天我帶她回賀蘭山去，八仙洞中把她調教成女邪聖。」

長相有些像八仙中的韓湘子的「無影刀」上官文已呵呵笑了。

「公治長，我贊成。」

那面，公羊山也笑笑道：「可以，可以，我們四人住在賀蘭山清風谷八仙洞，正少個侍候咱們的人，西門風的女兒最適合。」

申屠艮道：「只怕西門風不答

應。」

申屠長酷似漢鍾離，他撫髯一笑，又道：「西門風把他這個小女兒當成了心肝寶貝，花子幫把她當成了大家的小公主一樣，怎會叫咱們帶回賀蘭山受活罪。」

上官文道：「有什麼活罪受的，咱們傳她本事呀，你們想一想，咱們當初學功夫，不也吃盡了苦頭嗎？」

公治長道：「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呀！」

公羊山道：「不錯，她習了咱們四人的武功，必屬天下第一，絕不能給咱們丟臉。」

宇文鳳冷冷笑了。

「什麼話呀，你們調教的是天下第一，那我們四個呢？天下第幾？」

夏侯金道：「是呀，終南山五老峯四魔神所教出來的徒弟，又算老幾？」

東方東與司馬元二人直點頭。

司馬元道：「老夫的輕功天下少見，便是你們四邪也休想比過我。」

上官文道：「甚麼四邪，多難聽呀，要叫四邪聖！」

公羊山接道：「是呀，如果叫你們四魔，而不叫你們四魔神，那好聽嗎？」

「哈……」申屠長也笑了。

* * *

現在，西門吹花依着令狐爽坐在街邊石台上。

令狐爽道：「怎麼樣，你發現甚麼了？」

西門吹花道：「怪了，他們八個好端端的坐在戲台上，沒有離開呀！」

令狐爽道：「所以我說嘛，有鬼！」

西門吹花道：「我回去了！」

她帶着喃喃的低聲地又道：「也許方圓長老會知道，他幹過五台山的和尚。」

一怔，令狐爽道：「和尚也當花子呀。」

西門吹花道：「會呀，和尚廟裏沒飯吃，也一樣當花子，當上花子，那才眞正四大皆空中的四大眞空，走天涯，吃八方，天是被子地是床，過着爽日子。」

令狐爽笑了。

「照你這一說，人人都當花子算了。」

「那也得有花子命！」

「喲，你好像很喜歡當花子呀！」

西門吹花道：「你很快就知道痛苦和煩惱了！」

令狐爽道：「我沒痛苦，也沒煩惱，我爽快極了！」

「因爲你叫令狐爽？」

令狐爽笑了。

他站起身來，說道：「我要回去了。」

西門吹花道：「回去以後最好別出外！」

令狐爽祇是一笑。

他永遠就是笑，因爲他叫令狐爽。

* * *

令狐爽是跳牆回去的，他已經下了決心不去學堂讀書了，玄老先生並不把他放在心上，走一個善於搗蛋的學生，就等於他老先生除了一個心腹大患。

令狐敬並不知道兒子未上學，他對兒子十分放心。

祇不過令狐爽要改文習武了。

令狐爽走進後屋裏，他在一道假牆邊摸索了大半天，然後自裏面摸出個木盒子。

令狐爽打開木盒子，盒中有小袋，伸手抓了一把銀子往懷中一揣，立刻溜回自己房中去了。

令狐爽很得意，銀子偷成功了。

他怎知在他剛離去不久，有個女子已把那隻木盒子中的袋子悄悄的偷走了。

* * *

令狐爽很高興的走到城隍廟戲台前，他看得一怔。

「人走了！」

令狐爽也火了。

令狐爽也大罵：「你娘的，騙我呀，一羣王八蛋！」

他摸摸懷中，又道：「還好，我的銀子未送他們，操他娘的，要是拿了我的銀子再溜走，多冤呀！」

他心中想到一個人，那是西門吹花。

令狐爽急忙往城牆邊找去，不料虎牢關來的一羣花子們，一個都不見了。

令狐爽有點洩氣了。

令狐爽也倒楣了，因爲他爹令狐敬在他身上搜到了銀子，那正是令狐敬放在木箱中的銀子。

令狐爽怎麼也沒想到，那隻存放銀子的木箱是怎麼被人偷走的。

* * *

大隊官兵繞過熊耳大山的時候，十輛大車已成排的停放在山邊的那家野店門口土場子上。

這一隊官兵有多少？單祇十輛大車上，每一輛前後四個人，就有四十個。

仔細看，便是揚鞭趕大車的人也在背上插把刀！

前後護車的兩百人，又是刀又是槍，弓箭手也有二十四個人！

這些人守紀律，排排坐在土場邊。

野店中下的是湯水麵，店主與

他兒子提了木桶爲每個官兵分配着，每人一大碗連湯帶麵的送上去。

就在這時候，忽見山邊過來一大批花子，花子奔得快，一擁到了土場邊！

「幹甚麼的，走開！」

有個官員揮手叱吒，他迎上去了。

那年頭，花子不要命，祇要有吃的，搶來就往口中送，天王老子也不怕。

大羣花子似蝗蟲，立刻把土場塞滿了。

有個官員大聲吼：「滾開！」

大車邊，把守的人拔刀在手，準備砍人了。

忽聽一聲吼叫：「別吃了，保護大車要緊。」

二百個剛端起碗的軍士們，放下碗拔刀圍住十輛大車了，十輛大車上各又站了四個人。

花子們並未搶大車，地上放的湯麵就不用客氣了。

這些花子有意思，祇見一人端起碗，口中還叫着：「你一口，我一口，吃了大家好走路。」

又有人唱和道：「既不偷，又不搶，花子人多不造反，太祖皇帝討過飯！」

太祖者，朱元璋是也！

朱元璋不但當過和尚，小時候也討過飯。

花子們正在鬧哄哄，有個軍官騎在馬上厲吼一聲：「拔刀，把他們趕走！」

隨着這一聲吼叫，圍在外圍的百名軍士們，嗆郎郎拔刀高舉。

「殺！」

花子們一看要殺人，立刻各舉打狗棒，花子羣中有人也叫了。

「杆上兄弟們，沒犯法挨的甚麼刀？」

有個白髮老花子道：「當家的，他們不是官家人，官家的人講法理，他們拿刀亂殺人！」

有個紅鼻子老人大叫一聲：「我看他們是冒牌軍！」

有個老頭粗漢接道：「當家的，莫非他們是闖王軍？流賊殺到河南了？」

忽聽一個矮子大叫：「當家的，咱們是花子命，不值錢，可也要替天行道呀！」

這四個人大聲叫，四個人也正是花子幫的長老！

這四人分別是方圓和尚、史明、田和與池水！

西門風的回應也令人吃驚！

「兄弟們，上呀！」

上就是幹了，衝吧的意思。

隨着這一聲吼叫，花子幫的人齊聲叫：「打呀！」

花子幫叫打，那是個習慣話！

花子們到甚麼地方少挨刀，却也常挨揍，久之，他們開口就叫打！

實際上，叫打也是殺，花子幫的人多，近千人對付官兵兩百人。

有十多名弓箭手，已不知如何射箭，早已抱頭鼠竄。

就在雙方混戰中，忽見十八個軍官殺得兇殘得很，他們衝入花子羣中，立刻就見血濺肉抛，引得凄叫連聲，看上去就如同虎入羊羣一般。

這光景，西門風狂叫了。

「八仙老爺下凡了，再不來花子們死光了！」

嘿，祇見斷崖上面出現八個裝扮怪異的人，這八人從半崖上一頭衝下來了。

八個人如同八仙下了凡，半空中還翻觔斗，十幾丈高落下地來沒聲音！

這八人好像早就看準了，祇一落在地上，立刻拔身奔殺那十八名軍官。

這八人的功夫好，看起來就是八仙老爺顯靈了！

十八個軍官功夫好，不料同這八人照上面，立刻挨刀倒地，便是還手的機會也沒有了。

八個男女出手狠，十八名軍官就慘了。

站在車中間的官爺，見這光景嚇一跳，立刻對圍守的百名軍士們再下令：

「拔刀，殺過去！」

「殺！」

忽然，半空中一團彩影飄來，人未到，已見三點寒星出現，那軍官急用袍袖捲去，打落射來的暗器！

那一團彩影已落在這軍官面前了。

「殺了你這蛇頭，他們就完了。」

「看刀！」這軍官揮刀就殺！

不料這彩影忽的疾閃，錯身而過間，就聽那軍官一聲厲嗥：「啊！」

祇見一把尖刀已在那女子的手中舉起來，鮮血一滴一滴的往下流着。

「轟」的一聲，那軍官倒下去了。

這女子似乎仍不滿意，一刀又切過軍官的脖子。

她也回手一刀削開了篷車一邊，伸手一抓往裏面看。

「錚！」

「噢！」

篷車中忽然冒出一把尖刀來，刀子劃過了這女子的抓篷左手上臂。

暴退中，女子動作極快的以絲巾把左臂上刀口子用力纏住，她冷

笑了。

祇見她出刀削斷馬韁繩，大車立刻車頭往下滑，兩邊馬也跳開了。

「出來吧，躲在裏面藏不久的。」

「嘿嘿嘿」傳來一聲笑，隨着笑聲，忽見一個中年壯漢由車後面跳出來了。

「哈……宇文鳳呀，甚麼時候同花子幫扭結在一起了，你這道姑做膩了？」

宇文鳳雙目一亮厲叱道：「是你，車風，聽人說你投效李自成去了，怎麼也想不到會在此地出現！」

哈哈一笑，車風道：「李自成是不自量力，他是個難成氣候的打鐵匠小子，我車風會去侍候他？」

宇文鳳冷笑，道：「所以你轉而為贓官們保駕護銀子，奔向南方呀！」

車風一笑道：「亂世機會多，我車風不在西北道上混，有機會不能隨便拋棄吧？」

他頓了一下，又道：「眞他娘的，有硬仗要幹了！」

他指指搏鬥正烈的山崖邊，又道：「那不是賀蘭山清風谷的四邪聖，還有你們終南山五老峯下的四魔神，怎麼全有了！」

宇文鳳冷笑道：「我們到齊了，姓車的，你是逃呢，還是戰？」

「哈……」

車風的笑聲粗壯得好像打雷。

也就在這笑聲裏，另外九輛大車上均出現一個厲害的人物。

祇見這幾個人手上各自握着不同兵刃，回應的也是大笑衝天響。

這時候已有官兵幾十人紛紛往山坡上逃走了。

花子幫的人拾起石頭追着砸，一邊打一邊罵，山坡上可熱鬧了！

於是，崖下的戰鬥快收場了，有人正在數着死傷人數有幾個。

西門風已帶着花子幫的長老過來了。

那女的，正是西北道上的惡道姑宇文鳳。

宇文鳳的身邊過來三個人，他們是「終南老人」司馬元，「峨嵋眞人」東方東，「高原野狼」夏侯金！

東方東見宇文鳳受了傷，已是睚目欲裂的大怒了。

「娘的，甚麼人敢傷了妳？」

宇文鳳與東方東均是道家人，兩個人早有着親暱關係，祇差未拜堂！

道姑怎能嫁人？

宇文鳳手一指，道：「你瞧瞧，那個自以為『神刀』的車風，他正與另外九個打商量！」

東方東看過去，立刻大怒，吼道：「好哇，除了車氏以外，崔一刀也來了。」

「終南老人」司馬元道：「神鏢勝英，鐵頭甘天和也到了，哈……有熱鬧可瞧了！」

官車前面十人中，有四個是道上厲害人物，十個人把大車守得緊。

那一面，上官文、公羊山、公冶長與申屠艮四人也撲過來了。

從正面，花子幫幫主西門風已哈哈笑了。

「好傢伙，原來大車之內還藏有厲害人物呀！」

車中央，崔一刀厲叱：「花子頭，你領着人馬混水摸魚呀，可惡！」

西門風一笑，道：「李自成率人馬攻長安，我就知道官府會逃走，祇是未想到你們這些平日裏自稱俠義之士，會為那些貪生怕死的贓官們保駕護航呀！」

「鐵頭」甘天和冷叱道：「你花子頭也叫甘某寒心，你們會同江湖上的四魔四邪扭在一起，幹起打劫生涯來了，實令人不恥！」

夏侯金一頓鐵拐，吼叱道：「甘天和，你少自大自狂自命俠義，老子問你，這天下為甚麼會大亂？」

甘天和回吼：「甚麼東西！」

夏侯金再吼：「回應我的話，娘的，你若有理，咱們回頭就走！」

甘天和道：「十大車內，全是官家銀子，你們……」

夏侯金大怒：「放屁，官家的銀子嗎？娘的，這是貪污的，這是贓官的銀子，娘的，天下大亂就是因為這些贓官弄的，你看看，從西北到中原，路有多少餓死骨？花子幫的兄弟們不是生下來就是花子！」

他有些口沫橫飛的又道：「那些狗官們，拿百姓的血汗銀子結黨營私，朝綱上奸賊輩出，盡是些貪生怕死之輩，這是逼得人們造反，娘的，你們如果是正義之士，那就去京城，為大明江山去拚命，何需為贓官們拚性命？」

忽的，一批花子們拍掌叫起來了。

宇文鳳受了傷，她冷視着刺她一刀的車風，尖聲道：「姓車的，今天本姑娘非殺你不可！」

車風已冷笑連聲，道：「來吧，你這淫惡道姑，且看咱二人誰殺誰！」

宇文鳳聽車風罵她淫道姑，不由勃然大怒，拔身騰空而起，半空中尖吼一聲：「殺！」

她劍走輕靈，劍芒成層中，一點寒星後發先至，射向迎面衝來的車風。

那車風有神刀之譽，他出刀疾殺，那寒星已穿過刀芒，車風也了得，刀把疾擺中，擊落一把柳葉飛刀。

兩個人半空中對殺十七刀，落在地上已狠幹起來。

宇文鳳與車風對殺，東方東也立刻過來了。

東方東仗劍站一邊，他隨時支援宇文鳳。

東方東也不管別人殺得如何凶殘，他只管宇文鳳，車風心中就犯嘀咕。

那面也站了一個人，「崔一刀」崔明仁大戰「高原野狼」夏侯金，二人附近却站了個司馬元。

司馬元一邊起壞心，他嘿嘿冷笑，笑得崔一刀開口罵，他罵司馬元老混蛋，何不出刀一起幹。

司馬元就是不出刀，但他不出刀也幫了夏侯金，因為崔一刀隨時防備司馬元突然出手。

崔一刀也知道，司馬元的輕功獨步江湖，他如果突然出手，實在叫人難防備。

車的另一面也一樣的怪現象，上官文大戰「神鏢」勝英，上官文的刀實在了得，舞起來刀身化成光，流閃在二人之間，果然「無影刀」。

那勝英心中明白，這樣的快刀，發鏢也是白搭。

令勝英心頭不愉快的是一邊站了個大殺手叫公羊山，此人把刀擱在肩頭上，一副吃吃笑的樣子令人頭皮發炸。

勝英就分心不少。

那位「鐵頭」甘天和正與「神目殺手」公冶長拚得凶，那個「秦川老怪」申屠艮站在一邊還批評。

申屠艮一會兒叫公冶長出腿，一會兒叫公冶長往半空中躍，聽得甘天和大為光火。

甘天和也罵了。

「老怪，個老王八蛋，甘大爺一打兩。」

申屠艮哈哈笑道：「不急，不急，等累得差不多以後，老夫一舉切下你的頭。」

就在這時候，忽聽西門風大笑了。

「哈……長安太守府總管完蛋了，哈……」

又聽大個頭方圓厲吼：「兄弟們，亂棒打呀！」

只見二十多花子圍住一個怒漢亂棒齊下，血在標，肉也在拋飛，守大車的漢子們開始潰逃了。

花子幫的人太多了，像潮水般淹沒了大車。

只見地上死了幾十人，一大半是官兵，花子幫也有三十多人不動了。

原來大車中除了車風四人外，另有六人均是官派高手藏在大車上，這時候，那六名官派高手已被花子幫四長老與西門風率領上百名花子活生生打死在山崖下。

這時候，反是花子幫的人把十輛大車圍住了。

西門風這麼一喊叫，車風等四個人心中震驚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東方東一聲大叫。

「上！合力殺了他四個，咱們沒時間和他們窮磨菇。」

沒時間，是因為要看十輛大車上的財寶了。

果然東方東當先挨向車風。

車風對付一個宇文鳳已夠瞧的了，如今對付兩把劍，立刻間危機不斷。

車風以刀法見長，但他對付的兩人却又是黑道魔神。

那東方東厲吼一聲：「看劍！」

車風側身疾閃，宇文鳳的柳葉飛刀就在此刻出手了。

「錚」的一聲，車風背上一痛。

宇文鳳大笑：「中了，中了。」

車風不殺了，他在背上一痛間，立刻拔身飛躍，一口氣衝入叢草林中不見了。

東方東不追殺。

當然，宇文鳳更是不會追殺，因為十輛大車上的財寶才是要緊的。

他們本來就是為了寶。

至於殺人，已不奇怪了，因為他們常殺人。

當然，如果有人阻止他們的行動，那就另當別論了。

車風像風車似的一溜煙不見了。

附近突然傳來一聲大叫。

「呀！」

那是崔一刀狂烈的大叫，他的肩頭挨一刀，是被司馬元突然出手砍中的。

司馬元本來一刀砍向崔一刀的頭，被崔一刀閃過了，只是那一刀也不輕，崔一刀挨刀大叫一聲拔身就走。

夏侯金欲追，司馬元忙使眼色。

司馬元的目光往大車瞟去，夏侯金拄穩了鐵杖也不走了，大車上的東西要緊。

* * *

大車隊另一邊，公羊山突然抱刀捲進，勝英拔腿未閃過，右胯上中了一刀。

勝英打出飛鏢，阻住上官文的絕世快刀，立刻不要命的往林中奔去。

「鐵頭」甘天和正在空中連翻着觔斗，逃得更快，而且他那鐵頭似乎在流血。

一時間，崖前的打鬥停止了。

看吧，所有人把十輛大車圍緊

了。

大伙拚命爲什麼？還不是爲了寶？

花子是窮人，窮人更愛寶，大伙直搓手，等着分財寶了，不時的傳出哈哈笑。

於是，西門風跳在一輛大車上，他大聲的道：「把死傷的先處理掉，傷的包紮，死的埋掉。」

有人大聲問：「幫主，官兵傷的也包紮？」

西門風道：「只要投降當花子，你就包紮，不當花子的就幹掉。」

他這麼一宣佈，那些受傷未死的官兵四十多，一個個大聲叫起來：「投降，投降！」

西門風叱道：「娘的，你們個個怕死的，大明出了怕死的人，當然天下大亂了。」

有個長老叫史明，他嘿嘿一聲笑道：「文官貪財，武將怕死，大明亡矣！」

就在這時候，宇文鳳與上官文八人來了。

西門風在大車上撫掌笑道：「八位仙長，這次合作，果然順利，哈！」

「哈……」所有花子全笑了，聲震山岳。

花子頭笑，花子們當然响應，還有人拍手直跳，樂不可支的樣子，倒忘了那些死傷的人了。

東方東當先來到西門風面前。

「花子頭，叫你的人馬退到場邊去，這裡已經用不到他們鬧場了。」

西門風大叫：「你們聽到了嗎？呂眞人叫大伙去場邊，快去，快去。」

花子們回身往場邊走，西門風把花子幫四大長老叫住了：「方圓長老，你們四個留下來。」

果然方圓與史明，田和與池水，四人分別站在花子頭西門風身後。

於是，東方東哈哈笑了。

西門風心中犯嘀咕，他知道這八個黑道邪魔的作風，一個個稱得上是兩手血腥，殺人不眨眼的人物。

西門風見多識廣，他不能不防備。

四長老也全身戒備。

花子幫近千人，但西門風却不想惹上這八人的殺戮，他哈哈的笑了。

夏侯金看着篷車道：「花子頭，你有什麼意見？」

西門風道：「這是咱們第一次合作，大明叛臣，地方貪官，一個個的弄了銀子往南遷，往安全地方逃去，這正是咱們發財好機會，沈長明在長安二十年，弄了這十車寶物，還不是到了咱們手中嗎？哈！」

「秦川老怪」申屠艮吼道：「西門風，放的什麼閒屁，快說，怎麼分法？」

「神目殺手」公冶長隨之也吼道：「說！」

西門風嘿嘿一聲道：「八位仙界老友，我西門風不能說按人頭分吧？」

「無影刀」上官文已冷笑道：「你很識相。」

司馬元道：「娘的，我倒希望聽到西門幫主說出按人頭分的這句話。」

公羊山呵呵笑道：「咱們也好殺他們。」

西門風道：「八位仙界好哥們，頭一回合作呀，先窩裡反不成？如果大家幹，我花子幫準備死上兩百人，也要把這口氣掙回來，你們八位又得了什麼？命沒有了，還爭個屁！」

受了傷的宇文鳳尖聲道：「怎麼分法，快說！」

西門風道：「四六分，如何？」

東方東道：「如何四六分？」

西門風道：「我們要六不多吧，你們八位四成也不算少吧！」

「他媽的！」司馬元開罵了。

「混賬東西！」申屠艮要拔刀。

西門風哈哈一笑道：「八位神仙，你們想不想合作下去？」

他此言一出，宇文鳳八人一怔。

西門風又道：「洛陽太守徐經太的家當也不少，我已派人盯上了，你們想不想要呀？」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們設計，我們跟踪，我們也參與搏殺，死傷盡是我的好兄弟呀，如今瞧瞧，這死的傷的一大堆，我……我……」

他還眞的落淚了。

妙的是，西門風這是在演戲，不少花子也掉淚。

這也算是西門風收買人心的作用，他帶人成功。

東方東冷冷道：「好了好了，五五分賬。」

「四六分賬。」

西門風很堅持，他的口氣也生硬，大有不如此絕不罷休的意味。

申屠艮吼道：「非得你說了算數呀！」

西門風道：「我有兩個理由，所以堅持。」

公冶長道：「說！」

西門風道：「這第一個理由，剛才我說了，我們近千人，每人能分幾個呀。」

他抹去淚痕，又道：「第二個理由，我是爲八位老友設想的，你們想，如果五輛大車你們分，你們

怎麼辦？你們是江湖上的名人，四邪聖、四魔神，不能爲了一輛車的財物而撕破臉皮幹起來吧？幾十年的交情不要了？」

他此言一出，八人也是一楞。

西門風哈哈笑了。

這樣的人物，想哭有淚，想笑有聲。

西門風的笑聲令人聽了也覺得他笑得自然，笑得應該。

「四六分賬以後，我等下次再合作了，哈……」

東方東招手，夏侯金、司馬元、宇文鳳三人聚一起，四個人細聲細氣在商議。

當然，四邪聖也圍起來了。

誰也不知道這八人在說的什麼，因爲只見每人嘴唇動得眞厲害，却一些兒聲音也沒出來。

這八人以蟻語打商量，花子幫的人們大氣也不喘。

忽然，八人撫掌齊笑了。

西門風道：「各位，想通了嗎？」

東方東道：「好，就這麼四六分賬，我們八人分四份，只不過我們也有個小小要求。」

西門風道：「什麼指示？」

他還眞客氣，也叫人聽了高興。

東方東道：「叫大車繞場走一圈。」

西門風道：「呂神仙語出玄機，可否說明白？」

東方東道：「四六分賬由你，選車則由我們，西門老兄，你該不會反對吧？」

西門風抓耳搔腮，不知東方東葫蘆裡賣的什麼藥。

他回身看他的四位長老，不料四長老直搖頭。

搖頭表示不清楚。

在這種節骨眼上，誰也不敢亂加猜測。

西門風想了一下道：「好吧，你們的提議，就照辦，大車繞場走一圈。」

西門風招來十名會駕車的花子，吩咐他們把大車在這土場上繞一圈。

十個花子上了大車上，抖起長鞭駕大車。

只見一輛輛大車走一圈就停下來了。

於是，東方東與四邪聖的申屠艮二人各自指着四五與六七這四輛大車道：「我們選這些大車，餘下的六輛大車是你們花子的了。」

西門風命人把第一二三輛車與八九十三輛大車一併駛到了土場的另一邊，他笑瞇瞇的過來了。

「呂神仙吶，如今咱們已分清楚了，只不過我就是想不通，爲什麼要大車繞一圈，而且你們四魔神與四邪聖選的是中間四輛大車，爲什麼？」

東方東哈哈大笑了。

那面，申屠艮也幾乎笑彎了腰。

西門風更是迷惘了。

便是花子幫池水四人也楞了。

西門風急問：「神仙老友，請指教。」

東方東道：「你呀，哈……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到頭來還是上了大當，哈……」

西門風一驚道：「大當？」

四長老也面面相覷。

西門風更急了：「我上什麼當？」

東方東指着土場子上的車輪輾過的痕跡，笑道：「大車重，車輪印痕深呀，你想想，車上什麼最重？」

「銀子。」西門風怔怔的。

「哈……」申屠艮也樂歪了。

於是，四魔四邪也樂了。八個人大樂的表現便是笑，八個人大笑，聲震山岳有回音，人們以爲天打雷。

西門風頓覺頭在嗡嗡响。

他大手一揮，大叫：「過去，看看咱們六輛大車上是不是裝的寶物，娘的，只有寶物才叫我安心。」

五個人奔到六輛大車邊，花子幫的人正席地而坐，這樣的大事，誰也不敢亂來。

西門風指着第一輛大車道：「打開篷帳。」

過來三個頭目，他們出手把車篷掀開了，只見車上由一床毛毯把一堆東西蓋得很仔細，上面還用繩子綑。

西門風張大眼睛看，毯子下面是毛毯，一張張毛毯有三十多張，還有一些舊衣衫。

西門風的臉也灰了。

「快，快拉開第二輛大車看一看。」

又過來幾個花子頭目，匆匆的把第二輛大車車篷拉開來了！

這時候所有的花子也站起來了。

只見這第二輛大車上裝的是十幾袋粗糧，油鹽也放了幾桶。

西門風已出氣有聲了。

他對四長老施眼色，光景準備搏鬥了。

於是，第三輛大車也拉開了，又是毛毯舊被一大堆，那裡會有銀子呀！

西門風與四長老又奔到那四輛大車邊上了。

西門風在打哆嗦！

土場的另一邊，東方東與申屠艮二人似乎在吵架，聲音之大，聽的人就以爲他們在吵架。

吵是沒有吵架，可是在划拳是眞的。

四輛大車一邊，八個人分四組，每組二人要划拳。

划拳不一定是喝酒，他們划拳在賭造化。

原來八人也想不出如何分這四輛車上的銀子。

至少，他們八人已認定車上是銀子。

原本是四輛大車上銀子全搬下來，然後八人平均分，你一份，我一份。

不料有人反對，怕招來花子幫一擁而上不要命地來搶奪。

八人深知，這年頭要錢不要命的人太多了。

花子們窮極了就是這樣。

於是，八個魔頭以車爲單位，又覺選車不容易，才決定採取划拳來選大車。

先是每組贏的先出線，再由四個贏的人選大車。

東方東先與申屠艮在划拳，事關大把銀子，二人不但出拳有風，而且吼勁十足。

二人先是齊聲：「拳到了哇，五魁首！」

東方東先是哈哈笑了。

申屠艮叫的是六六順，不料却是五根指頭伸出來。

東方東笑道：「這就不客氣了。」說着，他跳上最後那輛車，不下來了。

這表示，四魔神勝了，有選車的權利。

申屠艮咒罵：「操他奶奶的。」

秦川人不高興就會這句罵。

申屠艮乃秦川老怪，他忍不住的這聲咒罵。

第二輛是夏侯金找上公冶長，如果夏侯金再勝，以後兩組就不用再划拳了。

不料，這一回夏侯金輸了，引得公冶長大笑。

公冶長上了第二輛大車上。

他以爲這輛大車上的銀子也不少。

於是，司馬元找上公羊山。

這二人各有心機，各自在發笑。

司馬元道：「咱們二人決勝負了！」

公羊山一笑，道：「我不怕你用詐！」

司馬元道：「咱們君子之爭。」

兩人出拳了，只不過公羊山輸了。

司馬元拔身跳上第一輛大車。

當然，餘下的那輛大車便屬於四邪聖所有了。

只見他們八人，分別拉開了篷帳，只見盡是大木箱。

木箱是好的，還包有銅片上了鎖。

八個人可樂了。

夏侯金忍不住的哈哈狂笑，道：「發了，發了，哈……發財了。」

另一面，申屠艮四邪聖也狂叫着：「好呀，奶奶的，銀子成箱裝，幾輩子也花不完，哈！」

八人開始搞手段，敲開了大銅鎖。

大車上傳來了驚呼聲，也傳來了咒罵聲。

「他娘的老皮，可惡啊！」

另外大車上也在叫罵。

忽的，東方東急叫：「別罵了！」

八個人臉色凝重的跳下大車來了。

就在這時候，只見土場對面，西門風與四長老哈哈笑着走過來了。

那西門風笑對東方東八人，道：「這一回合作得還算愉快。」

宇文鳳道：「勉强說順利！」

西門風道：「爲了下一回的合作，爲了雙方肝膽相照，我這裡有個提議！」

東方東道：「花子頭，甚麼提議？」

西門風道：「咱們雙方已看過大車上的東西了，但無論如何，爲求公平起見，爲求將來更愉快的合作，我在此跪地懇求，懇求只交換一輛大車，萬望成全。」

花子幫幫主西門風果然能屈能伸，他單膝跪地了。

他跪，四長老也跪。

這就是人家常說的，能大能小是條龍，不大不小是條虫呀！

西門風就能大能小。

東方東忙上前，伸手拉起西門風，笑笑道：「你這是幹甚麼？不就是銀子嗎？身外之物呀！」

西門風道：「你答應了？」

東方東道：「不但答應，而且同意換兩輛。」

他此言一出，西門風又楞了。

西門風太知道這八人了，他們大小統吃，怎麼會如此的大方？

西門風看看四長老，四個人也點頭。

點頭就是同意了。

西門風這才回頭大聲道：「快把大車駛來兩輛，八位仙人見咱們花子幫可憐，答應交換兩車。」

「好！」花子幫的人樂了。

立刻間，兩輛大車過來了。

東方東八人也怔住了，這裡面必有文章呀！

只見花子四五人，跳上東方東這邊的大車，駕了就走，走得哈哈笑。

東方東見西門風五人也隨大車回到土場那面，他們八人急忙圍上兩輛大車上，掀開篷帳車內望，於是……

於是八人齊聲罵起來。

上官文大罵：「是他娘的一堆舊棉被。」

司馬元罵得兇：「操他先人祖奶奶，鍋碗瓢盆一大堆！」

東方東大爲洩氣的道：「咱們上當了。」

就在這時候，只見土場對面，一衆花子也嘩然。

花子們把車上的木箱一口一口的抬下車，打開木箱也瞪了一眼。

西門風也狂罵：「我操，盡是磚塊石頭破瓦片！」

只見花子們抓起木箱地上摔，一個個氣得臉發白。

對面的東方東忽的哈哈笑。

宇文鳳叱道：「你還笑吶！」

原來八人選的四輛重車上，全是裝的石頭蛋，地上當然車痕深深。

東方東大笑，引得另外幾人也笑了。

他們的笑，只有西門風知道，那是梟笑，是在找人開刀的大笑。

西門風也笑了

他對四長老說道：「看樣子咱們全都上當了！」

四長老頓着手中打狗棒，道：「我就說嘛，爲甚麼不見沈長明的家眷在裡面，大車上盡是混蛋殺手呀！」

西門風一怔，道：「對呀，長安太守沈長明不但家眷不在，他的家將也不見一個。」

就在這時候，只見東方東八人一擁而到了西門風幾人面前。

宇文鳳忿忿的道：「本以爲花子幫消息靈通，辦事不會漏底砸鍋，不料都是一羣飯桶！」

西門風道：「何仙姑呀，神仙姑娘，你看看，咱們一樣的未佔便宜呀，還死傷好多兄弟吶。」

公羊山忿怒的道：「難道就這樣空手回轉賀蘭山清風谷嗎？不甘心。」

上官文道：「當然不會就此罷手！」

申屠艮道：「別吵別吵，大家再行商議。」

西門風道：「你一計，我一計，湊到一起是好計，八位活神仙，咱們應仔細打商量！」

東方東道：「從形勢上看，陝北的造反派李自成，他們轉戰川陝又回頭，長安太守沈長明非要把他二十年貪得的家當運回南方不可！」

夏侯金道：「那沈長明太狡猾了，給咱們來一個『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計，害咱們白忙這一場！」

司馬元道：「對，定是此計，那麼，沈長明的第二條南行之路又在甚麼地方？」

西門風立刻撫掌，道：「對，定然錯不了，沈長明的家當必是改走陝南，然後到漢江搭船回南方！」

宇文鳳失聲道：「那還等甚麼？追呀！」

西門風一看，指着大車叫道：「拋去大車，每人騎上一匹快馬。」

他對身邊四長老又道：「人家有八位，可騎八匹馬，我們加上十二人，湊成二十人，可是要挑武功高的前往，再不能製造失望了。」

方圓道：「兄弟們如何安排？」

西門風道：「叫他們趕去洛陽等消息。」

池水吃吃笑道：「洛陽太守徐經太也是個貪生怕死的窩囊廢，哈……」

「哈……」四長老一齊笑了。

奔來二十名花子，匆匆的把十輛大車上的馬匹解下來，這時候，花子幫的人聚一起，他們橫起手上打狗棒在胸前，恭送西門風十二人上了馬。

東方東大聲道：「追！」

只要聽聽他那一聲吼，便知道他有多麼大火了。

於是，四魔神與四邪聖當先拍馬往南奔去。

西門風與四長老，再加上挑選的七個武功高强的六袋頭目，也跟着拍馬追去。

當然，如果此地有馬匹，花子幫會派出更多的人前往，只可惜每輛大車只有兩匹馬。

* * *

別管甚麼銀子未搶到，但有六車的被服毯子帶糧秣，花子們省着吃，便是走到洛陽也餓不着肚子。

大車不要了，拉不動，衆人把東西分了各帶一個小袋子，花子們三三兩兩，自由自在的走了。

當然，他們是轉往洛陽城，他們也不怕甚麼李闖王，因爲他們比闖賊還苦窮，眞要照上面，怕也不過是乾哈哈。

* * *

西門風在前面帶路奔，目的就是去追趕長安太守往南運的財寶。

誰都知道，那可是姓沈的在秦川搜刮了二十年的成果，如果叫姓沈的運到南方，娘的，他五輩子也花不完。

一行奔出大峽谷，正待往南轉，遠處忽見奔來一批人，這批人來得慌張，不少人見來了騎馬的，還一個勁的往山上逃。

人跑跑不過騎馬的，二十四快馬已衝到了人羣裡，不用猜就知道來的是一批難民。

快馬稍慢，忽聽有人大聲喊。

「師父！師父！」(未完・二)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風塵俠侶

上文提要： 李楚的未亡人趙雲卿與霍奇花因偸漢子被女僕金梅撞見，恐她洩醜聞，故追殺金梅，還擄走渾噩的小楊，要與之媾合，正要行動之際闖進蒙面人，專擊二人腹部，打至下體出血後而去。趙雲卿拿出止血藥爲霍奇花治療，但霍不爲趙治療，更說自己因當年李楚厚趙而薄己，故在守寡後故意誘趙偸漢子，趙雲卿聽後後悔不已……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我爹？有兩個老梆子說，我爹是老渾蛋，老雜碎。」

車雲道：「你也會轉彎罵人？」

小楊道：「你們兩個是不是相公？」

車雷大怒道：「死到臨頭還敢佔便宜。」

小楊道：「你放心，我不要你，我要這一個……這一個比較養眼些。」他指着車雲。

車雲緩緩欺近，一臉殺機。

沒有小原，李清不會離他出走。

他和李清有婚約，而且本來已入佳境，感情已有進步，那次在明月居相遇之後，李清不久就失踪了。

他恨極小原，當然也恨小楊。

他知道小原和小楊好得穿一條褲子，宰了小楊也等於給小原點顏色看看。

車氏兄弟緩緩欺上。

小楊道：「慢點，慢點！你們要幹，也要一個一個的來。」

車雲一字字地道：「你見過李清嗎？」

「李……李清？」

「對，也就是小原的女友，我的未婚妻。」

「我想想，好像見過。」

「見過？她在何處？」

「這……我想不起來了。」

「你一定要想出來，不然就宰了你。」

「怎麼宰？」

「刀劍拳掌都行。」

小楊跳了起來，道：「太好了，太棒了，我一生什麼經驗都有，比喻說：吃喝嫖賭抽、坑騙拐帶偷，樣樣都來，玩女人更是洋洋大觀，老的，少的，胖的瘦的，扶桑女人，高麗棒子女人，交趾國女人，還有美利堅女人等等，當然還有老毛子女人等。吃的嘛：更是包括天上飛的，地上跑的以及水中游的，但是只有一件事沒有經驗過。」

車雷道：「什麼事？」

「死亡的滋味。」

車氏兄弟一楞，此刻能說出這話，就表示他一點懼意也沒有，要不是有奧援在附近，那就是眞的渾渾噩噩，根本不知死亡爲何事何物了。

車雷道：「你嚮往死亡？」

「是啊！什麼叫死亡？」

「就是停止呼吸也停止吃飯。」

「什麼？停止吃飯？」

「對！死亡就是一切的絕對停止。」

小楊想了一下，道：「停止呼吸無所謂，可是停止吃喝我受不了，有沒有不停止吃喝的死亡？」

車雲道：「事實上你現在就和

未停止吃喝的死亡一樣，不過我可以再讓你接近死亡一點。」

「好極了！」小楊興奮地拍手。

車雲往上一撲，就是「天門玄功」第九招。

小楊也學過第九、十兩招。

只不過他學了之後就瘋了，因此不夠熟練。

小楊以第十招應付過去。

就算不夠熟練，以第十招對付第九招也可以應付，車雲一驚。

他絕對想不到小楊竟會有第十招。

車雲又施出一怪招。

當然是「天門玄功」和車家絕學的綜合體，估計應爲第十二招的實力，小楊不會第十二招「天門玄功」。

「蓬」地一聲，小楊被砸出五六步。

這工夫車雲停手，車雷撲上。

他用的是第九招，又被小楊化解開去。

車雷用了第十招，小楊以第十一招砸了他一掌。

這二人雖是兄弟，所學都大不一樣。

由於車雲外形俊逸，爲人又聰明，父母自然寵些，也就會用心教導，成就也就不一樣了。

車雷用了一招混合招式，小楊仍用第十招應付，也勉强接了下來。

車氏兄弟隱隱覺得小楊也許是假瘋。

如此接招，應該具有相當的思考力才行。

車雲道：「哥，你退下。」

車雷一退，車雲就施出了凌厲的一招。

這一招小楊知道接不下來，大呼道：「我要死亡，我不要挨打。」

說着就轉身奔馳。

車氏兄弟二人一怔。

車雷道：「雲弟，你爲何不殺了他？」

「他見過李清，我想自他口中套出李清的下落。」

「只怕是胡說八道吧！」

「相反的，如不是胡說八道，這種人就不會說謊。」

「是的，就試試看吧！」

二人追了上來，車雲連攻三招，擒住了小楊。

小楊道：「你是不是要我死？」

「對！」

「那好極了，可別打我。」

「不會打你，只要你說出李清在何處，我馬上就讓你舒舒服服地死去，眞是痛快極了。」

「眞的？」

「我騙你幹什麼？」

「我想想……」想了很久都想不起來，道：「不遠，只是想不起來。」

「不要緊！你可以帶路。」

「對對，我怎麼就想不出這個辦法，老兄，你眞聰明，走吧！我帶你們去。」

小楊帶着二人來到一個大鎮上。

不久進入一家很大的相公堂子中。

龜奴似乎認識他，十分熟絡地招呼。

小楊和龜奴聊了起來。

二車根本聽不懂他們的方言。

其實他們一會說粵語，一會是福建語，一會又是江西話，乃至於寧波話。

這幾種方言交互使用，若非當地人，就算在外面跑的人也聽不懂。

車氏兄弟見他們談得十分愉快。

偶爾還伸出幾個指頭，不知代表什麼。

甚至龜奴還上下打量車氏兄弟。

尤其是對車老二評頭論足好大一會兒。

然後龜奴又叫來主持人。

這主持人是個中年男子，看來年輕時一定很英俊，老了只有開堂子賺皮肉骯髒錢了。

主持人說的也是江西話。

這種方言其他省份的人往往一句也不懂。

在背後，主持人交給小楊三十兩銀子。

主持人這才叫龜奴把車氏兄弟帶到後面。

車氏兄弟茫然道：「小楊這是幹什麼？」

小楊道：「你們不是要找李清？」

「對呀！」

「她就在後面。」

車雲道：「這是什麼地方？」

「客棧。」

「客棧？不大像啊！」

「這是新式的，仿人家洋人的。」

「你是說李清在裡面？」

「對，她在十三號房中，伙計會帶你去。」

「你不進去？」

「李清不見任何人，我要是進去，她必然惱火怪我，把你們帶來，我就在這兒等你們吧！可要快點出來呀！」

二人不疑有詐，跟龜奴到後院去了。

到了後院一個屋中，龜奴掩上門，道：「把衣服脫了。」

「你說什麼？」車氏兄弟根本未聽清楚。

龜奴不耐地道：「把衣服全脫

光了。」

二人一驚，道：「脫衣服幹什麼？」

「他媽的！這個也不懂，脫了衣衫檢查一下，看看你們有沒有『痔瘡』！這種毛病客人最討厭。」

「痔……痔瘡？」

二人還未弄清這一切。

他們並不太花，自然未逛過相公堂子。

由於他們也是來自武林世家，不要說進相公堂子的大門，就算在門前走過也沒有。正因爲如此，剛才在外面居然不知此是何地。

「是啊！那部位要正常，不能有痔瘡或脫陽的毛病，人家客人看了會嘔心的，那還有興趣玩呢？」

車氏兄弟終於恍然大悟。

車雲臉孔扭曲着，道：「這是勾欄？」

「相公堂子，你們要是不多那麼一點，也許可以到勾欄去，眞新鮮，竟把相公堂子當作勾欄。」

「這兒有個人叫李清？」

「怎麼李清李渾的？快脫呀！」

車雲道：「是不是剛才那人把我們賣了？」

「怎麼？你們要下海做相公又要撇清？」

車氏兄弟有如兩個爆仗。

憑他們車家的人，居然被這個小雜碎賣了都不知道。

這要是傳出去，豈不貽笑武林。

車雷氣得喘起來，道：「他把我們賣了多少？」

「不是賣，而是押，一年，押了三十兩。」

「我們只值三十兩？」

車雲瞪了哥哥一眼，因爲這句話有語病，等於是侮辱自己，車雲一掌就把龜奴砸了出去。

含怒出手，龜奴的身子砸在七步外牆上，彈回兩三步，八成是活不成了。

二人衝到前面一問，小楊早就走了。

二人追出，分頭去找，當然是找不到的了。

原來小原一直在暗中觀看。

後來見他把車氏兄弟帶到勾欄中，却又以不同而又最難懂的方言談價錢，不由捧腹。

所以此刻二人是在一起，而且已在十里以外了。

* * *

李照佈下了天羅地網，要抓李清。

以前並非奉母命抓李清，不過是不使李清和小原接近而已。

如今李照已知母親和趙雲卿已翻了臉。

李清被李照、羅旭和車氏兄弟等人追逐，把李清逼在山坳中，李清的輕功再高，也衝不出四人的包抄。

李清力盡後被擒。

李照對羅旭及車氏兄弟等人道：「多謝三位援手，把人交給我處理，三位請便吧！」

三人走後，李照把李清帶到一個秘密住處。

這是一幢很不起眼的小房子，只有正房五間及廂房三間，前後有院子，有個老女僕看門子。

李清被丟在床上。

李照喝着茶，吃着點心，道：「李清，以前我抓妳也不過是作作樣子吧，現在就不同了！」

「爲甚麼？」

「因爲妳我的母親已鬧翻了……」

李清冷冷地道：「這早在意料之中。」

「甚麼意思？」

「因爲她們二人的交情非常脆弱！」

「對，因爲我娘是正室，妳娘是小妾！」

「我說的不是這個。」

「妳說的是甚麼？」

「我又不想說了！」

「妳不說我就送妳上西天！」

「自我看到那件事之後，我早就想上西天了。」

「甚麼事？」

「就是剛才我想說却又不說的那件事！」

「甚麼事使妳活夠了？」

「丟人的事，爲李家八代祖宗丟盡了臉的事。」

「妳說出來！」

「不！」

「爲甚麼不說？我殺了妳妳也不說？」

「正是，就讓我把那件醜事帶到地下去算了！」

「妳能不能透露一點？」

「不能！」

李照立掌如刀，一字字地道：「說不說？」

李清閉上眼並不出聲。

死對她來說眞的是有一種嚮往。活着就會想起那宗蒙羞……骯髒而下流……

李照又收回手，道：「莫非是和兩位長輩有關的事？」

李清閉着眼，道：「『長輩』二字聽來十分刺耳。」

「甚麼？妳敢侮辱長輩？」

「是她們侮辱自己！再說，妳是個孝女嗎？」

「妳……妳在說甚麼？」

「我不想說！」

「妳別吊胃口，根本沒有甚麼事！」

「沒有就好！」

「李清，告訴我好不好？我求

求妳！」

「只怕妳聽了之後受不了！」

「我一定受得了！」

「妳可能以爲我造謠侮蔑長輩！」

李照微楞了一下，她似乎隱隱猜到了一點，道：「不會的，只要是事實，我一定會信的。」

「妳不是那種人！」

「我是，我並非不講理，過去是因爲我太愛爭奪東西，包括小原在內，所以妳以爲我是一個完全不講理的人。」

李清道：「妳不會改變的。」

「事實上我一直也未變，我也並非沒有原則。」

「妳是的！」

「妳指出來！」

「妳一直想打擊我，不是始自今日的……」

「妳有未檢討一下妳自己？」

「我……我有甚麼不是之處？」

「哼！你想霸佔小原，又不放棄車雲。」

「那不能怪我，他們倆都是主動的。」

「胡說！」李照厲聲道：「和小原訂婚是妳和車雲早有婚約之後，那也是小原主動的？」

李清無言以對。

「說，快說出妳剛才要說而未說的話！」

「我不想說！」

「妳……妳眞以爲我不敢動妳！」

「我說過，我不怕死！」

「我把妳的臉划個稀爛呢？」

「妳也不大可能是那種人的。」

李照道：「說吧！世上沒有甚麼話妳不能說，也沒有甚麼話是我不能聽的！快說！」

李清忽然悲聲道：「我們的長輩太骯髒！」

「妳……妳說甚麼？」

「她們下流……齷齪……」

「妳胡說！」李照在吼着。

「眞的！她們不配爲人之母……」

「啪」地一聲，李清挨了一耳光。

李清又不說了。

「說呀！怎麼又不說了？」

「我才說了一半還不到，妳就打了我，要是都說出來，還不知道妳要怎麼對付我呢！」

李照道：「妳誤會了！我打妳是因爲妳遲遲不說。」

「怎麼？妳不以爲我的話大逆不道？」

李照喃喃地踱着道：「我雖然不希望此事是眞的，我却也知道一點點……一點點……」

「妳也知道一點？」

「對！好，說下去！」

「妳能不能先說出妳所知道的一點點？」

「妳說了我一定說！」

李清終於源源本本地說那夜她在窗外看到的一切。

她邊說邊流淚。

她深深感覺，她那純潔的心已被污染了。

李照忽然靜止不動了。

她一言不發地站在那兒，足有兩盞茶工夫。

李清道：「姊姊，妳不信我的話？」

「……」李照不出聲。

「姐姐，妳要是信，可以告訴我妳知道的一點嗎？」

「……」李照仍然不出聲。

「我知妳不會信，但是小妹以人格擔保，我說的每句話都是眞的，甚至我形容的還不太逼眞……」

「我信妳的話！」

「姐，妳眞的相信？」

「我爲甚麼不信？」李照忽然笑了起來，直到笑出了眼淚。

「姐，她們很賤……」

「不要用『她們』二字，是妳娘賤，不是我娘！」

「姐，她們在一個室中和那個男人……」

「不，是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

「姐，說了半天你還是不信？」

「我當然不信！」

「這麼說，妳也不會說出妳知道的一點點了！」

「當然，除非妳能證明這件事。」

「姐姐，怎麼證明？」

「讓我也能親眼看到那件事。」

「不！姐姐，那會玷汚了妳的眼睛！呸呸呸！」

「我不怕！因爲這是一件大事，不親眼看到我怎會信的。」

李清道：「好吧！我帶妳去看。」

「妳知道在甚麼地方？」

「有個十分隱蔽之處，以前二位長輩常去那裡，但我並不知道她們是去幽會……」

「現在先不要說得那麼難聽，親眼看到才算數。」

* * *

千竿修竹，精舍數間，曲徑通幽，花木掩映，這簡直是人間仙境。至少是一位雅人才能設計出這麼優美的佳處。

圓月高掛柳梢，在柳梢處露出紅樓一角。

這妙境就在熊耳山山麓。

此刻，三更稍過。

妙境內寂靜無聲，只有水榭中的「滴漏」偶爾會發出報時聲，這兒的夜色也是不同的。

兩條人影無聲地進入了這個人間仙境。

由於李清來過一次，她的路較熟。

她們也知道，一旦露出行踪，那個男人可能不會放過她們。這時屋中傳來了笙聲，但很低沉。

李清是一百個一千個不願意來此的。

只不過李清一定要印證一下她很久以前的疑慮。

雖然有那疑慮，還是不願意去想那最壞。

李清指指一個尚有燈光的精舍。

李照望去，燈光並不太亮。精舍內似乎有人影在晃動。

李清作個手勢：千萬小心！

二人再次接近，不敢弄出一點點的衣袂聲。

還有，由於今夜月兒渾圓，如果人在月下及精舍之間，就會弄出陰影來。

任何一點聲息或一點陰影都會驚動屋中的人。

稍後，二人終於伏在後窗外了。

屋中不知在幹甚麼。

只聽到步履聲移動，和吹笙聲。

好奇地在窗紙上弄破了個小孔。只有一個，因爲小孔多了也會引起屋內人的警覺。

李清一看，不祇一楞，而且臉色驟變。

屋中的男人帶着面具，半裸，只有內褲，再就沒有任何衣物了。

女的全裸，摟着男人的腰，兩人在屋中扭來扭去，似在舞踊，配合着男人所吹的笙調。

昔年，那位和宋徽宗同戀一個名妓女的周邦彥，不就常和那妓女吹笙調情？那位皇上在某冬夜不是把周邦彥逼到床下凍了一夜？

笙有兩種，這玩藝乃上好竹子所做。

一種只有兩管長約七八寸。

另一種有十三管。這才是古人正式笙樂。

下有一瓠，上有高低不等十三管。

古人謂「鼓瑟吹笙」，即指這種樂器。

兩小未見過這種舞踊。

她們却聽過這種笙樂。

在喪樂中，往往也有這種笙樂。

其實這就是自番邦傳來的番舞「慢四步」。

吹笙的男人居然戴了個彌勒佛的面具。

女的則未戴面具。

所以她的身體和臉貌一覽無遺。

這個少女居然未超過十七、八歲，也就是說，那個男人作這少女的父親，只怕也綽綽有餘了吧？

李清縮回身子，要李照來看。

李照似乎震動了一下。

只不過，她不能不承認，這少女的胴體比她甚至於比李清的還標準得多，而迷人得多。

看了一會，李照縮回身子作了個手勢。

似乎在怪李清說謊，這個女人根本不是她們的長輩。

李清當然也無法說明。

因爲她們都不認識這個動人的年輕少女。

舞了一會吹熄了燈，當然就是做那事了。

做那事的時間並不久，不過兩盞茶工夫。

再次亮燈時，那少女已穿上了衣衫，而且告辭離去。似乎男的一直在催促她盡快離去。

這時一個老僕和一個小廝，用提盒提來了酒菜擺在桌上，不久來了另一位女客人。

李清一看，立刻把位子讓給李照。

李照一看，身子又震動了一下。

因爲這個女人正是霍奇花——她的母親。

霍奇花盛裝艷抹，十足勾勒出半老徐娘那種成熟的魅力，屁股翹翹地，胸脯顫動不已。

「坐！怎麼雲卿還沒有來？」在霍的屁股上拍了一下。

到此，李照完全信了李清的話。

霍奇花眉目傳情地道：「不知道，也許有事不能來了？」她不知道趙雲卿流產後有沒有死。

「今夜妳可以獨佔了……」

霍奇花道：「你也不必經常換『馬』了……」

這些話以前兩女不懂，現在懂了。

「馬」就是指女人，上次一男二女同床，不時地更換，最後一個一個地擺平。這時二人吃喝起來。

霍奇花道：「我來時已用過飯了！」

「再用點也無妨！」

霍奇花乾了三杯，第四杯就只沾沾唇。

「我眞的不能喝了！」

「我看還是喝點好些。」

「何必呢？一會又要侍候你上『馬』……」

「我已經換了『馬』哩！」

「換…… 換了『馬』？甚麼『馬』？」

「能跑能跳，而又看起來舒服的『馬』！」

「別開玩笑了！」她這麼說着態度却有點變了。

男的舉杯，道：「這可能是最後一次同飮！」

「最……最後一次？」

「對，人生聚散無常，俗語說：世上沒有不散的筵席……」

霍奇花臉色驟變，道：「你要我來此不是作例行的『騎術』表演？」

「這一次不是，我說過，已經換了『馬』！」

「你要殺我？」

「這多不好聽！馬老了或者殘了，不堪再馳騁使用，就只好來一次『人道毀滅』了！」

在跑馬場上如果折斷馬腿，一般都是「人道毀滅」，那是用槍射頭部的，如果是名駒兩腿傷不太重，當然也會予以治療的。

霍奇花臉如死灰。

「別這樣，我會在妳最最欲仙欲死那檔口，讓妳離開這個世界，那也是人人希望的死法。」

「不，我還不想死！」

這中年男人道：「在騎士心目中，不管是甚麼寶駒駿馬，對自己的命運都作不了主的！」

霍奇花當然不想死。

她更不甘心一人死。

如果趙雲卿也在此，有人陪她死，那還好些。

「妳似乎還不知道我爲什麼要換馬？」

「年輕貌美的當然比老的好。」

「不，我一直對妳們二人很滿意，直到上次……」

「上次？哪一次？」

「就是妳們把瘋了的楊金虎誘到某地方想吃童子雞那一次……」

霍奇花猛然一震道：「原來那個蒙面而且又穿了奇特衣服把全身都密封起來的中年人就是你！」

「對！而且我別處不打，專打妳們的肚子。」

「你是不是以爲那孽種不是你的？」

「我不能不那麼想。總之，我不想要孩子，主要的原因是妳們是李楚的女人，懂了嗎？」

「懂……懂了……我們二人差點送命……」

「妳們那時要是死了多乾脆？又何必死兩次？」

「你似乎忘了，當初是你勾引我的。」

「如果是烈婦，勾引也不成！」

「現在，我好羨慕趙雲卿……」

「爲什麼？」

「她可能逃過了魔掌！」

「錯了，她一會也會來！」

「她也要來？」

「對，所以妳會有伴兒，我是指在黃泉路上……」

霍奇花身子後翻，已射到前窗處，雙掌一吐，窗子一開，只不過人才穿出一半，一足已被揪住。

「蓬」地一聲，人被摔在地上。

這些年來同床共枕，此刻却是如此狠毒，就像摔一隻死貓或死狗一樣，窗外二女不由血脈賁張。

李照要動手，李清示意禁止。

李照似乎還不能弄清李清的動機。

她甚至以爲李清是事不關己，被摔在地上的不是她的母親。

李清又以「蟻語蜨音」說了一句話，李照這才懂了她的意思。很慚愧，不如妹妹冷靜。

「妳跑不掉的。」

「那就給我一個痛快吧！」

「我準備一等趙雲卿到了之後，問妳們幾句話，然後再爲妳們送行！」

「問什麼？現在就問吧，我很後悔，當初不該千方百計地拖雲卿下水，其實我是報復李楚寵愛雲卿才和你勾搭上的。因此，我想到了一件十分可怕的事。」

「什麼事？」

「李楚的死和你有無關連？」

面具人沒有出聲。

是不肯回答還是碍於啟口？

就在這時，又來了一個。

當然，來人正是趙雲卿了。

趙雲卿看到地上的霍奇花，十分驚異地道：「怎麼回事？」

霍奇花道：「報應！」

趙雲卿道：「什麼報應？」

「上次咱們被人重擊腹部流產，妳爲我服藥又先爲我治療，而我却忘恩負義，過橋抽板……」

趙雲卿只嘆了口氣，沒說什麼。

「現在我死而無寃，因爲我罪有應得，可是妳爲什麼要來？」

「爲什麼不能來？」

「因爲那個穿了一襲怪衣，全身密封而連續打擊我們肚子的人不是別人，就是這個野獸！」

「妳在胡說什麼呀？」趙雲卿不信。

這可急壞了窗外的二女。

李清要現身提出警告，這次李照却阻止了她。

「雲卿，這就叫着遇人不淑！李楚當年對妳好些，却也不是毫無理由的專寵，而是妳年輕嫻淑而溫柔，我受不了之下，被這匹狼一引誘就……」

「過去的事還炒什麼冷飯？」

「雲卿，妳可不要再上他的當了！」

趙雲卿冷冷一笑道：「自作孽不可活，一切都是妳自找的，怪得誰來，何必多管別人的閑事？」

窗外的李清又要警告。

她以爲霍奇花加上她母親再加

上李照，可以應付這匹色狼，但李照却捂住了她的嘴。

「雲卿，妳不聽我的話，妳也完了……」

趙雲卿消：「妳眞聰明……」

她走向這中年男人，展顯着迷人的媚笑，成熟女人眞像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名菜。

這人攬住她的腰，然後也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

趙雲卿嬌呼着，往他懷中一貼……

這景象使李清卒不忍睹而低下頭去。

那知就在這一刹那，趙雲卿的一手突然連戳他胸前三大要穴，正是所謂變生肘腋。

趙雲卿是頂尖高手，又是謀定後動，這那有不中之理？

這面具人一個踉蹌，搖搖欲倒，在此同時，霍奇花也躍起，出手點此人背後的死穴。

這些動作都快逾閃電。

窗外二女就連驚呼都來不及。

這面具人好像背後長了眼，側身一撩，下面一脚又踩在霍奇花的小腹上，「吭」地一聲，霍奇花的身子飛了出去。

霍奇花昏死過去，趙雲卿大驚。

面具人道：「當妳進門時，我就自妳的表情上看出，妳已猜出我就是那個打擊妳們肚子的人！」

「你比蛇蝎還毒！」

「不見得，如果妳們是我又如何？」

「絕不會和你一樣！」

「會的，妳們都犯了一個毛病——工於責人，憚於責己。想想看，以妳們的年紀和身份，怎可和小楊那個瘋子苟且？如我不及時阻止，會不會發生？」

趙雲卿不出聲，儘管是霍奇花誘她下海墮落的，站在她的立場，絕對不該背叛李楚。

所以她才決定與敵偕亡。

只不過與敵偕亡也很難。

這時面具人道：「李楚寵妳，我也不例外，我給妳自裁的機會，我不忍親手殺妳。」

趙雲卿萬分痛苦。

她背叛李楚，是今生最大的污點。

活下去不如死了好，當然，一死也不能了之。

這就是人生最大的遺憾。爲人處世，一定要三思而後行，不可衝動逞一時之快。

有所謂：寧可悔了作，不可作了悔。

「嗆」地一聲，趙雲卿撤出了長劍。

「怎麼？妳要和我玩命？」

「我知道自己差一截，但我不會自裁！」

「嗆」地一聲，霍奇花醒來，也撤劍逼近。

「好好好！」面具人道：「如果妳們能接下我的三招，今夜決定放生，改日遇上再說……」

二婦此刻才眞是同仇敵愾了。合則有希望脫困，若各自爲自己打算，一個也走不了。

第一次，此人先打她們的肚子使她們流產。

流了產之後再讓她們消失，不留一點痕跡。

三招。兩個女頂尖高手，要接人家三招。

聽口氣，二婦不大可能接下三招。

這眞是最大的悲哀。

可笑的是，一些高手如「三奇」、「七子」以及幾個女人，千方百計不顧身份地想學此技，這二婦不就是個血淋淋的例子？學了又如何呢？

二婦攻出第十一招時，對方閃開。

二人再攻第十一招，這人再閃開。

二婦再用同一招。這一次此人施出一怪招，自二人中央穿過，兩人的劍相擊，發出「噹」地一聲。

二人不由駭然。

她們此刻已經把死列爲最不重要的事了。

最重要的是，如何在死前報此奇仇。

尤其是趙雲卿，負了李楚，她死不瞑目。

這固然怪霍引誘她，而罪魁禍首仍是此人。

這才是第一招。

二婦心意相通，又施出了第十二招。

二人一前一後攻出這一招，也等於正反五行，要破此一招，前面是反五行，後面是正五行。

同樣的招術，要以不同的方法來破解。

這人是眞正的大行家，連破二人的十二招。

這人到底會多少招？

誰也不知道，二婦却知道自己會多少招。

於是二人又施出了第十三招。

這是霍奇花的最後一招。

這人當然也要認眞的應付。

他用的就是那種帶點「天門玄功」架勢的怪招，犀利詭譎無比，這人非但接下，還掃了霍奇花一掌。

這時，趙雲卿用上了她的最後一招。

那就是第十四招。

當年李楚答應她要傳她十六招，但傳到第十四招時就遭遇不幸

而死亡，但仍比霍多學了一招。

這也是這些年來她們不和的主因。

只不過李照雖然仇視李清，却也不敢殺她。

此人不喜愛二女，二少女却也不欣賞他。

過去，李清姊妹當然並不知道母親和此人的關係，但是，李照過去不孝順霍奇花，却是隱隱看出母親和此人有時擧措上有些逾越之處。

這一次霍奇花只有重用第十三招。

二人一個用第十四招，一個用第十三招攻上。

幾乎同時，李照穿窗而入，也攻出第十二招。

這三人都是只攻不守，非同小可。

然而，此人眞正是一代梟雄，他赤手空拳應付這三人仍然閃開，只不過，三招之下他未吃虧，却也未擊敗對方。

但如不加上李照，後果就難說了。

「好好！妳們三人聯手，如能再接下我三招，一定暫不難爲妳們……」

「慢着！」李照道：「你要回答我一句話。」

面具人道：「問問看。」

「你是誰？」

「不久自知！」

「你和家父到底是什麼關係？」

「妳有必要知道這些嗎？」

「有！」

「我看不必了！」

「爲什麼？」

「能活着離開這裡才有必要知道。」

「我以爲我們絕對可以活着離開這裡。」

這人聳肩一笑，道：「好！」

「快說！」

「我是令尊的師弟！」

「你可能曾以小犯上，暗算了我父親。」

「我必須提醒妳們……」

「什麼事？」

「妳們一向以正統自居，以爲『錢洞』是你們李家的私產，那就大錯特錯了！」

「不是我們的，是你的？」

「正是，當初是我先發現了『錢洞』，由於我也曾一度失去過記憶，令尊說是他先發現，我當時也記不清，後來記憶恢復，但他不承認！」

「你這種人的話沒有人相信！」

「至少我比師兄高尚！」

「你高尚會霸佔他的妻妾？」

「這叫着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畜牲才會講這句話！」

三人再次攻上，仍然不成。

這工夫又來了一個人，那是陰美華。

她只會七招，但她的七招比李照的十招管用些，她關心小原，也關心李清。

加上陰美華，四女仍然佔不到上風。

因爲此人也撤出了長劍。

一劍在手，如猛虎出柙。

此人這一招八成是「天門玄功」的第十五招。

這些人如何能接下這一招？

一聲大震，李照、陰美華和霍奇花的長劍全都脫了手，此人獰笑道：「妳們開了眼界吧？」

四女駭然。

問題是，她們迄今不知道此人會多少招？

非但兵刃脫了手，三人的虎口也差點震裂。

「妳們還可以撿起長劍再戰，我再給妳們一次機會。」

三人並沒有馬上撿起兵刃。

「怎麼樣？再戰的勇氣也沒有了？」

三人默默地撿起了長劍。此人道：「我已在鎭上棺材店中訂了兩口棺材，那是因爲不知道今夜會有這麼多的人……」

這工夫忽然有人冷峻地道：「你應該爲你自己也訂一口……」

來人竟是小原和小楊。

這二人一來，衆人信心大增，陰美華歡呼了一聲。

因爲這些人中的任何一個也不知道小原到底會多少招？最可怕的大概也就是這個未知數了！

絕的是，此人一聲不響，穿戶而出。

當然，也沒有人攔截。

小原對這兩個長輩也已看穿，只是點點頭未行大禮。

李照道：「小原，如你不來……」

小楊道：「八成完蛋！」

李照道：「你能不能文雅點？」

小楊道：「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我怎麼能文雅得起來喲！」

這話當然有刺。

趙、霍二婦懷有鬼胎，要不是面具人那時趕到攪了局，八成她們已經和小楊作了那件事。

小楊聽小原說過那事。

那時候小楊的確還是渾渾噩噩的。

只不過在他恢復記憶之後聽了此話，心頭大恨。

他差點陷在二婦手中。

如果發生了那事，他只有自絕在小原面前。

因爲趙雲卿是小原的岳母。

也難怪小楊語言帶刺，他心中極不快。

他依稀還記得二婦和他在那屋中，行將辦事的一切經過。

趙雲卿低頭走了出去。

霍奇花緊隨其後。

李照道：「李清妹子……李清……」

外面却無人應聲。

小原道：「怎麼，李清也來了？」

「是啊！她就在後窗外，只不過此刻八成已經走了。」外出找尋，李清果然已經走了。

小原道：「李照，到底是怎麼回事？」

李照十分尷尬地道：「你們已知道，二位長輩曾經在那色魔的引誘之下失足過。」

「當然知道。」

於是李照說了和李清來此印証這件事所看到的一切。當然，後半段小原和小楊也看到了。

小楊氣極地道：「這麼大年紀的女人也偷吃零食嗎？」

李照道：「小楊，你留點口德成不成？」

「口德？」小楊大笑起來。

「你笑什麼？」

「你問小原。」

李照道：「小原，他笑什麼？人的一生，都有走錯一步的時候，得饒人處且饒人哪！」

小楊道：「妳叫我怎麼饒？」

李照道：「也就是：路要讓一步；味要試三分，這是處世待人之道，你要學着點。」

「對對，只不過，我差點作了你的繼父。」

「你……你敢佔我的便宜？」

「我說的是眞話。」

李照掄劍掃去，小楊輕鬆地躲開。

小楊道：「要不是有人攪了局，那一次我必會和妳媽上床演出『三岔口』全武行戲碼。」

李照又要動手，小原道：「李照，是眞的！」

李照一楞道：「你也幫他侮辱我？」

小原道：「眞的差點鑄成大錯。要不是剛才那個色魔攪了局，八成不堪收拾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

小楊道：「小原，對她說了吧！我難道不是差點作了她的繼父嗎？」

小原說了一切。

李照好像在微微顫抖。

這些話不久前她和李清在窗外偷聽過。

只不過當時未能完全聽清楚。

她終於確確實實地弄清了。

這也難怪她過去對霍奇花總是冷言冷語，極不尊重，也可以說是忤逆不孝其來有自。

李照實在抬不起頭來，一聲不響地奔了出去。

小原攤攤手。

小楊也攤攤手，道：「小原，你怪我嗎？」

「如能不提那件事……」

「可是我一想起來就他奶奶的不舒服。」

「小楊，如果不說出來，是不是對你更好？」

「可是我瞥不住！」

「既然瞥不住已經說了，那也就算了。」

「小原，此人到底是誰？」

「我以爲極可能就是車大空。」

「他是李楚前輩的師弟？」

「大概沒錯。」

「你相信『錢洞』是他先發現的？」

「也有可能。」

「那不是代表李前輩黑吃黑了？」

「又怎知李前輩未失去過記憶？」

「我的看法是，如果車大空是最初發現『錢洞』的人，他大可不必把『錢洞』武功溶入自己的武學之中。」

「小楊，據李照說李清也來過？」

（未完・廿四）